COAY Books

目录
Content

- 第1节：第一章 眸倾(1)
- 第2节：第一章 眸倾(2)
- 第3节：第一章 眸倾(3)
- 第4节：第一章 眸倾(4)
- 第5节：第一章 眸倾(5)
- 第6节：第二章 扇雉(1)
- 第7节：第二章 扇雉(2)
- 第8节：第二章 扇雉(3)
- 第9节：第三章 新衣(1)
- 第10节：第三章 新衣(2)
- 第11节：第三章 新衣(3)
- 第12节：第三章 新衣(4)
- 第13节：第四章 奴梅(1)
- 第14节：第四章 奴梅(2)
- 第15节：第四章 奴梅(3)
- 第16节：第五章 懿旨(1)
- 第17节：第五章 懿旨(2)
- 第18节：第五章 懿旨(3)
- 第19节：第五章 懿旨(4)
- 第20节：第五章 懿旨(5)
- 第21节：第六章 秋千(1)
- 第22节：第六章 秋千(2)
- 第23节：第六章 秋千(3)
- 第24节：第六章 秋千(4)
- 第25节：第七章 修容(1)
- 第26节：第七章 修容(2)
- 第27节：第七章 修容(3)
- 第28节：第七章 修容(4)
- 第29节：第八章 医药(1)
- 第30节：第八章 医药(2)

- 第31节：第八章 医药(3)
- 第32节：第八章 医药(4)
- 第33节：第九章 巫蛊(1)
- 第34节：第九章 巫蛊(2)
- 第35节：第九章 巫蛊(3)
- 第36节：第九章 巫蛊(4)
- 第37节：第十章 失明(1)
- 第38节：第十章 失明(2)
- 第39节：第十章 失明(3)
- 第40节：第十章 失明(4)
- 第41节：第十章 失明(5)
- 第42节：第十一章 归宫(1)
- 第43节：第十一章 归宫(2)
- 第44节：第十一章 归宫(3)
- 第45节：第十一章 归宫(4)
- 第46节：第十一章 归宫(5)
- 第47节：第十一章 归宫(6)
- 第48节：第十一章 归宫(7)
- 第49节：第十一章 归宫(8)
- 第50节：第十一章 归宫(9)
- 第51节：第十一章 归宫(10)
- 第52节：第十一章 归宫(11)
- 第53节：第十一章 归宫(12)
- 第54节：第十二章 初长(1)
- 第55节：第十二章 初长(2)
- 第56节：第十二章 初长(3)
- 第57节：第十二章 初长(4)
- 第58节：第十三章 情窦(1)
- 第59节：第十三章 情窦(2)
- 第60节：第十三章 情窦(3)
- 第61节：第十四章 及笄(1)
- 第62节：第十四章 及笄(2)
- 第63节：第十四章 及笄(3)
- 第64节：第十四章 及笄(4)
- 第65节：第十四章 及笄(5)
- 第66节：第十五章 大姬(1)

- 第67节：第十五章 大姬(2)
- 第68节：第十五章 大姬(3)
- 第69节：第十六章 合奏(1)
- 第70节：第十六章 合奏(2)
- 第71节：第十六章 合奏(3)
- 第72节：第十六章 合奏(4)
- 第73节：第十七章 情动(1)
- 第74节：第十七章 情动(2)
- 第75节：第十七章 情动(3)
- 第76节：第十七章 情动(4)
- 第77节：第十八章 婚嫁(1)
- 第78节：第十八章 婚嫁(2)
- 第79节：第十八章 婚嫁(3)
- 第80节：第十九章 颛裕(1)
- 第81节：第十九章 颛裕(2)
- 第82节：第十九章 颛裕(3)
- 第83节：第十九章 颛裕(4)
- 第84节：第十九章 颛裕(5)
- 第85节：第十九章 颛裕(6)
- 第86节：第二十章 秀女(1)
- 第87节：第二十章 秀女(2)
- 第88节：第二十章 秀女(3)
- 第89节：第二十章 秀女(4)
- 第90节：第二十章 秀女(5)
- 第91节：第二十一章 骑马(1)
- 第92节：第二十一章 骑马(2)
- 第93节：第二十一章 骑马(3)
- 第94节：第二十一章 骑马(4)
- 第95节：第二十二章 变故(1)
- 第96节：第二十二章 变故(2)
- 第97节：第二十二章 变故(3)
- 第98节：第二十二章 变故(4)
- 第99节：第二十二章 变故(5)
- 第100节：第二十二章 变故(6)
- 第101节：第二十三章 乞巧(1)
- 第102节：第二十三章 乞巧(2)

- 第103节：第二十三章 乞巧(3)
- 第104节：第二十三章 乞巧(4)
- 第105节：第二十三章 乞巧(5)
- 第106节：第二十四章 双子(1)
- 第107节：第二十四章 双子(2)
- 第108节：第二十四章 双子(3)
- 第109节：第二十四章 双子(4)
- 第110节：第二十四章 双子(5)
- 第111节：第二十五章 舞媚(1)
- 第112节：第二十五章 舞媚(2)
- 第113节：第二十五章 舞媚(3)
- 第114节：第二十五章 舞媚(4)
- 第115节：第二十六章 贵妃(1)
- 第116节：第二十六章 贵妃(2)
- 第117节：第二十六章 贵妃(3)
- 第118节：第二十六章 贵妃(4)
- 第119节：第二十六章 贵妃(5)
- 第120节：第二十七章 立威(1)
- 第121节：第二十七章 立威(2)
- 第122节：第二十七章 立威(3)
- 第123节：第二十七章 立威(4)
- 第124节：第二十七章 立威(5)
- 第125节：第二十八章 云奴(1)
- 第126节：第二十八章 云奴(2)
- 第127节：第二十八章 云奴(3)
- 第128节：第二十八章 云奴(4)
- 第129节：第二十八章 云奴(5)
- 第130节：第二十九章 大婚(1)
- 第131节：第二十九章 大婚(2)
- 第132节：第二十九章 大婚(3)
- 第133节：第二十九章 大婚(4)
- 第134节：第二十九章 大婚(5)
- 第135节：第二十九章 大婚(6)
- 第136节：第三十章 绿吹(1)
- 第137节：第三十章 绿吹(2)
- 第138节：第三十章 绿吹(3)

- 第139节：第三十章 绿吹(4)
- 第140节：第三十一章 太后(1)
- 第141节：第三十一章 太后(2)

第1节：第一章 眸倾(1)

第一章●眸倾

我的眼泪开始在眼圈里打转，善善的每一句话都深深地撞击着我早已伤痛的心灵，终于我再也忍受不住了，泪水像山洪般冲滚下来，我号啕大哭……

（十二皇子）

那日我下了学，匆匆地被父皇召到太后的寿安宫，殿堂上早已聚满了早来的皇兄皇弟们。

而我，只注意到她，此时依偎在平素严厉的父皇怀里，何等的风光荣耀。

她抬起头看我，她银色的眼眸竟泛着淡淡的银光……

我惊慌失措地低下头，却听见她落落大方地说："我叫奴兮。"

我再次抬起头看她时，只见她紧靠着父皇，笑得倾国倾城。

那一年，我十岁，她八岁。

（奴兮）

我叫奴兮。

那天，我在睡梦中被贴身大丫环善善叫醒。我睁开惺忪的睡眼，见外面还是黑蒙蒙的，却不知何时下起了毛毛雨。

"怎么了，善？"

"小小姐快准备一下吧，皇上叫您和大小姐一块儿进宫去。"

我听了，起身叫善善给我穿衣，却见善善拿了一套白衣过来。

我皱了皱眉："我不要穿这件，把我最鲜艳最漂亮的那件衣服拿过来。"

善善犹豫着，最终还是怯懦地开了口："小小姐不问问我们为什么进宫吗？"

我若无其事地问："为什么？"

"将军大人战死……"

善善突然就不说话了，我也不说话，一刹那一切都变得那么安静。外面的雨是不是大了些，否则为什么连它拍打纸窗的沙沙声都那么刺耳……

半晌，我小声地说了一句："死了好。"

"小小姐？！"善善惊恐地看着我，仿佛不认识我一样。

我毫无愧疚地看着她："我要穿我娘亲手为我做的那件衣服进宫。"

就这样，我在我爹爹死的那天，穿着极其耀眼的十八层彩衣进了宫。

看着在我前面缓慢行走的轿子，我猜想，姊一定是很悲伤吧，现在是不是穿着纯白无瑕的孝衣，在那顶豪华无比的香轿里嘤嘤地哭泣呢?

而我，穿着极其漂亮的衣服，坐在这朴素得甚至有点漏雨的轿子里，兴致勃勃地看着四下的风景，真是好不惬意！

到了宫门，侍卫盘问了一阵，最终确定了我们的身份，庄严地打开宫门。

一声声吱呀的声音，那一道道朱红色厚重的大门慢慢地向我们敞开……

这时天有些亮了，那淡红的阳光照在高大宫殿的金瓦上，被反射得闪闪发光。

雄伟的石砌青狮用威严不屑的眼神看着我，我向它们淡淡地微笑。

诗句中的雕栏玉砌就在眼前，泛着寒冷的光芒，在我看来柔和而妩媚。

不时地，有几个穿着暗红衣裳的太监和梳着髻的宫娥，低眉踩着小碎步，与我们的轿子擦身而过，行色匆匆。

这就是皇宫，一个冷漠高傲的地方，一个连鸟儿都不愿歌唱的地方，而我，喜欢这里。

终于停了轿。

姊走出来，果然一身白衣，眼睛红肿。

我走近她，向她灿烂地笑："姊。"

她抬起兔子一般鲜红的眼睛，诧异地看着我。

太后出来迎接我们，她一把抱住我们，自己先红了眼圈："可怜的孩子们。"

姊听她这么说，又流泪了。

我却说："能在太后身边，我们不可怜。"

太后仿佛见到怪物似的，也拿诧异的眼神看着我。

她上下打量着我，我尽量摆出最优雅的姿势给她看。

她忽然变了脸色，对着下人们说："你们难道不知道今天是将军的忌日吗？为什么还给你们小姐穿那么鲜艳的衣裳？"

我见善善要上前领罪，忙解释道："这是我娘给我做的衣服。她告诉我无论多么悲伤，都要坚强起来，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她死时我也穿着这件衣服。"

太后的脸色稍稍缓和下来，拉起我和姊的手走了进去。

她和蔼地问我们话，还让宫娥拿了热奶茶、酥饼子、黏团子、杏仁儿、瓜子和各地进贡来的五颜六色的糖果等好吃食给我们。

姊可能是哭累了吧，拿起这些津津有味地吃起来。

太后见了很欣慰，却见我把那些诱人的小吃撂在一边看也不看，便问："你怎么不吃？"

我正要回答，却听善善抢着答道："我们小小姐悲伤过度，吃不下东西。"

太后点点头："虽然还小，却也知道心疼爹爹了。"

我语塞，一阵恶心。

我只是不爱吃甜食罢了，我要保持我的好身段。

说着说着，一个太监扯着尖细的嗓子喊道："皇上驾到！"

太后起身，其他人都忙着跪下叩头，我也跟着跪了下来。

我看见一个三四十岁的男子，身着明晃晃的金色龙袍，大踏步地进来了，甚是威严。

他一走进来，整个屋子里都开始弥漫着一种好闻的香气，让我有些眩晕的感觉。后来我问十二皇子，才知道这是只有皇上才能熏染的龙涎香。

第2节：第一章 眸倾(2)

他进了屋，先是给太后请了安，便径直向我走来。

他蹲下来，以便保持和我同样的高度，拉着我的小手，用温柔的口吻问我："你可是韵韵的女儿？"

韵韵，叫得好亲切啊。

我点了点头，回道："我的母亲叫莯韵。"

他的眉眼间晕开了一抹笑意："朕果然没认错，你和你母亲长得很像。"

我说："因为我和我母亲长得像，所以爹爹不喜欢我。"

他的笑意消失了，反被一种忧郁所取代，然后他像抱起珍宝一样抱起我："朕喜欢你，朕会爱护你。"

我用大人的口吻问他："真的？君无戏言！"

他一定惊讶我这么小的年龄就会说出那样的话，可他只笑了笑说："君无戏言。"

我伸出小手指。

他又是一惊，却也伸出了自己的小手指。

他的手指是我的两倍粗，厚实，又有些粗糙，很舒服。

两只小手指勾在一起，我知道此刻我拥有了全世界。

晚上，皇上特意为我和姊宴请诸臣。我伏在皇上的怀里，看着高贵的皇子、帝姬艳羡的目光。我知道他们从来没有被他们的父亲抱过，而我，一个妾生的孩子，竟高高在上地伏在他的怀里。

于是我笑得愈加灿烂。

我高高在上地俯视着姊，她的神情有些落寞。

这期间，皇上只是象征性地向她询问了几句，便不再管她。

她一向是爹爹的掌上明珠，习惯了站在高高的位置上怜惜我。可现在，一切都颠倒了，我有她以前有的，甚至是没有的。

可怜的姊。

就这样，我和姊在太后的寿安宫住下了，我被安排在袭烟居，姊在我的隔壁--孝荨轩。

我先是在清汤碧玉池里沐浴，看着那热气腾腾的水汩汩地从八个方位的凤状水头中流溢出来，湿润的雾气登时弥漫到整个浴室。水面上零零散散的花瓣随着我的搅动慢慢地漂曳着，旁边是恭敬地围绕着我忙碌的漂亮宫娥们。我像喝过酒般，竟有些醉了。

我赤身裸体地出浴，马上有宫娥给我披上了质地柔软的浴衣。

我穿着肥大舒适的浴衣，在宫娥的指引下，来到了我的袭烟居。

真的是好奢华的地方。

我踩着厚软的波斯地毯，径直来到我的床榻。

层层的粉色帷幕，绣着纷纷展翅欲飞的蝴蝶。

床顶挂着各式各样的小挂件，有香囊、荷包、彩球和颜色大小各异的铃铛。

每当有微风吹过，便发出悦耳好听的声音。

两旁有青灰色的铜兽，从它们的嘴中喷出缕缕的香气。

我又来到梳妆镜前，种类繁多的花红、胭脂、香料、首饰整整齐齐地摆满了桌子。

我从那镶着巨大夜明珠、雕刻着藤纹图案的铜镜中看着自己，我看到了那双迷人的银色眸子，我冲她笑了笑，她也冲我笑了笑。

我驱走了其他的宫娥，只留了善善在我身边。

我走到楠木茶桌边坐下，拿着精致的瓷制茶壶为自己斟了一杯花茶，一口气喝了下去。

"小小姐……"善善担忧地看着我。

"善，我听人说，爹爹身中数箭，仍然拼死杀敌。在他倒下的最后一刻，竟还拉弓杀死了回纥的一名高级将领。"

"将军大人一直是一个英勇的汉子。"

"这个可怜的男人，折磨死了我娘，最后又折磨死了自己。"

善善低下了头："小小姐，您说这话一点也不像个孩子。"

我用纯洁的眼睛看着善善："我已经老了。"

善善跪在我面前："小小姐，您不要这样，您这样很吓人。"

我一动不动。

我问："善，你就不为爹爹哭吗？"

善善显然是被我的话问得僵硬住了，她使劲地咬住嘴唇，唇色立即变深了，很快就要渗出血来。

"对不起。"我说着绕过她的身边，在床边抖了一下身子，浴衣就飘落在地上。

睡梦中，我看到爹爹身上插着无数支乱箭，血从伤口中流出来，地上早已是一片殷红。他挥舞着寒光凛凛的大刀，向四面八方的敌人砍去，可是还是有数不清的人冲向他，一刀一刀地砍在他早已伤痕累累的身体……

终于他的动作慢了下来，他倒下了……

嘶喊声在他耳边渐渐消逝，他的眼睛定定地看着，他在看什么？

他又说了什么？

最后他像山崩般倒在地上，死不瞑目。

可是你明明死了，为什么还拿那双仇恨的眼睛看着我？

我看见你伏在娘的身上尽情地虐待她，娘在哭喊，娘很痛苦，你却在狞笑着。

你故意在娘的面前与其他的女人寻欢作乐，羞辱着娘。

你瞪着猩红的眼睛撕扯着娘的头发，发泄般地吼道："你是不是背叛了我？"

在□生日的那天，我递给你我精心摹写的寿词，你看也不看就撕成碎片。隔着纷飞的红纸碎片，我看见大娘和姊嘲弄、讥笑的脸，她们在骂我孽种，孽种……

第3节：第一章 眸倾(3)

一次次，你狠狠地对我说："你不是我的孩子！"

就因为我不是你的孩子，所以你就要把盛有滚烫茶水的盏摔在我的身上，欣赏着血与水从我身上滴落……

就因为我不是你的孩子，所以你就要我像个奴隶般做牛做马服侍着只比我大一岁的姊……

你分明在享受着折磨我和娘的乐趣。

我不懂，既然不爱娘，为何不干脆冷落她，让她安然孤寂地过完自己的一生？如果你爱她，为什么还要这样折磨她直到死？

娘死的那天，穿上了白衣。

她是忧郁而死的，我看见有血不断地从她的嘴角流出，原本洁白无瑕的衣裳渗出了斑斑血迹，就如妖艳怒放的玫瑰花……

我趴在娘冰冷的身上呼唤了娘一千次、一万次，嗓子已经哭得哑了，可是娘还是没有醒来。那时我终于知道了死的含义，就是无论你怎样呼唤都不再回答你的人……

娘死得惨，你连棺材也不给娘买一副，匆匆地卷上席子，扔到了荒郊野外……

我愤怒地对你嘶喊："你只是个自卑的可怜人！你配不上娘！"

你恼羞成怒，掐住我细弱的脖子把我拎在半空中……

呼吸渐渐地变弱，好痛苦……

救我，娘！

救我！

"小小姐，小小姐！"

我睁开眼，原来是梦。

善善替我擦去额上的冷汗，忧郁地看着我："小小姐又做噩梦了吗？"

我委屈极了，一下子扑到善善的怀里，像要抓住救命稻草一样，用尽我全身的力量紧紧地钳住善善的手臂。我看见善善不动声色地皱了一下眉，我知道我弄疼她了，然而此刻我已经顾不上那么多了。

"善，告诉我，我是不是爹爹亲生的？他说我不是他的孩子，他一直说我不是！他死了还要恨我！说我是孽种！我到底是不是？善！"我激动地说着，语无伦次。

善善抱着我，无比坚定地回答："小小姐是将军大人和小姐的孩子。小小姐，您忘了小姐是怎么跟您说的了吗？小小姐难道不相信自己的娘亲吗？"

善善轻轻地拍着我的后背，怜爱地看着我："小小姐，哭出来吧，您还那么小，不该承受这么多……小小姐，哭出来吧，把您的委屈都哭出来吧，就像个孩子那样……"

我的眼泪开始在眼圈里打转，善善的每一句话都深深地撞击着我早已伤痛的心灵，终于我再也忍受不住，泪水像山洪般冲滚下来，我号啕大哭……

我已经什么都没有了……

（十二皇子）

我是皇帝的第十二个儿子，我的母亲是殊贤妃宫中等级：宫中最高等级是皇后，皇后之下为贵妃、德妃、淑妃、贤妃；妃之下又有昭仪、昭容、昭媛，修仪、修容、修媛，充仪、充容、充媛，谓之九嫔；九嫔之下有婕妤、美人、才人各九人；再就是宝林、御女、采女各二十七人。。

四更的时候我便要起床，在元遥的陪同下，一起去卿文殿读书。

那天我刚踏进书屋，便发现气氛有些不对。

平素爱打闹的八皇子、十三皇子竟静静地坐在椅子上煞有介事地温习功课。

然后我看见了她。

那个有银色眸子笑得倾国倾城的女孩子。

只见她穿着一袭淡粉色的裙子，头发梳成双角髻，正冲着我笑。

我红了脸，向程师父作了揖，便低着头快步走进去。

她坐在第一排，我坐在她的后面。

师父说两位小姐是奉皇上之命和我们一起念书的。

她再次介绍了自己，坐在她旁边的是她的姊，叫扇雉。

我一直疑惑，她为什么取"奴"这个字做名字，却丝毫没有卑贱的味道，反而显得十分顺耳。

接着师父不再多言，开始上课。

师父絮絮叨叨地讲了很多，我却没听进去几个字。

我只是闻到前面有淡淡的兰花香幽幽地传过来，让我有点恍惚。母亲也有很多种熏香，却从没有这么好闻的。

"十二皇子！"

师父严厉的声音把我拉回现实。

师父一定是发现我走神了，咳了咳："请十二皇子把昨日学的《硕人》背一下。"

我着了慌，磕磕巴巴地背诵着："硕人其颀，衣锦衣。齐侯之子，卫侯之妻。谭公维私……手如柔荑，肤如凝脂……"我背到这里，停了下来，后面的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了。

昨日，明明还背得滚瓜烂熟的，现在反而是越使劲想越背不出来……

看到我窘在那里，师傅的脸色开始沉重起来。

正当我尴尬至极时，却听到前面有铃铛般清脆的声音传来："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娥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硕人敖敖，说于农郊。四牡有骄，朱鐍镳镳。翟怫以朝，大夫夙退，无使君劳。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霍霍，鳣鲔发发，葭锬揭揭。庶姜孽孽，庶士有朅。"

我们都吃惊地看着奴兮，她竟然悠然自得一字不差地把整首诗背了下来。

第4节：第一章 眸倾(4)

师父也是张大嘴巴，不可置信。

师父走到奴兮面前，问她："你以前读过书？"

奴兮点了点头，谦逊地说："小时候娘亲曾教过我一些。"

"读过什么书？"

奴兮想了想，回答道："不过是《诗经》、《古诗十九首》和一些唐诗宋词，不过我最喜欢的李太白的诗几乎可以全都背下来。"

我们很惊讶，这个比我还要小几岁的小女孩，懂得的诗竟然比我还多！

师父挑了挑眉，颇感兴趣："那小姐可否背一首李太白的诗给老夫听听？"

奴兮爽快地答应了："那不如我就给老师背一下李太白的《江上吟》吧。"

奴兮调整了一下呼吸，不紧不慢地背出了那首有名的《江上吟》："木兰之枻沙棠舟，玉箫金管坐两头。美酒尊中置千斛，载妓随波任去留。仙人有待乘黄鹤，海客无心随白鸥。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洲。功名富贵若长在，汉水亦应西北流。"

奴兮背诗真的很好听，抑扬顿挫，仿佛将人带到了诗的意境中去。

我见平时不苟言笑的师父微眯双眼，捋着他一向引以为豪的白胡须，随着诗的节奏轻轻摇头，一副陶醉的样子，不禁感到有些好笑。

这天，师父脸上挂着少见的笑容，对我们也和蔼了许多。我偷偷地看着前排专心致志听师父讲课的奴兮，对她越发地佩服起来，这个小女孩，第一天上课就已经收服师父的心了！

今日的课堂不像平时那样难熬，我尚没听够，就听见师父说下堂了。

我故意慢慢地收拾书本，不知怎么，很想走在她后面。

我瞥了一眼旁边的八皇子、十皇子和十三皇子，他们也是慢吞吞的。

她不走，我们都不愿走。

奴兮当然不知道我们的想法，只是若无其事地匆匆收拾了，欢快地离开座位向门外走去。

她经过师父身边时，又郑重其事地向师父行了跪拜礼。

按照礼俗，师生初次见面，学生向老师行一次跪拜礼，以后只需行作揖礼。再加上我们都是皇子，身份尊贵，行礼只是敷衍一下做做样子罢了，反倒是老师要规规矩矩地向我们行君臣之礼，所以当奴兮向他再次行大礼时，师父受宠若惊。

师父手忙脚乱地扶起奴兮："小姐乃将军之后，身份高贵，老夫何德何能受此大礼。"

奴兮正色道："素来听闻程师父通古博今，熟读诗书，上通天文，下知地理，深受皇上赏识，还被御封为滕文阁大学士，为人敬仰称颂。今孤女得幸拜在老师门下，喜不自胜，只望今后能好好研读诗书，不辱老师名声。"

师父被奴兮真挚的一番话感动得险些落下泪来："好，好，老夫受了这礼了，谢谢小姐抬爱。"

奴兮的话对我们这些平时高傲的皇子们无疑是一种鞭笞，我们都有些惭愧地低下了头。

师父惊喜于我们的变化，还特意将此事上奏给父皇，父皇实实在在地夸赞了我们一番。

奴兮走了，我们这些男孩子才散去。

我临走时看见扇雉还留在教室里，静静地，很孤寂地坐在那里。

为什么她们姊妹不一起走呢？真奇怪。

然而此时元遥在外面叫我了，我也没有多想，就跑了出去。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长矛，与子同仇。岂曰无衣？与子同泽。王于兴师……"我在书房津津有味地读着《诗经》的这首《无衣》。

自从奴兮来了以后，我变了。

放学后，我很少和八皇子他们胡闹去了，反而经常一个人躲在书房里温习功课。

母妃对我的变化感到又惊又喜，常常对下人们说："这孩子是怎么了，最近变得这般用功？"

不知道为什么，总感觉伤了自尊心，不愿输给那个小女孩。

过了一会儿，母妃走了进来，温柔地抚着我的头："总这样用功也不好，我正要素儿去沁春媛采些花来，不如你也去那儿随意走走，放松一下。"

四大园各以春夏秋冬四季为名，顾名思义，各长着不同季节的花儿。

沁春媛以春之桃花，媚夏媛以夏之玫瑰，殇秋媛以秋之红枫，菲冬媛以冬之雪梅而闻名。

我四处闲逛，突然瞥见了一抹粉色的身影，心咯噔一跳，脚却不由自主地向那方向走去。

此时素儿摘好了花，正要离开，见我这样，便问："皇子您要去哪儿啊？"

我跑开了，远远地答道："不用等我了，一会儿我自己回去，你和母妃说一声。"

我一路小跑着过去，因为害怕晚了就见不到她了。

她总是给人一种一不留神就会消失的感觉。

果然是她，穿着和桃花一样淡粉的衣裳，冰雪之肤，秋水之肌，天真烂漫，光彩照人。

她坐在众多桃花间的秋千上，努力地想将自己荡得高高的，无奈她的力气太小，总是无法如愿。

我不知哪儿来的勇气，从后面使劲地推了她一下。

第5节：第一章 眸倾(5)

秋千被高高荡起。

她先是睁大了眼睛，继而咯咯地笑起来："再高点！再高点！"

我在后面卖力地推着，心情却无比舒畅。

秋千越来越高，甚至够到了桃花的枝头。

奴兮在被荡得高高的时候顽皮地折下桃花的一根枝杈，扔了下来。

我接住。

桃花被抖动得一簇簇地纷纷扬扬地零落下来，而她在漫天飘飞的桃花中，欢快地笑着。

我看得有些呆了，好美。

桃花仙子。

好久她才玩累了，停了下来，盈盈地走到我跟前。

我把那枝桃花递给她。

她接了过去，向我行了个万福，笑吟吟地看着我："谢谢你，十二皇子，颛闵。"

"你认识我？"我问她。

"因为你总是盯着我看。"

我脸上讪讪的，看着她。她却笑着拿那双最是纯稚的眼睛看着我，全然没有嘲笑之意。

想想小时候真的很稚气，只是被她那么看着，我便老老实实地说出了一辈子最真实的话："因为……你的眼睛……和我们的都不一样……"

我看她微微变了脸色，知道她是误会我的话了，赶忙接着说下去："……很漂亮。"

于是她得意地笑了，笑得整个花园的花儿都开了。

"谢谢你。"

我们一道回去，她很高兴的样子，小鸟般唧唧喳喳地问了我许多。

"为何你和八皇子、十皇子、十三皇子一起上课？我原以为你们是每人一个老师呢。"

"只是因为父皇十分欣赏程师父，不放心别人教罢了。但是程师父年岁大了，不能分别单独教我们这些皇子，于是父皇叫我们一起上课。好在我们的年岁相差不大，而且程师父留给我们的功课却是因年岁而不同的。"

奴兮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原来是这样，那我怎么不见九皇子、十一皇子？"

"九皇子自小身子孱弱，一向只是待在他母妃的万和宫不出来的，而十一皇子早就夭折了。"

"总是陪着你上课的那个男孩是什么人呀？"

"他叫元遥，是我的陪读，每个皇子上学时都会有一两个陪读的。他的父亲是御前侍卫，很得父皇信任。"

……

如是她又问了许多，我都耐心地一一回答她。

之后我们便不同路了，她向我挥手道别，我站在岔路口上看她渐渐远去的身影，桃花掉了一路。

我和奴兮慢慢熟稔起来。

虽然我们还只是孩子，却也知道向女孩子，尤其是向奴兮这样漂亮的女孩子献殷勤。

男人的本性可见一斑，终究是喜欢美丽的女人。

历史上总是不乏因红颜而亡国的例子，然而男人却总是禁不住这些绝世美人的诱惑，趋之若鹜，赴汤蹈火，在所不惜。

想想也很可笑，我在十岁就有此觉悟了。

每日早起上课成为我一天最快乐的时光，奴兮时而会回头向我莞尔一笑，总是叫我心动不已。

我好像是病了。

不见她的时候，我总是盯着书案上的一尊唐朝小仕女的瓷俑看。

白玉般细致的肌肤，没有一丝瑕疵，娇小秀敏的身材，还有那抹总是挂着似有若无的微笑的嘴角，感觉和她像极了。

那天上学时，我把它带在身上，却迟迟不敢给她。

她看见我吞吞吐吐的样子，问："是要给我吗？"

"啊？"

她指了指我手后攥得紧紧的瓷俑。

此时我也只有硬着头皮把瓷俑递给她。

她仔细地看着瓷俑，摩挲着："谢谢你，我很喜欢，我喜欢漂亮的东西。"

我这才松了一口气，满心欢喜起来。

我第一次注意到扇雉的时候，天空正阴暗地下着绵绵细雨。

那天，我在回去的路上突然发现忘了带回《春秋》这本书，想到明天师父可能会提问，便让元遥先在亭子里躲雨等我，自己撑着伞返回卿文殿。

而我发现此时竟有人还未走，看着窗外，低声地哼唱着小曲。

是奴兮的姊，扇雉。

她见我走了进来，忙收了声，红了脸惊慌失措地看着我。

其实扇雉也算是漂亮的女孩子，乌云秀发，眉宇清秀，唇红齿白，身材匀称。只是奴兮太过耀眼，轻易就把扇雉隐埋在她的光芒之下。

她慌张起身，向我行礼。

"你怎么还不回去？"我见她可怜的样子，不想让她更为难，便主动问她。

"外面下着雨呢……"扇雉小声地回答我。

"那你的侍女怎么不来接你呢？"

"应该……应该一会儿会来吧……"她嗫嚅地说。

我听了有些怜悯起她来，怎么说她也是将军嫡出的女儿，不应该如此怯懦才是。

"雉，是个好名字呢。"

"嗯？"她抬头望着我。

我向她微笑："雉"交接有时，至于别后则雌雄不杂"出自《仪礼·士相见礼》。，被看做守信义的典范。女孩子取这个字则象征着忠贞不贰，确实很有寓意。"

她谦虚地抿了抿嘴唇："十二皇子过奖了。"

我看时间不早了，怕元遥等得着急，便直接将伞给了扇雉，不顾她的推阻，只身跑进茫茫的雨中。

第6节：第二章 扇雉(1)

第二章●扇雉

我从没想过，这样一位掌握着生杀大权而又至高无上的君主，会露出孩子般纯真的笑容。

难道恋爱中的男人竟是这样愚笨吗?

（奴兮）

去学堂和众皇子一起读书，是我拼命央求皇上才得到首肯的。

太后对此颇有微词："女孩子家多学些女红、修养、礼仪才是正事。当然想学诗书也不是坏事，大可找些有学问的命妇教授，去学堂和众皇子一同读书，男女共处一室，成何体统！"

皇上赔笑道："母后说的是。只是母后说得也不免严重了些，他们都还只是些无知的小儿，暂时也无须避讳那么多。难得她有求学之心，母后就准了吧。"

我出列跪下，说："请太后成全。"

太后纵然有些不情愿，但见我意志坚定，便吩咐道："扇雉也一起去吧。"

我知道太后终究是对我存有戒心的，所以才叫姊与我一起，但是我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姊能奈我何?

于是，我欢欢喜喜地给太后和皇上拜恩。

我很喜欢十二皇子，那个在我面前总是微红着脸的男孩子。

将军府也有过一架秋千。

我喜欢坐在上面荡悠悠地打发时间。

我曾无数次设想：如果坐在它上面被高高荡起时是什么感觉?

我乞求过爹爹，可他只是冷冷地看着我，第二天就叫人把秋千拆了下来。

是十二皇子让我第一次体验到飞的感觉。

他对我是那样的好。

过了些日子，我再去沁春媛桃花间荡秋千时，发现它的绳索上缠满了五颜六色的花朵，十分美丽。

我知道是他做的。

后来，他又送了我一个唐朝仕女的陶俑，质地十分细腻，我把它摆在最显眼的地方。

我喜欢他，并不只是因为这些简单的琐事，我更喜欢他倔强的进取心。

每到月末，程师父都要带着我们去拜见皇上。

程师父向皇上禀告我们的学习情况："每个皇子都天资聪慧，两位小姐也机敏好学。尤其是十二皇子，进步很大。"

于是，皇上叫十二皇子："朕听殊贤妃说你每日读书到很晚，可是真的？"

十二皇子跪于殿下，毕恭毕敬地答道："儿臣只是感慨这学无止境，便想每天多抓紧些时间研习圣贤之书。"

皇上点了点头："你小小年纪便有这样的想法实在难能可贵，朕很欣慰。只是用功时也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就把那支吐蕃国进贡的千年人参赏给十二皇子吧。还有，传话给御膳房，就说十二皇子的夜膳可不按时制，好生准备。"

十二皇子在其他皇子羡慕的目光中领旨谢恩。

"最近读了些什么书？"皇上又问十二皇子。

"回父皇，业已读完《诗经》、《尚书》，现在正在读《春秋》。"

"很好。"皇上脸上露出欣慰的表情。

接着又出了几道试题考验众皇子，其中十二皇子和十皇子应答得最为出色，引得皇上频频点头。

之后便各有赏赐，也有些训诫的话。

无论怎样，皇上终究是不问我和姊的学习情况，可能在他看来，我去学堂只是任性闹着玩儿的。

我隐隐地有些失落。

如果问我，我一定能答得比他们更好。

皇上又絮絮地对程师父说了些嘱托的话，便挥了挥手，程师父识趣地带我们退下。

我正要和他们一块儿离开，却听见皇上说："奴兮你留下。"

我跪在地上待命，心里忐忑不安，不知皇上特意留下我来是何用意。

待他们都走了，皇上招手叫我："到朕身边来。"

我小心翼翼地一步步踩着高高的红毯玉阶，来到龙座旁。

他给我腾了腾地方，然后就把我抱到龙座上。

我年纪虽小，可也知道这宝座不是随便能坐的，不安地挪动起来。

我惊恐地揣测着皇上的脸色，却看见他早已没了刚才居高临下的严肃神色，笑盈盈地看着我。

"去学堂读书可还习惯？"他温和地问我。

我点了点头，末了也没忘加上一句："谢谢皇上关心。"

"朕私下问过程师父了，他说你天赋极高，知书达理，不可多得。呵呵，朕很少见到程师父这样夸人的，奴兮你应该感到很有面子啊。而且据说自从你来后，朕的皇子们都勤奋了不少，你说朕该怎么奖赏你？"

我心中一暖，爹爹从来不曾以这种口气和我说过话。而皇上即使在高堂之上碍于规矩不能问我，背后却是关心过我的。

"奴兮能在学堂读书，已经是皇上对奴兮最大的奖赏了。"我低眉答道。

我知道皇上确实真心赏我，但本来去读书这件事就已经超出常礼了，现在再邀赏的话，未免太显贪心了，所以纵然我有想要的东西也是不能开口的。

第7节：第二章 扇雉(2)

果然他对我这样的回答很是满意："你这样懂事，朕很是高兴。但你不要，朕却不能不给。朕听闻你素喜李白的诗句，朕就把他亲笔题词的那扇屏风赏给你吧。"

我听了一惊，这扇屏风乃当年杨贵妃最爱之物，且不说上面有李太白挥洒的真迹，就是上面的画儿也是唐玄宗舞墨弄彩的御笔，据说是他最为得意的作品之一，想必一定是栩栩如生、绚丽多彩的。再加上李太白豪放不羁的文墨，可想而知那屏风是如何地美妙而又贵重了。

听闻皇上最宠爱的小女儿--昭娇帝姬，曾向皇上要过此屏风，可是皇上不准，没想到今日反而赐给了我。

我知道此时若再推拒就显得虚伪了，于是特意不去掩饰那惊喜的表情，高高兴兴地谢了恩。

皇上看到我如此高兴，也被感染得欢喜起来。

过了好一会儿，他的笑容却又渐渐消失，沉默起来。

"皇上，怎么了？奴兮做错事了吗？"

"不是。"皇上深沉的声音，"你这样真实很好，得到了喜爱之物显露出喜悦，本就是人之常情。这点你娘就比不上你了，她对朕的赏赐总是拒之千里之外，朕现在都还不知道她到底喜欢什么。"

"我娘……"

皇上有些犹豫，最终还是开口问我："你娘……你娘可曾提到过朕？"

我怔了一下，然后使劲地点了点头。

"她说皇上是圣明的英主。"

他高兴地笑起来。

我从没想过，这样一位掌握着生杀大权而又至高无上的君主，会露出孩子般纯真的笑容。

难道恋爱中的男人竟是这样愚笨吗?

想想我娘是个多么自重的女人，怎么会从她的口中说出除了她夫君之外别的男人的名字呢……

这是夏天的第一场雨。

掐指一算，我进宫已经快有两个月了。

桃花开始争先恐后地凋落，宫中到处是漫天飞扬的绯红色花瓣，那是桃花最后的美丽。

我放了学回到袭烟居，却不想马上温习功课，便随意地坐在外廊上看着外面雨蒙蒙的天地。

半晌，雨下得大了一些，颇有"惊风乱飐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出自唐朝柳宗元的《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刺史》。的意境。

善善见了我觉得好笑："什么雨值得小小姐看这么半天。小小姐，您快到内殿来坐吧，小心雨水淋了身体。"

我诡异地向善善一笑，索性就枕着手躺下，拿着些小果子吃起来："我在看姊什么时候回来。"

这便是我们姊妹的不同。

同样没伞，无论多大的雨，我都会毫不在乎地走着回来；而姊，只会等着给她送伞的人来，如果没有，她会等到雨停的时候。

我回来时，故意支走了姊的贴身侍女，骗她说太后有事要她们侍候。太后和姊孰轻孰重，她们比我清楚。

我要看看姊到底什么时候会回来。

正这样想着，看见姊回来了，竟是撑着伞回来的。

那把伞上赫然印着十二皇子的印章。宫中物件都会有专人登记记载。

只见姊脸上原来落寞的神色一扫而光，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健康的红晕，她的步伐轻盈，还欢快地哼着曲子。

我的心情突然有些烦躁，挥手或许是经意或许是不经意地打翻了果盘，有几粒红果子弹到了殿外，被雨水哗哗地冲刷着。此时的它们

和我一样甚是委屈。

第二天，我见姊小心翼翼地擦拭雨伞，生怕弄坏了似的。

我讥笑，只是一把伞，就值得你这样心疼吗?

姊一整天都有些神色不安，终于找了个人少的空闲时间，鼓起勇气走向十二皇子。

姊把伞递给十二皇子："谢谢。"

十二皇子冲她笑了笑："没什么。"

就在十二皇子要伸手接过伞的那一刻，我款款地走了过去。

"姊既然不要，十二皇子不如送给奴兮如何？"

姊的脸色突然变得很差。

十二皇子想不到我会要他的一把雨伞，一愣，却说："好啊，反正我有好几把这样的伞。"

我笑了笑："既然十二皇子说是给我，那这把伞可要听我的处置了。"

我从姊的手中抢过伞，姊忙上前阻止，然而一切都晚了。

我狠狠地撕着那油纸做的伞，一条条地扯了下来，纸片在我们之中纷扬……

我恍惚地想起爹爹撕着我的贺纸，也是这样的痛快吗?

十二皇子愣愣地看着我，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

姊看着，脸变得越来越苍白，嘴唇咬得紧紧的，眼泪在她的眼中不停地打转，直到我发泄够了，把体无完肤的伞扔到地上的时候，才掉落了下来。

这天的姊就如那天可怜的我。

（十二皇子）

我从未发现，奴兮美丽无比的身体里竟藏着那么霸道的一颗心。

?从来没见过那样的景象。

大片大片的纸片掉落下来，就像外面纷飞的桃花，撒到了我的身上。

第8节：第二章 扇雉(3)

我透过大把大把的纸片看着奴兮的脸，她竟是笑着的，微微的笑意，好像一切都没有发生过。

我突然发现奴兮很爱笑，可是无论怎么笑，总是有冷漠的颜色。

我有些发怒，奴兮，你竟对身为皇子的我做出如此大不敬的事！

你就不怕吗?

如果我真的去告发她，后果可想而知。

皇族的尊严神圣不可侵犯，纵是父皇也包庇不了你。

可是后来我竟隐忍了下来，然而终究我还是不能原谅她，与她冷战了好些日子。

扇雉后来向我说对不起，我觉得又好气又好笑，她又有什么错需要道歉呢?

扇雉和我说话时总是恭敬而怯怯的，让人心疼。

她说要我辅导她的功课，我想也没想，脱口而出："怎么不问你妹妹呢？"

说完这话，我就后悔了。

果然扇雉的脸讪讪的："她……她嫌我笨，怎么会教我呢。"

我自知说错了话，伤了她的心，于是忙着答应下来。

那天，我去了扇雉的孝荨轩一起学习功课。

扇雉的屋子装扮得朴素清雅，但她待人的礼数却十分的周到。

她问了我一些诗句，我仔细地作答。

良久，她叹了一口气："我根本就不喜欢学这些深奥的诗词，我只希望能静静地待下来做些漂亮的女红，不是有句话叫"女子无才便是德"吗？真不知道奴兮为何喜欢这些。"

我听了哑然，实际上扇雉的话不无道理，反而是奴兮太过于反常了。

不过我也不能不感慨，奴兮终究是不同的，她的远见，不是这些待在深闺的女子所能了解的。

我们正一块儿静静地温习功课，却听见隔壁钟鼓鸣鸣，热闹非凡。

我好奇地问："隔壁怎么这么吵闹？"

扇雉不语，反而是她身边一个年轻的侍女沉不住气，插话进来："是隔壁小姐，总是喜欢弄些新鲜的花样。这次听说请了宫中有名的秋娘，教她习舞艺。"

"皇子在此，哪轮得到你说话，你真是越来越不懂规矩了。"扇雉板起脸训斥道。

我倒不很在意，只是想奴兮的兴趣真是太过广泛了。

然而，我们终究还是小孩子，不记仇，等怒气一消，就又和好如初了。

我忘了具体我们是怎样互相谅解的，是谁先原谅了谁。

只是那天我们像约好了似的，前后来到桃花间的秋千旁，我们向对方微微一笑，早先的怨气就烟消云散，拨云见日了。

春末夏至，秋去冬来。

我们都褪下薄薄的单衣，穿起厚重的毛裘。

穿上冬衣的奴兮看起来胖了些，但娇憨可爱，我喜欢她的这身打扮，因为这时她看起来才像个名副其实的八岁孩童。

奴兮总是会做出一些百思不得其解的事情。

那天我看见她紧紧地握着雕龙的玉栏，暗暗使着劲。

我上前对她说："这是来自极寒之地的冷玉，暖不热的。"

"不是。"她回眸一笑，"我是在看谁更冷些。"

我拉过她的手，果然是冰冷得几近毫无体温，这样看来反倒是玉在暖她了。

我忙把自己的手炉递给她暖手。

她捧起手炉，问我："十二皇子，你吃过烤红薯吗？"

"烤红薯？"我摇了摇头。

"我也只吃过一次。在冬天寒冷的日子里，捧着热腾腾的烤红薯，又暖和又果腹。"

我疑惑地问她："你是将军府的小姐，也会挨饿吗？"

"会，会的。"她坚定地点头。

她又对我说："那天爹爹就是罚我跪在这样寒冷的天气中，一天也不给我饭吃。我又冷又饿，险些昏倒在雪地里。幸好厨房的大婶可怜我，偷偷地塞给我一个烤红薯。我那时边哭边一点点把红薯吃进肚子里，心想这就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东西了。"她说这话时语气平淡，就像是在说别人的事一般。

"那你以后可以让她再给你做呀。"

奴兮摇了摇头："爹爹后来知道她偷偷送吃的给我，第二天就把她鞭打出府了。现在也不知道她在哪里，是死是活？"

我听了动容，拉住奴兮的手："奴兮，我会保护你，不让任何人欺负你。"

奴兮只是向我微笑，不置可否。

我涨红了脸，问道："奴兮，你和我在一起快乐吗？"

"快乐呀。"她毫不犹豫地回答我。

"那……那以后我们就永远在一起，直到老，好不好？"

"好啊。"奴兮拿那双稚气未退的眼睛看着我，欢快地回答我。

第9节：第三章 新衣(1)

第三章●新衣

我的脸略略红了起来，对，心动，只能用这个词来形容。

他的魅力不只在于他那张清俊而轮廓分明的脸，而是他那与生俱来的高傲的王者之气。

（奴兮）

元日元日，农历正月初一，即春节，又名元会、元朔、正旦、新正、新春等。快到了，宫中开始张灯结彩，一派喜悦的气氛。

织锦司准备了许多布匹，为每人裁制新衣。

这日，皇上特意叫我过去。我到了，才知原来是让我挑选新布。

"这几匹颜色深些的是留给太后的，其他的还未分配，你喜欢哪件就先挑过去吧。"皇上对我说。

我看见众侍女露出惊羡的眼神。

"这可以吗？"我小心地问。

我待在宫中近一年了，也知道些许规矩。像这些供奉都是严格按照等级分配的，先是太后挑选，然后是皇后，之后才是妃嫔、皇子、帝姬们。而我，自然是在她们之下的，可现在皇上竟然叫我先皇后而挑选，岂不是太不合宫规？

皇上宠溺地摸着我的头："当然，叫她们穿了岂不可惜？"

马上有懂事的宫娥为我展开一匹匹布匹，仿若花般怒放开来。

于是，我迈着小步，徜徉在这五彩缤纷的花海之中。

每件布匹都纺织得十分精美华贵，颜色或艳若牡丹，或淡如雅竹，或绣凤雉相舞，或绣百花齐放，或全色，或腊染，或嵌金银，或坠玉晶，让人看得眼花缭乱，应接不暇。

皇上看我睁大眼睛的样子，温和地笑了笑："不着急，我们慢慢挑。"

最终，我的眼睛定格在一匹白底绣银丝浮印紫薇朱槿、零散飘梨花图案的布匹上，那美丽奢华真是无与伦比，冠压群芳。

透过它，我仿佛看见了，满天的飞雪夹杂着纷纷扬扬的梨花，狂傲地飞舞起来。

我伸手摸了摸，光滑细腻，质地均匀。

皇上见了，开心地笑了起来："果然有眼光。这不是织锦司造的，是端雪端雪：大胤国最北部，常年下雪的地方。之地一位年已七十的瞎眼老婆婆手工织作，十年才产一匹。"

皇上以为我一定是要这匹了，正要下旨赏我，我却指着它旁边一匹浅粉印梅的布说："奴兮要这匹。"

皇上有些惊异，就是旁边的宫娥们都掩饰不住吃惊的表情。

这匹梅花布虽然也很漂亮，但却不及那匹的万分之一。

皇上拿眼光询问我，我坚定地点了点头。

"赐。"皇上有些遗憾的样子。

旁边马上有太监拿着笔在卷册上记录下来。

"谢皇上。"我跪下谢恩。

"好漂亮啊！"我拿着那匹梅花布回到袭烟居，我的侍女们纷纷围观上来欣赏，惊叹地赞道。

"要我说……小小姐您真傻，这匹纵然好看，可和那匹白色的缎子比简直是天壤之别。"连一向淡泊的善善都不无遗憾地说。

"是吗？我不喜欢白色的衣服，白色，不是人死时才穿的衣服吗？"我盯着善善的眼睛问。

善善被我这话问得哑口无言。

宫中越来越繁忙也越来越热闹了。

好多已在外封王的年长皇子、出了阁的帝姬们都纷纷赶了回来。

我和十二皇子在外游玩，突然有声音传来："这不是十二皇子吗？已经长这么大了！"

我们回头，只见被一群侍女簇拥着过来一名身着华贵衣袍的女子笑着说。

十二皇子上前恭敬地一拜："颛闵见过大姬。"

那女子向十二皇子微笑着，眼睛却看向我这里："这位是……"

我向前大方地一拜："奴兮在这儿拜见了。"

大姬仔细端详着我："你就是父皇一年前接进宫里抚养的将军的女儿？"

即使出了阁，消息还挺灵通的，我不由得对她警惕起来。

"是。"我恭敬地答道。

"那……"大姬拖长了声音，"你是大女儿还是小女儿呢？"

我正要回答，大姬却说："想必是小女儿了。"

我和十二皇子都吃惊地看着她。

大姬掩嘴而笑："通常庶出的都比嫡出的孩子好看。"

我不知这话是在夸我，还是别的意思，只是感觉不是很舒服，也无法作答。

这时十二皇子拼命向我使眼色，我却不明白他的意思。

"大姬还是这样好耐性，有时间和这些小孩子说话。"一个男子的声音插了进来，只是语调颇怪，让人听起来甚是反感。

我们都顺着声音望去，只见一身着朱红华衣的男子高傲而立，身后自然也是一片侍候着的太监侍女。

他先拜见大姬，大姬点头示意。

然后是十二皇子向他作揖："颛闵拜见二皇兄。"

二皇子态度冷淡地回道："起来吧。"

然后我也做了个万福："奴兮给二皇子请安。"

他眯起眼睛看着我："抬起头来。"

我纵然十分不情愿，可也不得不遵命，稍稍抬起头来。

他看了我一眼，倒吸了一口气："你的眼睛……"

"南赢王也注意到了吗？我刚才还以为我看错了呢。"大姬说。

"真是异相……"二皇子喃喃自语。

"三皇兄！"十二皇子眼尖，远远地呼唤着。

远处的男子看见了我们，就向我们这边走了过来。

我看这男子穿着不似二皇子那样华丽，随从也只有两三个，神色淡然甚至有点忧郁。

他们几个又互相拜了拜，就见大姬问："三皇子怎么行色匆匆的样子？"

第10节：第三章 新衣(2)

"你们不知道吗？权禹王从军队回来了，现在正在清正殿回父皇话呢。"即使说着这话的时候，三皇子的脸上也是几分木讷的神色。

"哦？"几个人都若有所思，神色不一。

其中十二皇子最显兴奋："四皇兄回来了？！"

"那我们就一块儿去清正殿给父皇请安吧。"二皇子提议。

于是，我们一伙人加之随从浩浩荡荡地向清正殿走去。

刚到清正殿门口，就听见有朗朗坚毅的声音传来："……攻占纳木、奇赫等地，回纥国国王率残兵西窜，儿臣已派五万大军追赶，相信活捉回纥国国王的日子指日可待……"

大姬先跨进了殿堂，笑声朗朗："权禹王千里迢迢地跑回京师，就是为了向父皇禀报军情的吗？大过年的，权禹王忙碌了一年，也该歇歇了。"

四皇子向大姬行礼，却正色道："谢大姬关心。不过军情似火不容人，臣弟不敢怠慢。"

大姬知道说错了话，脸上有些挂不住，仍还是摆出一副笑脸："我们女人家可真不懂打仗什么的，我只是想好好看看我的四弟罢了，父皇，你说是不是这个理？"

皇上见到自己的子女们都聚在了一起显得很高兴："是朕叫老四匆匆过来禀报的，回纥一日不降，朕的心就一日不安。不过仁和说得也对，也罢，暂不谈政事，我们一家人坐下说说闲话。"

"是。"众人应答。

"赐座。"皇上发了话，马上有太监们上来摆了软椅。

众皇子帝姬入了座，只剩下我站也不是坐也不是。

"奴兮，来。"皇上在殿上叫我。

就这样我站在皇上的身旁，高高地俯视着在下首端坐着的皇子帝姬们。

众人神色各异，看皇上如此对我，基本都明白了我的身份远不止将军之女那么简单，是不容小觑的。

他们絮絮地说着家常话，我是不能插话的。

此时，我正好可以好好端详一下，这早已被传得沸沸扬扬的权禹王。

早先就听说过一些关于他的事，不过无非是权禹王常年征战在外，权禹王妃独守空房，他的侍妾前几个月终于诞下儿子的一些闲散事罢了。

不过宫人们言语间透露出的钦佩，让我不得不重视起此人来。

据说皇上十分欣赏这个皇子，军权也放心地交给了他，加上他的母亲是四妃之一的正一品瑾德妃，子以母贵，权禹王的前途不可限量，日后被立为储君荣登大宝也不是不可能的。

我原以为权禹王军功显赫、智谋超人，一定是满脸胡子的雄壮大汉，可是我错了。

权禹王不过二十岁左右的光景，却已经是个成熟的男子了，而且是个会让女人十分……心动……的男人。

我的脸略略红了起来，对，心动，只能用这个词来形容。

他的魅力不只在于他那张清俊而轮廓分明的脸，而是他那与生俱来的高傲的王者之气。

他的皮肤因为常年在军队历练显得黝黑，十分性感；他的体格高大挺拔，目光炯炯有神又深不可测，多半的时候他沉着不说话，然而他每次说出来的见解都独到而深刻，发人深省。

真是个危险的人物。

这时他抬头回话，刚好对上我盯着他的目光，我心里一紧，忙别过头去。

突然有个十多岁的女孩子跑到殿上，叫了声"四皇兄"便扑到权禹王怀里，模样甚是亲昵。

南赢王不经意间皱了下眉头，用似责备似玩笑的语气问道："六姬眼里只有自己的四皇兄吗？连父皇也不拜见。"

这时六姬才醒悟过来，怯怯地给皇上拜安。

好在皇上现在的心情很好，不以为忤："起来吧。好久不见晴彤了，似乎长大了些。"

我听到这话，便知这位帝姬并不为皇上所特别喜爱。

晴彤帝姬倒也不是特别在意，只是一味地赖在权禹王怀里一副开心的模样。

大姬终于看不下去："六姬再过几年也要行成人礼了，怎么还是这副样子？来人，给六姬搬张椅子。"

晴彤帝姬很不情愿，但也只能找个尽量离权禹王近些的位置坐下了。

"父皇，"权禹王微微欠身，"晴彤虽和我不是同母所生，但也是母妃养大的，情同亲生，刚才一时情急忘了礼法，还望父皇原谅。"

皇上点了点头："你们兄妹情深朕是可以理解的，不会怪罪。"

"谢父皇。"

这时皇上在上面问："你可去看过贞蓄？"

权禹王神色一变："还不曾。"

皇上叹了口气："有时间去看看她。"

"是。"权禹王回答，神色凝重。

我们一起用了晚膳，皇上特意叫我点了几样菜，众人更是一惊，只是面上都没表现出来。

晚膳吃得很晚，皇上见我吃饱了，就叫我、十二皇子、晴彤帝姬等几个年纪小的先回去了。

晚膳觥筹交错，其乐融融间却是话中有话，刀□剑影。

我发现即使我已在宫中住了一年，但所知之事也不过是凤毛麟角。

第11节：第三章 新衣(3)

"十二皇子，大姬到底是什么身份？为什么她可以毫无顾忌地训斥晴肜帝姬？"

"大姬被封为仁和帝姬，是父皇最年长的孩子，再加上她为皇后所生，地位自是不一般的。"

怪不得那时十二皇子频频向我使眼色，原来因为大姬就是嫡出的，照理我那时该赶忙否认的，幸好那时南赢王插了进来，否则刚开始就被她抓到把柄可不是件很妙的事。

"仁和帝姬为什么在席间频频问起六皇子，言语之间评价甚高，她和六皇子关系很好吗？"

"只是因为六皇子的母妃和皇后是表亲，关系密切，再加上六皇子的母妃也是位居四妃之一的妍淑妃，六皇子又聪慧过人，所以大姬很想扶六皇子正位，以后也为自己找个依靠。"

我恍然大悟："那么仁和帝姬没有同胞兄弟吗？就是说皇后只生了她一个女儿？"

"不是，"十二皇子神色严肃地说，"皇后曾有一子，就是大皇子，本来他理所当然的是要封为太子的，只是他命苦福薄，得了暴病，早早就夭折了。"

夭折？我在心底暗想，恐怕是遭人嫉妒，被人害死了吧。

不过我一向谨慎，不会将此等大逆不道之话说出口，只是继续默默地听着。

"所以父皇和皇后对大姬格外优容。"

我点了点头："那么那个贞蓄是何人？"

"二姬。她和四皇兄是同胞姐弟，皆为瑾德妃所出。说起这位姐姐，性情刚毅，不同寻常。本来她是嫁与户部尚书之长子，也算是郎才女貌的一对儿。只因为一次她碰见其夫君与她的一位丫环通奸相好，一时羞愤难当，竟当场剪去青丝，常伴青灯了。当时众人纷纷谴

责其冲动轻率，就是父皇也说："男子三妻四妾本也正常，一时犯错也并非不可原谅，你又何苦如此冲动？你这样哪有帝姬的气量？"没想到二姬顶撞回去："莫非所谓的帝姬气量是亲自为夫君另铺新床不成？！"说得父皇一时哑口无言。结果瑾德妃因为教女不严被父皇责罚，大病了一场，而且还不幸落下病根，现在也终日孱弱着。"

"那现在贞蓄帝姬呢？"

"二姬出家后，无奈之下，父皇只能为其在宫中东边偏僻的角落设一间庵室，赐名贞蓄尼师。"

我听了感慨万千，即使不赞同贞蓄帝姬的做法，却不能不佩服她的气魄，于是暗暗思忖何时有机会能访她一访。

"奴兮……如果你碰到二姬这样的情况你会怎么做呢？"十二皇子问我。

"不会。"我毫不犹豫地回答。

"啊？"十二皇子好像没听懂我的意思。

"我不会让这种情况发生的。"我一字一顿地说。

十二皇子却继续追问："万一呢？"

"那我就高高兴兴地给他好了，送个人情。"我若无其事却极其认真地回答。

十二皇子笑了："奴兮，你真的很不同。"

我也笑了，心想要我的人情代价可是很大的，我势必要讨回什么作为回报。

晚上，我一个人坐在床上，仔细回想着十二皇子的话，才将宫中的人事了解了个大概：

大姬，仁和帝姬，生母为皇后，现已嫁与左丞相的二公子，并生一儿三女；

二姬，贞蓄帝姬，生母瑾德妃，原嫁户部尚书长子，并无所出，现已出家，号贞蓄尼师；

三姬、四姬死于瘟疫；

五姬，慧雯帝姬，生母姚美人，待嫁之年；

六姬，晴肜帝姬，生母晴充仪，其母早逝，被瑾德妃养大，与权禹王关系甚好；

七姬，早夭，其母亦因难产而死；

八姬，乌姬，因其母身份低微只是采女，仅以其母姓氏封号，今年九岁；

九姬，昭娇帝姬，其生母姒修容善于谄媚，正值隆宠，再加上前阵子刚刚生了十四皇子，一时身份尊贵无比，与我同年；

十姬，不到一岁，尚未封号。

这样一想，皇上纵然有十个女儿，然则已死三个。二姬已犯颜出家，五姬、六姬、八姬因生母出身卑贱无宠，十姬尚小，这么久还未封号，可见其母身份并不很尊贵。如此看来皇上可心的女儿也大概只有大姬与九姬了。

再来看众皇子们：

大皇子，嫡长子，长到七岁只因中午吃了块枣糕，下午便抽搐不止，众医找不到病症，对外声称暴病而死；

二皇子，南赢王，现长子，封于南方富庶之地，其母景昭仪，六嫔之首，颇有口碑，为皇上敬重；

三皇子，元藏王，封于西蜀偏远之地，其母白婕妤，身份低微，无宠，以至他生性懦弱；

四皇子，权禹王，领军征战，树有军功，生母瑾德妃，虽然其母已不受荣宠，但值得一提的是其外祖父乃三朝元老，朝中自有根基，甚至皇上都不能不略有顾忌；

五皇子，死于瘟疫；

六皇子，清翎王，生母研淑妃，听闻六皇子自幼聪明无比，甚得皇上欢心。背后有皇后和大姬扶持，今年十九岁；

？　七皇子，其母失宠发疯，竟失手将其摔死；

第12节：第三章 新衣(4)

八皇子，生母瑞充媛，今年十三岁；

九皇子，生母玉昭容，身体孱弱多病，今年十二岁；

十皇子，生母甄婕妤，功课很好，今年十二岁；

十一皇子，生病无治早夭，生母池修容；

十二皇子，其母殊贤妃，今年十岁；

十三皇子，其母瑶美人，今年十岁；

十四皇子，其母姒修容，有宠，尚未满月。

此外还有未出生就死于母腹、母子同死的就不计其数了。

这样错综复杂的关系让人很难理出头绪来。

（十二皇子）

那夜，奴兮问遍了所有的皇子帝姬们，问得很是详细，甚至他们母妃娘家地位如何都问到了，却独独不问四皇兄，反而是我细细地说了很多。

这些宫廷秘闻有些是人尽皆知的，有些是从宫娥太监们闲聊时偷听到的。

这里我最敬佩的人就是四皇兄。

听说他在十五岁行了成人礼与四嫂嫂成亲后，第二天便毅然告别亲人加入军队。

这是何等的气魄，非常人所能及。

四皇兄有些冷漠，总是淡淡的神情，却让我又敬又畏。

我希望以后也能成为他那样的男子汉，但我不会像他那样对自己的女人冷淡，我会好好地爱护她，并且一生只爱她一个……

我暗暗地发誓。

第13节：第四章 奴梅(1)

第四章●奴梅

纵然这样出尽了风头，在别人的眼里我依旧是微不足道的，没有姊那么光明正大吗?

我的心骤然变冷，充斥了说不清的不甘心。

（奴兮）

今天便是元日节了。

我早早地就被四处噼里啪啦的爆竹声吵醒，看见善善她们早已起来了，忙碌地擦窗扫地，却又尽量不发出声响。

善善见我醒来，便停下手中的活儿，给我端来了昨日早已准备好的叠得整整齐齐的梅花衣。

她一边侍候我穿衣，一边又小心翼翼地问："小小姐可是被我们吵醒的？"

"不是，只是昨日睡得不好罢了。"

"难道小小姐又做噩梦了吗？"

我看见善善又露出忧郁的神色，连忙解释道："只是昨夜想了些事情。"

她的脸方才舒展开来。

这时宫娥端来了银盆和毛巾，跪下举到眉前。

我仔细地清洁了面部，又拿温软的毛巾揩干了脸。

善善半跪着给我穿好衣服，拍了拍，然后衷心地赞叹道："小小姐真是穿什么都好看。"

接着我被领到梳妆台前坐下，后面的司妆姑姑轻轻地梳顺了我的头发，恭敬地询问我："今日我给小小姐梳个"双喜"如何？"

我随意地抬了一下手，表示同意了。

只见她将我的头发分成两股，从下面特意留下一些散发，再将其余的头发向上梳起，盘成精致的圆桃状，插以短粉夹。再将下面的散

发编成几绺儿，尾端束上粉白纱绳，多出来的纱绳自然垂落，飘然可爱。

梳头姑姑一边忙着，一边不由自主地赞道："小小姐的头发又黑又顺，就跟那瀑布似的……"

不一会儿，双喜髻就梳好了，和我的梅花衣很是协调。

我睁开眼，看见铜镜中的自己如娇如艳，却又不失天真可爱。

我的侍女太监齐刷刷地跪在我后面，说："小小姐仪态万方。恭贺小小姐又长一岁。"

我的嘴角微微上翘，不知长大这一岁对我究竟意味着什么。

早上，皇上便带着我们去给太后请安，说了些万寿无疆的吉祥话。太后今天看起来心情很好的样子，笑呵呵地让我们起安，并分别赏了我们红包。

中午，大家一起用了丰盛的午膳，又聊了一些时候，皇上便提议去菲冬媛观赏梅花，众人自然是纷纷附和。

菲冬媛里的梅花开得正艳，阵阵寒风吹过，夹杂着梅的清香，沁人心脾。

大姬看着大家呼出的白气，紧了紧斗篷，接过侍女递过来的手炉，说："今天可真冷啊。"

十二皇子脱口而出："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众人一愣，旋即纷纷赞赏起来。

皇上哈哈大笑："好个"梅花香自苦寒来"！我记得你们新近才学了这首诗，现在竟能学以致用，出口成章了！朕很高兴。来人哪，赏！"

十二皇子领赏叩恩。

殊贤妃脸上现出了荣耀的色彩。

十皇子也不甘落后，吟道："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

南赢王评价道："此诗想得好。诗中无"梅"，却处处说梅。我也来一首。小阁明窗半掩门，看书作睡正昏昏。无端却被梅花恼，特地吹

香破梦魂。"

大姬笑盈盈地赞道："好诗。"然后略一沉思，"我读书不多，只知道这首最脍炙人口的"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

元藏王说："大姬此诗说得通俗易懂却最有意境。"

大姬却不理元藏王，只是看着权禹王："权禹王也不妨露一手吧。"

元藏王的脸一红，讪讪的，只是退到一旁沉默不语。

权禹王向元藏王示意："四弟先僭越了。"

于是缓缓道来："雪虐风号愈凛然，花中气节最高坚。过时自会飘零去，耻向东君更乞怜。"

众人又是一赞："好一副傲骨！权禹王这诗最有气势！"

权禹王淡淡一笑："我只是抛砖引玉罢了，在这儿献丑了。三哥，该你了。"

权禹王的这番话让元藏王的面子上好过一点，他向权禹王投上感激的一瞥，吟道："已见寒梅发，复闻啼鸟声。心心视春草，畏向玉阶生。"

这之后又有妃子、大臣咏了几首关于梅花的诗，都各有新意，少不得又互相交口称赞一番。

"玉烛金灯酒半酣，皓月笙箫歌满船。最怜墙角梅一树，独傲冽风不惧寒。"

我的声音虽小，却是全园的人都听得到的。

此诗一出，惊座四起。

"此诗甚是耳熟……"权禹王沉思道。

"这不是……父皇当年作的诗吗？"大姬突然想起来了。

经过大姬这么一提醒，大家都想起了，三年前皇上确实作过这么一首咏梅诗。

然后少不了有溜须拍马之辈交口赞叹："好诗！好诗！□才是诗中之极品！"

"众诗歌各有千秋，然而唯这首字句优美，意境深远，无能出其右者！"

"皇上之才气非常人所能及呀！"

……

果然龙颜大悦，只见皇上亲自折了一枝漂亮的梅花送到我面前，满是笑意地对我说："你这身装扮和这束梅花配极了，甚是好看。"

我接过梅花："谢皇上，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众人跟着我跪下，朗声说道："皇上圣明，万岁万岁万万岁。"

"平身。"皇上走到折过枝的那棵梅树下，抚着它的树干说，"这是前年从外面引进的梅树，首次开得这样好，外人叫提雅柯梅，名字很拗口，今天就赐名"奴梅"吧。"

从众人又羡又妒的眼神中就可以看出，这是多么大的恩荣。

因为人会死，而这棵叫我名字的梅树，却可以在这奢华的宫中开万度冬春……

我神色收敛着再次谢恩。

之后众人又接着闲散地观赏了梅花、青松、寒柏等。

十二皇子和我一起对我的奴梅树评头论足。

我的眼睛无意中一瞥在我旁边的姊，却看见权禹王正和她低低地说着什么，姊开心地微笑着。

我侧耳倾听了一下，然后听见"你的父亲是个英雄……"之类的话。

顿时，我的好心情一下子消失殆尽，反而有种被羞辱的感觉。

为什么是"你的父亲"而不是"你们的父亲"？

难道就因为我是庶出的你就轻视我不成？

纵然这样出尽了风头，难道在别人的眼里我依然是微不足道的，没有姊那么光明正大吗？

我的心骤然变冷，充斥了说不清的不甘心。

夜宴最是奢华热闹。

今晚，皇后果然穿着那端雪之衣出席宴会，惊艳四方。

这件衣服的确是极品，就是人到中年，体态略有臃肿的皇后穿了，也尽显妩媚多情。

我听见，站在我旁边侍候着的善善轻叹了口气，知道她终是为我感到惋惜了。

可是即使是这样的美艳动人，新年穿白衣，也未必是个好兆头。

我知道白天我已经出尽了风头，已经少不得人忌恨我了，加上一直对权禹王的话耿耿于怀，所以我只是默默地吃着点心水果，看舞姬们演出。

一曲《祝春》完毕，舞姬们纷纷散去。

只听太后叹了口气："每年元日只是这些老套的东西，让人生烦，不知可有新鲜的东西？"

这样的话也只有太后能说了。

"听说奴兮最近在练习舞艺，不如让她表演一下如何？"大姬说。

她的消息真的很灵通，几天的时间，我的事情就已经打听得这么仔细了。

只是我学舞还不到一年，尚不精通，即使现在勉强跳了，不过是贻笑大方罢了。这样没有把握的事情，我不会做。

于是我婉拒道："谢谢仁和帝姬的抬爱。只是奴兮学的时间尚短，加之奴兮生性愚笨，现在只是才学到皮毛而已，而在座的都是极尽高贵之人，恐怕看了奴兮跳的舞要三月不知肉味儿了。"

"此话怎讲？"大姬挑眉问道。

"吓的。"我摆出了一副小孩子直言不讳的样子。

先是一片寂静，然后大家都爆笑出来。

连一向不喜欢我的太后都乐得眼角的皱纹堆到了一块儿："这个新鲜，奴兮小小年纪，讲的笑话倒是挺逗人的。"

皇上也笑得差点儿把酒洒出来："你这小鬼灵精。倒难为你逗笑了太后，可是立了大功。你说朕过年准备的这些赏赐是不是全都得搬到袭烟居了？"

我也附和着笑了笑："皇上该赏仁和帝姬，都是仁和帝姬出的主意好。"

我这样一说，大家就都以为我和大姬是提前商量好逗大家开心的。

"仁和有这份心，朕很欣慰。仁和，你只有一个宝贝儿子，前几次你央求朕赐封他为世子，朕因为不合祖制而一直未准，今儿个过年，你能让太后开怀一笑也算是有孝心，今天朕就准了你了。"

第14节：第四章 奴梅(2)

大姬又惊又喜，连忙跪下谢恩："谢父皇。"

皇后也因亲外孙能封为世子而十分高兴，向我微微一笑，颇有感激的意思："奴兮也有功劳，端雪的料子还剩下些，就赏给你吧。"

晚上回去后，袭烟居的宫娥太监们都十分兴奋，绘声绘色地谈论着我今天如何出风头。

只有善善察觉到了我的疲累，给我泡了一杯上好的雪松茶。

我却是连喝茶的力气也没有了。

"小小姐为什么闷闷不乐的？"

"今天的一时荣耀，怕是以后的日子不会好过了。"当然和权禹王那句话也有很大关系。

"小小姐放宽心，纵然小小姐再受宠爱，不过还是个小孩子罢了，也危及不到他们的地位和利益。相信他们也会顾念小小姐早孤，不会为难小小姐的。"

"但愿如此。"

"只是，皇后送的缎子怎么办？"

"我是不会穿的。你先收起来吧，说不定以后能用到。"

"对了，把袭烟居过于奢华的物件都先收拾起来，过几天仁和帝姬可能会来。"

善善不明白，我为何会说出这样的话，更不明白为什么我会知道大姬要来，但也只是照做了。

果然，第二天，仁和帝姬就来到了我的袭烟居。

当时我正和善善下着棋玩儿，突然有太监跑进来通报仁和帝姬来了。

善善诧异地抬头看着我，我向她无奈地笑了笑。

我亲自出去迎接大姬，向她施礼："仁和帝姬吉祥。"

她赶忙扶起我："你我之间何必行此虚礼。再说，父皇把你当成亲生女儿养的，你叫我仁和帝姬反而显得生疏，你就随着十二皇子一样叫我大姬吧。"

我笑得很真诚："谢谢大姬。"

于是她拉着我的手进了内室。

她进了屋似是不经意地环视了四周，看到我的寝殿并无什么特别的东西，似乎稍稍放下心来。

她亲热地询问我在宫中住得是否习惯，我都得体地一一应答。

"刚才见了九姬，她向我嚷嚷着说你这儿有一架屏风弥足珍贵，怎么不见？"

我暗叫不好，皇上赐我这屏风可以说人尽皆知，我反而把它收了进去，这岂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呃，过年了宫娥们拿去清扫，还没来得及放回来呢。"于是向侍女使了眼色。

大姬看着拿出来的屏风，就是她这样见惯了金玉珠宝的人都不禁眼睛一亮。

她情不自禁地走到屏风前，绕着它转了一圈，啧啧称奇。

"果然是好东西。"

"大姬要是喜欢，拿去就是了。"

大姬笑了："我岂能夺人之美？再说了我是来送礼的，怎能反而拿了你的东西？"

于是，大姬的丫环走上前来，将一盘珠宝、两匹上好的锦缎放在桌子上。

我故作惊恐："奴兮怎好要大姬的东西？"

"你昨天帮了我的大忙了，这些东西只是一点小心意而已。"

大姬见自己的心意送到了，便起身告辞。

她走时回头向我说了一句："没事也去皇后那里走走，母后说她很喜欢你。"

我暗暗吸了一口气，没想到昨日无意中的一句话，能赢得皇后和大姬的喜爱。

大姬刚走，善善就要把藏起来的物件摆放出来。

我阻止了她："暂且先收着吧。"

大约一刻后，就有大姬的丫环过来，说大姬丢了玉坠儿，恐怕是掉在这儿了。

果然在席子的空隙中发现了小巧的绿玉耳坠，那丫环连连称谢，眼睛却是骨碌碌地转了一圈，这才退去。

大姬果然是聪明之人。

善善却拿复杂的眼神看着我。

"小小姐，您怎么知道大姬今天会来？"

"昨夜我帮了她大忙，她今天自会来感激我，也好不欠我人情。"

"那为什么要把那些贵重的器物收起来呢？"

"有语说："观其表，知其里"，大姬想来此揣测我受宠的程度会不会危及她的地位吧。"

"那小小姐为什么知道大姬会再派人来观察呢？"

我叹了一口气："我不知道，我只是做事谨慎些而已。"

善善低下了头，声弱如蚊，像对我说的又像是她在自言自语："小小姐，您真的只有九岁吗？"

我知道善善是怕我了，可是我又何尝不是怕这样的自己呢。

初三的早上，我一觉醒来，看见外面已是白茫茫的一片，雪花正纷纷扬扬地下着。

这个冬天的第一场雪。

"下雪了？！"我惊喜地叫着。

"小小姐总是这么大惊小怪的。"善善笑着拿来了替换的衣饰，鲜红的衣服上镶着白兔毛边儿，尾襟上飘了一条如意结，十分别致。

"小小姐，您冷不冷，还要再添些炭火吗？今儿个早上，皇上就遣身边的朱公公过来送了些□木，说是若是需要尽管问起居房要，不能

让小小姐受了凉。"

"这样已经很暖和了。"我一边答道，一边自己迅速地穿好衣服，匆匆地洗漱了，然后就冲了出去。

第15节：第四章 奴梅(3)

"小小姐！"善善追上了我，把一顶和此衣搭配的兔毛绒流苏的帽子扣在我头上。

"小小姐这是去哪儿呀？"

"回来再告诉你！"我一溜烟就跑没影了。

我气喘吁吁地跑到沁春媛。

上次和十二皇子约好了，第一次下雪时要到沁春媛，甚至还打赌谁先到这儿，谁就可以要求对方为自己做一件事情。

还好，是我先到了。

雪依然纷纷地下着，沁春媛现在还很荒芜萧条。

但雪压枯枝，也别有一番情趣。

我来到了秋千边，雪已经厚厚地堆了一层，我真的已经好久不来这儿了。

我伸出手，便有雪花落在我小小的手掌上，凉丝丝的。

突然后面有吱呀踩雪的声音，我知道是十二皇子来了，便回头冲他妩媚一笑。

来人却是一愣。

竟不是十二皇子，是权禹王。

他先是直直地盯着我，马上就发现了自己的失态，旋即又恢复了平时冷淡的神态。

我怎么也没想到，权禹王会在这时来到这座人烟稀少的花园，他总不会是有兴致来这儿赏雪的吧?

我慌忙向他一鞠。

"你叫奴兮？"他眯起眼睛问我。

我因为前日之事，对他甚是反感，所以特意后退了几步，离他远远的，话中有话地说："奴婢贱名恐污了亲王贵耳。"

没想到，他不怒反笑："我听淡将军说他有个幺女，心智早熟，异于常人。今日一见，不过是个任性无知的小女孩罢了，说话满是火药味儿。我得罪你了吗，这位小姐？"

我心下一动，爹爹在他面前说起过我？说我什么呢？无非是不喜欢我的话罢了。

我听他揶揄的口吻，又气又恼，负气地说："反正我只是卑微的庶出，就如名字一样。"

他却回道："名字是父母所起，承载着为人父母的心意，没有高贵卑微之分。"

只是这话用在我的身上未必管用，爹爹本来就是厌恶我的出生。我心里这样想着，脸上只是闷闷的。

"将军临死前有话叫我转告于你。"

我连眉毛头都不动一下，只是毫无表情地听着。

"他说他死后埋在帝都西郊的祖坟那儿。"

我冷笑，你生前这样待我，难道还要我去祭奠你不成？

权禹王一定是察觉到我脸上冷漠的神色，皱了一下眉头，说："你和你姊不同，这不是女儿该有的态度。"

我最讨厌别人拿我和姊比，她凭什么和我比？

我气愤至极，又想起那日他对姊说的"你的父亲"的话，脱口而出道："我们的家事不劳烦你管！你知道什么？"

说出这话后，我就后悔了。

我终究是年龄太小，不能做到喜怒不形于色，竟在情急之下对亲王如此不敬。他若禀告太后，说不定太后就此会把我撵出宫去，毕竟太后一向不喜欢我。

而出了宫，我还有什么？

于是我的身体微微颤抖起来，脸也变得惨白。

权禹王一定是从没想过有人会这样大不敬地向他吼，一怔之后他冷笑了一声，用极其冰冷的声音回答我："你说得没错，这是你的家

事。本王也没兴趣管，只是受了死人之托罢了。"

他说"死人"时，我的身体止不住抖了一下。

好冷。

说完，他就转身走了，留下我在瑟瑟的风雪中想哭而终究没有流出眼泪来。

然而，他最后抛出的一句话却让我辗转反侧想了很久。

他说："杨太妃垂帘，与群臣语，犹自称奴。"出自《宋史·陆秀夫传》。

第16节：第五章 懿旨(1)

第五章●懿旨

如果她走了，谁为我擦去噩梦醒来时的冷汗呢？谁能再像她那样温柔地对我说话，抚去我心灵上的伤口呢？

（奴兮）

这之后，我就没再见过权禹王，听说他连夜回到了军队。

亲王们并不能每年都来京城，这不仅是因为他们的封地离京城甚远，还和京都的安全禁忌有关。所以这次难得相聚，亲王们待的时间都有些长。

然而一旦过了十五，亲王们和出了阁的帝姬就必须要回去了。

元藏王最先回去，却并无多少人来送行，多数人都只是遣了自己的使者，象征性地过来问候了几声。

元藏王最奇怪的是我也会来送行，因为我是皇上眼前的红人，他是落寞不得宠的皇子，并无多大的交集。

我只是笑着来到元藏王跟前，低声对他说："亲王只是一时落魄，以后必有后福。"

他先是吃惊地看着我，然后就当做是我小孩子天真的话罢了，但还是很感激我："小姐的心意我在这里谢过了。"

他用的是"我"，而不是"本王"，就凭他这样的谦虚厚道，上天就不应该亏待他。

大姬走时就隆重多了。

不仅皇后亲自来送，就连皇上、太后也派人送了赏赐。

母女俩不能常见面，这时又要分别，自是依依惜别。

皇后红了眼圈，念叨着"下次一定和驸马带着孙儿过来"的话。

大姬也落下几滴泪来，拉住皇后的手久久不愿放开。

大姬终于还是在众人的催促下上了车，一直依依不舍地回头向我们挥手告别，泪水洒了一路。

最特殊的是南赢王，过了十五还没有要走的意思。

表面上说是其母妃景昭仪生病要侍候床前，然而到皇上跟前去嘘寒问暖却很是殷勤。

不想他这么一拖，却给我惹了很大的麻烦。

那日，我和十二皇子玩得很晚，回到袭烟居时，发现善善没有像往常那样欢快地出来迎我，反而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怎么了，善？"

善善不回答，只是默默地落泪。

侍候我的王姑姑过来拉起善善的手，温软地劝道："姑娘不要想不开。姑娘好福气，纵然只是做南赢王的侧室也是个主子了，高人一等哪。"

我听了这话顿时明白了一切。

原来，南赢王在菲冬媛闲逛时，无意中看见帮我摘梅的善善，看上她了。

善善今年二十有五，虽然并不如年轻的姑娘那么妖艳妩媚，但自有成熟的风韵，加上善善长得也是眉清目秀，举止端庄，的确让人心动。

"谁准的？！我不让善善走！"

王姑姑叹了一口气："小小姐，南赢王直接请了太后，太后已经发了懿旨了。"

我看见旁边明黄色印凤的旨文。

"我去找皇上！"这是我冒出来的第一个念头，除了皇上，还有谁能驳回太后的懿旨呢？

王姑姑一把拉住了我。

这位姑姑在宫里已待了有三十个年头了，见多识广，我平时少不得让她出主意。加上我娘以前对她是有过恩惠的，她对我也算是忠心耿耿了，所以一些话她此时也顾不得顾忌，向我挑明说了。

"小小姐不可得罪南赢王。"

"为什么？"

"他是皇长子。"

"那又怎么样？"

"他以后可能会被立为皇太子。"

我轻蔑地笑："就凭他？他的母妃不过是个昭仪！"

王姑姑摇了摇头："景昭仪在宫中的口碑甚好，以后说不定会高升。"

"你是说……你是说一直悬在那里的贵妃之位？"

"对。"姑姑深吸了一口气，"贵妃为四妃之首，只要景昭仪被封为贵妃，那么南赢王既凭皇长子，又凭子以母贵，理所当然地会被册立。"

"难怪平时他那么嚣张……"我终于明白了。

"那我该怎么办？"

"将善善打扮得漂漂亮亮地送给南赢王，以后善善有宠，小小姐自然是千好万好。"

"可是你不知道，南赢王正室加侧妃已经有二十几个人了，没名没分的侍妾更不用说了！善善跟着这样的人能幸福吗？！"

王姑姑却不正面回答我的问题，只是说："就是无宠，南赢王也应该会记得小小姐的人情的。"

我陷入了矛盾之中。

善善不过是我的丫环之一，她走了我自然会有新的，她值得我为她得罪南赢王吗？

如果她只是个丫环，我断断不会。

然而，善善只是我的丫环吗？

她侍候过母亲又侍候我，无怨无悔。

如果她走了，谁为我擦去噩梦醒来时的冷汗呢？谁能再像她那样温柔地对我说话，抚去我心灵上的伤口呢？

我已经没了娘亲没了爹爹，不能再失去善善。

想到这儿，我起身就去了皇上的勤政殿。

此时已经很晚了，我是一路小跑过去的，跌跌撞撞的鞋都丢了一只，然而我丝毫没有察觉，只是想着快些见到皇上，乞求他收回太后的懿旨。

果然勤政殿里亮着灯光，我的心怦怦地跳着，感觉那灯光就是我的希望。

朱公公看这么晚了我只身而来，又很狼狈，十分诧异。

但是他也是知道我在皇上心中的分量的，倒不敢怠慢我，马上进去通报了。

我被请进勤政殿。

皇上在案牍上正细细地看着奏章，旁边放着还没看的奏章，像小山一般高。

皇上见了我，紧锁的眉头舒展了些许，温和地问我："这么晚了还找朕有何事？"

我急切地想把一切都说出来，却只是哽咽着说不出话来。

我真的怕极了，怕他不准我，怕善善离开我。

他见了我可怜的样子，放下奏章，走了下来，问我："怎么这样狼狈？"

我强压住自己的感情，尽量平和地把事情详细地说了一遍。

皇上听了嗯了一声，却说："只不过是个宫娥罢了。"

"可是……可是善善是不同的……"

皇上皱了下眉头："宫娥就是宫娥。这个朕不能答应你，也没必要答应你。而且太后既然已经下了旨，朕就不好再驳了她老人家的意了，否则你把太后尊严置于何地？"

"可是……"

"行了。"皇上挥了挥手，"你终究年龄小，有些事情不懂。太后这道旨意却也是好意，你的那个侍女也算是飞上枝头变凤凰了。"

"但是她……"

皇上问："你是说她不愿意？"

第17节：第五章 懿旨(2)

我的心一紧，这可是个很严重的问题。如果我说"是"，那么善善就犯了抗旨不遵的大罪了，到时可就不是嫁不嫁的问题了。

"她不是……"

"那不就得了，皆大欢喜。朕会看在她是你的侍女面子上，多赏些嫁妆给她的。"

"可是……"我知道我再不说就没有机会了，"可是我舍不得她走！"

皇上宽厚地冲我笑了笑："小孩子留恋旧人很正常，但过一段日子就好了。朕会再赐你几个贴心的侍女的。"

我还要再说什么，却被皇上打断，他叫来了太监，吩咐道："送小姐回去。"

我被太监们拉了出去。

太监们做了个请姿势，我却一动也不动，只是扑通一下子跪在了勤政殿前。

太监们惊恐无比，有人劝我起来，说吃罪不起；有人赶忙进去禀报皇上去了。

不一会儿，朱公公出来了，也是一脸的惊恐，劝我："小姐这是何必？"

我沉默不语，皇上应该知道我为什么长跪不起。

"小姐，你这样皇上心里很不安。小姐，皇上自有皇上的难处，太后可是皇上的亲娘，皇上不能当不孝子啊！"

"小姐你这样对皇上可是大不敬啊！"

朱公公软硬皆施地劝了好久，最终见我只是咬着嘴唇不发一言，只有慌忙地进去再禀报了。

只听见殿内传出杯子被摔碎的声音，过了一会儿，朱公公顶着一身湿衣出来，声音颤抖地对我说："小姐，您就当救奴才一命吧！陛下

说奴才要是还不能劝小姐回去，就要拿奴才是问！"

我冷冷地吐出一句话："皇上若是能成全奴兮，我必然会保你；如果不能，那么奴兮性命尚且不保，哪能顾及公公？！"

朱公公显然是被我的话一震，良久只有认命般地叹了一口气，却不再劝我了，只有在我旁边跪了下来。

夜越来越深了。

风呼呼地刮着，刺人心骨。

我不知跪了多少个时辰，只是感觉丢了鞋的那只脚肿痛无比，然而我还是一动不动。

不时有宫娥、太监出来观探。

他们见我穿着单薄的衣裳，在寒风中如雕像般一动不动，都摇了摇头，眼睛里却有些微感慨敬佩。

勤政殿的灯火灭了。

我知道皇上的意思是不再管我了。

可是他还没有答应我，我不能走。

跪在我旁边的朱公公终于体力不支，倒下了。

忙有太监把他抬起来，宣太医。

于是只有我独自对着那黑暗的屋子跪着。

宫娥太监们也都睡去了。

就这样我跪了一夜。

早上，宫娥太监们起来发现我依然直挺挺地跪着，全都愣在那里。

我面无表情。

突然勤政殿的门打开了，皇上走了出来。

他的眼睛有些红肿，皮肤也有些粗糙，显然是一夜没有睡好。

我还是那样跪着。

他叹了口气，有恼怒，有怜悯。

"你怎么这么倔强？"

"请皇上答应奴兮。"我深深地一拜，便把头碰触在地上不再起来。

"如果……也许你说你娘亲，说这个侍女是你娘亲托付给你的，朕就会答应你。你为什么不说？"

我依然把头深深地低下去，回答道："皇上对奴兮对娘亲已经格外优容了，奴兮不欲以娘亲要挟皇上。"

皇上怔了一下，重重地叹了口气："你起来吧。"

于是，皇上一大早就去了寿安宫，乞求太后收回成命。

太后大怒，但见皇上态度坚定，也只能不情愿地收回懿旨，为此母子俩闹得很不开心。

皇上另外又恩赐了南赢王十名美婢以示抚慰。

事情可以说就这么解决了。但是因此我得罪了南赢王，更严重的是吃罪于太后。

自此太后是越来越不喜欢我了。

"善，把大姬送给我的白玉戒指拿来。"

"小小姐要拿这么贵重的东西何用？"

"送人。"

那白玉戒指通体雪白，无一丝瑕疵，窄窄的一圈却雕刻着无比精细繁多的花纹，价值连城。

"送何人要送这样贵重的东西？"

"朱公公。"只有送这样小而精贵的东西他才可能收，因为大了太引人注目，礼轻了恐怕不会入他的眼。

我亲自去朱公公那儿探病，把白玉戒指送给了他。

他看见白玉戒指果然十分喜欢的样子，却百般推辞，直到礼让了三四遍，他才小心翼翼地收到内襟里面。

朱公公说："无功不受禄，小姐以后要是有什么事，奴才一定尽力。就是昨日之事，奴才也是十分敬佩小姐的。"

我放下心来，要知道，交好于皇上身边的人十分重要。

那日，皇上向朱公公说起我的鲁莽，朱公公察言观色地说："奴?记得莯韵夫人年轻时也是这样的性情，那时……"

于是，朱公公把娘亲年轻时一桩顽皮的事情说了出来。

皇上好似也陷入了回忆中，想到好笑的地方还情不自禁地笑出声来，于是也不再恼怒于我，对我却愈是宠爱了。

第18节：第五章 懿旨(3)

梅花一片一片地落尽，春天就来了。

我和十二皇子坐在湖边的柳树下，看着成群的鸭子嬉戏。

十二皇子说："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出自冯延巳的《谒金门》。

我嬉笑："吹皱一池春水，干卿何事？"

十二皇子也笑嘻嘻地假意向我鞠躬，"未若小姐之美。"据马令《南唐书》卷二十一记载："元宗尝戏延巳曰："吹皱一池春水，干卿何事？"延巳答曰：未若陛下"小楼吹彻玉笙寒"。元宗悦。"这里是两个小孩的戏语。

我们相视而笑。

我整了整被风儿吹乱的头发，说道："风这样大，叫人好生烦恼。"

"奴兮，我们不如去放风筝吧？"

"风筝？"我记得姊从前是有个风筝的，我却没玩过。"宫里有吗？"

"可以叫元遥扎的，他做的风筝可漂亮了，飞得也高。"

元遥只比十二皇子大一岁，却已经十分稳重懂事了。

他的话不多，偶尔笑起来时还是很好看的。

元遥仔细地给我们扎着风筝，我们在一旁兴致勃勃地看着。

不一会儿，元遥的风筝就做好了，骨架十分规整板直。

他问我："小姐想要什么图案？"

我睁大眼睛："元遥你会画画？"

"只是懂一点。"

"那我要西施那样漂亮的美人可以吗？"我笑吟吟地对他说。

他先是愣愣地看着我，过了一会儿，红了脸闷闷地说："我不会画美人。"

"不会画吗？"我戏谑地对他说，于是我站起来翩翩地转了一圈，"那就画我吧，难道我没有西施那么美吗？"

他的脸更红了，十分窘迫，我知道自己做得有些过分了，调皮地吐了吐舌头。

"你给我画个彩蝶吧。"

他如获大赦，拿着彩笔在风筝上涂涂抹抹，一会儿的工夫一只栩栩如生的彩蝶就跃然纸上。

我看了十分欢喜，不住地夸奖他。

他给十二皇子的风筝上画了只雄鹰，很威武。

我从没放过风筝，所以我的风筝总是尚未飞起就掉了下来。

这让我不禁恼怒丧气。

十二皇子轻车熟路，不一会儿，天上就飞起了展翅的雄鹰。

于是，元遥亲自指导我：先跑起来把风筝放高，然后放线……

果然不一会儿，我的彩蝶也翩翩起舞在宫中的天空中了。

我兴奋得又蹦又跳，元遥也笑了。

我感激地看着他，无意地说了一句："元遥你笑起来挺好看的。"

可是，我终究还是不熟练，刚玩得得意，就见我的彩蝶刮到高高的树枝上了。

我毫无经验，只是一味地使劲拉，期望把它拽下来。

元遥刚要阻止我，却听"嘣"的一声，我的线已经断了，那只彩蝶也落了下来，飘飘摇摇的就不见了踪影。

我惋惜地叹了口气。

十二皇子看见我掉了风筝，把自己的风筝也收了起来，安慰我说："不要紧的，可以再让元遥做一个。"

可是，对我来说，那是我的第一个风筝，是不一样的……

想到这里，我掸了掸衣服，坚定地说："我要把风筝找回来。"

十二皇子说："好啊，那我陪你去。"

于是，我和十二皇子循着风筝掉落的方向找去。

"好像就是这附近……"我细细地搜寻着。

"看，奴兮，你的彩蝶！"十二皇子先发现了它。

我顺着十二皇子的手看去，果然看见我的彩蝶落在里院的墙上。

我迫不及待地要跑过去取回我的彩蝶，却被十二皇子拉住了。

"这好像是哪个妃子的庭院，要是我们贸然进去恐怕会得罪她。还是先通报一下吧。"

我倒是无所谓地笑了笑："谁敢为难我？"

于是也不再多加考虑，急忙走了进去。

刚刚摘下风筝，欢欢喜喜地要回去，就听见有人说："你是谁？"

我回头一看，见一个和十二皇子大小差不多的男孩子扶着门框问。

我不回答他，反问："你又是谁？"

他显然被我问住了，怔了好一会儿，刚要说话，却先咳了起来。

看着他虚弱的样子，我被他吓了一跳。

他咳得很厉害，仿佛把心肺都要咳出来的样子，小小的年纪就病成这样了吗?

里屋有人听到他的咳声，说："九皇子，您的身体这样弱，不能出去见风的……"

一个宫娥模样的人走出来，看到我和十二皇子站在庭院里吃了一惊。

"您是……"宫娥从我们奢华的衣饰上断定应该用"您"而不是"你"。

"怎么了，萍儿？怎么还不把裕儿请进屋来？"一个温婉的女声传来。

"娘娘……"宫娥向那刚出来的女子施礼。

"你们是……"那人细细地打量我们。

我的脑袋飞快地转了一下，如果这个小男孩是九皇子的话，那么这个被称为"娘娘"的人就该是玉昭容了。

于是我上前略微施了下礼："我叫奴兮，他是十二皇子。"

第19节：第五章 懿旨(4)

那女子不认识我，却是知道十二皇子的，冲着十二皇子说道："十二皇子今天怎么有空到我这儿来了？你母妃还好吗？"

十二皇子也是一鞠躬："多谢娘娘关心。刚才不小心把风筝掉落在您的院子里了，于是才贸然进来，希望娘娘原谅。"

玉昭容温柔一笑："不碍事的。十二皇子多日不见，就已经这样知书达理了，你的母妃好福气。"

这时九皇子又咳起来，玉昭容慌忙走到他身边，给他捶背抚胸。

然后略有歉意地对我们说："外面风这样大，我们去屋里说吧。"

我环视四周，屋里布置得十分朴素，却很温暖，给人家的感觉。

玉昭容亲自泡了两杯茶给我们。

我看见她的手指纤细白净，柔弱无骨，十分好看。

我轻啜了一口，本能地皱了一下眉头，但继而又舒展开来。

这茶很是普通，最糟糕的是有些陈旧，对于平素喝的皆是上好的新鲜茶叶的我来说，刚开始喝起来很不习惯。然而沏茶人的技术却是一流，所以大大添补了茶本身的不足，尚留有一抹清香回味口中。

"这茶有些旧了，不好意思……"玉昭容说道。

我摇了摇头："真的很好喝。"

只因那番心意要比茶叶本身耐人寻味得多。

然后，我看见九皇子正爱不释手地玩弄着我的彩蝶，他一定也没玩过风筝的。

于是我说："九皇子你喜欢这个吗？喜欢我就送给你了。"

九皇子喜出望外，重重地点了点头。

反而是玉昭容有些不好意思："这怎么好呢……"

"没关系，娘娘泡这么好喝的茶给我，就当做是谢礼了。"我大方地说。

"那就谢谢奴兮小姐了。"她很真诚地谢我，没有一丝虚假。

我向她笑了笑，继而又想起一件事："娘娘，您为什么不让九皇子和我们一起去念书呢？"

玉昭容听了我的话，脸上蒙了一层愁容："以前他也是去过的，不过还不到一个时辰，就因为体力不支晕倒了。自此就没让他再去学堂……"

我哦了一声，原来九皇子的身体竟虚弱到这般地步了！

我们和玉昭容絮絮地说了好一会儿话。

我发现玉昭容真的很疼爱九皇子，就是责备他时都不曾用过严厉的口吻。一旦九皇子咳了，她就放下手中的事慌忙给他捶胸，体贴至极。

我想，如果娘尚在，我病的时候娘也会这样待我吧。

说真的，我开始有点羡慕九皇子了。

时间不早了，我和十二皇子告辞离去。

玉昭容亲自送我们到门外，对我们说："有时间上这儿来玩吧，我很少看见裕儿像今天这么高兴。"语气间甚至都有点乞求的味道了。

第二天，我带了些小画册、小人书和玩偶什么的来到玉昭容的万和宫。

玉昭容见了我，又惊又喜。

玉昭容待人很和气，九皇子又懂事。此后，我闲暇无事时便常去万和宫找九皇子玩儿。

那天，我向靠坐在床榻上的九皇子说了很多外面好玩的事，他虽然还是不停地咳着，脸色也是苍白的，但是心情却是很好。

"奴兮，外面真的有你的奴梅树吗？好想去看。"他用轻微的声音说着。

"好啊。哪天我带你去。"

他摇了摇头："可能我一辈子也只能待在屋里，待在床上，出不去了。"

我故意恼怒地嗔他："谁说的，等到冬天我的奴梅树开花了，我一定带你过去看。"

"真的吗？"

我认真地点了点头："真的。"

他惨白着嘴唇向我微笑着："奴兮，我相信你。"

我并不懂医道，但是总觉得常待在屋里未必是好事，于是在天气好时就带着九皇子到院子里走走。

起先玉昭容还很担心，但她发现九皇子的脸色越来越好时，也就不再阻止我们。

我想一个人的精神好的话，身体也会好很多，事实证明，确实如此。

不过有几天阴雨连绵，加上我忙于练习舞蹈，所以也就没去看望九皇子。

三天以后，我再去万和宫时，萍儿迫不及待地把我请进门，小声对我说："小姐，您这几天没来，九皇子的心情可不好了，害得娘娘十分担心。"

我笑了笑，九皇子虽然要长我三岁，却比我还像个小孩子。

我进了里屋，叫了声"九皇子"，他却故意背对着我，不肯和我说话。

我过去拉住他的手："怎么生奴兮的气了吗？"

他哼了一声，还是不说话。

我扑哧一下笑出声来，说道："谁道闲情抛弃久，每到春来，惆怅还依旧。日日花前常病酒，不辞镜里朱颜瘦。河畔青芜堤上柳，为问新愁，何事年年有？独立小楼风满袖，平林新月人归后。出自冯延巳的《鹊踏枝》。你这样子倒真像这首诗里的怨妇了！"

他本是恼着，听了我的话，想想自己的样子，也笑了出来。

他说："你这几天不来，我自己很无聊。"

第20节：第五章 懿旨(5)

"我知道，所以--你看我给你带什么来了？"

于是，我掏出藏在身后的棋盘。

他好奇地问："这是什么？"

"围棋呀，你没玩过吗？"

他摇了摇头。

"没关系，我教你。"我把棋盘摆在我们的中间，拿起棋子，一点点给他讲解起来。

"……这样白子包围黑子，就可以把黑子吃掉了……九皇子，你懂了吗？"

迟迟听不见九皇子回答。

我抬起头，却见九皇子靠近了我，问："你身上什么味道这么好闻？"

我仔细闻了闻自己，并没闻到什么，于是随意地答道："可能是外面的雨香罢了。"

没几天，九皇子就学会了围棋，没想到他在这方面甚有天赋。在我不来的时候，他就自己待在屋里研习棋艺，没过几个月，就算是个中高手了。

那天，我在蔬禾殿陪皇上一起用午膳，有太监进来禀报："刚才庆芩殿的娘娘来报，说是第十帝姬早夭了。"

皇上一惊，却并未显出过多的悲伤，只是淡淡地说："朕知道了。叫庆芩殿的娘娘好好准备后事，缺什么尽管向内务府要。"

太监略有犹豫："陛下可去庆芩殿看看？"

皇上不耐烦地挥了挥手："朕很忙。"

太监明白皇上的意思，正要退下，却又被皇上叫了回来。

"多赏赐些东西给庆芩殿的娘娘，以慰她丧女之痛。"

"是。"太监低眉领旨而去。

我不知道皇上真是不懂还是敷衍，那样的悲痛岂是金银珠宝就可以缓解的……

我虽然与庆芩殿的娘娘素不相识，此刻却有些同情她了。

最是无情帝王家。

第21节：第六章 秋千(1)

第六章●秋千

如果说媚春媛的潭水深不可测，那么奴兮就仿若那一池清水，让人感觉一望到底，可是伸手一掬，却是什么也得不到。

我好似了解她，却总也参不透她。

（奴兮）

太后最后还是容不下我，把我从袭烟居赶了出来。

她对皇上说她"年事已高，精力不济，不能同时照拂两个孩子"。

我想想也好，我也不喜欢太后，听说当初皇上本是要娶我娘的，结果太后捷足先登把我娘赐婚给了爹爹，否则我娘也不至于死得这样早。

于是皇上在他寝宫的附近辟了个小室给我，赐名叫小雅斋，并且对我说："你娘死得早，朕的妃子们就是你的母亲，你可以随意去她们的寝殿过夜。"

虽说是小室，可是五脏六腑俱全，而它的奢华与袭烟居比起来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因为与皇上住得近了，我对皇上的喜好厌恶更了解了一层，就是皇上最常去哪个妃子的宫殿，哪个妃子受宠也是明白得一清二楚的。这也可谓"因祸得福"了。

然后少不得有妃子向我巴结，乞求我在皇上面前说她们几句好话。

我倒是不得罪她们，送给我的礼我统统收下，然而好话我到底说还是没说就只有我自己知道了。

那天，我和十二皇子玩秋千正在兴头上，却听见有人气势汹汹地喝道："让开！"

我们定睛一看，一个被一群宫娥包围着的和我年龄相近的女孩子正倨傲地看着我。

她旁边的宫娥见我毫无反应，便提高了声音："昭娇帝姬要玩秋千，让你下来你没听见吗？"

我冷笑，好个狗仗人势的奴才！

十二皇子听不下去了，要前去替我出气，我拦住了他。

我从秋千上下来，走到昭娇帝姬面前，十分标准地一拜："昭娇帝姬请。"

昭娇帝姬傲慢地看着我，声音也是极冷淡的："你就是奴兮？"

我低眉顺眼："是。"

她哼了一声："小狐狸精。"

我木木的没有说话。

昭娇帝姬的嘴角露出胜利的笑容，再次拿傲慢的眼神看着我。

"以后这架秋千就是我的了，知道吗？"

我恭敬地回答："是。"

她十分满意："知道就好，没有我的恩准你不能到这儿来。嗯？"

"是。"

"好，你可以下去了。"

我拉着十二皇子就走，可是临走前我又向她一拜，面无表情地说："昭娇帝姬火气太盛，可要小心别从秋千上摔下来了。"

路上，十二皇子还是愤愤不平的样子："奴兮，你为什么屈尊于她？"

我倒是一副心平气和的样子，笑着对十二皇子说："她是帝姬，而我只是臣子的女儿，算不上屈尊吧。"

十二皇子语塞。

"再说，我夺走了她的屏风，就当是让她出出气吧。"

十二皇子看着我，言语间有佩服的口气："奴兮，你的忍耐力真强。"

我苦笑，我并不属于隐忍之辈，但谁都看得出来，昭娇帝姬的母妃姒修容正值隆宠，暂时我是得罪不起的。

"十二皇子，今年昭娇帝姬九岁，而十四皇子还不到一岁，这么说姒修容已经承宠近十年了，这在后妃中应该是很长了吧。"

"嗯，很长时间了，姒修容恩宠不减。"

"那为什么？姒修容长得十分好看吗？"

十二皇子点了点头："姒修容长得很好看，而且她很会揣测父皇的心思，很能讨父皇喜欢。父皇也很宠爱十四皇子。"

我点了点头，原来如此。

本来以为事情就这么结束了，却不想昭娇帝姬真的从秋千上掉了下来。

那天，我正和善善她们一起讲着笑话，姒修容便率着念伊宫的宫娥、太监怒气冲冲地兴师问罪来了。

我正要向她行礼，她却什么都不说上来就是一巴掌。

只听见"啪"的一声，却不是打在我的脸上，而是赶上来的善善帮我挡住了。

姒修容大怒："你是什么身份？放肆！"接着又要一掌掴下来。

我使劲地抓住她的手臂，冷冷地问她："娘娘贵为修容，做事就这么鲁莽吗？而且皇上的寝宫就在附近，惊动了陛下，奴兮吃罪不起，相信娘娘也不愿意这样吧。"

果然我的话起了作用，再加上她身边的侍女也劝，姒修容终于放下了手。

然而她还是一副怒气冲冲的样子，指着我喊："你要害昭娇！"

"娘娘何出此言？"我当时并不知道为什么，只觉得姒修容有些无理取闹了。

"你装得真像啊！你把秋千的绳子割断，害得昭娇从秋千上掉了下来，险些摔断了腿！"

我在心底冷笑，昭娇帝姬从秋千上掉下来没有摔死，你就该待在屋里烧高香了，怎么还上我这儿来闹事？

然而我的脸上却是极恭敬的?"娘娘明察。自从上次昭娇帝姬吩咐奴兮后，奴兮就未曾踏足沁春媛半步。"

姒修容不信，又要和我理论，却听见后面有威严的声音传来："你上这儿来胡闹什么？！"

我们回头，看见沉着脸的皇上垂手而立。

一屋子的人哗啦啦全都跪了下来。

皇上径直走到姒修容跟前，问她："怎么了？"

姒修容站了起来，半是撒娇半是委屈的把事情前后说了出来。

皇上听后，只问了两个字："证据？"

姒修容哑口无言。

突然她又想起来什么，说道："昭娇跟我说奴兮最后曾威……"

我情知这话是不能让她说出口的，否则我即使没做过这事也会让人怀疑，于是跪着走到姒修容面前，磕了一个头，说道："那秋千以前是奴兮坐过的，本来就有些松动，后来昭娇帝姬要坐，我便让给了她，最后提醒她让她小心一下这架秋千。可能是奴兮词不达意，昭娇帝姬没有听懂，才酿成今天的大祸。请皇上和娘娘责罚。"

"你胡说！分明是你故意把绳子弄断的！"姒修容却不领我的情，一口咬定是我做的。

只见皇上皱起了眉头："这事不是奴兮的错，她已经提醒过昭娇了。谁让她这么冒失的？都是你宠坏了！而且凡事都有先来后到，昭娇抢了人家的东西不说，自己出了意外还要埋怨别人！这还真是罪有应得了！"

姒修容还要辩解，皇上怒道："你看你刚才一副泼妇的样子，成什么体统？真是让朕厌恶极了！"

姒修容这才意识到自己已经触犯了龙颜，马上转变了态度，娇滴滴地说："臣妾知错了。臣妾不也是一时心急心疼女儿嘛。"

然后她将我拉起来，温柔地对我说："奴兮，本宫刚才爱女心切，相信你这么懂事不会忌恨本宫的，是吗？"

姒修容的确有一手，看着她那温柔得有些过了头的笑脸，我这才明白什么叫口蜜腹剑。

既然这样，我也只有虚与委蛇一番："奴兮也是有错的，希望娘娘也能原谅奴兮。"

她笑了笑，便不再管我，反而靠近皇上，柔声说道："臣妾今天早上特意为陛下采了初晨的露水，泡茶刚刚好，自己还没舍得喝，陛下现在可要去臣妾的念伊宫尝尝？"

皇上见她那一副已经知罪的模样，气已经消了一大半，再加上听了她说"特意""自己还没舍得"的话，便也不好再恼怒于她。

于是姒修容携着皇上离开了。

我赶忙去看善善的伤势。

只见她的脸已经红肿了一半。

我暗吸了一口气，姒修容好生狠毒！

我只是轻轻碰了一下善善的脸，善善就疼得连眼泪都要掉出来了。

我紧紧咬住嘴唇。

好一对儿不知天高地厚的母女，我不去招惹你，你反而欺负到我头上来了。

（十二皇子）

那天奴兮请我到她的小雅斋去玩儿。

我仔细地环视着四周，奴兮和扇雉不同，她喜欢把寝殿装扮得极尽奢华。

我四处摸摸碰碰，有好多新奇的珍玩都是我没见过的。

她很随意地捏着后颈，问我："比起姊的房间如何？"

我愕然："你怎么知道我去过扇雉那儿呢？"

她呵呵地笑着："我看见你脱在外殿上的鞋子了。"《礼记·曲礼》中规定："待坐于长者，屦不上于堂。"屦，即鞋子。就是说古人进屋

都是要脱鞋的；这也是为什么古时男子去女子那儿偷情时都要把鞋子藏于室内的原因。

第22节：第六章 秋千(2)

我想起我们以前闹过的别扭，尴尬地笑了笑。

"我还看见元遥在外面候了好长时间，你们倒是聊得开心。"她依然逗趣着。

我假意咳了咳，趁机转换话题："那天听说你在学舞，什么时候能看看呢？"

"自然是有用的时候。"她一副开玩笑的口吻。

"啊，我昨日去看九皇子，发现他的气色好了很多。"

"嗯，都是玉昭容善有善报。"

我沉默，其实若不是奴兮经常去陪九皇子聊天散心，九皇子也不会好得那么快。

"奴兮你也功不可没呀。"

她不置可否："可这样终究是治标不治本。真不知道那些太医怎么做事的，开的方子吃了这么久也不见好。"

"那些太医怕开错了药担当责任，所以开的那些药也是不温不火的，吃不死人也治不好病。"

她恍然大悟似的说："怪不得。要是以后我学些医术能给九皇子治病就好了。"

我看着她那关切的神色，不由得涌起一丝感伤，用小得自己都听不见的声音问道："奴兮，如果我也生病了，你会这么关心我吗？"

奴兮显然是没听见，问我："十二皇子你刚才说什么？"

我慌张地回答："没，没什么。"

她笑起来："怪人。"

不过她又加了一句："十二皇子，如果你要是生病了，我一定是很担心的。"

我猛然抬头，看见她微垂着眼帘，长长的睫毛在她的脸颊上投下了一层云影。

奴兮，真是可爱。

礼尚往来，过了几日，我便邀请奴兮到我母妃的福祉宫去。

母妃和蔼地跟奴兮说了会儿话，便留下我们俩，带人退了下去。

奴兮看见几本已被我翻烂了的书，拿起来，颇有兴趣地看起来。

"十二皇子，怪不得每次小测都是你和我争榜首。"

"总不能输给你这个小女子啊。"

奴兮撅起嘴："谁说女子一定不如男了？"

我呵呵地笑了起来，连忙说道："是，是。我这眼前就有一位不让须眉的巾帼呢。"

她也笑了。

我们又说笑打闹了会儿，奴兮就告辞了，我起身相送。

在回去的半路上，奴兮突然发现自己的丝帕落在我的屋里了，于是我们只得又返回去。

去我的屋子一定要经过母妃的寝室，我们正要穿过，却听到里面有人说道："小小年纪就长得这样标致，未必是好事……"

我侧耳倾听，正是母妃的声音。

就听见母妃接着说："她的眼眸淡棕竟有银色，看得我心惊胆战的。"

素儿附和道："是啊，娘娘。刚才说话间您不小心打碎了一个杯子，就是奴才这样见惯场面的都不禁吓了一跳，可是我看那位奴兮小姐脸上神色丝毫不变，小小年纪就做到了处变不惊，真不知道是好事还是……"

素儿在宫中多年，说话间十分注意言辞，什么是可以说的，什么是说不出口的拿捏得很准。

只听母妃沉了声音，小声对素儿说："你可要看好了十二皇子，没事不要让他总找那个奴兮去玩儿……"

我听了这话简直是有些恼怒母妃了。

难道漂亮也是过错，懂事也成了忌惮的罪过吗?

此时我甚至不敢看奴兮的脸，很惭愧地低下了头。

奴兮却是一脸平静，只对我说："十二皇子是被母亲疼爱着的，很幸福啊。"

如果说媚春媛的潭水深不可测，那么奴兮就仿若那一池清水，让人感觉一望到底，可是伸手一掬，却是什么也得不到。

我好似了解她，却总也参不透她。

有人只是因为一句话得罪了她，便祸及满门。而她有时又很是宽宏大量，对那些责难和讽刺只是一笑置之。

那天，我照旧是在小雅斋里和奴兮说着话，就有宫娥通报父皇来了。

于是我和奴兮赶忙起身迎驾。

我们刚到门口，父皇就在众人的簇拥下踱步到来了。

我低头看见父皇穿着那玄黑色绣祥云金龙的靴子站在我面前，心里一阵紧张。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是他的臣子甚于他的儿子，所以我对他大部分是陌生而敬畏的。

奴兮倒是很随意，和父亲很是亲热，想必父皇经常来她这儿了。

父皇见我也在，和蔼地说："原来十二皇子也在。正好，朕遣人带来些南方的荔枝，我们一起尝尝。"

要知道，荔枝生在遥远的南方，又不便储存，即使在宫中也是稀罕之物。皇上可以不限量，便是皇后也只能一日定量十颗，更不要说我们这些皇子、帝姬了。

奴兮，已经在父皇的心目中占有了这么重要的地位了吗……

奴兮迎着父皇入座，问道："昭娇帝姬可好？"

父皇盯着奴兮看，仿佛要透过她的眼睛揣测她有几分诚意。

奴兮毫不畏惧地迎上父皇的眼睛，她的眼睛清亮而又透彻，让人想起了酷暑炎炎下的一波清池。

父皇沉吟了一声："你这样懂事，昭娇却是远远比不上你的。"然后又带有几分怒气地说，"昭娇恐怕是被朕给宠坏了，她贪玩摔断了腿，太医叫她在床上静养一个月，她又哭又闹，还砸东西，搅得一宫人不得安宁！"

第23节：第六章 秋千(3)

奴兮神色不动地说道："昭娇帝姬因为有皇上和娘娘宠着难免娇惯，也是人之常情。不像奴兮年幼失怙，无依无靠……"

父皇看她楚楚可怜的样子，又是怜悯又是心疼，抚着奴兮的秀发温柔地说："不是有朕在吗？"

奴兮点了点头："皇上恩德。"

之后我们吃着荔枝，奴兮十分体贴地遣人送上清水。

父皇暂且搁置一边，问奴兮："众母亲对你可好？"

奴兮点了点头："皇后和娘娘们都很爱护奴兮。"

父皇笑了："好机灵的一张小嘴！倒是谁也不得罪！"

奴兮也笑了："奴兮说的是实话。"

父皇逗她："朕今天偏偏不让你当这老好人，你说哪个娘娘对你最好？"

奴兮想了一会儿："皇上可要听实话？"

"当然了。"

奴兮走到父皇身边，在他耳边轻轻说了什么。

父皇听着，"哦"了一声，问道："哪里好？"

奴兮却不马上回答，只是端起晾在一旁的茶杯递给父皇。

父皇喝了一口，奴兮说："就如这杯温水，一切刚刚好。"

父皇拊掌大笑："好！好个"刚刚好"！"

当晚父皇就翻了母妃的牌子。

后来父皇去母妃那里勤快了许多。

母妃依然是淡淡的样子，可是我知道她其实是很高兴的。

那天，父皇遣太监传话说明儿个中午要到福祉宫来用膳。

这是莫大的荣耀，太监走后，福祉宫上下开始一片忙碌。

然而，母妃终究还是感到不满意，生怕不能取悦龙颜。

于是我便把我的担忧和奴兮说了。

奴兮淡淡一笑："原来就是为这事啊。"

我说："这可不是小事。"

只见奴兮走到书桌前，拿起纸笔写了写，递给我。

我定睛一看，原来是餐谱，例如什么"有凤来仪"、"如意五尊"、"碧阶琼栏"、"山楂太极盏"，名字倒是吉祥好听，但上面大多数竟是些家常菜和素菜。

"这……"我不无疑虑。

奴兮看出了我的心思："你可别小看这些菜。你可知道就只是这个捻清汤，就要清晨去媚春媛采集整整三百滴露水烫制而成。还有这个红罗绿裳即西瓜，因为它是绿皮红瓤，故起此名。一定要拿去宫中东部最偏僻的那片竹林的井里冰镇。你要是信得过我，一定不要让御膳房的那些厨子们做，御膳房炊火的那个大婶却做了一手家常好菜。还有薏米酒，宫中是没有的，你得出宫去燕稗巷寻哪家存了三冬的好酒……总而言之，这顿饭一定要主清淡，肉食不妨设置些鱼类和鹿肉等。"

我把菜单拿回去，推荐给母妃。

母亲仔细看了一遍，惊疑不定："这是你想的？"

我慌忙点头，因为我知道若说是奴兮，母妃多半是不会采用的。

母妃宠溺地摸着我的头："难为你了。虽然这些东西好多母妃也不曾听闻过，但就是这些制菜的材料，却多半是皇上平时爱吃的。我家皇儿真的是长大了……"

父皇来到福祉宫，看到一盘盘端上来的精美菜式，不禁眼睛一亮。

母妃又细细地解说了每道菜的来历，父皇听得连连点头。

尤其是那个捻清汤，三百滴露水只不过一小碗儿，弥足珍贵。夏天晌午喝起来最是沁人心脾，润肺清肠，父皇竟破例把它全都喝完了宫廷有"吃菜不过三匙"的规定。，还连声夸好。

用完午膳，父皇大悦，赏了福祉宫上自母妃下到做菜侍候的宫人们不少东西，临走时还在母妃耳边低语："难怪奴兮要说你好。今晚朕还上你这儿来。"说着还不露痕迹地捏了捏母妃的小手，惹得母妃脸上一片绯红。

事后，我问奴兮怎么知道父皇会喜欢吃素菜，奴兮回答说："前几天，皇上一直入住姒修容的念伊宫，我见那儿的宫娥们端出的剩菜多是鱼肉荤腥，连着几天都吃那些，任哪个都受不了。所以我们就要反其道而行之，往往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我听了不住点头，奴兮竟了解父皇到如此地步，也难怪父皇格外地优容她了。

（奴兮）

那天，朱公公来到我的小雅斋。

表面上说是奉皇上的旨意传话过来，可是我知道一定发生了什么重要的事，才劳烦他亲自跑这一趟。

于是我驱走了屋里的宫娥，只留下善善在旁侍候。

朱公公不着痕迹地看了看善善，我笑着说："没关系。她原是侍候我娘亲的丫环，是可以信任的人。"

朱公公到底在宫多年，做事极其小心谨慎，他上前用只有我一个人听得到的声音问我："小姐可曾得罪过姒修容？"

我苦笑，这可得好好想想，到底是她得罪了我还是我得罪了她？

朱公公一看我的神色就知道答案了，叹了口气："小姐可要小心些，最近姒修容没少在圣上面前说小姐的坏话呢。"

"哦？"我眯起了眼睛，"那皇上信了吗？"

"圣上要是信了，你我还能在这儿说话吗？也多亏小姐前几天问了昭娇帝姬的病情，圣上对小姐更是深信不疑。圣上回去还责骂了姒修容一通，说小姐聪明懂事，姒修容度君子之腹……"

第24节：第六章 秋千(4)

"这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吧，世上还真有这样的蠢人存在。"

朱公公正色道："小姐终是年少。姒修容可不是一般人，否则她又如何隆宠这么多年？圣上虽说现在相信小姐，可有姒修容天天在耳旁吹枕边风，终究对小姐不利……"

我点了点头："朱公公提醒的极是。"

朱公公听完马上提高了声调，像是故意要外面人听到似的："小姐，皇上说下周月圆之夜举行小宴，希望小姐过去。"

我也朗声说道："谢谢皇上恩典。"

临走时，我遣善善把几副虎皮膏拿给朱公公。

"听说最近朱公公腿脚风湿病犯了，这是小小心意，还请朱公公不要嫌弃。"

说起这虎皮膏倒还真有几分来历。

这虎皮膏是西部贡品，太后年事已高，常常后背酸痛，听说贴了几副虎皮膏便药到病除，十分有效。所以这种稀罕物多为太后所有，这几贴还是我央求皇后帮我讨来的。

其实这送礼也是大有学问的。

若你每次总是送些金银细软，那么说明你们的交情也就只有局限在这铜臭上了。而你若送些价值不菲的日常用品，那么就说明你们的交情已非同一般，可以交为心腹了。

朱公公何等狡猾聪明，他不可能不知道这药的价值，也不可能不知道我送他这份膏药的用意。

他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接下了："小姐盛意奴才在这儿受领了。"

我满意地点了点头："朱公公是聪明人。"

姒修容何其狭隘，连个孤子都不放过。

你既然容不下我，我又岂能容得你在宫中嚼舌头呢。

第25节：第七章 修容(1)

第七章●修容

原来如此，"姒"与似，念伊宫……

姒修容，纵然你如何受宠，如何狡诈，千不该万不该惹到我的头上。

（奴兮）

花好月圆之夜，皇上举行小家飨。

姒修容虽然按身份坐于几位妃子和嫔之后，但颐指气使，脸上尽是得意的神色。

因为她最是受宠，皇后和众妃也只是敢怒不敢言。

那日，姒修容到我的小雅斋兴师问罪时，因为太过突然，我还从未好好地看过她。

今日仔细一看她的眉眼，我的心里登时明白了大半。

原来如此，"姒"与似，念伊宫……

姒修容，纵然你如何受宠，如何狡诈，千不该万不该惹到我的头上。

果然夜宴正酣时，皇上用微醺的口吻指着姒修容问我："她可像你娘？"

我先是仔细地审度了一下姒修容，然后装出一副童言无忌的样子，认真地答道："娘娘比我娘漂亮多了。娘娘的眼睛好像比我娘更大更有神些，娘娘的鼻子好像比我娘更加英挺富贵些，娘娘的嘴唇好像比我娘的更丰满厚实些。而且，我娘只是命短福薄，怎可与娘娘的雍容华贵相比呢？"

皇后掩嘴而笑："这小机灵，嘴可真甜。几句话就把姒修容描绘得跟天仙下凡似的……"

姒修容更是得意，笑得娇艳如花。

可是她坐得离皇上远，不曾听见皇上的喃喃自语："难道终究是没有像她的人吗……"

隔日早上，善善心有不甘，问我："小小姐不是讨厌姒修容吗，为什么昨夜还尽说她的好话？"

我反问她："你可曾发现她的眉宇之间颇似我娘？"

善善被我这么一提醒，也回味过来："乍一看去确实有几分相像。"

"这也就难怪皇上对她格外的宠爱了，不过她只是我娘的替代品罢了。我昨日虽然处处说她漂亮，却是句句暗指她是不像我娘的。皇上要的是像我娘的女人，而不是漂亮的女人……"

善善恍然大悟："小小姐好生聪明。"

我哼了一声，随手摘来栏外开得娇嫩的一朵栀子花，看着它："再说，我娘本就完美，失之毫厘，差之千里，那样的人也算是美人吗……"

果然皇上经过我的提醒，越看越是觉得不像了，暗地里对姒修容不免疏远了很多。

这可以从一件小事上反映出来。

那天姒修容遇见皇后，只是象征性地略微一屈身，皇后也是见惯了她这个样子，习以为常，倒是没有什么。若是平常，皇上也多半是睁只眼闭只眼，一味地纵容，不曾想那日却发了脾气。

皇上沉着脸，喝道："难道姒修容连怎么施礼的礼节都不懂吗？"

姒修容此时还不知道自己已经失了圣心，搔首弄姿地说："皇上您平时也没说什么呀，今儿个火气怎么这样大呀？是谁得罪咱们皇上了？"说着扭捏着要向皇上身上靠过来。

皇上很厌恶地把姒修容推开："朕平时宽容你，没想到你现在反而恃宠而骄！真是不知好歹！"

姒修容这才发现事情的严重性，赶忙跪下："皇上恕罪，臣妾一时糊涂。"

皇上却冷冷地说："你知道错了？好，那你就在这儿跪着吧，朕会叫司仪的女官过来，也好让她教教你该怎么向皇后施礼。"

不等姒修容反驳，皇后等人便陪着皇上走了。

只有姒修容呆呆地愣在那里，不知自己到底犯了何错。

我的确是小看姒修容了。

纵使她在皇上的眼中不再似我母亲，皇上不再那么优渥她了，但姒修容自身投巧卖乖的技巧还是非常熟稔，说的话也总是贴合皇上的心意，再加上姒修容已为皇上孕有一儿一女，那十几年的情分不是只凭我几句话就能打消得了的。

姒修容也不笨，后来终于醒悟过来，隐约也知道是谁捣的鬼了。

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是同类。

但我自信，我要比她聪明千百倍。

姒修容自此却是不敢当面找我麻烦了。

想必她也这样告诫了昭娇帝姬，所以昭娇帝姬每次看见我，也最多是瞪我几眼，或者是小声嘀咕几句罢了。

她们又何其奸诈?

她们不敢惹我，却唆使乌姬与我反目。

前面说了，乌姬只是低微的采女生的孩子。

我偶尔见过一次她的母妃，很是含蓄温婉。可能因为以前做过宫娥，所以待下人也算温和，不摆主子的架子。

可是乌姬却不像她母妃。

正确地说，她嫌弃她母妃身份低微，反而投靠了姒修容。

于是，乌姬迫不及待地，靠羞辱我来向姒修容母女邀功请赏。

乌姬虽然是皇上生的孩子，却是低微而又不受宠的。她是很少见到皇上的，就是告状到皇后那里，也早被皇后压下来了。

所以我对她并不客气，常常没几句话就顶了回去。

昭娇帝姬，我暂时还不敢得罪，却断断不会屈于她之下。

可是没想到百密一疏，最终还是被她抓到了把柄。

那几日，太后的身体不是很好，所以皇上、皇后、后妃和皇子帝姬们都去探视。

我们正说着话，就见乌姬怒气冲冲地进来了。

姒修容假意嗔道："八姬这是怎么了？一点规矩都没有！"

只见乌姬狠狠地把一本书扔在地上说："你们看！"

众人的目光一起盯向那本书。

太后拿眼神一示意，早有宫娥上前拾起那本书，递给太后。

太后看了书名，大惊失色，喝问："八姬这是从哪儿来的？"

一种不好的预感扑面向我袭来。

果然乌姬看向我，指着我冷冷地说："刚才我本想去找奴兮，却不想在她的小雅斋里发现了这本书！"

太后把书递给皇上，皇上看了看，也骤然变了脸色。

姒修容上前凑过去，一字一顿地念道："《治国经略》。"然后夸张地叫道，"呀！一个女孩子家怎么看这种书？"

然后我看到了姒修容幸灾乐祸的表情。

这本书确实是我的。

那天，我去书库找《文心雕龙》，却不小心碰到了架子，掉下来的正是这本书。

我随意翻了翻，有些感兴趣，就拿到小雅斋去了，不想惹出了今日的祸端。

太后沉下脸，隐含怒气，正要向我兴师问罪，却听见皇上说："这本书不正是朕上次忘在小雅斋的吗？"

那天晚上，皇上满脸怒气地来到我的小雅斋，把那本书重重地摔在桌子上。

"奴兮，这是怎么回事？若不是朕今天替你说辞，太后说不定要怎么惩罚你呢！"

皇上之所以这样怒气冲冲，并非是没有道理的。

自古后宫不可议论政事，更何况这本《治国经略》不是一般人能看的，是只有皇帝或者储君才有权力看的一本书。

可是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些，只是觉得喜欢，便拿了回来。

我知道自己闯了大祸，慌忙跪下："皇上赎罪。"

皇上看着我惊恐的样子，压了压怒气："这本书是哪儿来的？"

我知道这话一定要想好了再说。

说好了，就被人当做小孩子不懂事，训斥几句就过去了；若说不好，被治罪于阴谋反逆，居心不良也说不定。

我委屈地说："我是从书库的地上看见这本书的，本来只打算捡起来放上去，可是一看它的书面很是精美漂亮，以为一定是些赞花吟月的诗集，就拿了过来。但是最近和十二皇子贪玩，这本书却还一字未看。我看太后和皇上这样生气，想必这一定不是什么好书了……"

我知道这样的说法很稳妥，因为宫中的书大凡都包装得很漂亮精致。

皇上看了看桌上的《治国经略》，果然如我所言，很是精美。

皇上的脸色缓和下来，扶我起来："也不是说这本书不是什么好书，只是不适合你看罢了。"

即便如此，皇上还是以失职之罪处死了掌管书库房的太监和宫娥，这件事才算是告一段落了。

然而我心有余悸，发现待在宫中做事稍有不慎，就有可能殃及性命。

晚上我问善善："乌姬怎么发现那本书的？"

善善自知自己有疏忽之罪，急忙跪下解释道："那时我奉了小小姐之命到万和宫给九皇子送人参去了，当时并不在场，所以也不知乌姬如何得到那本书的。"

第26节：第七章 修容(2)

我听了这话，松了一口气，拉她起来，说："如果你也背叛我，我都不知道该相信谁了。"

善善听出了我的话："小小姐，你是说我们这里有奸细？"

"这就不得而知了。我的宫人虽多，却是参差不齐的，也不知道谁是真心对我，谁是表面奉承。说不定几两银子就被收买的人也不是没有。看来我得整顿整顿了，不能让他们坏了大事。"

第二天，我把服侍我的姑姑、太监和宫娥们召集起来。

我对他们说："你们中好些人都服侍我好久了，一直对我忠心耿耿，我都是知道的。正因如此，我今天才想把事情跟你们挑明了。我已经得罪了姒修容，以后的日子可能不好过。再退一步说，纵使我一直有皇上格外的恩待，但我毕竟只是个无依无靠的孤女，再过几年，极可能被赐婚给宫外的官宦子弟，而且还不知道是正室还是小妾，那时你们或者出宫和我一起受苦，或者被留在宫中等着另行发配。但我已经在宫中得罪了不少人了，他们很可能会迁怒于你们。我们主仆一场，我并不想拖累你们。我已经把利害关系陈明了，你们是去是留自己拿个主意吧。"我那时说得楚楚可怜，就是我自己都险些相信自己处境是多么不堪了。

那些宫人们听了我的话，先是寂静无声，继而又窃窃私语起来，但还是没人敢出列。

我知道他们还是有所顾虑，便又接着说道："人各有志，识时务者为俊杰，这些我都是知道的。所以你们即使走了，我也不会记恨你们的。而且趁着现在我还能说上几句话，我会让人事司安排个好差事给你们的，还有，这儿有些银两，也是给你们的。"

众人顺着我的指向看去，果然堆了不少银两，这才相信我的诚意。可众人都沉默着，没人敢首先站出来。

等了很久，终于有个小太监扭扭捏捏地站出来，说："奴才宫外还有老母等着奴才赡养，奴才有难处啊，这就对不起小姐了。"说着还重重地给我磕了个头。

我脸上还是和颜悦色的，让善善给他拿二两银子，说："没关系。我不会怨你的。"

有人带头，马上就有人纷纷请命离去，口中还声声说着"迫不得已"的话。

不一会儿，我原先的七个宫娥五个太监，现在已跪出去了好几个了。

我环视他们，竟发现绿吹也在其中。

别的人我是不心疼的，只是这绿吹……未免也太过绝情。

绿吹今年已有二十，说起来这名字还是我给她起的。

她长得一副好容貌，所以她以前在别的宫服侍时，都常常遭到娘娘们的忌恨，常常被刁难责骂。

那日晚上我路过，恰好遇见她被罚跪于殿外，样子甚是凄惨可怜，我心中有所动，便讨了过来。那宫娘娘本就厌恶忌恨她，也就巴不得做个顺水人情给了我。

绿吹做事机灵利落，我对她甚是器重，平时吃穿用度，丝毫也是不差的。

我这儿离皇上的寝殿很近，加上皇上也常常上我这儿来，少不得给她出人头地的机会。最近还做了皇上的侍妾，虽然没名没分，也是让人高看一眼，随便欺负不得。这样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我尽量控制着自己的语气，问她："绿吹你真的要走？"

绿吹跪在地上不敢抬头："小姐刚才说了，人各有志。"

我被她这毫无一丝愧疚的语气激怒了，脸上越是恼怒越是平静，我走了下来，说："抬头看着我。"

她抬起头看着我。

"是，我刚才说了，人各有志，我也不会阻止你走。但是，你欠我的，今天你统统要还。"我恶狠狠地说。

"是，绿吹对不起小姐……"

只听见啪的一声，我一挥手打在绿吹的脸上。

我那时只有十岁，力气不大，但我那一掌却是带有极尽羞辱的味道。

绿吹捂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我，滚滚的眼泪在她的眼眶中打转。

我喝道："不许哭！你既然选择了这条路，就没资格在我面前哭！"

她听了我的话，硬生生地把眼泪咽了回去。

我拿出两锭银子，狠狠地摔在她面前："滚！"

那些要走的宫人们诚惶诚恐地退了下去。

我看着还剩下来的宫娥王姑姑、如意、形单、婷仪和太监吉祥、镜明。

我问王姑姑："王姑姑你不走吗？"

王姑姑坦然答道："老奴要留下来服侍小姐。"

我满意地点了点头，然后问吉祥："你也不走吗？"

吉祥大义凛然的样子："小姐救过奴才，还把奴才的妹妹接过来让我们兄妹团聚。我们兄妹决不做那无情无义的小人！"

吉祥的妹妹如意也是一脸坚定："如意决不背叛小姐。"

然后我看了看形单，说："我知道你也不会走，我果然没看错人。"

善善担忧地对我说："小小姐一时间遣退了这么多宫人，恐怕太招人注目了……"

我说道："这我自有说法。"

第27节：第七章 修容(3)

第二天，皇上果然来我这里，一进来就问："我听人事司来报，说你遣退了一大半的宫人，怎么回事？"

我不慌不忙地解释道："一来前些日子奴兮闯下大祸，皇上虽然没责罚奴兮，但奴兮却不能不自省自罚，所以遣退了那些宫人；再来，奴兮年少不懂事，而那些宫人却不可能不知道那本书是不能随便看的。但他们也不知提醒奴兮，作壁上观，这样的宫人奴兮也是万万要不得的……"

皇上听我说得头头是道，脸上露出了一种少有的怜惜："可是你这样自苦，朕却不忍心。以后你若是看到可心的，就向皇后那儿打声招呼，朕先准了你了。"

听皇上如此说，我这才放下心来，领旨谢恩。

有一天婷仪向我回道："小姐，镜明又去赌博了，小姐屡次训诫他，他也不听，真是不知好歹。"表情甚是鄙夷厌恶。

我摆弄着玩偶，漫不经心地回道："他愿怎样就随他了……"

婷仪还是不甘心："镜明这人好吃懒做，油嘴滑舌，真不知道小姐为什么偏偏留着他……对小姐说句心里话，每次我看到他那副阴险的嘴脸都想吐……"

其实婷仪这话说得一点都不错。

镜明原来叫小允子，他与其他人不同，是主动来投靠我的。

镜明是后来我为他起的名字。有句俗语叫"心明镜儿似的"，这话对镜明来说恰如其分。

镜明体态臃肿、大腹便便，第一眼很容易给人以和蔼敦厚的感觉。

实际上这人缺点颇多，爱慕虚荣、贪图享乐，却又极其奸诈狡猾、诡计多端、满肚城府。

我之所以能容得下他，一方面，是因为他的确聪明，我用得着他；另一方面，我自信尚能拿捏得住他，为我所用。

暂时可以说他对我也是忠心耿耿的，因为我们的利益是息息相关的，我的荣耀就意味着他的荣华富贵。

对这样的人，拉拢比为敌要好。

于是我对婷仪淡淡一笑："那你不看他不就得了。"

用晚膳的时候，我看善善欲言又止的神色，笑了出来："有什么事，善？"

善善到我耳边低声说："绿吹被念伊宫的姒修容要走了……"

如意站的离我最近，听见了，愤愤地说："叛徒！"

善善看看我的脸色，宽慰我道："小小姐知道她是什么样的人就行了，这样的人走了反倒是好事……"

我不发一言，默默吃饭。

（十二皇子）

原本以为和奴兮这样快乐而平和的日子能一直持续下去，可是后来我发现这只是我一厢情愿的奢望罢了。

先是有了九皇子。

奴兮常常去看望他，有时我们也一起去。

刚开始我并没有多想，只是看到九皇子看奴兮时渐渐依赖的眼神，我的心开始不安起来。

然而我也并非是鼠肚鸡肠之辈，我屡次告诫自己决不可与一个病人争风吃醋。

那天，我看见十三皇子在她面前腼腆地问："我母妃说中午想请你过去用午膳，不知……"

我希望她拒绝。

可是我却听见她说："好。"

我望着她，一样是那样倾国倾城的笑容。

原来她的笑容并不只是为我一个人而绽放。

原来她不属于我一个人。

我紧紧地抓住胸口，心开始隐隐发痛。

那是怎样的感觉啊。

（奴兮）

冬天来时，我遵照约定带着九皇子来到我的奴梅树前。

他小心翼翼地摸着树干，一阵风儿吹来，吹散了梅花。在纷扬的花瓣中的九皇子，愈加清秀飘逸。

他的身体真的好了许多，虽然还是孱弱，却不似以前那样严重了。

他回过头看着我，眼睛明亮而清澈。

他向我伸出了手："奴兮，你的眸子好漂亮，我能摸摸吗？"又是一阵风儿，我们的衣摆飘动不止。

我不回答，却走近了他，慢慢地闭上眼睛。

他温温的手指游离在我的眉眼间。

"奴兮，你让花儿都为你黯然失色了。"

永泰十五年，我已经十一岁了。

六月，荷花开得正旺时，帝国发生了一件大事。

历时三年的战事终于结束，回纥国可汗向我帝国俯首称臣，并将其长子巫朗哈穆质于京都，以示忠心。

皇上听到捷报，兴奋异常，不仅在凯旋门亲迎权禹王，还召集各地亲王帝姬来朝。

宫中到处张灯结彩，与元日时的热闹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皇上舒坦了，整个皇宫上自皇后妃嫔下至宫娥太监，人人脸上无不洋溢着喜庆的神色。

整个皇宫，甚至整个大胤国都是围绕着那么一个人转的。

于是告宗庙，奏"恺乐"，举行"王师大献"庆功典礼。

晚上宫中大宴，我却借口身体微恙没有到场。

只是不想看到权禹王是如何风光罢了，我讨厌他，看到他总是有股无名火。

可是我也不愿待在屋里，便换了晚装，想走到湖边去吹吹凉风。

第28节：第七章 修容(4)

远方正殿上隐隐有丝竹的乐声传来，把酒言欢，热闹非凡，只是一切都与我无关罢了。

我下意识地漫想着，脚下突然绊到了一个温软之物。

我猝不及防，便"啊"的一声倒在那人身上。

那人惊叫了一声。

我趴在那人身上，闻到了一股淡淡的酒香味。

那人说："没想到你还挺沉的。"声音不冷不热，听不出喜怒。

我抬起头，借着月光看清了那人的脸，只见他正微皱着眉头看着我。

我暗暗叫苦，那人正是我最不想看到的权禹王！

真是倒霉！

我慌慌张张地从他身上起来，像要赶走晦气似的使劲拍了拍衣裙。

"奴兮不知道权禹王在这儿，您不是应该在大殿上……"我磕磕巴巴地说出口。

他吐了口气，遂又躺在草地上："不胜酒力。多年不沾酒，今日只是喝了几杯就微醺了……便偷懒到这儿来吹吹凉风醒酒。"

听他如此，好奇之心顿起："亲王好几年没喝酒了吗？"

"行军打仗不宜喝酒。"他简短地回答。

之后我们便无话可说，我尴尬地站在那里，不自在极了。

不一会儿，他却开了口："你爹爹死时，本王也在场……"

我急忙打断他："奴兮被冷风吹得头痛，先退去了……"

说完，便逃也似的离开了。

我不想再听到关于爹爹的任何事，尤其是从他的口中。

第二日，十二皇子来看我。

他拉起我的手，问我："好些了吗？"

昨日，我表面是称生病的，所以十二皇子才有此问。

我就顺坡下路地说："好多了。"

十二皇子松了一口气，遂又兴致勃勃地向我说起了昨晚的热闹。

"奴兮昨日你不去真是可惜了呢，昨日的好多吃食都是回纥进奉的贡品，异域风味，平常是吃不到这些的。"

其实我昨日称病没去，皇上早已叫人备下了一份让朱公公送了过来。

但我没有把事情捅破，只是淡淡地一笑。

"昨日奴兮你可错过热闹了，我在晚宴上看见四皇兄新纳的侧妃了，长得可漂亮了。"

我倒不以为然："只是一个侧妃有什么稀罕的？"

十二皇子神秘地摇了摇头："她可不一样，她是回纥人。"

"哦？这么说他们是在战场上遇见的了？"

"岂止是遇见？那女人是回纥将军的爱女，当初还想刺杀四皇兄呢！"

"那权禹王妃岂不是很可怜？"

"权禹王妃不会。"十二皇子很肯定地说。

"哦？"我略有吃惊，"为什么？"

"权禹王妃很贤惠的。"

我笑，这和贤惠有什么关系。

第29节：第八章 医药(1)

第八章●医药

"对不起……九皇子……对不起……"我不知疲倦地重复着这三个字。

九皇子刚开始还问我怎么了，但看我什么都不说，只是一味地哭泣。良久，他仿佛下定决心般，半似犹豫地将我揽入怀中，轻声哄着。

（奴兮）

一天晚上，万和宫的萍儿急急忙忙地赶来："小姐，九皇子今天早上受了风，晚上就发起高烧来，口里还说着胡话……娘娘都急哭了……奴婢也是毫无办法，这才来打扰小姐……"

我本来是想就寝了，听了这话，匆匆披上衣服赶到了万和宫。

进了屋，看见玉昭容心疼地坐在九皇子旁边，口里声声呼唤着他。

跪在下面的是当晚当值的两名太医。

我先去床边，看到九皇子满脸通红，脑袋不时左右微微摇摆着，口中说着含混不清的话，看起来病得十分严重。

我问太医："九皇子可无大碍？"

两位太医为难地互相看着，言语间很是模糊："九皇子天生身体虚弱，此次病又来得气势汹汹，但九皇子天生吉象，一定会化险为夷……"

果然就像十二皇子说过的，这群虚与委蛇的太医们！

"我是问你们有没有开药方子？"我怒气更甚。

"微臣们已经开了进补的药……"

"进补的药可以治高烧吗？"我虽不懂医道，但也明白这个道理。

"九皇子的身体太过虚弱，微臣们不敢开猛药啊……"

他们这是在采取保守战略，我暗恼。

但是看到底下两名太医诚惶诚恐、汗流如注的样子，想到他们也有自己的难处，便不再深究。

于是我撇下他们，来到九皇子床前，叫道："九皇子，你醒醒……"

我和玉昭容反复叫了好久，九皇子才微微地睁开眼睛。

玉昭容惊喜地叫道："皇儿，你醒了！"

九皇子用一种很让人怜惜的眼神看着我，用嘶哑无比的声音对我说："奴兮，我好难受……"

说着一滴眼泪从他的眼角滑下。

第二天，善善看见我从书库借了好多书，摆了满满一桌子，拿起一本便专心致志地看起来。

善善随意地捡起其中的一本，念出了书名："《千金药方》……"再看我手里捧着的书，"《本草纲目》……"

善善心生诧异，问我："小小姐怎么突然看起这方面的书了？"

我不答，只是如饥似渴地看着。

善善顿时明白了什么，从我手中夺过书，警告道："小小姐不要冒这个险！"

我抬起头："善，你怎么了？"

善善语重心长地说道："小小姐，那九皇子连太医都治不好，小小姐仅凭几本书就能救得了他吗？如果小小姐管了这事，治好了，不过赢得玉昭容一声感谢。若治不好呢？那时所有的过错不都要往小小姐身上推吗？这不正给姒修容提供了话柄吗……"

我抢回善善手中的书，神色严肃地说："善善，我会小心的。而且，"我顿了顿，"我不只是为了他，也是为了我自己。"

我虽苦读药书，但是无奈药书多生涩怪僻之语，加上还有许多专业术语，结果我看了一个月还是一无所获。

还是镜明想出了办法："小姐不若去药房走走看看，实地看一番，想必大有收获。"

我被他这么一提醒，猛然间盯着他看："你不像善善她们那样反对我习医？"

镜明答道："奴才不赞成小姐为九皇子而学医，可奴才却认为小姐略懂医术，大有裨益。既可救己……又可害人……"

我不置可否，却对他说："镜明，你若不是太监，一定能平步青云，权势如天。"

镜明恭敬地答道："奴才跟着小姐，一样能平步青云。"

我本来是想独自去药房的，不过善善不放心我，便带上婷仪一起跟了来。

刚跨进门槛，一种清香苦涩的药味便扑鼻而来。

司药的太监见了我，慌忙从药台里出来，跪下请安。

我让他起来，拿着药书一种一种对起了草药来："你这儿有灯芯草吗？"

太监慌忙应道："有，小姐不知有什么用？"

"你给我拿些来，我看看长什么样。"

他急忙回到药柜，对着号拉出一个抽屉，呈了几株给我。

我仔细观察着灯芯草，又对照药书："灯芯草，又名碧玉草、虎须草。干、寒、无毒……可治愈伤口流血、喉痹……"

我仔细地记下了，再问："有黄芩吗？"

那太监又把黄芩拿给我，我又对照起来："黄芩，根苦、平、无毒。可治愈血淋热痛……"

我又说了几样药草，一样一样地仔细记下。

善善担心我累着便给我搬了凳子让我坐下看，但我嫌碍事，只是站在那里如饥似渴地比对着，心里默记了下来。

突然，有个穿着洗得泛白蓝衣的老婆婆?直进来，手里拿着钵罐和药杵子，放到药台上，回道："王公公，药已经碾好了。"

王公公向她喝道："你没看见小姐在此吗？还不去给小姐请安？"还忙不迭地向她使着眼色。

那位婆婆这才发现我在，忙跪到我面前。

我无暇管她，本想挥手叫她起来，可是眼前一黑，险些倒了下去。

那婆婆离我最近，本能地上前搀扶我。

她说："我看小姐脸色苍白，下眼略有浮肿，想必是夜晚睡觉不实，多有梦魇……"

我缓了缓，这才抬眼诧异地看着她。

婷仪恼了，打下她的手，亲自扶着我坐到椅子上，瞪着她："好毒的一张嘴！你出言不敬，小心要了你的老命！"

那婆婆这才发现自己一时口快，闯了大祸，"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磕头不止。

王公公也急忙跪下，赔着罪："这老婆子年岁大了，总是不免胡言乱语，小姐开恩，不要怪罪她，回去奴才好好罚她……"说着还踹了她一脚。

善善泡了杯茶递给我，我喝了几口，脸色才又红润起来。

其实那位婆婆说得不错。

这几日我确实一直无法安睡，加上又连着做些以前的噩梦，所以今天才会晕倒。

但是我奇怪的是，一位捣药的婆婆怎么会不经诊脉就能判断出我的病症呢……

我不动声色地问那婆婆："那依你之见该如何治愈呢？"

那婆婆一定是不相信我会听了她的胡话，一愣。

她心有余悸，磕磕巴巴地说："那是老奴胡说的，小姐不可当真……"

我和颜悦色地冲她笑笑："说出的话怎可收回？我既然问你了，你只管说，我不会怪罪你。"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那婆婆只有认命地叹了口气，起身，拿起刚刚放在柜上的灯芯草："小姐只需用灯芯草煎水代茶喝就可。"

晚上，善善把一碗微黄的水放在桌子上："小小姐，药煎好了。"

我看着新煎好的汤药上方飘逸着腾腾的热气。

婷仪上前："小姐，这药不可以贸然喝下去。婷仪愿为小姐试药。"

我眼眸深处有一丝感动，但语气还是淡淡的："拿去给镜明喝了。"

婷仪愣愣地看着我，不懂我的用意。

我缓缓地说："让他喝了，也好告诉他，在我这儿只是耍点小聪明是不够的，还要忠心。"

婷仪向来看不起镜明，有这好机会怎会放过他，于是高高兴兴地领命而去。

第30节：第八章 医药(2)

第二天婷仪来报，说镜明喝下去后，不一会儿就昏昏欲睡，她半夜起来观察，看他睡得很沉的样子。

我又问了镜明，他说昨晚睡得很是畅快。

我这才放心服药，果然药效很好。

过了十多日，我又去了药房，特意找了那婆婆。

我不着痕迹地又问了她一些药理，那位婆婆虽然身在宫中多年，但依然很是淳朴无心机，只是被我套了几句，就和盘托出了。

我听她说着，暗中不得不敬佩起她来，她对各种草药之精通，丝毫不差于太医院最有权威的医师。

我给她跪下，郑重其事地说："请婆婆教我学医。"

她眼中闪过惶恐的神色，急忙往起拉我，慌张地说道："老奴只不过是个捣药的奴才，就是干个体力活罢了，哪懂什么医呀，小姐可别吓奴才了。"

我知道这是她的推脱之言，但什么都不点破，只是跪着。

她越发惶恐起来，但还是不肯答应我，自己也跪着劝我。

过了一会儿，我见她快要哭的样子，忙扶她起来，自己也径直站起来。

她见我不再缠她，暗松了一口气。

婷仪为我打抱不平："这人真不知好歹！"

我叹了口气："其实也不怨她，这事太有风险……"

"那怎么办？"

我冲她笑了笑："岂不闻"三顾茅庐"，"程门立雪"？"

自此，我对此事绝口不提，不再为难婆婆。

但是我去她那儿勤快了许多，还时不时地帮她捣药分类，暗地里吩咐王公公多加照顾。

刚开始婆婆对我顾忌颇多，但时间一长，看我也聪明懂事，便慢慢放松了警惕，和我亲近起来。

我每每帮婆婆捣药，总是有意无意地问她些关于药草的话。

她起先总推说自己也不清楚，但直到有一天，我又帮她分草药，随意抓起一把药籽，放在小手里细细把玩，自言自语地说："真好玩儿，就像米粒似的。"

婆婆却好似无意中接过我的话："这是决明子。是从决明草中采下种子炒制而成，有清肝、明目、利水、通便之效。"

我张大眼睛诧异地看着婆婆，可婆婆却好似一副刚才什么都没说的样子，忙起别的来。

我知道，婆婆终于开始接纳我了。

那天瓢泼大雨，我顶雨而来。

婆婆惊异地看着我，迎我入屋："小姐怎么下雨还来了？"

我促狭地向她眨了眨眼睛："我帮婆婆捣药呀。"

婆婆一副又是爱怜又是无可奈何的表情，说道："今日潮湿无法捣药，否则湿气沾了药草要失效的。"

我露出失望的表情，闷闷地"哦"了一声。

婆婆见我很失落的样子，疑惑地问我："小姐为什么要学医理呢？像小姐这样的人，如若生病，完全可以找最好的太医来为您诊治。"

我真挚地答道："那也无非是别人的东西罢了，而我想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而且当初我已经下定了决心，就一定要学好。"

婆婆口中重复着："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吗？"

我神色突然黯然起来，说："是。奴兮信得过婆婆，就和婆婆说句心里话。自古宫廷里多少人死于毒杀，远的不说，就说已经早夭的大皇子，只是因为吃了块儿枣糕就丧了命，难道其中就没什么蹊跷吗？"

婆婆的脸色变得很难看，盯着我小心地说："小姐千万不能说那样的话！"

我却没有住口，定定地看着她："奴兮不想重蹈覆辙。"

婆婆脸上阴晴不定，她看着孩子脸孔的我，最终叹了口气："老奴听从小姐吩咐。"

我起身就要一拜，叫声师父。

婆婆急忙拦住了我，惊恐地说："老奴哪能堪当师父，小姐这么一叫可是折杀老奴了。"

我想了想，叫她师父恐多有不便，便尊称她为药婆婆，她这才欣喜地接受了。

后来，我把自己心中的疑虑向药婆婆说了出来，为什么婆婆只是一名小小的捣药工却懂医理?

她说："其实我是张端大人的远房侄女，张端大人见我无父无母，便把我接过来在他身边当了个药童。本来这医药的事是传男不传女的，只是我耳濡目染，加上自己也存了个心眼，便偷偷地学了下来。后来，张端大人不知因何惹怒圣上被斩首，他家传的药书便落在我的手里……小姐知道张端大人吗？"

我点了点头："张端是有名的神医，有"在世华佗"之称。"

关于张端，其实我知道的还不止这些。

他是因我母亲而获罪的。

当初娘亲病死前，皇上曾派张端来治疗，可是无奈娘亲因常年抑郁致病，即使医道高明的张端，最终也没有回天之力。

皇上万分悲痛之余，迁怒于张端，将其赐死。

这件事只有极少数的人知道事情起末，我即使知道实情，也不会愚蠢到把它告诉药婆婆。

从此，我在药婆婆的教导下一心一意地学起医药来。

每夜挑灯，不知疲倦。

第31节：第八章 医药(3)

一个月后。

药婆婆拿布条蒙住了我的眼睛。

她拿起一味药草，放在我鼻子旁。

我仔细地嗅了嗅，答道："是白芷。"

药婆婆又拿起另一种药草。

我犹豫："是……是小千金。"

药婆婆总共从一百种常见草药中抽出五种考我，待考完了，她解开布条。

我急切地问道："都答对了吗？"

药婆婆摇了摇头，苦笑道："一种也没答对。"

我不禁有些失落泄气。

药婆婆温厚地拍了拍我的肩膀，劝慰我："本来就不是一两天能学好的，小姐已经很聪明了。"

另一个月过去了。

"是山甜茶。"

"是桔梗。"

"是薄荷。"

……

药婆婆欣慰地说："五个答对了两个。再接再厉。"

我甜甜地笑了。

我和十二皇子正嬉笑打闹，我在前面跑，十二皇子在后面追。

我回过头冲十二皇子咯咯地笑着："十二皇子，快追呀！"

十二皇子突然在后面惊呼道："奴兮，小心！"

我还来不及反应，便重重地撞进一个人的怀里。

我捂着被撞疼的鼻子，抬头怔怔地看着来人。

迎上我的是一双深邃而冷然的眸子。

我看他这样子，反而故意露出一种妖娆而轻浮的笑。

那人一愣。

十二皇子跑上前，紧张地审视我是否受伤。

看我安好，才松了一口气，向那人一躬："四皇兄好。"

从后面又走出了两个人，有人笑道："十二弟眼中就只有权禹王吗？我们也是你的兄长呢。"

我们定睛一看，原来是南赢王和元藏王，刚才说话的正是南赢王。

于是十二皇子又向他们一拜。

我也只得走上前去给他们请安。

南赢王哼了一声，权禹王默然不语，还是元藏王最厚道，缓了缓气氛，笑着打量我，说："奴兮长高了许多，以前还只是这么点，现在都长过老四的腰部了。"说着还比量了一下高度。

南赢王冷冷地对元藏王说："我们别在这儿对着小孩费口舌了，父皇还在清凉殿等着我们下围棋呢。"

三人偕众侍从而去。

下围棋……我心中暗想，有了主意。

"十二皇子，我有些事先走了。"

还不等十二皇子回答，我便匆匆离开。

我强拉着身体刚刚好转的九皇子出来。

到了清凉殿，我不进去，却故意声音不大不小地和九皇子说着话。

"九皇子，你看那蝴蝶跑到这儿来了！它多漂亮呀！"

九皇子诧异地看着我，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哪有什么蝴蝶呀？！

果然过了一会儿，朱公公出来了，看见了我，笑眯眯地说："皇上耳力可真好，说是听见小姐的声音了，叫小姐进去呢。"

于是我带着九皇子进了内殿。

皇上正端着茶品着，许是刚刚下完一局。

我和九皇子过去给皇上请安。

皇上看见九皇子有些吃惊，想想也不足为奇。

九皇子因为身子弱足不出户，就是元日这样的大日子也常常是抱病不出席的，真不知他有多久不曾见过他这个儿子了。

他上下端详着九皇子，今天九皇子穿着墨黑赤金龙兽下摆浮祥云华衣，脸色虽然略有苍白，但目光沉着，姿态精雅高贵，已然是个清俊的少年了。

九皇子上前一拜，他很紧张但举止依然得体："颛裕拜见父皇。"

皇上叫他起来，一笑："一晃你已经长这么大了，身体还好吗？"

九皇子答道："虽然有时还会发病，但已经好多了。"

皇上唔了一声，便不再和他说话，转身看南赢王与元藏王下棋。

我和九皇子也跟着站到旁边看他们下棋。

可能是元藏王生性软弱的原因，下棋时也多是畏首畏尾，犹豫不决，深陷被动，被南赢王连连攻击，险些招架不住。

我在旁边看得暗暗有些不耐烦，元藏王下了一步，我暗叫不好，无意中指出："你应该下到这儿！"

南赢王深感不悦，皱着眉头说："观棋不语真君子。"

皇上倒不觉得有什么，宽厚地笑着："小孩子嘛。"

过了一会儿，元藏王败下阵来。

皇上又笑，带有几分遗憾地拍了拍元藏王的肩膀说："如果你按奴兮的那步下说不定会赢了呢。"

南赢王不屑地说："小孩子懂什么。"

我则挑衅地看着他："那不知道南赢王可否屈尊和奴兮下一盘？"

南赢王许是觉得和我下棋会自降身价，本能地要开口拒绝，却被我插了话："以前和皇上下棋时，皇上还夸奖过奴兮呢，?上您说是不是？"接着我转身看皇上，摆出一副央求的神态。

皇上平素就对我很是纵容溺爱，此刻又怎么会不准呢？果然，皇上笑着对南赢王说："你就陪她下一盘吧。"

南赢王纵然百般不愿，可也不得不领旨应承下来。

开始南赢王极是懒散，棋也是不经深思随意下的，摆明了是随便玩玩的态度。

第32节：第八章 医药(4)

我虽然棋艺不精，但是我下棋从不按路出牌，无章法可循，布的棋局看似平缓实则暗藏杀机，下手也是步步紧逼，狠毒老辣。

刚开始南赢王并不放在心上，直到我得意地拿掉了他五个黑子，他这才发现自己的棋局已是不妙。

他尽量摆出气定神闲的样子，但眉头紧锁，下棋时也不得不深思熟虑，步步为营了。

我明白今天的主角并不是自己，若是和南赢王一味地纠缠，自己未必能占什么便宜，于是在后面便放松下来，着实输了好几个子。

棋局下过大半，我便嚷嚷着"要输了"，停了手。

南赢王很是得意，赢得理所当然的样子。

我一副懊恼的样子，丧气地说："又输了。"

元藏王疑惑地问："奴兮你刚才不过才下了一盘，何来又输之说？"

我噘起嘴，回道："和九皇子下棋，奴兮也总是输的。"

皇上挑眉，又啜了一口茶水："九皇儿也会下围棋？"

九皇子谨慎地上前禀答："儿臣只是稍学皮毛而已。"

他这样谦虚，反而激起了皇上的兴趣，九皇子毕竟是皇上的儿子，血浓于水，皇上不可能不关心九皇子的学识与能力。

于是皇上示意："你和南赢王下一盘让朕看看。"

南赢王一脸的晦气，却努力地强忍了下来。

我抱着看好戏的态度，心想，今天你何止晦气，以后还有让你丢脸的呢。

我对九皇子十分有信心，即使南赢王长了九皇子那么多岁，但是棋艺与年岁并不是成正比的。

南赢王心术不正，无所事事，还好女色，棋艺并不高超。

而九皇子平时无事便攻习棋艺，早已炉火纯青；加上九皇子本来就深思熟虑、性情安稳沉着，颇有下棋的天赋。

所以我肯定，今天南赢王必输，九皇子必然得胜。

果然，刚开始他们两个似乎势均力敌，但慢慢的，九皇子的优势便凸显了出来。

皇上在旁边轻轻地点头。

南赢王到最后渐渐地浮躁起来，身子总是不经意地挪动，很是不安；而九皇子一招一式拿捏得极其稳妥，不骄不躁。

就在棋局胜负即将分明时，皇上打断了他们。

他伸手按住了棋盘上的棋子，笑着说："不必再比。两人各有千秋。"

皇上的话语虽然轻柔，但是自有慑人的力量。

我暗自惊叹，皇上城府果然很深。

九皇子优胜已成定局，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

而皇上这一句话，既是对九皇子的一席肯定，又保全了身为皇长子的面子。

我发现自己终究想得不够全面，九皇子若真的下完了这盘棋，未必有利。闹得太僵，反而会被责怪他狂傲自大，目无兄长。

九皇子向南赢王一拜："颛裕僭越了。"

经过这一盘棋，皇上不得不对九皇子重新审视起来，都说九皇子常年疾病，无所能事，今天看来并非如此。

他和蔼地询问九皇子："我皇儿有一副好棋艺，师承何人？"

九皇子答道："无人为师。"

皇上兴趣更浓："这么说你是自学成才了？"

九皇子头压得更低，表示自谦。

元藏王夸道："九弟年少有为。"

我天真无邪笑嘻嘻地说："九皇子是皇上的儿子嘛！"

皇上呵呵地笑了，不置可否，可眼角闪现出了喜悦的神色。

我和九皇子告辞时，权禹王追了过来。

他沉声对我说："我有几句话要和你说。"

九皇子见势说："我先回万和宫等你。"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单单找我说话，看他那好似能穿透一切的眼神，心中烦躁不已。

他开门见山："我记得刚开始见奴兮小姐时是和十二皇子在一起的，怎么这时和九皇子来了？"

我瞪他："十二皇子被殊贤妃叫去读书了，我只有找九皇子玩了。不行吗？"

他又问："你和南赢王下棋，未必能输，为何突然就罢棋了？"

我反诘："九皇子不也半途罢棋了吗？"

他略有愠怒："那是因为父皇及时制止了。若真是按你所想，九皇子赢得了这局棋，给他带来的可不只有风光……"

我自知刚才所做多有不妥，但在他面前却死不承认，倔强地说："是南赢王自己的棋艺不精，怨得着谁……"

他一下子钳住了我的手臂，愤愤地看着我。

我一脸惊恐，不敢相信他竟然这样对我。我死命地挣扎，无奈力气太小，只能大喊道："放开我！"

他根本不在意我的反抗，只是冷冷地说："你太任性了！"

我纤细的手臂被他抓得生疼，愤怒的我此刻也不再顾虑什么，一下子咬住了他的手。

他吃痛皱眉，却没有如我所愿放开我。

一时间，两人?持在那里。

他依然钳着我，而我死死地咬住他的手。

他的语气突然软了下来："你这样会给周围人带来麻烦。"

我身子明显一颤。

他又接着说："想必你一定听过这首关于棋的诗--烂柯真诀妙通神，一局曾经几度春；自出洞来无敌手，得饶人处且饶人。"

得饶人处且饶人……

突然，冰冷的液体滴落在他的手上，他吃惊地看着我。

我强抑制住自己的眼泪，松开了口。

我低下头，小声地问："你是说奴兮讨人厌了吗？"

我神色恍惚地走到万和宫，发现九皇子正倚着墙在院外等我。

我急走几步，埋怨他："怎么等在外面呢？小心身体。"

他笑得无邪："这样就可以早些见到你回来。"

他见我不语，拉起我的手，又接着说道："奴兮，今天谢谢你。若不是你，说不定父皇现在还不知道自己还有个九儿子尚存活在世……今天总算能为母妃争口气……以前一直是母妃的累赘……奴兮，我该怎么谢你才好呢……"

我听着九皇子真挚的话，看着他信赖的眼神，心中突然一酸，自己刚才险些害了九皇子，可是他什么都不知道，却只是一味地信任着自己……

我哽咽起来。

九皇子不明就里，手足无措起来："奴兮，你怎么了？"

"对不起……九皇子……对不起……"我不知疲倦地重复着这三个字。

九皇子刚开始还问我怎么了，但看我什么都不说，只是一味地哭泣。良久，他仿佛下定决心般，半似犹豫地将我揽入怀中，轻声哄着。

第33节：第九章 巫蛊(1)

第九章●巫蛊

昔日的荣华一朝之间烟消云散，平素那样张扬而高傲的人一定是生不如死了吧，也许死反而对她来说是种解脱……又或者，在我的潜意识里，终究还是不忍心杀人的吧。

（奴兮）

我与姒修容的争斗维持了一年多，或明或暗，纠缠不清。这其中并不都是我占优势的，有时也会吃暗亏，费神费力。

如果可能，真的不想与这样的人为敌，但这些似乎又不是我能控制的。

一山不能容二虎，我们之间注定要有一个人来承受失败，而失败的后果将是巨大而又惨烈的。

那天被太后叫去。

太后对我眼不见为净，平时根本不会想到要见我，所以此行让我有些忐忑。

我来到久别的寿安宫，在巍峨庄重的正殿拜见太后。

宫殿里烟雾缭绕，朱红色的木阶看起来已经有些阴冷陈旧，宫人们走路都是轻轻的，生怕弄出声音惹太后罪罚。

我看见太后高高在上，表情冷淡傲然，又似乎隐隐含着怒气。然后，我看见旁边的姒修容正站着为太后有节奏地轻捶后背，她不看我，我却突然有种不好的预感。

看来这次凶多吉少。

我上前走了几步，身后就伴随着微微的吱呀声。

我跪下，清脆无比的声音响彻大殿："奴兮见过太后娘娘，太后万福，娘娘吉祥。"

太后却不领情，轻哼了一声。

太后端着架子，姒修容又一言不发，我只有在那儿端正地跪着。

我就那样尴尬地跪着，足足有十分钟，太后才冷冷地开口："你若是对乌姬也这样恭敬的话，就不会有这样的苦头吃了。"

我一震，乌姬？太后特意叫我来，就只是为了乌姬？

平时太后不也嫌弃乌姬身份低贱，对她冷言冷语的吗？

乌姬，这样的跳梁小丑，我从来就没有也不屑于主动去招惹她！如果真的说我对她不敬的话，也是她太自不量力，欺人太甚！

姒修容，六宫之主的皇后尚且不管，你又何必多管闲事？你是见太后对我不满，便想借太后之手……

太后挑眉："怎么不说话？不服气是不是？"

好汉不吃眼前亏，我狠了狠心，否认着："奴兮不敢。"

这时姒修容插上话来："太后，你看奴兮铁青着脸的样子，分明是不服嘛！"

太后冷哼，走了下来，姒修容慌忙上前扶着。

我跪着，只能看见太后金红色绣着无数只大大小小的飞凤的衣底边，渐渐向我靠近。

太后在我面前停了下来。

"奴兮，你听着。"

"是。"我将头压得更低，膝盖已经酸麻，可还是一下也不敢挪动。

"你知道你的身份吗？"

"奴兮是将军孤女。太后菩萨心肠，皇上隆恩浩荡，将奴兮接进宫来，奴兮才能苟活到现在。"

"还不只这些。你说，你和扇雉有什么区别？"

我的睫毛抖动了一下："奴兮是庶出。"

太后加重了语气："是庶出，卑微的庶出。"

我的身子颤抖了一下。

太后似乎很满意这样的效果，她又问："乌姬也是庶出，可是你知道乌姬和你有什么不同吗？"

"乌姬是皇室血脉，奴兮和乌姬不敢比……"

"好！说得好！看来你不是不知道，是明知故犯！乌姬无论怎样，哀家可以训斥她、冷淡她，皇上也可以，就是你们这些奴才不可以！无论她生母的身份多么低微，可她依然是高高在上的帝姬！是你不可忤逆，只能瞻仰的人！而你，以你的卑微之身做了什么大逆不道的事？！你顶撞过乌姬！若不是姒修容告知哀家实情，不知道你还要怎样欺辱皇室子女！你仗着皇上的宠爱，就以为能飞上枝头变凤凰了吗？错了!哀家告诉你，你侵犯了皇室的威严，还离间哀家和皇上的母子亲情……真是有其母必有其女……前车之鉴，后事之师。你可别蹈你娘的覆辙，到时落个惨淡收场的下场……"

第34节：第九章 巫蛊(2)

我本来打算不动声色地听下去，可是听见太后一味地羞辱我娘，一阵悲愤，打断太后，倔强地回道："是奴兮的过错，还请太后不要迁怒于我娘亲。"

太后从来没想到会有人驳回她的话，一时还没反应过来愣在那里。

姒修容趁机喝道："奴兮，你不要太不知好歹了！你敢这样和太后说话！"

太后这时缓过神来，大怒："反了，反了！对哀家就敢这样出言不逊，可见你是怎样对别人了！哀家平素就最讨厌你这副趾高气扬的样子！来人，把奴兮给我拉下去！关在佛堂里禁闭两天思过！"

我冷冷地看着怒不可遏的太后和幸灾乐祸的姒修容，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太后早就因为赐婚和禁书之事对我不满，这次不过是她找个借口来杀杀我的威风罢了！

我挥手赶走上前要拉我的太监们："我自己会走！"

可能刚才跪的时间太长，刚一直立，便马上瘫坐在地。

姒修容笑容可掬："奴兮小姐你这是走不了了，还是让太监们侍候吧。"

得到号令，那群太监又围了上来，几近粗暴地将我押了下去。

我被推进一间阴冷黑暗的房子，马上有只老鼠窜进角洞里。

我环视四周，只有正中供奉着观音菩萨，地面上也只有一个跪着参拜时的坐垫。虽然美其名曰佛堂，但依我看就是一个小型监牢罢了。

耳边似乎还响彻着姒修容那得意的笑声……

太后对外封锁了消息，所以皇上直到第二日上我的小雅斋去，才发现我已经被太后软禁了。

皇上少不得向太后说了些好话，才把我接了出来。

我又惊又怕、又冷又饿，看到皇上时，已经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只是紧紧地拽着皇上的袍角，一刻也不愿松开。

皇上爱怜地看着我，亲自把我抱回小雅斋。

我经过这次的惊吓，第二天就发起了烧。

就在这一年，我终于把皇上最受宠的妃子，我最大的敌人--不可一世的姒修容除掉，并将她推进万劫不复的地狱，永世不得翻身。

（善善）

那天小小姐被太后召去，我心里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太后本来就极其厌恶小小姐，加上上次赐婚和禁书之事，对小小姐更是不满。不过碍于皇上的情面，一时无法发作罢了。

今天叫小小姐去，可是抓到什么把柄了?

我们本想跟去，小小姐却拒绝了。

她果断地说："多去一个人就多牵连一个人，毫无必要。"

于是，我看见小小姐独自毅然地离开。

果然到了晚上，小小姐还未回来。

其间，倒是有寿安宫的太监来告知：小小姐被太后留下夜宿万寿宫。

若是别人，这事也正常，但是我知道小小姐一向不喜欢太后，即使太后盛情难却，小小姐也一定会找借口婉拒，决不会夜宿在那儿。

我派了婷仪去扇雉小姐的孝荨轩打探消息，我想，扇雉小姐就住在寿安宫，也许能知道些什么吧。

可是婷仪失落地回来说，扇雉小姐并未见到，而扇雉小姐身边的宫娥很是冷淡，只是推说不知道。

我心急如焚，生怕小小姐受到什么委屈。

本来想去找皇上，却被如意劝阻。她说小小姐现在是福是祸还不得知，这样冒失地找皇上，我们惊扰圣驾获罪不说，最关键的是怕给小小姐惹来不必要的麻烦。

我惊叹，自己险些坏了大事。

皇上，我们是不敢擅自打扰，可是我又突然想起了一个人--朱公公。

我连夜找到朱公公，将此事前后说了一遍。

朱公公神色凝重，显然也很关心小小姐的安危。

他说今日太晚，皇上已经就寝。只有明天他暗中劝说皇上到小雅斋一去，看到小小姐不在，必然查问一番，那时叫我把小小姐夜宿的事情向皇上如实禀报。皇上必然摆驾寿安宫，那时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我暗中惊叹，小小姐看人很准。这样的人，有阅历，能处变不惊、镇定自若，最关键的是他不是左右逢迎、袖手旁观、隔岸观火之辈。

也难怪小小姐在他身上砸了那么多奇珍异宝、古玩字画了，今日一看都是值得了。

我衷心一拜："谢谢公公了。"

他拉起我，只是说："谢倒不必。老奴只是佩服小姐，在小姐手下办事，放心。"

第二日，皇上果然来到小雅斋。

之后的事情就如朱公公所言，一切水到渠成。

小小姐被皇上抱回来时，一言不发。我知道小小姐虽然平时装成一副坚强的样子，可是毕竟还是小孩子，关在那潮湿阴冷、老鼠蟑螂遍地跑的地方，一定是受到惊吓了。

我们服侍小小姐沐浴更衣，又让她喝了些粥。

她精神恍惚，我一摸她的额头，有些热热的。

我们把小小姐?到床榻上，小小姐马上昏睡了过去。

我们忙前忙后，隔一段时间便换一次额头上的湿巾。

第35节：第九章 巫蛊(3)

小小姐身体很不舒服的样子，嘴里还模模糊糊地说着胡话。

月上枝头时，一直昏睡着的小姐突然坐了起来。一看她这样，我着实吓了一跳。

"去，问问今夜皇上在哪儿就寝？"

我看着小小姐嘴唇上暴起了一层皮，疑惑地看着她。

她唇舌干燥，嘶哑着又重复了一遍："快去！"

我不敢怠慢，遣了吉祥去敬事房询问。

吉祥回来了，告知小小姐，是姒修容。

"果然是她……"小小姐的眼神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冷笑。

"吉祥，你去念伊宫，通知皇上说奴兮病重……叫皇上过来……"

吉祥领命而去。

我慌张起来，小小姐是烧糊涂了吗？小小姐虽然身体不适，但只是低烧，尚谈不上病重……再说，皇上与姒修容欢聚，小小姐传过话去叨扰，会不会使皇上不胜其烦而迁怒于小小姐……

"小小姐，这么晚了还惊扰圣驾是否……"我将我的疑虑向小小姐说了出来。

小小姐惨白着嘴唇，笑起来却更是动人心魄："你以为姒修容会让我们把话递过去吗？"

果然过了不大一会儿，吉祥失落地回来禀答："念伊宫的宫人说皇上已经安歇了……奴才说有重要的事要禀告皇上，却被他们拦在门外……奴才失职……"

小小姐说了句"不关你的事"，这才又安稳地躺下昏昏睡起来。

第二天，小小姐病情严重，发起高烧。

诊病的太医们不敢怠慢，忙禀了皇上。

皇上一大早便一脸急迫地来到小雅斋，看见小小姐满面潮红、呼吸急促，大怒道："昨日还是好好的，现在怎么就病得这么严重了！什

么时候开始的？！"

我还没见过一向儒雅的皇上这样怒气冲天的样子，磕磕巴巴地答道："从昨晚深夜便……"

皇上把茶杯一摔："那昨晚为什么不禀告朕？你们这群无用的奴才！"

我犹豫再三，终于把话说出了口："昨夜去念伊宫禀报了，只是……只是被拦了下来……"

皇上的怒气总算有了发泄的对象："来人哪！把姒修容叫过来！"

姒修容被带了过来，她一定也早就听说了这事，知道自己难逃干系，一脸的惶恐。

皇上不容她辩解，只是一脚踢了过去："贱人！"

姒修容常年受宠，哪见过这样的架势？！她娇弱的身体硬生生地挨了一脚，翻倒在地上，可是她又马上恢复原位，端端地跪着。

她带着哭腔甚是委屈地说道："皇上怎么对臣妾发这么大的怒？臣妾纵然有错，皇上也不该……"

"你这狠毒的妇人！奴兮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朕就要了你的命！"

姒修容花容失色，但旋即恢复了神色，哭哭啼啼地说："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臣妾死事小，可是臣妾身下还有一儿一女等着臣妾抚育，皇上难道就忍心看着他们如此年幼就没了娘亲吗……"这是姒修容的杀手锏，皇上往常也会看在孩子的面上饶过姒修容，可不想今天却用错了地方。

不提还好，一提更增加了皇上的怒气："你就是看奴兮没娘欺负她！她没了娘亲，可是还有朕！她若有三长两短，让朕如何向她娘亲交代！谁敢欺负她，朕就叫她五马分尸！"

姒修容还想辩解，皇上早已不耐烦，叫人拉她下去："降为充仪！你这几天最好待在念伊宫好好反省，没朕的口谕不许出来！"

皇上赶走了姒修容，又跑到小小姐榻前，凝神看着小小姐，神情十分忧虑。

小小姐的病一直没有好转，说起原因，一方面病去如抽丝，另一方面……小小姐从来不吃太医开的汤药，每次总是嘱托我偷偷地倒掉。

我十分担心，我不知道小小姐这样做是为了什么，只是这样摧残自己的身体孤注一掷，让我有些惊恐。

这期间来小雅斋探望的人络绎不绝。

且不说和小小姐平时要好的九皇子、十二皇子，还有后宫妃眷、帝姬亲王，就是太后也不得不迫于皇上的压力屈尊来到小小姐榻前象征性地询问一二。

小小姐已经病了五天了，而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发烧昏睡着。

皇上每天都来巡视，亲自喂汤喂药，体贴入微令人吃惊。

这天，皇上怒问太医，为什么已经服了汤药还不见效，太医们齐刷刷地跪倒了一片，诚惶诚恐，再也找不到任何托词。

这时镜明出了列，跪在皇上面前，犹犹豫豫地说："奴才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皇上不耐烦地挥手："说。"

"小姐本来是无大碍的，但像小姐这样服了汤药还不见好，缠绵病着，未必就是实病……"

皇上好像想到了什么："接着说下去。"

"奴才的家乡曾有过一老婆子，本来身子骨还算健朗，可是突然就病倒了。喝了许多汤药也不见效，直到有一天她的儿子从妻子的床底下搜出一个木偶……"

皇上?然大悟，眯起眼睛问："你是说蛊惑？"

第36节：第九章 巫蛊(4)

镜明不语，表示默认。

皇上问身边的朱公公："你可听过类似的事情？"

朱公公恭谨地答道："多有耳闻。小姐受皇上隆宠，在宫中遭人忌恨也有可能。小姐本是小病，可是服了汤药却不见好，的确事有蹊跷……"

那些太医正愁没有借口，这下也纷纷附和。

皇上拍桌而起："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搜宫！"

第二天，侍卫们就从念伊宫的庭院里搜出了一个泥偶，正是诅咒小小姐的。

宫中自古就对蛊惑这等事十分忌讳，姒充仪竟敢搞巫术逆乱后宫，任谁也保不了她。

况且姒充仪与小小姐有隔阂是有目共睹的，说是她诅咒小小姐并不让人怀疑。

皇上怒将姒充仪打入冷宫，姒修容十多年的宠爱消失殆尽。

姒充仪一遍一遍说着"冤枉"，只是无人理睬。

我恍惚想起那个趾高气扬的女子，笑得风情妩媚，多少人在她面前阿谀奉承，辗转逢迎。而今，一朝获罪，万人唾弃。

仿佛真的印证那个蛊一样，自从把那偶人销毁后，小小姐的身体竟真的一日日好起来。

我看着面无表情、一心喝药的小小姐，不知道她在想些什么。

即使生病也要利用一下，不惜践踏自己身体也要除之而后快的小小姐，真是太可怕了。

我不知道那个偶人真的是姒充仪所为，还是小小姐……难道小小姐真的不怕折了自己的寿吗?

然而敲山震虎，自此，宫中无人敢与小小姐为敌。

（奴兮）

我悠然地躺靠在床榻上喝着冰糖燕窝粥。

夜幕降临，远方有杜鹃的悲啼声，声声唤着"不归"，"不归"……

"其间旦暮闻何物？杜鹃啼血猿哀鸣。"出自唐朝白居易的《琵琶行》。

不归，不归……姒修容恐怕一辈子也不能从冷宫里出来了吧。

当初捏那小偶人，的确让我犹豫了很长时间，我不知道这是否触犯鬼神……也不知道那样的报应是否会印证在我的身上……但是，成大事者不拘小节，为了自己的目的就要付出相应的代价，我终于狠下了心。

事发之后，镜明劝我赶尽杀绝，不可留下后患。

可是我拒绝了他。

姒修容犯了那样的大罪，皇上却没处之以极刑，可见对她还是有一丝情分的。皇上怒气之中不可能不悲伤，谁若提起这事无疑是在皇上的伤口上撒把盐，说不定还会落下个心狠手辣的名声。况且，昔日的荣华一朝之间烟消云散，平素那样张扬而高傲的人一定是生不如死了吧，也许死反而对她来说是种解脱……又或者，在我的潜意识里，终究还是不忍心杀人的吧。

我能这样想得开，但是别人却没有我这样的沉稳。

皇后许是忍了姒修容很久了吧，那天她请示皇上说姒修容弄巫蛊、乱宫行，应当明证典刑。皇上却露出了一脸的愤恨和鄙夷，他责问皇后："你贵为一国之母，应该宽厚仁爱，现在却反而落井下石，丝毫不看在两个年幼孩童的情面……真是蛇蝎心肠！"之后便挥袖而去，不容皇后片刻解释。

皇后在众人面前大失颜面，一时间脸色变得极差。

姒修容，不，姒充仪待在冷宫已经有五天了。

其间，她寻过死，只是我早已遣人传过话去，让那儿的姑姑好生"照料"着，所以她刚刚踢倒了凳子想上吊自杀，便被人发现救了下来。

那儿的姑姑在我的威逼下成日惶惶，片刻不敢离开姒充仪的身边，姒充仪再也没有机会寻死。

善善对此颇多感慨，她说："有人说哀莫大于心死，可是我看人生最悲惨的事情莫过于想要求死而不能够吧……"

我轻笑："善，你是心疼她了吗？"

善善忙着辩解："不是，姒充仪为人平时就很刁钻刻薄，已经有很多人对她不满了……只是……"善善的声音渐渐小了下去，"我不明白姒充仪只是说了小小姐几句坏话，就值得小小姐为了她这样大动干戈吗？"

我久久没有回话，良久才低声地说："她不只是说了我的坏话呀……她还出手羞辱过我……"

善善脱口而出："她不是打在……"

"是。"我的语气突然变得严肃，"她是打在了你的脸上。可是，若不是你挡住了她，那一巴掌就是冲我来的！这样的人……不能原谅！"

善善听了我的话，浑身不由自主地颤抖了一下。

我的语气软了下来，就像小时候一样趴到善善的怀里，寻求一丝慰藉，说道："可是，善，无论怎样，我不会这样对你啊。即使有一天你背叛了我，我也不会……"

善善落下泪来，忙又把它擦干。

"善善不会，无论怎样，善善永远都会站在小小姐这边。"

我有时在想，是不是真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我的病已经大好了，可是那天我醒来时，发现四周黑茫茫的一片。

天?尚黑吗？我叫善善。

我听见有脚步声来到我的床前："小小姐，有什么事？"

"天为什么这么黑？把烛火点上吧。"

善善沉默，婷仪却在一旁惊呼："小姐，现在是白天！"

第37节：第十章 失明(1)

第十章●失明

我不知道，为什么上天最后给我安排的竟是这样的结局……如果早知道是这样，那么我之前那样地绞尽脑汁、机关算尽又有什么意义……

（奴兮）

刚刚恢复平静的太医院又陷入一片混乱。

我的突然失明让太医们措手不及。

因为我既无外伤，又无家族先例病症，所以一切都来得那么匪夷所思。

太医们无症可依，也就无法对症下药了，最后在皇上的压迫下只得开了些寻常的补眼药方。

我的小雅斋又变得熙熙攘攘起来，来看望的人很多，只是不知道有几个是真心的，更多的还是幸灾乐祸吧。

直到晚上皇上离去了，众人才簇拥着离开。

我趁空叫婷仪请药婆婆来，也许现在只有她才能救我。

可能我失明的事早已传得沸沸扬扬，药婆婆似乎早就知道了一切，她带上了一切可能用到的器具。

她花了好长时间给我做了仔细的检查，号脉象、观脸色、察眼底、询饮食……

良久，她终于在我的期待中开了口。

我虽看不见她的表情，却能听出她语气中的沉重："小姐这病实在蹊跷……看起来似乎并无什么病症……"

我失望极了。

药婆婆却又接着说："小姐别灰心。老奴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我略有些生气："药婆婆有什么话还用忌讳我吗？而且我现在已经这样子了，还能计较什么呢……"

"小姐……你的眼睛……本就异于常人……也许早就潜伏着这样的危险了，而且小姐前些日子生了大病，想必是将病患牵引出来，才导致……"

在场的人一听药婆婆的话，都有些恍然，我也觉得有几分道理。

"那该怎么办呢？"善善急切地问。

药婆婆沉吟了一下："只得先开些清火明目的方子，试试看了。"

七八天后，吃了药婆婆的药也没有好转的迹象。

皇上看起来最是着急，一天中总要抽空来几次，然而每次得到的总是同样令人失望的答复。

出乎我的意料，也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我并没有哭哭啼啼，也没有肆意发脾气摔东西。

我只是每天睁着空洞的眼睛，看着黑茫茫的一片，凉意渐渐地泛上心头，沉重地挥之不去。

我不知道，为什么上天最后给我安排的竟是这样的结局……如果早知道是这样，那么我之前那样地绞尽脑汁、机关算尽又有什么意义……

这是上天对我的惩罚吗？如果指的是姒充仪的事，那我不后悔……在这场你死我活的战斗中，只是我更幸运地获得了胜利，难道这也有错……

那么是为什么？为什么这样的厄运要降临在我的身上，我还这样年幼……

小雅斋变得越来越沉重压抑，善善她们说话都是小心翼翼的，总是避讳说"看见"什么的词语，生怕伤了我的心。

现在能做的只是每天呆呆地靠在床榻上，支起耳朵听外面小鸟欢快的叫声，听花开的声音……

十二皇子闲时总会过来陪我说话，他每天总是一遍一遍地对我说：奴兮你一定会好起来的。

他说这话的时候，总是把我的冰凉的小手攥得紧紧的，我这时才发现十二皇子的手似乎比小时候长大了许多，硬硬的骨骼有时候会把我的手硌得生疼，可是我却不愿放开这最后的慰藉。

昨日下起了连绵小雨，今日早上才得以稍稍停歇。

十二皇子过来极力劝说我到外面走走，毕竟我已经待在屋里一个多星期没有出去了。

他说："雨后的空气真好，沁人心脾，总会让人心情变得好起来。"

善善她们也在旁边帮腔，劝我出去走走散散心。

我只是轻轻地摇了摇头。

十二皇子见我拒绝，情急之下脱口而出："外面还有漂亮的彩虹，若是不去看太可惜了……"

十二皇子的话还没说完，便戛然而止，他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

他慌忙解释道："不，我是说……"

我意识到他窘迫的样子，反而不好拒绝他的美意了，这才答应下来。

十二皇子拉着我的手引着我，我亦步亦趋地跟着他。

外面的空气果然好得像十二皇子所说，我情不自禁地深深吸了一口气，那一股新鲜的空气进入我的身体，一瞬间驱散了我长时间压抑在心底的绝望。但那股绝望马上又卷土重来，再次沉沉地积淀在我内心深处。

一阵凉风吹过，夹杂着若隐若现的清香扑鼻而来。

"十二皇子，你换了熏香吗？很好闻的味道啊。"

十二皇子答道："没有啊。啊，原来是百合花开了！我记得昨日还不曾开花的。奴兮，说不定它们是知道你会来才开得如此漂亮哪！"

我知道，这无非是十二皇子故意逗我开心所说的话，但还是向他淡淡地微笑着。

第38节：第十章 失明(2)

这几日，善善她们许是快要压抑得喘不过气来了吧，我知道自己给她们添了不少的麻烦，可是我不会说谢谢，不如摘些新鲜的百合回去，这也许是我最好的表达方式。

十二皇子听了我的要求，答应下来，可是临走时不放心我，想把我先送到亭子去歇一歇。

然而我却不想让他把我当成个病人那么保护着，再说，百合花离这儿也不是很远，于是便决定在这儿等上一等。

十二皇子执拗不过我，说了句"我会快去快回"，便去帮我摘花了。

我站在原地，疲倦地闭上了眼睛。

本来以前尚存有一丝康复的希望，现在看来是不是要考虑一下失明后的事了。

如果以后真的什么都看不见了，是不是应该剪断青丝，粗衣淡饭，常伴青灯，祈求佛祖的原谅呢?

不，我不会那么做，那并不是我的性格。

那么我该做些什么呢……

我正想着，突然后背被人狠狠地推了一把，我毫无防范，一下子扑倒在地上。

刚下过雨的地面湿漉漉的，还有积水，随着我倒在地上，泥水也扑了我满脸，前襟也沾湿一片。

我本能地喝道："是谁？！"

来人却不回答，却听见那人轻蔑地冷冷地一哼。

我挣扎着起身，可是这才想起我现在已经是什么也看不到了。

"你到底是谁？"我无助地再次问到。

幸好此时十二皇子回来了，他扶起我，向那人质问道："昭娇帝姬，你干什么？！"

只听见昭娇帝姬恶狠狠地说："报应！这是你的报应！你害了我母妃，上天就要惩罚你！"

昭娇帝姬，又是昭娇帝姬，好不懂事的女儿，当初若不是你，你的母亲又何苦落得现在这样的下场……

十二皇子冲昭娇帝姬吼道："昭娇，你怎么这样说话？！快向奴兮道歉！"

昭娇帝姬冷笑："凭什么？她现在手无缚鸡之力，能把我怎么样？"

"昭娇帝姬，你会后悔的。"我一字一顿地说。

她讥笑着说："一个瞎子还这样嚣张，真是好笑。"

瞎子，这个敏感的词语让我不寒而栗。原来这许多天让我害怕、恐慌的竟是这两个字。

昭娇帝姬却不再理我，径直走了，只是她那得意的笑声在我耳畔回荡了许久许久……

也许她说得不错，那不过是惹人嘲笑的一句空话，现在的我就连被人欺负也还不了手。

瞎子，呵呵，不错，我现在就是一个瞎子。

可是，为什么这么简单的两个字从我口中说出来竟是这样的艰难……啊，好痛苦……

我能感觉到脏黑的泥水湿漉漉地从我的发尖流过脸颊，再滑进衣襟里，何其的落拓狼狈。

娘亲，你在天之灵，看到女儿在承受着怎样的苦难了吗，请保佑奴兮……

病急乱投医，皇上不得不找来巫师为我诊病。

那巫师煞有介事地摇着铃铛，在我的小雅斋四处走动，口中还碎碎地念着什么，甚是聒噪。

我虽然对巫师不屑一顾，但是内心深处竟然是对他抱有一丝希望的，希望他能查出什么，治好我的病。

那巫师检查完毕，故作高深地沉吟了一声。

皇上问："如何？"

"这间房子的怨气甚重，妖气入体，这才伤了小姐的千金玉体。"巫师像模像样地分析着。

因为前些日子发生了姒充仪巫蛊事件，大家对巫师这一番话都有些相信了。况且总算是有个原因，总比太医们支支吾吾的推脱之词要好上许多。

"那如何才能治好这巫病？"

"小臣刚才检测了一番，发现怨气来自北方，现在最好的办法便是小姐移居南方，远离晦气。"

皇上略略思考："那就把最南的青衿阁腾出来吧。"

巫师阻止："怨气太重且顽固不化，小臣恐怕整个宫中皆不是小姐好的容身之所。最好还是暂时迁居宫外，此乃上上之策。"

"宫外南方……"皇上在脑中搜索着附近可有合适的居所。

皇后先想起来了："四皇子的权禹王府不是恰巧位于宫南吗？"

皇上了然："这么说，只有他的府第最为合适。"

"权禹王妃素来以持家有方闻名，想必能好好照顾奴兮。"皇后看皇上还略有不放心，提醒道。

"嗯，权禹王妃倒是能信得过的。那么就这样定了。如果奴兮真的见好，朕一定重重赏你。"皇上向巫师许诺。

巫师连谢天恩。

隔天，我简单地收拾了常用的衣物便上路了。

其实心底深处一直在意着姒充仪的事，竟在那一段时间内生出逃离这里的渴望。只想远离这伤心之地，无论哪里，即使是最讨厌的权禹王的府第，我也愿意去。

因为那巫师说宫中之人都不可避免或多或少地沾染上了晦气，善善他们不能随我一起出宫。

服侍我的宫人们依依不舍，尤其是善善泪水涟涟，自从我出生后她就一直在我身边，这次她不在我身边照料着，生怕我在外面受了什么委屈，絮絮叨叨地嘱托着我注意身体、注意饮食。

第39节：第十章 失明(3)

皇上亲自送我出宫门，说了许多鼓励我的话，并派了两名太医随我同去。

权禹王和王妃亲自来接，权禹王妃信誓旦旦地说一定会好生照顾我，不让我受一点委屈。

于是我乘着华丽铺张的车辇，听着哒哒的马蹄声，我离皇宫越来越远。

随着马车越走越远，我的负罪感越来越轻，但是留恋之情却逐渐盈上心头。

我早已把皇宫当成了自己的家，虽然那里没有我的亲人。

那个如今破败落拓的将军府，自从娘亲死后便不再是我的家了。相反，我恨那里，因为它承载着我童年一切的不幸与伤痛。

不知过了多久，马车停了下来。接着是权禹王妃的声音："奴兮，我们到了。这是我们的家。"

丫环伸出手扶着我下来。

我习惯性地环视四周，自然是黑茫茫的一片。

都说权禹王府修建得气势恢弘，庭院布置得精雅细致，只是可惜我无缘一见了。

丫环小心翼翼地拉着我跨过高高的门槛，带着我一点一点向前走。

许是因为我骨子里对人的警戒，我并不相信她的牵引，每走一步总要自己事前探索一番，于是走得极缓。

走了几步，我的身体突然被人抱起。

后面传来权禹王妃的惊呼声："王爷！"

权禹王沉着的声音似乎又带有一丝不耐烦："这样慢慢吞吞的，何时能到。难道让这么一堆子人都等在这里？"

我的脸羞涩得涨红起来，好过分，难道这个时候你也非要羞辱我不成?

我在他的怀中使劲地挣扎："我自己能走！"

他开始不许，但受不了我在他怀里又踢又打，最后只得放开我。

我下了地，甩开丫环递过来的手，气冲冲地径直向前走。

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我突然被一个小坑绊了一下，身子一下子跌倒在地。

我整个人趴在地上，使劲地攥着拳头。

好丢脸，为什么偏偏要在他面前出丑……我只是不想再受到他任何的嘲笑和讥讽。

我将自己的脸埋在冰冷的土地上，低低地唤了一声："娘亲……"

时间在此刻滞留，没有任何人再说话，也没有任何人拉我起来。

出乎意料，权禹王走过来，他扶起我，为我拍打身上的尘土。

他的大手拉起我的小手："一直在行军打仗，雷厉风行惯了……这次我们一点点慢慢走……"

那是第一次，他语气柔和地和我说话。

也许所有的人都会以为我就这样被他感动，然后抓着他的手无限温暖地走在一起。

可是我没有。

我只是抽回了我的手，礼节性地对权禹王说了声谢谢。

他一定是第一次遇到有人在这么多人面前驳了他的面子，而且还是个小女孩，脸上一定不禁讪讪的。

我有些得意，我们之间总算扯平了。

这样的恶作剧，让我有些开心，竟使我露出了这么多天以来首次的微笑。

我被安排在一处清凉幽静的阁屋里。

屋外种了许多青竹，总有股清香的微风吹拂到屋子里，给暑夏带来丝丝凉意。

权禹王妃调了五个丫环两个侍从来侍候我，其中有两个是贴身的丫环。一个叫梧桐，是从王妃那儿拨过来的，见多识广，性情沉着稳重；另一个叫做蕙儿，从名字带"儿"来看，只是府上平常使役的丫环罢了，难得的是她只比我大了两三岁，口齿伶俐，说得一口好笑话，倒是让人解闷。

由此可见，权禹王妃细心周到之处，让人佩服。

可是无论这是个怎样舒适悠闲的地方，我的世界依旧是一片黑暗，自然我的心情也不可能好起来。

视觉上的恐惧大大影响了我的胃口，我每天吃很少的饭，晚上的睡眠也依旧不好。

权禹王妃每天都会来看我，亲热地询问我住得是否习惯，丫环们是否好指使。

我感于她的体贴，只能敷衍着回答我很好、我很习惯这里。

但是主子毕竟是主子，当她得知我的饮食和睡眠并不理想时，严厉地指责梧桐、蕙儿等侍女们的服侍不周之过。

我忙着帮她们解释，说这些并不是她们的过错，王妃这才饶了她们，但却警告说下不为例，一定要好好服侍我，不能让我受半点委屈。

自此，梧桐和蕙儿她们诚惶诚恐起来，总是花尽心思让我吃饭，让我好好入睡，让我多出去走走。

蕙儿有时候有点大大咧咧，她总是劝我出去四下看看风景。

我说："即使出去了，我什么也看不见。那么出去又有什么意义呢？"

蕙儿可怜巴巴地说："小姐若总是待在屋里，被王妃知道了，又要责怪奴婢们了。"

我叹了口气，不知为什么，自从失明之后，心肠竟也变得软了。

蕙儿服侍着我走了一段路，□体贴地把我请进亭子休息。

我们正歇息着，突然有笑声传来："蕙儿，这便是前些日子到这儿来避方位的奴兮小姐吧？"声音铿锵有力，清脆果断，少了一份女儿娇柔作态的语气，让人生出一丝好感。

第40节：第十章 失明(4)

蕙儿忙着答道："蕙儿拜见娜木朵儿主子。这位正是小姐。"

娜木朵儿一定是打量了我一下，直言不讳地说："好漂亮的孩子啊。"

我微微红了脸，虽然我知道自己的容貌是没话说，但是像她这样直接夸奖出来，还让我一时无法适应。

娜木朵儿豪爽地笑起来："你们中原人总是容易腼腆，不像我们……"

我听了这话，心想这个妃子一定是外邦的女子。那么很有可能便是那个回纥将军之女了，难怪这样直爽，但并不惹人讨厌。

所有的人都把我当成病人一样小心翼翼地侍候着，可是他们不知道，我最希望的是他们能表现出一种无所谓的样子，把我当成正常人那样来对待，而娜木朵儿恰恰满足了我的这么一点愿望。

娜木朵儿一点也没有生疏的样子，径直坐在我旁边和我絮絮地唠起了家常。

直到她的使女提醒王爷还在等着她过去，她这才醒悟过来，歉意地拉起我的手，说："对不起，我得走了。有时间到我那儿去走走吧，我和你好像一见如故，喜欢的紧。啊，不知道这么说是不是冒犯了你……"

我摇了摇头。

她欢喜起来，临走时还说了好几遍："一定要上我那儿玩呀。"

百无聊赖，我突然想起娜木朵儿的话，便决定到她那儿去打发打发时间。

梧桐指引着我来到娜木朵儿的殿室，门外却没有服侍着的丫环，我径直推开门，却听见屋里传来娜木朵儿风情万种的低声："臣妾有感，今夜一定能为王爷孕出一个儿子来……"

我尴尬，这才想起来现在已经是黄昏时刻。自从我失明以来，我的时间观念已经变得十分淡薄了。

我慌张地说："对不起，我不知道……"

权禹王清咳了一下："没关系，最近忙，我也好久没见到你了。"

娜木朵儿热情地把我迎进屋："我刚才还念叨着你什么时候能来呢……我这儿正好有好东西给你呢，你若不来，我就遣人送过去了。"

她拿出一套华丽的回纥服装："这还是我小时候穿的呢，我想你若是穿在身上一定很好看。"

她帮我换了衣服，之后她惊叹连连："真是太漂亮了！这衣服穿在你身上正合适！王爷，你说好不好看？"她回头调皮地问。

权禹王轻笑："很好看。"

我听了这话有些欣喜又有些遗憾，无论怎样漂亮，我却看不见自己异域风情的样子。

过了不一会儿，我便找了个借口离开，心想下次可不能这样冒失前来了。

我在权禹王府待的时间长了，对他的家事也大致了解了一二。

权禹王子嗣单薄，只有一个儿子一个王姬。只可惜儿子只是侍妾所出，身份低微；王姬倒是侧妃所生，但终究还是女孩子，不能继承亲王的称号和封地。所以权禹王在这方面也颇多遗憾吧。

权禹王对正妃很尊重，后府里上上下下的事全都交给她打点。在外面夫妻俩也是举案齐眉、琴瑟和谐的样子，只是权禹王不常去王妃的房里，也难怪权禹王妃无所出了。

蕙儿曾趁着梧桐不在时，神秘兮兮地对我说："权禹王对王妃这样冷淡是因为心中念念不忘尤妃。"

我问："尤妃是谁？"

"尤妃是王妃同父异母的妹妹，曾是王爷一心一意爱着的宠妾……只可惜后来因生产而死……当然也有人说是王妃嫉妒妹妹受宠，害死了她……"

我想，这蕙儿也真是口无遮拦，这样的事怎么能随便向别人说起呢。

我正色地说："这话以后不要再说了，你什么也没说，我什么也没听见，知道吗？"

蕙儿这才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也体会到我的苦心，忙着应承下来。

那天半夜我起身，口中唤着蕙儿，却是梧桐来侍候的。

我问梧桐："蕙儿呢？"

梧桐中规中矩地回答道："今夜蕙儿去侍候王爷了。"

我这才知道蕙儿是王爷的侍妾，难怪当初能在众多的丫环中挑出这么可心的人来。

蕙儿天真烂漫，声音听起来清脆可人，的确招男人喜欢。

不过她生性单纯，未必能在这王府中找到一处安身之地，想到那个毫无心机的女孩，我倒有些怜惜她了。

来到王府已经有半个月了，可是我的病依然毫无进展。

尽管王妃对我很和气，娜木朵儿对我也很热情亲切，可是毕竟这些都不是我所想要的。我所想要的不过是一缕阳光。

以极尊贵的身份入住王府，王妃的关爱无以复加，这惹来多少人的艳羡。可谁又了解我的苦闷？这样日复一日的暗无天日，生性好强的我现在竟沦落到这样悲惨的境地，甚至吃饭都要让人喂，这对我又是多么大的打击……

巫师不是曾信誓旦旦地说我远离邪气便会好起来吗？为什么现在还是这副样子？！

我又何尝听不见那些人的窃窃私语，他们说漂亮是漂亮，只可惜是个瞎子……然后便是一顿廉价的惋惜和同情。

第41节：第十章 失明(5)

娜木朵儿常会到这儿来，向我抱怨中原人的礼节多么繁琐、诗词多么难懂，她的豪爽直率在某一刻竟也给了我些许快乐。

她还兴致勃勃地向我讲述回纥是一片多么美丽的地方，蓝蓝的天空，碧绿的草原，英俊的牧羊人……

她还和我说她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给权禹王生个血统高贵的儿子……

原来娜木朵儿的父亲不仅是大将军，还是回纥可汗的亲弟弟，那么就是说娜木朵儿竟是回纥的公主了。

她向我讲述她和权禹王浪漫的爱情，说他英俊伟岸、气宇轩昂。

结果最终拼命想怀王种的人毫无消息，反而是蕙儿有了身孕。

那天，我听见蕙儿呕吐的声音，我还小不明所以，便把这件事说给梧桐听。

梧桐声音平淡："许是有喜了。"

我惊异地张大嘴巴，继而为蕙儿担心起来。

她也不过十四五岁的样子，竟要承受生育之苦了。况且这王府也是个少不了争风吃醋的地方，蕙儿又那样的稚嫩。

我怜惜她，况且她服侍我也算尽心尽力，主仆一场，我不能坐视不管。

此时，权禹王去军队处理些事务，据说半个月后才会回来。

我告诫蕙儿等到权禹王回来后再告知此事，这一阶段一定要对怀孕之事守口如瓶，不得声张。

她有些委屈地问我为什么？她怀了王爷的孩子，不应晋封侧妃风光无限吗？为什么这样好的事还要遮遮掩掩？

我有些无奈，却又无法把个中原因详细地向她解释，只是告诉她，你不要问只要照着我说的做就是了，我不会害你的。

可是蕙儿终究年轻气盛，她挡不住自己稚气的虚荣心，最后还是告诉了权禹王妃。

权禹王妃说她很高兴王府又能增添新生命了，歉意地向我解释蕙儿有身孕，不方便侍候我了，换了一个奴婢给我。

蕙儿那天还很春风得意地到我这儿来，说她住了漂亮宽敞的房子，还有几个丫环侍候着，自己总算交了好运翻身变成主子了。

她说王妃和其他的姬妾们对她都很热情，向她嘘寒问暖。

可就在权禹王要回来的前两天，在青湖里发现了蕙儿的尸体。

都说她是那晚不小心吃醉了酒掉进湖里的。

这事在府上传得沸沸扬扬的，甚至还有人说蕙儿是被冤魂拉下水的，因为几年前就有个失宠的侧妃在那个湖中投水自尽……

权禹王妃只得把这事压下来，说等权禹王回来亲自处理。

我疲累地躺在床上，蕙儿，不是我不救你……

第42节：第十一章 归宫(1)

第十一章●归宫

他将我抱进轿中，我竟鬼使神差地拉住他的袖角，冒冒失失地说："等奴兮长大了，娶奴兮好吗？"

（奴兮）

娜木朵儿那天也来了，说是怕我害怕伤心，特意来陪我。

我怕什么呢？宫中也有一个快要被我害死的人……我只是有些累，有淡淡的哀伤。

我现在和娜木朵儿已经很熟稔了，我甚至差点儿把她当做知心朋友。可是就在那天，她试探着问我在皇宫里的回纥王子情况可好，并请我多加照料，我的心凉了一半。

原来这么多天以来，她对我的好竟是为了这个。

也许她并无恶意，她只是忠于自己的国家，只是，她找错了人。

此时敏感的我容不得别人对我有一丝的利用。

我冷冷地回绝了她："我不知道。如果朵妃为了这件事，那么以后不用费尽心机地来这儿了。"

娜木朵儿对我突然之间的翻脸不认人一时还无法适应，她呆了一会儿，才解释她没有这个意思，但是明显的底气不足。

这两件事对我的打击太大了，我终于病倒了。

我不知昏迷了几天，只是当我迷糊时曾感觉有温实的大手抚上我的额头。

他怒斥太医的声音，把我给吵醒了。

原来是权禹王回来了。

他问我身体是否还好，为什么又病了。

我漠然地问他："你这样关心我是因为怕无法向皇上交代吗？"

他一怔，旋即话语间带有怒气，他问我为什么总是把人往坏处想。他说他是亲王，还不至于通过讨好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女孩来

取悦圣上。

然后他拂袖而去。

我默然，手竟从床边摸到一个小号角。

梧桐说是亲王从军队带过来的，他说这些小玩意儿说不定能讨小孩子喜欢。

我抓起号角，它温温的感觉从手中一点点透出来。

我在窗前好奇地吹了几声号角，声音呜咽有力。

梧桐小心地提醒我说权禹王来了。

他又来了吗？我还以为他以后都不会再理我了呢。

我的内心竟闪过一丝喜悦，可是脸上依然淡淡的。

他说："今天我带你出去散散心，你总是憋在屋子里，怎么会不生病？"

我冷冷地说："我不想去，去了我也看不见。"

他说："可是你还能听到。"

他拉起我的手，坚毅地说："相信我。"

他竟然真的带我去了闹市，只有我们两个和一个叫冬琮的仆从。

冬琮问他是否要套马车，他说不用，只是随意走走。

他耐心地拉着我一步一步往前走，穿梭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

这是我第一次到这样的地方。

耳边不时传来小贩的吆喝声："刚出笼的包子哎！个大肉多，一文一个！"

"卖漂亮的簪子啦，这位姑娘你就买这支吧，保你找个好婆家！"

"新鲜蔬菜便宜了！"

……

我支起耳朵仔细地听着，一切都是那么新奇和热闹。

突然有个小姑娘上前，脆生生地说："这位大人，买几朵花送给你漂亮的女儿吧。这可是今天刚开花的茉莉，香气怡人……"

冬琮斥道："小丫头，你胡说什么？！什么女儿不女儿的，不懂别乱说！"

权禹王倒是和颜悦色地叫冬琮掏了银子："就把这些花都给女儿买了吧。"

那小女孩连声称谢。

权禹王把一大捧花送到我面前，调侃地问我："喜欢吗？"

我埋首于众花之中，红了脸，什么女儿不女儿的，我才不是他的女儿呢。

远处有一群小孩子吵闹着，原来都是挤着买棉花糖的。

那么多小孩子都喜欢吃这个，让我也有些心动，但是我却不好意思张口要。

还是权禹王感觉到我在棉花糖摊子前的迟疑，猜透了我的心思，遣冬琮给我买了一个。

我吃着棉花糖，丝丝甜意融化在口中。

我们走了一路，也买了一街的东西。有风筝、面具、彩泥人和小首饰什么的，但凡我有兴趣的，都买了下来。倒是难为后面的冬琮拿了这么多的东西。

可是天公不作美，我们兴致正高时，却乌云密布，疾风吹过，雷声滚滚而来。

我们正想撤回府里，豆大的雨点却已经啪啪砸了下来。

我们三人只有退到屋檐旁躲雨。

本以为是阵雨，可是那雨竟越下越大，丝毫没有停歇的意思。

冬琮提议由他回府牵了马车回来接我们。

权禹王本来不想答应他，可是见我被冷风吹得瑟瑟发抖的样子，想来这也是最好的方法了，就准许他去了。

冬琮顶雨而去。

雷声震天。

权禹王见我接连打了好几个喷嚏，将我紧拉在怀中给我遮风挡雨。

我在他怀中身体僵硬，想着要挣扎，最终却不愿放开那一股温暖，反而是更加依紧了他的身体，渐渐软化在他怀中。

良久，我才小声地说："谢谢你，四亲王。"

他把我抱得更紧，抚着我的头："你有什么委屈，想说什么便说出来吧。"

我更小声地说："奴兮想快点好起来。"

"嗯。"

"奴兮很害怕，奴兮不想失明……"

"嗯。"

说到这儿，我的眼泪已经抑制不住，一串串地打湿了权禹王的前襟。

"奴兮不是坏孩子……"

"嗯。"

"上天不应该这样惩罚奴兮……"

"嗯。"

"奴兮……奴兮很想很想娘亲……"

"嗯。"

……

就这样，我喃喃说着，他一遍一遍不厌其烦地回答着我。

终于我哭得累了，昏睡在他的怀中。

我醒来，挣扎着起身。

这里是哪里？是王府吗？

身旁的人被我惊醒，他睁开眼睛。

我看着他。

我竟从他的眸子中看见了我的影子。

我盯着他的眼睛看，仿佛看不够一样，一直死死地盯着。

我又能看见了……

原来昨天权禹王见冬琮迟迟不来，又见我睡着了，这才找了家旅店住了下来。

我已恢复视力的事马上被报往宫中，皇上得知喜讯非常高兴，他捎来口谕说对我甚是想念，叫我早早返宫。

我在权禹王府又住了三日，确信无碍后，便在皇上的再三催促下起程返宫。

我临走时竟对这里生出一丝留恋之情。我环视四周，发现这儿真的是一处风景优美的好地方，只是我虽在这里住了好多天，却是第一次见到这里的面貌，而且以后可能也无缘再见。

权禹王负责将我带进宫中。

他将我抱进轿中，我竟鬼使神差地拉住他的袖角，冒冒失失地说："等奴兮长大了，娶奴兮好吗？"

当我回宫时那种热闹自不必说。

皇上重重地赏了权禹王和权禹王妃，说他们照料我病好功不可没。

当然还有那巫师也幸运地获得了不菲的赏赐，更让他欣喜的是皇上批准了他以后能出入宫廷为皇亲国戚诊病。

喧闹了一天，晚上才得以安静下来。

我特意在小雅斋举行了个小宴。

只有今天善善婷仪他们才可以破例，和我平起平坐一起吃饭。

他们诚惶诚恐地婉拒，我说他们对我的忠心我都看在眼里，今天是我为了感激他们才举行的宴会，可以不必在意主仆之分，他们这才小心地坐下了。

宴会开始前，我神秘地对他们说今晚请有特殊的客人。

第43节：第十一章 归宫(2)

他们好奇地问我是谁，这样神秘。

我击掌，绿吹便款款地从门外走进来了。

在席之人除了镜明都纷纷张大嘴巴。

我亲自起来拉绿吹坐在我旁边。

婷仪鄙夷地看着绿吹，她说："你这个叛徒现在回来干吗？是因为你的主子被打进冷宫了，你现在走投无路了，才上这儿来讨好吗？"

我打断婷仪，却不急于解释事情的始末。

我只是问神情悠然的镜明："你可是早料到了？"

镜明不答，我便知道他是默认了。

我拿出一枚象牙做的骰子，上面的点痕是镶金的，我放在他面前。

"我知道你喜欢这个，这次出宫我去古玩店恰巧看见了这个，据说还是隋炀帝用过的。你是行家，应该识货。我把这枚骰子就送给你了……"

镜明眼睛一亮，想拿而又不敢拿，他笑嘻嘻地说："奴才忠于小姐是本分，怎好要小姐东西呢……"

我轻笑："这次的事你的功劳不小，我这才感谢你……给你就是给你了，你若是再假意推辞的话，我就把它收回去了……"

镜明听了这话，一把抓起放在桌子上的骰子，生怕我真收回似的，小心地揣进怀里。

"小姐这样说，奴才就不客气了……以后小姐有什么事尽管吩咐，小的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我打断他："别说那一套没用的，只要你以后能记着我的好就行了。"

镜明低眉顺眼地点头："是，那是。小姐说的是。"

我又把注意力转到绿吹身上。

我真挚地向她表示我的谢意和歉意："那天打了你对不起，可是若不那样做的话，她就不可能要你，不可能相信你。"

在这里我避免提起姒充仪的名字，只用"她"来代替，大家都是心知肚明的。

绿吹回答："奴婢不怨小姐。奴婢说过小姐对奴婢有知遇之恩，奴婢的命都是小姐的，那区区一巴掌又算得了什么呢。绿吹很高兴自己能为小姐做事……"

我问："她曾向你问过我的事吗？"

"问过的。她收我进去说她不会亏待我，只要我能把小姐的一些弱点和失误告诉她……然后我就照小姐吩咐过的，把小姐的一些无关大碍的漏洞说与她听……她百般验证发现我没有骗她才相信了我……"

我满意地点头："她一向谨慎，若不是说些实话给她听，她也未必能相信你。"

话说到这儿，善善他们才算明白，原来绿吹并没有背叛我，她是奉了我的命假装投靠姒充仪的。

如意恍然大悟，她惊叫："原来那小泥人是……"

我不容她说出口，接过话去："是什么？是歹毒的姒充仪为了咒我而捏的，她是咎由自取。"

大家纷纷附和。

一顿饭就这样过去了。

第二天，小雅斋的一切都恢复了正常。

我请回以前的秋娘继续教我跳舞。

下午抽了空，我带了些礼品去看药婆婆。

药婆婆对我的视力又突然恢复啧啧称奇。

我说也多亏药婆婆给我治病了。

药婆婆说她没那么大本事，那是因为我人好感动了上苍，这才又见光明。

我从心底泛上一丝苦笑。

九月份，皇上四十二岁的盛宴就要到了。

无论是皇亲贵戚，还是下面的大臣小吏都开始忙着给皇帝张罗寿礼，都尽力争取自己的礼物能让皇帝耳目一新、龙心大悦。

当然像我们这样的小孩子是不用拿出什么实质性的礼物的，只要在圣宴上说几句"万寿无疆"的话表示一下就行了。

我去十二皇子的福祉宫玩儿，无意中竟搜出一张布纸地图。

我打开，十二皇子指给我看哪里是我帝国版图。

我暗暗惊叹，我帝国真是幅员辽阔。

"这么大的一块地方治理起来岂不是很辛苦？"我问。

"当然了。这全都要看皇帝是否治国有方了。"十二皇子说。

我默默点头。

突然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回纥在哪儿呢？"

"回纥在北部……就是这一片……"十二皇子一一指给我。

"那为什么回纥没有列入我国版图呢？它不是已经向我们称臣了吗？"

"呃……可能是回纥刚刚收复不久，还没来得及绘进去。"

我暗自记下，心中有了主意。

我特意找到元藏王。

元藏王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他还祝贺我的身体康复。

我和他先说了一些客套话，之后话题便自然而然转到最近最大的事情，也就是皇上过生日的事情上。

我自然地问："元藏王准备了什么贺礼呢？"

元藏王笑着回答："无非就是一些珠宝字画和我那儿的土特产罢了。"

我"哦"了一声，看似无意地说："权禹王已经把最大的?礼--回纥献给陛下了；南赢王据说特召了一批文士制作万寿瓶，就是在一个瓷瓶上拿不同的字体写上一万个"寿"字，整整花了三年时间，现在就快完工了。清翎王也要从外面云游回来了，早就遣信过来说准备了一份与

众不同的大礼，想必也是极其金贵的。这么看来元藏王您的礼实在有些薄了……"

第44节：第十一章 归宫(3)

元藏王的脸变得黯然，他嗫嚅着："我并非不想把礼品弄得厚重些……只是我的封地偏僻闭塞，当地百姓生活困苦，我又怎能舍得伤民敛财……"

我心想，这个元藏王虽然懦弱，但是心肠倒是很好的。

我笑着和元藏王说："谁说礼物好一定要多花钱了？亲王岂不闻前朝有个清官在皇上寿辰时只拿了一桶姜作为寿礼，却成为皇上最青睐的礼物……"

元藏王点头："这件事我知道。那一桶姜是"一统江山"的寓意。"

"那么我们也可以仿照前人呀。"

"可是总不能这次再拿一桶姜过去吧？"元藏王磕磕巴巴地说。

"奴兮倒是有个小主意。"

"你说。"

我就把自己的想法和他前后说了一遍。

他听了有些迟疑："这事倒不难做，但能行吗？"

"奴兮只是来提建议的，采不采纳就是亲王自己的事了。这些亲王中只有你对奴兮多有照料，所以奴兮才会把这番话说与亲王……其他的事亲王自己看着办吧。奴兮告辞了。"

我起身离开。

皇上生日的那天秋高气爽。

我们早早地就过去给皇上祝寿。

然后是一系列的祝寿表演。

晚上的夜宴才是重点，因为皇上会在此时清点寿礼，特别喜欢的会有不菲的奖赏。

大家都在这时暗自竞争，看谁的寿礼更厚重、更讨喜些。

有小太监在一旁尖着嗓子喊着："左宰相，南海珊瑚一对儿；兵部尚书，千年人参一支；大将军，漠北宝刀一把……"

最重要的是在后面清点亲王们的寿礼。

因为亲王不仅是地位显赫的臣下，还是皇上的亲生儿子，寿礼的好坏似乎也是是否孝顺的表现，所以皇上对他们的寿礼最为看重。

皇上对南赢王、权禹王、清翎王的寿礼都特别满意，着实夸奖了一番。

可是当他看见元藏王的寿礼只有一张麻布寒酸地放在红布端盘里时，脸色一变。

"元藏王，这就是你给朕的贺礼吗？"

元藏王惶恐地出列，他看了我一眼，我鼓励他说出来。

"是。这便是儿臣献给父皇的贺礼，是儿臣的一片心意。"

南赢王嗤之以鼻："元藏王你大胆！你竟然以一张破布敷衍父皇，你就是这样孝敬父皇的吗？"

元藏王不慌不忙也不恼，他只是恭敬地对皇上说："还请父皇亲手打开它，也只有父皇的气魄与胸襟才配打开它。"

皇上将信将疑：他打开麻布，呈现在他面前的是一片雄伟宽阔的版图。

他又惊喜地发现，他的版图要比以前扩大了许多，因为回纥已经赫然归入大胤国的版图。

元藏王为皇上讲解着："这不只是一张地图，还承载了父皇的丰功伟绩。平蛮夷，制狄戎，降回纥，父皇的智勇谋略使我帝国歌舞升平，人民安居乐业，四方来朝……父皇将与帝国同福同寿！父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我们皆跪下，高呼万岁。

皇上大悦，似乎被元藏王说得有些激情澎湃，他拉起元藏王："今年你送的这份重礼朕最喜欢，难得你有此孝心……"

那晚，元藏王出尽了风头。

皇上也开始重新审视这个平时被自己冷淡的儿子了。

他发现这个儿子虽然胸无大志，但是难得的老实和与世无争，孝心似乎也是有的，自己封地时把他赶到偏远之地确实有些委屈了他。

圣宴之后没过几天，亲王们又必须离开京城开赴封地了。

元藏王临走时，皇上将一块儿富庶的蜀渝之地赏给了他。

元藏王走时，我依然去送行。

元藏王是知恩图报的人。他说他不会忘记我的恩情。他说他也知道我平时没少在皇上面前说他的好话。以后我若有什么困难他一定会尽力帮忙。

他说这番话就够了，我要的就是这句话。

番外●莯韵

也许世上的任何男人都无法容忍他的女人对他的背叛，何况将军大人一向又是那样的春风得意，多少女人期望能投怀送抱，可他偏偏栽到了那个无心的小姐身上。

（善善）

我被爹爹卖进南宫府时，不过才十二岁。

那时我连个正式的名字都没有，我是家中的长女，爹爹和娘亲就叫我大妮子。

后来娘亲生了重病，家中又一贫如洗，为了给娘亲治病，爹爹狠下心把我卖了出去。

谁让我是没用的女孩子呢，不像哥哥和弟弟那样能继承祖宗的姓氏。家里的孩子很多，爹爹想来已经麻木了，就毫不怜惜地把我卖了。

这辈子我为爹爹做的最讨他喜欢的事情便是我卖了一个好价钱。

南宫府的奴仆花了十两银子买下了我。

当时市价不过是女孩子四两，男孩子七两，而那奴仆出此高价，也难怪爹爹如此高兴了。

十两银子，除了够给娘亲看病，剩下的钱也许还能置上一亩半亩的地了。

爹爹临走时笑眯眯的，他头次温柔地对我说："他们是大户人家，你到那儿可要好好干活，不要对不起这么多银子。"

第45节：第十一章 归宫(4)

原来，最后他要和我说的竟然是这样一句话。

我被奴仆带去拜见老爷和大夫人。

老爷乃是当朝中书令，也算是身居高职了。老爷熟读诗书，一派儒者风范。而大夫人也是出身名门，知书达理，温和宽厚。

大夫人上下打量着我，满意地点了点头："倒是个干净的孩子。我的小女儿今年十四岁，正好少了个伴儿，你就去侍候她吧。"

我叩拜之后，就由府里的婆子带着去拜见小姐。

我们到了小姐的闺房，却被奶娘告之小姐去水塘边玩耍了。

于是我们只得再去水塘边找小姐。

我第一次见到了美丽的小姐，那个我发誓要一辈子效忠的人。

我最初见小姐时，她正百无聊赖地坐在水塘边撕数花瓣，然后把它们一片一片地撒向湖面。

老婆子带我上前给小姐请安，老婆子向小姐介绍说，我是新来照顾她的。

小姐欢快地站起来，花瓣抖了一地。

"终于有人陪我玩了！我早就想要个和我年岁相当的丫环了，娘亲果然没有失约！"

她合着手，蹦蹦跶跶地绕着我转了一圈。

"你叫什么名字？"

我小心翼翼地回答："奴婢叫大妮子。"

小姐咯咯地笑了："大妮子？"

我将头压得很低，内心却有种深深的自卑感翻涌而来。

小姐笑了好久，才发现自己的行为可能刺伤了我的自尊心，她忙着严肃地向我道歉。

我诚惶诚恐，虽然我的心里不好受，可是决不敢抱怨小姐的。

她这样屈尊向我道歉，反而一时叫我手足无措起来。

她亲自伸出手拉起我："对不起哦，刚才我失仪了。"

她的手温软如玉，而我的手因为长年干活早已变得粗糙不堪了。

她向我微笑："大妮子可不是名字。让我想想，一定要给你起个最好听的名字。"

小姐果真为了这句话翻了好几天的书卷，终于有一天她满意地告诉我，她已经选了个无与伦比的好名字给我。

她煞有介事地说："古语有云，"善之谛乃兼善而非独善"，以后你就叫善善吧。"

我服侍小姐久了，发现小姐这人真是好得没心没肺。

她一点不摆小姐的架子，有时甚至还被那些势利的奴才们暗中欺负了去，只是她本人毫无察觉，可能也根本就毫不在心吧。

那天，我看见她的扇子少了玉坠，问她是不是丢在哪里了？

她说：奶娘说她的孙子病了，没有钱医治，她便把坠子给她，让她去给她孙子治病了。

我无语，奶娘平时的俸禄就不少，再加上大夫人时时赏的和偷偷从小姐这儿拿的东西，加起来已经是笔不小的财富了。

她也太没良心了，仗着小姐心好便欺骗她。小姐也是的，这样虚假的话也听不出来……

小姐对我的抱怨一笑了之，她说，谁都有难处嘛。

虽然她比我大了两岁，可是却比我还要像个孩子，最后反而总是我像个大姐姐般维护着她。

她总是笑着说这样很好啊，我就是喜欢和善善在一起。

我拿她没有办法，却总也恼不起来。

小姐平时对人都很温和，唯有一次我见小姐发火，竟是为了我的事。

那一阵子，奶娘的丈夫在外面赌输了许多钱，奶娘便又想打小姐的主意。我看不过去，就斥责了她几句，没想到她从此对我怀恨在心，常常找难堪给我。

她甚至偷偷把大夫人的饰品放在我的枕下，栽赃于我。

大夫人一向对这样作奸犯科之事极为讨厌，一怒之下就要把我赶出府。

小姐一改平时淡然的样子，先是哀求大夫人让我留下来。

大夫人说这样的人留在府上祸害无穷，容不下我这样的人。

小姐坚定地说：她相信我，我一定不会偷东西的。

当她说这话的时候，我流下了眼泪。

所有人都因为我身份低微而看不起我，觉得像我这样身份低贱的人道德也一定是败坏的，只有好心的小姐相信我。

人生最大的幸福，莫过于被人尊重着，被人信任着。

小姐见大夫人不准，就扬言若是不留下我，她便跳河自杀。

可是有谁相信一向柔弱的小姐会做出那样偏激的行为呢？大家都对小姐的威胁一笑了之。

可是小姐竟真的跳了。

府上这才发慌起来，又特意以双倍的价钱买我回来照顾小姐。

我看着因跳水而发高烧的小姐，眼泪簌簌地掉了下来："小姐您又何必……奴才不值得……"

小姐惨白着嘴唇说："你不是奴才啊……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你是善善啊……我又怎么舍得你离开我呢。"

然后两双手紧紧握在一起。

就在那一刻，我已经发誓，这一生都要做小姐最忠实的仆人，生死不弃。

小姐的命运就是从那个赏花宴开始发生转折的。

刚刚继位两年的皇上风流倜傥、意气风发。

第46节：第十一章 归宫(5)

四月，宫中的梨花首次开得肆意烂漫，被认为是吉兆，皇上特邀了亲近权高的大臣们携带家属，观赏他引以为傲的梨花。

老爷自然也在被邀之列，因为小姐上面的两个嫡姊业已出阁，所以大夫人理所当然带着小姐去了。

京城中受邀的贵族小姐莫不为这次花宴精心装扮，都希望自己能在百花齐放中脱颖而出，赢得风流倜傥的贵公子们的青睐。

一时间布行和首饰行"洛阳纸贵"。

我曾兴致勃勃地问小姐可否准备好穿什么去，小姐反应平淡。

她说她是去赏梨花的，穿着得体不给爹爹娘亲丢脸就好。

那天小姐穿了一件素白色的锦衣，袖口和衣摆下面拿金线绣着纷扬的花瓣和蔓古的青藤。外面罩了一件通体透明白净的镂纱衣。

她只是随意地插了一支碧玉簪子，但在我看来依然妩媚至极。

南宫府上的三辆马轿向皇宫浩浩荡荡地驶去。

到了皇宫，简直让人眼花缭乱。

威严奢华的宫殿宇室，穿梭在人群中尊贵美丽的仕女，风度翩翩的贵公子们……让人应接不暇。

小姐对这些丝毫不感兴趣，她只是一味兴致勃勃地观赏着梨花。

梨花是小姐最喜欢的花。

我曾问她为何喜欢梨花？她说喜欢它的白净剔透，喜欢它的素贞凄美。

小姐一路走着，一路专心致志地观赏着梨花。

峰回路转，这处的梨花好像更加繁茂，只是人烟稀少。

其实，本来醉翁之意不在酒，赏梨花也不过是社交的一个借口罢了。

小姐却很喜欢这里，她扶着树干，情不自禁地赞道："好美啊。"

一阵微风吹过，朵朵梨花瓣从小姐身上落下，小姐低垂着眼眸，素白的脸在梨花的映衬下仿佛更加晶莹剔透，额前的青丝在风中柔柔地吹拂着，我在想，比梨花更美的还有小姐吧。

年方十六的小姐美得仿佛是那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女。我正陷入自己的遐想，却看见小姐抻着宽大的衣袍已经爬上了树。

我惊呼："小姐？！"

小姐做了个嘘的手势，然后调皮地向我眨了眨眼。

我跑到树下仰视着小姐，压低声音问："小姐你这是在干什么呀？这可是皇宫啊……若是被人看见就麻烦了……"

小姐努力伸长手臂，费力地和我说："这枝梨花开得最好，我想把它摘下来……"

我急着提醒："小姐，这是皇宫的梨树，摘不得呀。"

"没关系，我偷偷把它藏在袖袍里，不会有人发现的……"

我更急："小姐，快下来吧！"

小姐却不听我的话，一味努力地伸手去折那枝花压一片的梨树枝。

只听"咔嚓"的一声，小姐终于把那枝梨花摘了下来。

我捂住胸口暗自庆幸，忙着说："小姐快下来吧。"

就在这时，一个威严的声音传了过来："这是哪儿来的偷花贼？"

我们循声望去，只见两位男子正在不远处看着我们。

一位男子身着华贵的上面绣有祥云兽纹的朱紫衣，他手里拿着一把折纸扇，正是刚才发问之人。

另一个男子身着淡墨锦衣，高立挺拔，正沉默地看着我们。

从他们奢华的衣着上看，他们一定是哪家的尊贵公子了，而且身份不一般。

我们当时幼稚地以为皇上一定永远会穿着明黄色的龙袍，殊不知皇上有时也会因场合不同而穿着不同颜色的便服。

我诚惶诚恐，知道闯了大祸，而小姐却挑衅地回答："我才不是偷花贼，我是受邀来赏花的。"

那朱紫衣男子走到树下，仰头看着小姐，笑问："这是哪家的小姐？好本领啊，还会爬树……"

随之后面的贵公子也跟着来到树下。

小姐脸上一红，也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多有不雅，而且还是在两个大男子面前，不觉拿宽袖袍掩住自己羞红的脸庞，十分娇媚可爱。

两个男子浅笑。

朱紫衣男子继续说道："现在还能下来吗？"

总算给小姐找了个台阶下，小姐轻轻点了点头，起身慢慢地踩着枝杈下来。

上树容易下树难，也许因为小姐的精神恍惚，一个不小心便踩空了枝杈，眼看就要跌落下来。

我惊叫："小姐！"

那两个贵公子同时伸手去接。

也许命运就是在那一刻决定的。

小姐跌进的竟是淡墨衣男子的怀里，他便是小姐后来的夫君--将军大人。

皇上也许注定像那伸出的虚空的双臂一样，永远与小姐擦肩而过。

小姐掉在淡墨衣男子怀里，脸红彤彤的。

她挣扎着逃脱出来，连随之掉在地上的梨花枝都来不及拾起，便拉起我匆匆逃走了。

没想到朱紫衣男子追了上来，他把梨花枝放在小姐面前，看着?姐。

小姐的头压得低低的，伸出纤纤素手接过梨花枝。

也不知道是不小心还是那男子故意，他的手竟轻轻碰到了小姐的指尖。

第47节：第十一章 归宫(6)

小姐惶恐得不知所措。

朱紫衣男子玩味地笑着，他说："这位可爱的小姐，我们以后还会见面的。"便偕着淡墨衣男子风度翩翩而去，留下我和小姐呆呆地愣在那里，不明所以。

晚上回去时，小姐在轿子里百般告诫我，千万不要把今日的事说给老爷夫人。

我当然不会愚蠢地说出去，因为待字闺中的小姐未出阁前是不能和男子有任何交往的，何况今日发生这样的事，若传出去了，说不定会受到众人的谴责呢。而我这个丫环没有照顾好小姐也是有责任的。

可是今天发生这样不同寻常的事，还是让我忍不住好奇地问："小姐你说那朱紫衣的男子最后说的话是什么意思呢？"

"我也不知道，但是我不可能再见到他了。"

"为什么？"

"我害怕……"小姐惊魂未定，说起这话竟害怕得险些流下眼泪来。

看着小姐惊吓的样子，我劝慰着："不会的，小姐不说我不说，谁会知道呢。"

原本以为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可是没想到过了两天，宫里有懿旨传来，说太后特邀小姐到宫中品茶。

老爷和大夫人面面相觑，但是也丝毫不敢怠慢，忙给小姐穿上正装送进宫里。

可是宫里来的公公，并没有引领我们去太后的寿安宫，反而把我们带到了梨落阁。

那公公做了一个请的手势，请小姐先进去。

小姐犹豫地踏进门槛。

迎面的竟是前些天遇到的那两个男子。

不同的是，那天的朱紫衣男子现在穿的是栌黄染的龙袍，而另一位男子穿着武将蟒朝服，正冲着我们微笑。

我们顿时明白了，那个人竟是皇上！

我呆在那里，还是小姐机警些，她落落大方地跪下拜见皇帝："南宫氏拜见皇帝陛下，皇帝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我也急忙跟着跪下了。

皇上笑盈盈地叫我们起来。

皇上向我们介绍他旁边的武将，也就是那天穿淡墨色锦衣的男子。原来他叫淡允尚，是当朝大将军的嫡长子，现任少尉一职；他又是皇上幼时的伴读，两人关系非比寻常，亦是君臣亦是益友。

皇上叫人献上新鲜的瓜果，叫小姐不要客气。

小姐忐忑不安，不知道皇上叫她来的用意为何，却又不敢忤逆，生怕连累了老爷和夫人。

席间，小姐多是沉默不语的，直到皇上问她话她才回答一两句。

皇上问："不知小姐芳名？"

小姐略有为难，但还是小声地答道："奴婢莯韵。"

皇上点头，边念边回味着："莯韵，莯韵，好名字。"

他又把这个名字念了好几遍，直到把小姐的耳根子都念得红透了，他这才意识到什么停了嘴，带着一丝欣赏又欢喜的眼光审视着脸色绯红的小姐。

我们根本不知道皇上到底为什么叫小姐来的，只是过了一会儿，皇上便又把我们请了回去。

可是，之后每隔几天，皇上都会假借太后的懿旨叫小姐进宫去。

小姐总是想推托，可是老爷和夫人并不知道事情的蹊跷，他们不敢违抗太后的旨意，总是强劝小姐过去。

皇上叫小姐进宫并不一定和她说上很多话，但仿佛只要小姐能在他身边静静地待着，他就已经很高兴，神采奕奕的样子。

淡大人多半也总是在场，但他很少说话，当然和小姐说话就更少了。可不知何时，他的目光竟也不自觉地围着小姐转了。看到皇上和小姐兴致勃勃地说话时，他的眼神偶尔会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哀伤闪过。

自从常常进宫后，小姐心力交瘁，精神变得很不好。

那天，淡大人奉命送小姐出宫门，在路上，小姐再也支持不住，干呕起来。

遇到这等事我一时不知所措起来，更重要的是一位堂堂千金，在大路上呕吐实在失仪，传出去了未免让人指责行为不雅。

还好淡大人上前挡在小姐前面，小姐就势奄奄地伏在大人怀中。

小姐虚软地说："莯韵失礼了……谢谢大人。"

淡大人一言不发，良久才说："别太勉强自己了。"

小姐动容，突然有点委屈。

我们坐在回去的轿上，我问小姐："两位贵公子都仪表堂堂，小姐喜欢谁？"

小姐默然，半天才低声说出口："我谁也不喜欢。"

她又撩开小窗上的帘子，看着长长的甬道上高大的涂成朱红色的墙壁，忧郁地说："这里多么让人压抑啊……"

那天，我们又去拜见皇上时，在后宫碰到了一个十分漂亮的女孩子。

见到她时，她正用手绢叠着小老鼠，十分可爱。

小姐和她一见如故，还紧靠在一起，问我她们俩像不像亲姐妹。

我仔细一看，的确有几分相似之处。

后来皇上和小姐闲聊时，小姐还提起过那个和她相似的女子。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

后来那女子便飞黄腾达，得到了圣上的万千宠爱。

第48节：第十一章 归宫(7)

她便是后来的姒修容。

当我再见她时，她已经变得雍容富贵，再也找不回以前清纯可爱的影子了。我一时竟也没认出她来，直到小小姐说姒修容和小姐有几分相似时，我才想起她也许就是当初的那个会叠小老鼠的女孩子。

但这件事我始终没有和小小姐提起过。

既然姒修容不顾念以前的情分，我又何必把上一辈的往事说出来呢？说出来也不过徒增小小姐的心理负担罢了。

皇上特意叫小姐过去，那天淡大人不在。

皇上指着一排一排放在红布端盘里的金银珠宝，说这些都是新进贡来的奇珍异宝。

他问小姐喜欢哪些尽可挑去。

小姐摇头说她什么都不需要。

皇上略有些失望。

然后，皇上邀请小姐一同去媚夏媛赏花，小姐只得应命。

走着走着，皇上停下来深情地望着小姐。

小姐疑惑地看着他。

他笑着指着小姐的头发说，有花瓣掉在上面了。

小姐伸手要摘，却不想被皇上趁机一下子抓到了手。

小姐一时不知所措。

"皇上，您不能……求您放开……"小姐央求。

皇上不松手，只是深情地看着小姐。

皇上的声音低沉而又嘶哑："朕已经忍了很久了……韵韵，整个皇宫三千粉黛都没有你这样好的……"

整个空气都因为皇上这句话变得暧昧起来。

皇上钳住小姐的手臂，俯下身去就要亲吻小姐。

我们这些随从都惊恐地低下头去，不敢瞻视。

突然皇上惊唤了一声"韵韵"，原来小姐已经晕倒了。

小姐生病了。

也许生病是小姐所希望的，她的身体虽然不舒服，但是神情显然放松了许多。

皇上的年轻气盛，皇上的负气而霸道，让小姐不知所措、无所适从。

小姐以为只要称病不去，时间长了皇上便会忘了自己。

谁也没想到，一个月后，皇上竟然出宫潜入府中来看望小姐。

那天，恰巧老爷、夫人都出去赴喜宴去了。

我打开门，正准备端走小姐喝剩下的汤药，皇上就突然闯进来了。

他只穿了件普通的衣服，谁也不知道他是如何潜进来的。

小姐还没起身迎驾，就被皇上一把抱在怀里。

"朕好想你。"他将自己埋首于小姐秀发之中，深情地说。

小姐惊恐至极，想要推开皇上，却被皇上抱得更紧。

"皇上，不要，放开我……"

皇上捧起小姐耳旁的一缕丝发，细细吻着："嫁给朕吧，当朕的妃子。你这几天不来，朕的满脑子全是你的影子……你是朕第一次这样爱着的人哪……"

小姐在他的怀中如被惊撞到的小鹿，无力地颤抖着。

我上前劝阻道："皇上，请放开小姐吧……"

皇上却一挥手把我推到地上，他粗暴地喝道："退下！"

我的额头撞到了地上，流出了血。

我挣扎着起身，继而又试图把小姐拉出来。

皇上恼怒，他暂时放开小姐，钳住我，一下子就把我推到了门外。

然后门"砰"的一声关上了。

无论我怎样拍打哀呼，门都没有再打开。

"小姐，小姐！皇上请放了小姐……"我不停地拍打着门。

屋里传来小姐微弱的哀求声："皇上，求您，不要……"

……

约摸半个时辰后，门被吱呀一声打开了。

我看见整装出来的皇上，他看了我一眼，吩咐道："好生照看你们小姐，明天朕会派人过来正式接小姐进宫。"

我冲进屋里去，只见小姐把头埋在绣枕中哭泣不已，那凌乱的衣服，半裸着的香肩让人惊心不已……

第二天，太后的懿旨便早早下达到府上。

懿旨上说：南宫氏质性柔顺，训彰礼教，誉表幽静……特赐婚于淡大将军嫡长子，少尉淡允尚……

我几乎怀疑那太监是否宣读错了，不应该是皇上吗?

老爷偕我们庄重谢恩。

我鼓起勇气问："斗胆问公公，太后可是说把小姐许配给淡少尉？"

奉事公公傲慢地回道："是啊，难道你刚才没听清懿旨吗？"

我望向小姐，小姐依然一片茫然的样子。

我暗暗心焦，既然小姐早已失身于皇上，那么怎么可能另嫁他人呢?

昨日，皇上明明口口声声说要接小姐进宫，可是现在依然无讯……太后的懿旨却又万万不能违抗。

我只有自己宽慰自己，虽然小姐已经不是处子，淡大人也只能吃闷亏不敢声张吧……

按照太后的懿旨三天后便要完婚，南宫府一时间忙乱无比。

后来才从宫人那儿打听出来，原来是太后另一个亲生儿子临淄王偶然看见小姐后也念念不忘，于是便出现了两个亲兄弟同争一个女人的闹剧。

说起临淄王，算是个苦命的亲王。

他是太后的长子，也就是大胤国的嫡长子，本来该由他继承大统，但无奈临淄王自小体弱多病，三十岁时还无子嗣。出于沿脉皇统的考虑，便选了他的弟弟也就是当今圣上继位为皇帝。

第49节：第十一章 归宫(8)

太后一向对临淄王抱有愧疚之情，所以平素里格外的关照。

但是皇上这次要纳小姐为妃的意图却非比寻常的坚决，毕竟是至高无上的皇帝，他的意愿太后也不能不顾忌些。

太后左右为难，最终为了防止兄弟俩反目成仇，竟想出了这么个折中的办法。

那么太后为什么偏偏要把小姐许配给已有一房正室的淡大人呢?

太后太了解自己的小儿子了，她为了防止皇上婚后对小姐还念念不忘，特意将小姐嫁给了皇上最好的朋友。一方面朋友之妻不可戏会让皇上有所忌惮，另一方面小姐作为侧室，以后即使有宫宴也无法参加，这样就彻底断绝了她和皇上任何可能见面的机会，真可谓一箭双雕。

后来证明太后这件事做得大错特错了。

谁也想不到临淄王竟对小姐如此痴情，听说小姐已另嫁他人，一时心郁害了病，没过几个月便一命呜呼了。

皇上也陷入了痛苦之中，尤其是后来小姐过早地去世，让皇上对自己的亲生母亲生出了诸多不满。

所以太后总是口口声声说小姐"离间了他们母子的感情"，并且把这样的一种怒气毫无道理地强加在小小姐身上，委实不公平。当然，那已经是后话了。

太后也自知让小姐当侧室确实委屈了她，所以特赐了许多金银珠宝作为嫁妆，还破格提拔了小姐的嫡亲兄长到宫中当行走。

不明就里的老爷对太后的赐婚感激涕零，毕竟这是南宫家莫大的荣耀。

我作为小姐的陪嫁丫环，一同和小姐住入大将军府。

就在小姐上轿那天，老爷尚算镇定，大夫人却泪流满面，十分不舍。

出乎我的意料，小姐只是静静的，既不欣喜也不悲伤。

我原来还佩服小姐的坚强，后来才发现小姐之所以这样镇定，是因为那时竟还不能完全了解结婚的意思。

锣鼓敲敲打打的把花轿送到了大将军府。

淡大人亲自出来迎接新娘。

他看着美丽的新娘的眼神是深邃而复杂的，但更多的是喜悦。

大人挺拔魁梧，仪表堂堂，沉稳睿智，允文允武，年少有为，的确是人中龙凤。若不是已有了一房正室，和小姐倒是天作之合，男才女貌，令人艳羡的一对儿。

我们看见大人亲自抱小姐进洞房。

我们识趣地退下。

洞房里灭了烛火。

第二天，我进去服侍的时候，发现大人已经离去。

只有小姐正坐在书案前，挥泪奋笔疾书着什么。

我好奇地上前一看，竟是些"女儿在这儿受了欺负，娘亲速速接女儿回去"之类的话。

我忍俊不禁，忙抢下小姐的书信，这才没让小姐把这封笑死人的信寄出去。

我询问了一番，这才了解，原来昨夜小姐根本没有和大人圆房，小姐新婚第一夜竟把新郎赶出门外。

我问小姐怎么受欺负了?

小姐先是支支吾吾不想说，直到被我问急了，才掩着发烫的脸说，昨夜他和皇上一样，竟要脱掉她的衣服，做这样非礼的事情……

无奈之中，我只有一遍一遍地向小姐解释，夫妻之间这样做是很正常也是必须的……

小姐先是拼命摇头不肯听我的解释，后来才在我半诱哄半威胁的话中，在第三日与大人行了房。

最使我诧异的是，次日我竟在床上发现了那摊触目惊心的血迹。

那日，皇上难道没有……

后来我问小姐，小姐说皇上在最关键的时候停止了……然后只是静静地抱着她。皇上说要先给她一个正式的名分……但她那时什么也不懂，以为被脱光了衣服，男女有了肌肤之亲便是失了身。

如果说以前，我觉得皇上追求小姐不过是满足了他争奇猎艳的心理，那么现在我坚定地相信皇上竟是真心爱过小姐的。

那个拥有一切荣华富贵，平时只等着女人主动投怀送抱的圣上，竟会为小姐考虑这么多，真的出乎我的意料。

可是一切阴差阳错，现在说什么已经没有意义了。

小姐与大人行了夫妻之礼后，仿佛对他有一丝恼怒似的，着实躲了大人很长时间。

在他面前总是忐忑不安，和他一起用膳时总是不小心掉了竹筷或者打碎瓷碗，然后偷偷瞄他的脸色；夜晚总是吃了晚饭就把门插得死死的，任大人敲了几遍也不回应；就是在府上无意中遇见大人也立刻躲在我的后面不敢看他……

大人竟出乎意料的好脾气，也不逼迫小姐，但是每天他都会带来些新鲜的小玩意逗小姐开心。

他还特意在小姐的庭院前种满了梨花，放了一架秋千给孩子气的小姐玩儿。

那天晚上，大雨倾盆，电闪雷鸣。

大人知道小姐素怕雷声，特意前去探问。

他敲了敲门，问道："莯韵你睡了吗？"

小姐窝在锦被中，害怕得睡不着。听到大人的声音，她既不开门，也不回话。

门外传来了大人的轻笑："我知道你是没睡着的。"

第50节：第十一章 归宫(9)

突然一个闪电袭来，把屋子照得闪亮，随之伴着闪电滚滚的大雷响彻大地。

小姐害怕得"呀"了一声。

听到叫声，大人在门外非常焦急，他急促地敲着门，小姐还是不理他。于是他直接靠坐在门外，对里屋说："荼韵，我知道你很害怕。你不让我靠近你，我不会勉强你。我就坐在门外保护你好吗？"

小姐从被中抬起头，我可以从她苍白的脸色看出她有多么害怕。

她犹豫了一下，最后从床上爬起，光着洁净小脚走到门口。

她还是没有开门，但是她在门里对着大人坐下来。

一夜无语，他们却仅一门之隔，小姐竟然首次在雷雨天安然入睡。

好长时间以后，小姐才慢慢地不再排斥男女欢好之事，但是小姐对此事一直有些冷淡。

自从小姐嫁过来后，大人便很少去正室那儿了。

小姐过意不去，常常推说自己身子不舒服，把大人推到正房夫人那里。

即便如此，正房夫人依然对小姐产生了芥蒂，时常冷言冷语。

每每被小姐拒之门外，大人心情黯然。

他曾很挫败地问我："她到底喜欢什么呢，似乎什么也不能取悦于她……"然后他叹了口气，"她是个不懂爱的女人哪……"

也许小姐真的不懂什么是爱吧。

如果不是，那么两个如此优秀的男子为什么都不曾打动她，哪怕是一点点的动心呢?

自从我服侍起小姐，我便发现她好像从来没有什么特别的欲望，从来不挑剔食物、玩偶、饰品，被人欺负了好像也从来不恼，结了婚后大人是否到她的房里，她仿佛一点都无所谓……

她就像一尊瓷娃娃，通体洁白无瑕，美丽得无与伦比，却永远是淡淡的冷漠的，因为她没有心。

可是这个瓷娃娃什么时候开始动心了呢?

那时大人已经继承了他父亲的官职，是大将军了。

正房夫人刚刚为将军大人生有一女，是将军大人的长女，将军大人爱不释手。

将军大人曾时常流盼出小姐能为他生儿育女的意思，可迟迟没有消息。

将军大人因为要去巡查军队不得不离开一个月，临走时与小姐一夜缱绻才恋恋不舍地离开。

我惊喜地发现，将军大人不在时，小姐的眉宇间竟闪过一丝落寞和孤单。

她心不在焉，有时还不自觉地在一天之中问好几遍将军大人什么时候回来。

她还总是念叨着，不知道将军大人在军中饮食可好、睡眠可好。

我嬉笑她知道想念夫君了，小姐没有反驳却羞红了脸。

原来将军大人好几年的温柔和关爱，她不是没看在眼里，她不是不感动、不动心，只是羞于表达……

日子就在盼望着将军大人何时归来中逝去。

那天，宫中来了一个公公，送来了皇上给小姐的书信。

其实，自从小姐出阁后，皇上也常常偷遣使者送来书信，都被小姐拒绝了。

可是这次的公公执意让我们收下书信，他说若是小姐不收，他回去不好交差，说不定还会被毒打一顿……说得楚楚可怜，甚至还痛哭流涕。

那公公的话实在让人不忍，小姐素来心软，看那封信也不过是寻常的问候之语，就犹豫着收下了。注：这位公公便是后来的朱公公。那时他在宫中还未占有一席之地，就因为他成功地送到了这封信，便

成为他晋身的阶梯，被皇上提拔到身边，加上他自己很会察言观色，为人行事也很谨慎，最后晋升为总管大公公。

小姐收下之后，也没有把那封暗黄色龙纹香信纸打开再看，只是随意地丢在那里。

一个月后，将军大人兴冲冲地回来了，他第一个先到的当然是小姐的房里。

小姐为他端上了茶，她心里很高兴，但是脸上依然淡淡的。

将军大人拉起她的手，问她这些日子可曾想过他。

小姐却答非所问地说，她这些日子靠针绣作画度日。

其实，将军大人若是再仔细点便能看见小姐娇红的神色，但是他是个粗枝大叶的人，他只是以为小姐这句话代表她不曾想他，让他很是失望。

将军大人正和小姐说着话，就有大房的丫环过来说，正夫人让他过去一趟有些正事要向他奏明。

将军大人不情愿地离开，但说晚上会再过来。

可是晚上将军大人也没过来，后来遣人一问才知将军大人已经在自己房里歇下了。

我隐隐有一种不好的预感，正常的话，若是有什么事不能过来应该会遣人告知的啊。

第二日，第三日……整整有十天，将军大人对小姐不闻不问。

我突然想起了皇上送来的那封信。

我忙着问小姐把那封信放哪儿了，小姐含混地说自己根本没在意也忘记了。

我翻遍了整个屋子，还是没发现那封信。

我暗叫不好，糟了，那封信十有八九被正夫人偷到并且交给了将军大人！

第51节：第十一章 归宫(10)

我将此事告诉小姐，小姐无所谓地说反正那封信也没什么，将军大人即使知道了应该也不会在意吧。

我暗自着急，傻小姐，你太不了解男人了！他们怎么会允许自己心爱的女人和别的男人有联系呢……再说这事经过正房夫人的口还说不定被渲染成怎样了呢。

但是这件事既然将军大人不提，我们也不好此地无银的硬生生去解释，只能等待适当的时机让将军大人放宽心了。

一个月后，这个机会终于来了。

有一天，小姐竟然有了妊娠反应，也就是说小姐怀孕了！

将军大人这才过来一趟，眉宇间掩饰不住喜色，我侥幸地想也许这个孩子能弥补他们之间不必要的隔膜吧。

小姐怀孕期间，将军大人照料得无微不至，他们伉俪情深，那封信的阴影好像也随着这件天大的喜事而消散了。

可是，小小姐却偏偏晚出生了七八天。

晚产的事本来不足为奇，也多有发生。可是在这个节骨眼上，那七八天却是至关重要的。

七八天后……正巧推到将军大人不在府上的时候……

正房夫人趁此添油加醋，说隐约好似看见有男子进入小姐的房中。

将军大人狠狠地勒住还在床上养月子的小姐娇嫩的手臂，问："说！这个孩子是谁的？！"

从来没有人这样对小姐凶过，小姐也不曾见过将军大人这样一副凶狠的脸，她吓坏了，她说不出话，只一味哭泣。

我上前劝说："大人，小小姐当然是您的骨血……您怎么可以听信别人的一面之词……"

将军大人还是拿质疑的眼光盯着小姐，半晌，才冷冷地放开小姐的手臂。

小姐瘦弱的身子瑟瑟发抖。

小小姐睁开眼睛了。

令人大吃一惊的是，小小姐的眼眸竟带有银色，对于这样异常的现象，小姐十分忧虑不知是福是祸。

那时多流行婴儿出生时请先生来算命，我就劝小姐何不也找来一个算命先生预测吉凶。

小姐答应了。

我亲自到卜馆请了那儿的先生，据说他算的命一向很准，而且只给达官贵人算命。

隔着珠帘，小姐把小小姐的生辰八字向算命先生一说，算命先生低吟，继而提出能否看看小小姐以观相貌。

小姐请算命先生来到育房室，那时小小姐正在摇篮里沉沉地睡着。

那先生上前一看，脸色大变，之后又诚惶诚恐的向睡梦中的小小姐恭敬地三磕头。

我和小姐面面相觑。

我拉起先生，问他怎么了？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

那先生在我们的百般询问下，只冒出了一句"贵不可言"便不再多语起身要走。

我强拉住他，问他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他只是摇头不语，说既然已经贵不可言还有什么可说的。

他逃也似的离开，连赏钱也没要。可是他走了几步又退回来，迟疑地说："在下有句中肯的话要对夫人讲。此小姐面相富贵且贵气逼人……这等平庶之地恐容不下她，夫人最好想办法把她送进宫中去……否则……"

他骤然停止。

看着算命先生欲言又止的样子，我喝问他："你说话怎么总是吞吞吐吐的？否则什么？"

他略有为难，可还是说出了口："否则夫人和将军可能寿命将折，无法正寝……"

我和小姐十分震惊，这先生可是疯了？说出这样耸人听闻的话。

"夫人好自为之。在下告退。"说着那算命先生摇着头离开了。

小姐就是在这天给小小姐起名叫"奴兮"的。

她说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她并不奢望小小姐能有多富贵，她只是希望小小姐能平平安安的，以后找个相当的人家安稳地过完自己的一生。

起这样的名字，只是希望能杀杀她命中的贵气。

本来那算命先生的疯言疯语也就到此为止了，但是没想到路过的将军大人听到了一切。

他的理解是，小小姐乃皇上龙种，贵不可言，皇家血脉不应该下住臣家，望把小小姐速速送进宫中，和她的父皇团聚，否则龙颜大怒，会牵连到将军和夫人……

其实也不怪将军大人想偏，若不是皇帝的亲身女儿，何必要送进宫中？

一向自信总有一天能收服小姐之心的将军大人，从没想到自己竟受到了这种侮辱，他可以容忍小姐任性，可以容忍小姐对他冷淡，可以容忍她不喜欢和他欢爱，可是唯独容不下的是--背叛。

也许世上的男人都无法容忍他的女人对他的背叛，何况将军大人一向又是那样的春风得意，多少女人期望着主动投怀送抱，可他偏偏栽到了那个无心的小姐身上。

如果她的情夫只是个普通人，他会毫不犹豫地和他决斗，像英雄那样把小姐抢回来征服她。

可是那人是至高无上的皇帝，他什么也不能说什么也不能做，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缠绵在一起。

怒火中烧。

第52节：第十一章 归宫(11)

如果将军大人知道小姐实际上现在是心仪他的，他也会相信小姐，也会对自己有几分自信。但是他不知道，他以为小姐自从新婚起对他的冷淡是因为小姐之前早已心许风流倜傥的皇帝……

爱之愈深，恨之愈深。

将军大人无数次苦闷地问自己，自己对她已经那样好……为什么还是得不到她的心，为什么要背叛我……

刚开始只是冷淡。

可是皇上似乎对小姐的生产异常关心，宫中时不时有丰厚的赏赐送过来。

将军大人冷眼旁观。

那天，难得将军大人去小姐房里，竟从小姐的枕下发现了明黄色龙纹镶玉石腰带。

这样贴身的饰品让将军大人再也控制不住，他第一次失手打了小姐。

"贱人！"他这样骂小姐。

小姐拼命解释，说根本不知道这个是从哪儿来的，可是将军大人已经不再相信小姐了。

证据确凿，能拥有这样奢华东西的人除了皇上别无他人。

我怀疑是正房夫人所为，可是令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正房夫人如何获得这样的宫中之物。这件事直到后来才被小小姐揭开谜底。

有了第一次接着就会有第二次。

轻则冷言冷语，重则毒打一顿。

他甚至还会揪起小姐的长发向地上磕去，次日，小姐的青丝一缕缕地凋落……

小姐常常是青肿着嘴角忍着浑身的疼痛给小小姐哺乳。

将军大人对小小姐自然也不会好，看也不看一眼，甚至连小小姐平时的婴儿用度也缩减了下来。

就是在那一刻，小姐真正成熟起来。

她学会了利用她最后仅存的威仪，呵斥那些趋炎附势的奴才，为小小姐争取食物、衣布、汤药……

她突然间变成了一位真正的母亲，竭心尽力地保护自己的小兽。

每次将军大人到她的屋里时，她总是让我带着小小姐出去，她不愿意让小小姐看见他们的争吵，她不愿意小小姐受到哪怕是一丝的伤害。

可是那天趁着我不注意时，小小姐自己先回来了。

她兴致勃勃地跨进门槛，欢快地喊着："娘亲，快看看奴兮为你采的花！"

然后，她看见将军大人正在撕扯着小姐的头发。

花儿坠落在地。

当我赶回时，一切已经晚了。小小姐大睁着眼睛看着出现在面前的一切。

小姐第一次发出那种凄厉的声音："善善，带她走！求你……别让她看见……别让她看见啊……"

那一瞬间，小小姐呆滞在那里。

将军大人对小姐的报复变本加厉。

他相继娶了三房四房，偏偏又把她们安排在小姐庭院附近。

每晚传来的男女淫荡呻吟声，让小姐的眼泪浸透枕被……

将军大人经常酗酒，他常常带着一身酒气闯到小姐房里对小姐施虐。

将军大人最后一个宠爱的人是我。

他喝醉了酒，然后强暴了我。

一夜风流，他倒身昏昏欲睡。

我裸着身子在月光中哭泣。

我知道，他从未对我动过真情，不过是想借此报复小姐罢了……

我背叛了发誓效忠的小姐，我想割腕自杀，却被小姐发现了。

她拉着我的手贴在她的脸旁，一滴滴清泪落下。

"善善，我不怨你，不是你的错。可是你不也喜欢大人吗……这样就好了……我去请大人给你个名分……"

我惊恐地看着小姐，一向迟钝的她何时看透了我的心思……我从来没有表现出来过。

但是小姐不懂我的心意。

虽然将军大人是我仰慕的男子，但是在我的内心深处，小姐才是至高无上的。

父母给了我生命，可是只有她才给了我尊严与亲情。

尽管将军大人后来又多有纠缠，可是我并不想充当他复仇的工具，何况那对象又是我最挚爱的小姐。

最后我甚至以死相逼，将军大人这才退却作罢。

那一夜是我终身痛苦的回忆，我不知道在这个并不爱我的男人身下承欢是何种感觉，我爱他，可他心中无我，而他这么做无非是想让我忠于的小姐更加痛苦……

所以当小小姐问我为什么不为将军大人哭时，那一刻，我觉得小小姐真是残忍。

大房夫人对小姐的失宠甚是得意，没有了将军大人的庇护，她开始丧心病狂地报复发泄之前的怨恨。

明明小姐病得起不了床，她还训诫小姐每日到她房里请安。

病恹恹的小姐强撑着只是去晚了一些，她便破口大骂，叫小姐跪下。

然后她上前狠狠地踩在小姐伏在地上的纤手……

小姐病在床榻上已经奄奄一息了。

小小姐可能凭着孩童特有的敏感，隐约感觉到自己的娘亲可能发生了什么不好的事情?于是她总是黏着小姐，片刻也不敢离开小姐病榻

前，她说她怕她一离开娘亲就会不翼而飞……她总是天真烂漫地叫着娘亲，可是却一个爹爹也叫不出来。

第53节：第十一章 归宫(12)

将军大人对她更是厌恶，说她是孽种。

其实，将军若是能仔细地静下心来好好地看看小小姐，他就会发现小小姐那英挺的鼻子和倔强的嘴角简直和他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但是那时的他已经迷了心智，固执地认为不是他所出。

将军大人对重病中的小姐不闻不问，且不让府里请医生为小姐诊治。

南宫府上要把小姐接回府去，可是将军大人死不放人，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夫君不放，老爷、夫人真是毫无办法。

最后还是宫里的皇上听闻了消息，心急如焚，忙派了宫中最好的太医张端大人去医治。

可是无奈已经太晚了，小姐最终香殒魂断。

小姐临死前，皇上再也不顾一切地过来看望小姐。

他看着小姐消瘦苍白的脸庞，眼圈红了起来。

他拉起小姐纤柔的手，放在他的脸上无限爱怜地摩挲着。

小姐最后的话是对皇上说的，她气若游丝，声细如蚊，却让在场的人无不落泪。

小姐看着皇上，虚弱地说："皇上……我恨您……天下那么多女人为什么偏偏是我……"

皇上一震，那个至高无上的人终于抑制不住落下泪来。

"韵韵，是朕对不起你……"

小姐闭了一下眼睛，又费力地睁开："可是我依然要拜托您……我的女儿……她的亲生父亲不喜欢她，我只能求您用那宽大的袖袍庇佑她……答应我……"

说完这话，小姐的手掉落下来……让皇上好生照顾小小姐竟成了小姐的临终遗言。

皇上绝望地大声呼唤着"韵韵"，可是小姐再也听不见了。

小姐死时的神情是平静的，仿佛她只是在沉睡，她的面孔依然是小时候那样纯洁，那样美丽绝伦……

小姐死时，庭外的梨花绝望地大片大片毫无节制地开放，仿佛要把那一生的生命都要在这一刻绽放。

整个世界都是那种纷扬的纯白，摄人心魄。

七岁的小小姐睁着惊恐的大眼睛，看着眼前白茫茫的一片。

许是小姐死时那种强烈的白刺激到了小小姐，至此小小姐一生不穿白衣。

小姐死后，将军的灵魂仿佛也随小姐而去。

他更加少言寡语，他不再宠爱任何女人。

本来当初这一切就是让那个人看的，现在那个人已经不在了，他做这些还有什么意义……

一年后，将军主动请缨，平定回纥。

后来前线传来将军战死的消息。

有知情的将士回来说，将军完全没有必要亲自迎战杀敌，他甚至没有穿盔甲就拿着大刀冲进敌阵……那一刻将军大人疯狂得简直就像……自杀……

但是"自杀"这两个字最终没有从那个将士的口中说出。

"自杀"这个词太过侮辱那个能征善战、英勇无比的令他们尊重的大将军，他们宁可相信他是光荣战死的。

没有小姐没有大人的将军府无比荒芜，成天有数不尽的乌鸦到这儿来撕心裂肺地哀叫……正房夫人也每日躲在屋中不出来……原来她并不是这片庭院真正的女主人，小姐走了，也把一切都带走了。

之后，小小姐被皇上接进宫，皇上对小小姐的宠爱无以复加。

小小姐在宫中生活得如鱼得水，我也终于明白了那个算命先生所说的话的意思。

贵不可言。

第54节：第十二章 初长(1)

第十二章●初长

这样的一刻，在我的心上深深地烙刻下来。即便后来发生了那样的事，那清新的色彩却一辈子不曾在我心中褪色过。

（奴兮）

时光荏苒，白驹过隙。

原先和我一般高的十二皇子已经蹿得比我高上一头了。

那时，十二皇子他们已经开始学习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我早已不能和他们一起学习，转而要向宫中有资质的命妇学习《女诫》、《女训》等。

命妇孜孜不倦地讲解着："《仪礼·丧服·传》对女子的德容言行有比较系统的要求，要求女子应该遵行"三从"，即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

我正襟危坐，目不斜视，实则内心烦躁不已。

我扫了一眼在我旁边端坐着的姊，她倒难得听得一丝不苟，津津有味。

好不容易下了堂，我便飞也似的逃出来。

我见了十二皇子，呼出了一口气："累死我了。那命妇喋喋不休，真是讨厌。你今天可学到什么有趣的东西了？"

十二皇子咳了一声，声音嘶哑地回道："今天师父介绍了关于《夏迭》、《晨露》、《大武》大禹治水，舜命皋陶作《夏迭》九章，以表彰其功；商汤伐桀，黔首安宁，汤命伊尹作《晨露》之歌，以展现其善；牧野之战，武王克商，于是命周太公作《大武》以昭示其武功。等乐章，师父还说"声音之道，与政通矣"，教导我们多听德音雅乐……"

我听了十二皇子的声音，掩嘴咯咯地笑个不停："哈哈哈，十二皇子你的声音简直像公鸭在叫。你的声音什么时候变得如此嘶哑了……

好好玩儿……"

十二皇子正要解释，却没说出口，反而红了脸。

我诧异，今天十二皇子怎么了？莫非是生病了？

我上前关切地问："十二皇子你可是感冒发烧了？所以才烧坏了嗓子……你可要好好找太医瞧瞧，哑着嗓子多难受啊。"

十二皇子连连摆手，他说："我没生病……"

我听了，明白了。

我故作神秘地向他说："我知道了，你是不愿意喝苦汤药……你等等啊，我知道有一副清火润嗓的药方，一点也不苦反而有一丝甘甜，等着我给你配来啊！"

说完，我也不顾十二皇子再辩解什么，兴冲冲地跑回小雅斋。

善善看我摆弄草药很是奇怪，上前问："小小姐您是身上不舒服吗？"

"不是我，是十二皇子今天的嗓子突然哑了。我说他生病了，他还不敢承认……"我向善善解释完便继续配我的药，"嗯，再配上板蓝根……"

善善想了想，忽然一笑。

我诧异地问善善笑什么。

善善嘴角还是忍不住挂着笑，她把我的药收起来："十二皇子确实不是病了，即使吃了小小姐的药恐怕也是好不了的……"

我惊异地问为什么？我向药婆婆勤勤恳恳地学习医药知识已有三年，除了一些少见的疑难杂症外，其他的病症我也能医治一二了。

十二皇子不过是嗓子沙哑，这等小病应该是难不倒我的吧？

善善说总之十二皇子不是生病，等过一段时间就会自然好了。

我一向不喜欢被蒙在鼓里的感觉，缠着善善偏要打破砂锅问到底。

善善拗不过我，无奈地向我解释："十二皇子今年已经十五岁了，就要行元服礼了……十二皇子嗓子哑了，就要长成个男子汉了。"

我自恃聪明，可是对善善这句话还是百思不得其解，长成男子汉和嗓子哑了有什么关系吗?

果然如善善所说，十二皇子嗓子不治而愈，但是那之后他的声音开始变得低沉磁性起来。

那天我走路不小心，崴了脚腕，跌在地上便起不来了。

十二皇子毫不费力地把我抱起来，就像抱起一只小宠物似的，轻而易举。

我抬眼望着十二皇子，暮中的红日将他的脸庞衬得坚毅英挺。

闻着他身上自我小时候便熟悉的淡淡的熏香，我想十二皇子什么时候开始变得不一样了呢……

每个月，太后都会考查我和姊学习女德的情况。

太后对姊一向很满意，说她典淑静雅。却总对我不放心，仿佛觉得我不安于室，不守妇德一样，所以每次问我的问题总是细致而刁钻。

虽然我对《女诫》、《女训》等一向不以为然，但是为了不受人以柄，我着实下了一番苦工夫，每篇至少也抄过三遍，所以早已倒背如流。

太后问我："《周礼》对女子提出"四德"，为哪四德？"

我答："女子四德分别为妇德、妇言、妇容、妇功。"

太后又问："那么何谓妇德、妇言、妇容、妇功？"

我流利地回答："幽闲贞静，守节整齐，行己有耻，动静有法，是谓妇德；则辞而说，不道恶语，时然后

〖2〗〖2〗

言，不厌于人，是谓妇言；盥浣尘□，服饰鲜洁，沐浴以时，身不垢辱，是谓妇容；专心纺绩，不好嬉笑，洁齐酒食，以奉宾客，是谓妇功。"

一气呵成，不带一丝停顿。

太后略微满意："说得很好。"但是末了还不忘加上一句："还需要继续努力。"

我恭谨地回答："谨遵太后教诲。"

当我和姊退下时，发现十皇子竟在殿外等着什么人。

十皇子，今年十七岁，两年前行过元服礼，现在也算是个仪表堂堂的郎君了。我和十皇子虽然一起读过书，但是并不熟悉，只是印象里知道十皇子很有进取心，读书很认真，功课也是众皇子中数一数二的，以后说不定也会是位优秀出色的亲王。

十皇子见我们出来了，走到我们面前。

他看着姊问："可以和你说些话吗？"

姊点头，然后他们抛下我离开了。

我按捺不住心中的好奇，虽然知道这样做未免卑鄙，但还是偷偷地跟在他们身后。

十皇子带着姊来到了一个僻静的角落。

我听见十皇子对姊说："母妃说我已经长大成人，应该纳妃了。你应该知道我早就心仪于你，我想奏明父皇太后，让他们把你赐给我……所以想先询问你的意思……"

说完像要确认姊的意思般，他走上前要拉姊的手。

只见姊后退几步，拒绝了他。

她示意十皇子不要说话，警惕地环视四周，然后引着十皇子向更隐秘的地方走去。

我心中恍然，也不好再跟过去。

原来是十皇子在向姊示爱呀。

我望着姊的背影，发现姊从前年行了及笄礼后也变了许多，仿佛是越来越漂亮了。

所谓"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长大成人的姊明眸皓齿，面若桃腮，腰肢细柔，声音细腻软润，行为谦谦得体，端静优雅，也难怪十皇子如此心仪于她了。

第55节：第十二章 初长(2)

可是我知道姊十有八九是不会许了十皇子的。

她早就有喜欢的人了。生性腼腆静雅的她不敢和他多说话，可是我能看见她脉脉的目光总是随着他转动……

姊的那种含苞欲放的美让我有些嫉妒。

我走到湖边，低头望着水面，倒映出的依旧是一张孩子般童稚的脸庞。

那天，我入浴的时候，竟发现我的胸前微微隆起了。

然后我迎来了有生以来的第一次月信。

我对自己身体的变化又是羞耻又是惊恐，多亏善善在一旁耐心地解释说，这是女孩子正常都会经历的生理步骤，才让我稍稍安心。

月信时，我躲在小雅斋里不肯出去。

期间，皇上、十二皇子和九皇子都来过，他们看见我坐在床头盖着大被子一动也不敢动的样子，以为我生了什么大病，我只有拼命掩住脸上的羞红说自己偶感风寒。

善善按照宫中的惯例，把这事禀告给太后和皇后，并有专门的司局记录存档下来。

皇后笑眯眯地看着我，说恭喜我长大了。

我却生出一丝恼恨，想着这事有什么可恭贺的，这是多么让人心烦的恼心事啊。

药婆婆突然病倒了，我便带着婷仪一起去探望。

回来时，发现有嘤嘤的哭泣声从树林里传来。

我心生诧异，循了声音望去。

只见一个宫娥打扮的女子坐在井边，哭得很伤心，还时不时拿丝绢擦拭着泪珠。

一定是有了什么委屈，或者是挨了主子的惩罚，这种事屡屡发生，倒是不足为奇的。

不过我可没闲心管一个小宫娥，转身正要走。

婷仪却惊呼："小姐，她要跳井！"

我定睛一看，果真如此，那宫娥正要转身跳入井中。

"快去救下她！"我吩咐着婷仪。我虽冷漠，但是眼看有人在我眼前求死，我也不能熟视无睹。

婷仪机灵，跑过去，一把拉住了正要跳井的宫娥。

那宫娥转身还要跳，婷仪死死拉住她。

"为什么不让我死？"那宫娥边哭边喊。

我上前，口气平静地问："你为什么要死？"

那宫娥见我衣着华贵，显然也是个主子，她虽哭着却不敢不回答。

"今日我不小心打碎了茶盏，茶水溅了太后一身，太后责备奴婢说："你怎么这样愚笨，你这样的奴才还不如跳井死了呢！"我这才遵照太后吩咐……"

我笑，原来她是太后宫里的人。太后为人一向苛刻严厉，她今日这样冒失，也难怪太后要骂她了。不过，太后只是一时恼怒说出的气话，她怎么还当真了呢？果然是个愚笨的丫头。

我却说："你若是想跳井，也要挑个夜静人少的时候。你大白天的跳井，也难怪死不成了。"

那宫娥惊异地看着我，她一定想不到还有人这样劝说的，继而又使劲地哭起来。

"可是太后既然要奴婢死，奴婢想就要趁早也免得太后看着奴婢心烦……却想不到惊扰了小姐，奴婢的罪孽更深重了。"

我心想，她倒是挺愚忠的。

看她哭得痛不欲生的样子，想必一定是吓着了，我便也不好再刺激她。

"好了，好了，别哭了。我回头去向太后求情，太后念佛心慈，一定能原谅你这一次的。"

那宫娥却一味地摇头，她哭着说："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太后一定讨厌死奴婢了……"

婷仪冒冒失失地问："那是几次了？"

那宫娥悲痛中颤巍巍地伸出了五只手指。

婷仪惊诧："五次了？也难怪太后让你死……"

那宫娥一听婷仪这么说，哭得越发不可收拾了。

我被她哭得头疼，不过却不知道为什么并不讨厌这个冒失的宫娥。

人和人之间的缘分实在蹊跷。

那宫娥犯了五次这样的错，太后一定不会容下她了。我便发了善心，向太后禀明讨了她过去。太后虽然和我有隔阂，但是索要一个小小宫娥的事她也不会不准的。

就这样，我的小雅斋又增添了一位新成员。

如意把她领到小雅斋来，她环视四周，变得畏首畏尾起来。

我看她那小心翼翼的样子，忍不住发笑。

"你怎么说也是在太后宫里侍候过的人，怎么却是一点没有见过世面的样子？"

她唯唯诺诺地回答："太后侍佛的宫殿布置得朴素，小姐的屋子不知要比太后的殿宇豪华几倍……"

我皱眉，也许她说这话是为了奉承我，却不懂利害，口无遮拦，技巧极差。果然冒失。

不过她刚来，我也不好对她太过严厉。

我和颜悦色地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奴婢冬儿……因为我是在冬天出生的，这才起了这个名字。"

虽然宫中主子为了方便省心给底下的奴才起个好记的名字，多带"小""儿"，我却不喜欢这样无情调而粗俗的名字。

冬儿看见我阴沉的脸，直觉让她意识到自己有哪方面不讨我喜欢了，眼圈一红，眼泪又要掉下来了。

第56节：第十二章 初长(3)

我想，这冬儿怎么这么爱哭，她这一天掉的眼泪可能比我一辈子的都要多上几倍。

突然间"花溅泪"这个名字在我脑中闪现出来。

虽然眼前的冬儿完全是一副傻大姐的模样，和雅致妩媚仿佛一点也扯不上关系，但不知为什么，我就是想给她起这个名字。

"花溅泪，你以后就叫花溅泪了。"

冬儿抬起红红的眼睛看着我，愣愣的样子。

在场的婷仪、如意、绿吹、形单等莫不羡慕，虽然她们的名字也是百里挑一，雅致悦耳，但是仿佛都比不上"花溅泪"这样娇美。

绿吹提醒冬儿："愣着干什么呢？！快谢谢小姐啊！"

冬儿这才如梦初醒，急忙谢恩。

我看着下首叩头不止的冬儿，心想，说不定她日后是个有福之人呢。

花溅泪虽然冒失笨拙，但是人很勤快。

可能是婷仪她们欺负这个新来的丫头，所以后来小雅斋脏累的活都推给她干了，她倒也没什么怨言。

不过花溅泪来了之后，小雅斋的笑声又多了一些。

花溅泪实在拙笨得可以，常常让人忍俊不禁。

那天，花溅泪下身穿了绿裙子，脚上却偏偏配了红鞋子。

她这样不伦不类的穿法都让我们暗自发笑。

婷仪逗她："花溅泪，你这种"绿叶衬红花"的穿法可真有新意……"

花溅泪傻傻的听不出婷仪言语间嘲弄的意思，只以为婷仪是夸她穿得漂亮，呵呵地笑了，甚至还有点不好意思。

婷仪她们再也忍不住大笑起来。

我看不过去，叫她们闭了嘴，自己却再也忍不住笑了。

我的侍女虽说不上国色天香、如花似玉，但至少也个个是中等姿色，举止得体优雅叫人挑不出错来。这花溅泪还真是小雅斋的异类，看来得好好训导她一下了。

我召花溅泪过来，指着婷仪问："她可漂亮？"

花溅泪诚惶诚恐地回答："婷仪姐姐自然是貌美如花。"

虽然今年婷仪不过年方十五，而花溅泪已经十六岁了，可是婷仪早侍候我，所以她还是要向婷仪尊称姐姐的。

"那么她呢？"我又指了指绿吹。

花溅泪回答："小姐屋里的众位姐姐都十分漂亮。"

我挑眉："那是否有不漂亮的东西破坏了这个屋子的和谐呢？"

这次花溅泪不笨，如果说其他的姐姐们都很漂亮，那么不漂亮的只剩下自己了。

她艰难地说出口："是奴婢。"

我笑："可是她们之前也没有这么漂亮的，是通过努力学习礼仪举止才变得漂亮的。花溅泪，你能像她们一样学着变漂亮吗？"

花溅泪本以为我问她的话是要羞辱她的，没想到我反而说出了鼓励她的话。

"能，花溅泪一定会刻苦向各位姐姐们学习，不丢小姐颜面。"花溅泪回答。

我向她微笑着："我相信你总有一天能成为和你名字一样美丽的人。"

花溅泪抬头看我，直愣愣的。

我略有厌恶地别过头去，拿袖子遮住侧脸："如果主子不让你抬头，你不能看她。第一课就从这里学起。"

花溅泪赶忙低下头去。

"好了，你下去吧。绿吹，你以后负责教习她穿着举止。"

绿吹领命。

如意奉我之命打探回来，她禀道："小姐我已经查清楚了，花溅泪从入宫起就一直在寿安宫服侍，她的确曾打翻过五次杯盏，惹怒了太后。太后似乎也说过要她跳井之类的话……"

"那么她进宫以前的身世如何？"

"这就是最佩服小姐的地方了，看出她有富贵之气。她家以前好像也是名门望族，但后来不知何因家道中落，这才把她卖进宫中……"

我点头："原来是这样。"

如意好奇地问："难道她有什么问题吗？我看她整个人呆呆傻傻的……应该没什么可担心的。"

我望着窗外在绿吹教导下一丝不苟练习举止的花溅泪，说："没什么，小心谨慎点总是好的。"

如意看看我的脸色小心询问道："小姐可是对花溅泪太严厉了？我看小姐对她说最后的那句话时她眼睛红红的，又像要哭了……"

我平静地回答："我只是为了她好。她这样不懂规矩，在我这儿还好，若以后真惹到其他的什么人，到最后吃亏的是她自己。她又这样迟钝，我若不对她严厉苛刻些，她又怎么会上心呢……"

如意顿悟："小姐真是为她着想，如果她能理解小姐的这片苦心就好了。"

"她会的。我见她眉眼间也有灵气，似乎也是可塑之材。待日后她懂得如何为人处世了，她自会理解当初我为什么这样严厉地要求她了。"

（十二皇子）

不知何时，奴兮不再每天蹦蹦跳跳、和我们这些皇子嬉笑打闹了，反而有时她会静静地倾听我们说话，走路时也变得清婉婀娜起来。

前些日子她抱病足不出户。

我很担心她，就去她的小雅斋看望她。

只见她神色紧张地端坐在床上一动也不动。

第57节：第十二章 初长(4)

我从未见过奴兮如此窘迫的样子，觉得十分新鲜有趣，凑近床边，问："你最近好像总是生病。你的脸有些绯红，难道是发烧了……"

说着上前摸她的额头。

本来自小就玩得熟了，这类身体接触也是时有发生的，我们倒是见怪不怪了。

没想到今天的奴兮竟然十分反常，她一下子打掉了我伸出的手，然后拿警惕的眼神看着我。

我吃惊地盯着她："奴兮，你今天是怎么了？"

奴兮这才发现自己的失仪，她慌张解释："我确实是感冒了，浑身不舒服得紧。你不要靠近我，会传染的……"

善善过来了，歉意地解释着："小小姐今天身子确实不太舒服，不过并无大碍，十二皇子不必担心。"

我看奴兮着实不舒服的样子，便顺着她的意离她远了点。

我故意说了些好玩的事想逗她开心，她却一直沉默着，只有在听到有趣的地方才会微微抿嘴笑一下。我心想，今天的奴兮的确很反常，若是平时她一定是大声地笑出来了。

不过，今天的奴兮却不似往常小孩子的稚气模样，反而增添了一丝青涩的妩媚，让我忍不住又偷偷多看了她几眼。

春雨润物细无声。

我望着窗外的蒙蒙细雨，突然很想念奴兮，想知道她现在在干什么。

我叫上元遥，两个人撑着伞向小雅斋走去。

到了小雅斋，被歉意地告知小姐正在沐浴更衣，然后拿上点心让我们等上一会儿。

不一会儿，奴兮被簇拥着出来了。

她穿着宽松柔软的浴衣，长长的头发也是随意披散着，正有晶莹的水珠一滴滴地顺着她的发尖流下滴在朱红色地板上。

善善将一件外衣披到她身上，她又拿掉了，她说："十二皇子不是外人，就不必在意这个了。"

她随意地靠在矮几上，问我："怎么下着雨过来了？"

我笑着回答："不过突然是想和你一起赏雨罢了。"

也许是刚刚洗完澡的缘故，现在的她显得慵懒放松，没有了前几天的警戒。

她笑盈盈地款款走到我旁边，紧挨着我坐下，望着殿外被春雨冲刷出青绿的一片天地。

"十二皇子，有多久我们没有这样坐在一起赏雨了？"

我想了想："好像有许久了吧……"

这时有宫娥上前要为她梳头，她接过紫檀香木梳子，屏退了宫娥，自己随意地梳起来。

那把紫檀香木梳子的尾端坠有两块玉石，随着她一上一下梳着头发，发出清脆悦耳的声音。

然后我闻到了一种淡淡的香甜的气息混着春雨的味道。

我望着奴兮，只见她边梳着头边专心致志地望向殿外，看着那蒙蒙雨景。

奴兮经常依据不同时令换不同香味的熏香，或淡雅或浓郁，都香气逼人。此时奴兮身体上散发出的自然香气却是那些熏香比不了的。既然奴兮本身就带有无与伦比的香气，为什么还要那些身外之物来掩盖呢？这就是奴兮的个性吧，她从来不轻易在外面展现真正的自己，她总能把自己掩饰得好好的。

她微笑着问我："想什么呢？"

我正要回答，却无意中看见她的浴袍边上微露出她那娇小玲珑的脚，心中一跳。

非礼勿视，我慌张地又把头转正，看着外面回答："没，没想什么。"

夹杂着雨气的微风吹过，她似乎感觉有点冷了，向我这边又靠了靠。

我脸上表现得还算镇静，内心却跳动不已。

她软软懒散的声音传来，好像梦呓般："十二皇子……"

"嗯？"

"这样的雨下得多不痛不痒的啊。"

"你不喜欢这样的雨吗？"

"嗯，我不喜欢这样软绵绵的细雨。我喜欢夏天的暴雨，那种气势让人惊叹……仿佛能摧毁一切……让所有的人都甘拜它的脚下……"

我笑了："奴兮你的喜好真是特别。自古以来咏颂春雨的诗多如牛毛，而赞颂暴雨的嘛……好似是凤毛麟角。"

奴兮也呵呵地笑了。

"不过和你在一起看雨，总能感觉很放松很安心的样子……多亏有十二皇子，我才不这样寂寞……"

之后便是一片寂静，我们两个并排坐在一起，看着殿外如银针掉落的细雨。

我们都不再说话，却感觉很温馨很安适。

这样的一刻，在我的心上深深地烙刻下来。即便后来发生了那样的事，那清新的色彩却一辈子不曾在我心中褪色过。

第58节：第十三章 情窦(1)

第十三章●情窦

我每每想到那个和蔼可亲的婆婆已经不在人世了，心中就会产生一种悲哀与留恋，可是我表现出的只是一种沉默，不知何时起，我已经不习惯表达自己的情感了。

（奴兮）

药婆婆的身体越发的不好了。

我不明白，药婆婆自己就精通医术，为什么却治不好自己呢?

药婆婆总说这是报应。

可是我不信，药婆婆那样不争名利，那样和善的人会犯什么大错呢?

我尽心照料，可药婆婆的身体还是每况愈下。

我每天都在为她祈祷，但药婆婆还是在一个月之后离开了我。

她临死前，伸出如枯枝般苍老的满是皱纹的手拉住我的手。

她老泪纵横："小姐，老奴不能再侍候您了……"

我哽咽着，眼圈发红："药婆婆你不要这样说……你会好起来的。"

药婆婆摇了摇头："我自己很清楚自己的病情……好不了了。老奴这一辈子昏庸而过，最幸运的是后来能遇见小姐……小姐天资聪明……老奴将医术传给小姐也算不辱张端大人的门楣了……"

我心一酸，忙忍住即将掉下来的眼泪。

"药婆婆还有什么未了的心愿吗？奴兮一定会尽力完成的。"

药婆婆的眼神开始涣散起来，她强撑着说："老奴这辈子只做过一次错事……那时年轻贪生怕死，贪图富贵……可是当老奴醒悟过来时……一切都已经晚了，追悔莫及。现在老奴遭到天谴了，这是报应啊……报应！"

我问："是什么事？"

药婆婆不告诉我，但是她的手却把我拉得更紧："小姐您听我一句……冥冥之中自有天理……小姐您现在的医术已经算是炉火纯青……可是老奴还是要提醒您一句：切莫害人哪！否则早晚都要遭报应的……小姐，您一定要记住老奴的这句话……"

我很震惊，最终还是没能给出婆婆一句承诺。

药婆婆拉住我的手骤然掉落……

我直愣愣地看着死不瞑目的药婆婆，上前缓缓抚下药婆婆的双眼。

对不起。

药婆婆已经走了三天了，我虽厚葬了她，却总是感觉亏欠了她什么。

想着药婆婆毫无保留的谆谆教导，想起每天和她一起研习药材的日子……又一位关爱我的亲人离去了啊。

她留给我的是技艺高超的医术，让我终生受益无穷。

我每每想到那个和蔼可亲的婆婆已经不在人世了，心中就会产生一种悲哀与留恋，可是我表现出的只是一种沉默，不知何时起，我已经不习惯表达自己的情感了。

年糕最近也不太精神，整天病恹恹的。

年糕是在我失明的时候，九皇子送给我解闷的小白兔，因为有"玉兔捣年糕"的说法，便给它起名叫年糕。

我想也许它是憋闷坏了，于是抱着它到宫中的猎场去透透风。

我把它放下来，任它自己去跑，自己就势枕着手躺在绿地上看天空。

春风习习吹来，我身边两寸高的草儿便顺着风向弯低了腰。

我深吸了一口气，身体顿时感觉舒爽了许多。

我伸出自己小小的右手，张开双指，便有阳光从缝隙中透射过来。

我自顾自地玩了会儿，想着时候不早了便起身叫年糕回家。

可是迟迟听不到回应。

年糕早就被训导得通了人性，一般我召唤它时，它都会跑到我身边的呀。

我只有四处寻找，边察看四周边呼唤它的名字。

后来我终于发现了它。

可是它已经死了。

它身上插着一支箭，可见是被人射杀而死。

我悲愤不已，正要找杀死年糕的凶手，便有人声传来："王子，在这边！"

出现在眼前的，是两个身着外藩异装的年轻少年。

站在前面的男子衣饰非常华丽，只见他头戴栖鹰帽，头发披散着，但前面的几绺编成小辫，穿着右开襟的绣着狼蛇等凶猛动物图案的赤色宽袍，足蹬黑色压花纹单马靴，腰缠与衣服颜色相匹配的腰带，右侧悬挂着小利刀和墨青色荷包。他的嘴上长了一层细细的茸毛胡须，可见不过十九二十岁的光景，但是他的体格却比同龄中原人高挺，显得英气豪爽。

我看见他的手里正拿着弓箭，便知刚才一定是他射杀了我的年糕。

我上前找他理论："你杀了我的兔子！"

他年少气盛，一副无所谓的样子："这是猎场，打死一只兔子怎么了？我倒是想到这儿猎杀熊狼的，可惜没有什么收获，最后只有拿这只兔子练练手了。"

"那是我的兔子！现在又不是狩猎时节，是不可以到这儿打猎的！你懂不懂，狄戎人？"他杀了我的兔子，还一副理直气壮的样子让我怒从心起，所以说起话来也颇激愤。

他似乎被我的话刺伤了，眼神有些愤怒："反正已经打死了，难道你还要本王子赔你不成？"

我上前，一把夺过他手里的弓箭，狠狠地扔了出去，然后拿挑衅的眼神看着他。

可能他从没想到传说中温柔似水的中原女子会做出这样的行为，一时呆在那里。

他吼道："你干什么？你不要命了？！"

我冷笑，其实我早已猜出他便是三年之前质于京城的回纥王子巫朗哈穆，可是他一个身在异乡的人质竟说出这样威胁我的话，真是盲目自大。

"那巫朗哈穆王子要怎么处死我呢？"

他听了更怒，但是让我意想不到的是，他竟真的上前一把掐住了我细嫩的脖子。

第59节：第十三章 情窦(2)

我从来没想到，他真的敢这么做。

就在我们僵持时，后面的奴仆听到我竟能叫出王子的名字，想必知道我也是有来历的，便上前在他耳边低劝道："王子，在这儿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听了这句话，那王子愤怒的眸子慢慢变得平静下来，他的手才渐渐松开我。

我捂着被勒得生疼的脖子，使劲地咳着。

我回头，恶狠狠地说："我会报这一箭之仇的。"

他嗤之以鼻："好傲慢的女子。若是我真的要杀你，你还有反抗的能力吗？"

我无话，虽然不甘心，可是依我的力量真的不是他的对手。

好汉不吃眼前亏，我愤愤地扭头就要离去，可是他不依不饶带有嘲弄的话语从后面传来："既然心疼兔子，为什么连尸体都不收就要走了？不是总说中原女子皆娇柔善怜吗？"

"中原女子也是分很多种的。"我咬牙切齿地回道。

晚上，趁着宫人不注意时，我揭衣一看，我本来粉白的脖颈上已有一圈红纹。

我倒吸了一口冷气，如果不是那男仆上前劝阻，我说不定真的要被他勒死了！

我虽愤恨，可是依旧穿上了高围领的衣服，打算不动声色。

那个王子在这宫中的身份极其特殊，既高贵又卑微。

他乃回纥可汗的长子，日后说不定是继承大统之人，所以说他是高贵的。但是他是以臣国人质的身份来到这里，那么也可以说他现在是寄人篱下，身份卑微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他听了男仆的劝告放了手的原因。

又想起娜木朵儿利用我就是为了此人时，我对他的感觉不觉又恶劣了许多。

我和九皇子坐着下棋。

九皇子下了一颗白子，说："和你下棋总是要耗费一番脑子的……"

我笑笑，从容地拿起一颗黑子放在棋盘上："可是我每每总是输给你的。"

他又思忖了半晌，下定决心地把白子放在刚刚下的黑子下面："你志不在此。"

我抬头看着九皇子，他微微皱眉沉思的模样越发清秀。

十七岁的九皇子偏好穿精致的五龙绣团云青白衣，熏香也是香樨木清淡的味道，举手投足间都透露出一种皇室优雅的贵气，已然是个清秀飘然的美男子了。

想到两年前，当我把一碗浓黑的药汁放在桌上，玉昭容犹豫不决，可是九皇子却毫不迟疑地饮了下去，而现在他虽然身体还略有清瘦，但是病已经大好了。

他发现我在看他，也抬起了头盯着我的眸子。

他的眼睛清澈深邃："奴兮，只是最近的一些日子，你就好似长大了许多……快要举行及笄礼了吧？"

"嗯，已经请了卜师筮问了吉日，定在两个月后的十六日行礼。"

"执事都为何人？"

"请了礼部卿的正室崇国夫人当正宾梳头，大姬为有司，姊为赞者……"正宾一般请有德才的女性长辈为其梳头加笄。有司一人，为笄者托盘的人。赞者一人，来协助正宾行礼，一般为笄者的好友、姊妹。观礼者若干。

九皇子惊叹："父皇对你果然不一般。大姬和崇国夫人皆是国中数一数二的尊贵女性。"

我笑了笑，皇上对及笄之事的确十分重视，很早便开始一丝不苟地准备了，他说这次及笄礼一定要做到隆重至极、独一无二。

九皇子深深地望着我，轻轻地说："奴兮你要快些长大啊。"

我斜靠在矮几上，看着我的宫人忙忙碌碌地打扫宫殿。

然后，我把眼睛定格在正在擦拭花瓶的花溅泪身上。

我叫道："花溅泪你过来。"

花溅泪拿着还未擦好的花瓶跪到我面前，这次她长了记性，低着头待命。

我叫她起来。

她正要起身，却一个不小心把花瓶摔在地上。伴着花瓶啪的一声，碎片溅得四处飞散。

她知道自己又犯了错，又扑通一声跪下。

"小姐……我不是故意的……"

我也不恼，只觉得好笑，我召你来又没有召花瓶，你当时为何不先把花瓶放在桌上再过来?

我抬手："好了，好了，你不用再磕头了。你先站起来。"

花溅泪忐忑起身。

我上下打量着她，问："怎么觉得最近的日子你长胖了？"

花溅泪的脸一下子变得通红，口中嗫嚅着却没说出什么。

形单凑趣道："小姐您若是看到她每顿吃了多少碗饭，便知道她为什么会变胖了。"

"哦？"我挑眉，"花溅泪，你每顿吃几碗饭哪？"

"好像，好像是三碗……"花溅泪艰难地说出口，旋即又解释道，"是小姐这儿的伙食太好了……我抑制不住……"

我扑哧一声笑出声来，屋里的其他人都笑了起来。

这个花溅泪还真是个活宝。

我忍住笑："你这样吃下去还怎么变漂亮呀？你当初答应过我的事呢?"

花溅泪惭愧地低下头。

绿吹给了她一个台阶下："小姐，其实花溅泪除了吃的多了些，平时练举止还是很刻苦的。小姐您看，她今天的衣着搭配不是很得体吗？"

第60节：第十三章 情窦(3)

我这才仔细地看了看花溅泪的衣着，只见她身着米黄襦裙，腰束花红宽带，脚下配织锦花鞋，头发梳成简单的宫娥髻子，但是插了一支碧玉簪子，就穿着而言显然要比刚来时臃肿不堪、浑身褶皱的样子要好上许多。

我点了点头："的确好了许多。可见你也是用了心的。"

花溅泪见我夸她，掩饰不住内心的欣喜。

"可是，"我话锋一转，"如果你长成了个大胖子的话，再怎么穿衣服也没有用啊。"

花溅泪的神色马上又黯然下去。

我看她脸上一晴一阴地转变着，觉得十分有趣。

我起身，走到梳妆柜前，随意从上面拈起一支簇花金步摇，走到花溅泪跟前把她那质地粗糙的簪子取下，帮她插上步摇，顿时增色了不少。

我退后再次打量她，满意地点了点头："果然好看了许多。这只步摇就赏给你了，就当是对你最近一些日子努力的奖赏吧。"

花溅泪受宠若惊，连连摆手："奴婢哪担得起……"

其实因为过些日子要举行及笄礼了，有不少后妃趁机巴结我，送了不少成年女子日后用到的唐式纱绣衣、步摇、簪子等贵重物品，我对这些身外之物一向并不是太在乎的，况且有些失宠的后妃尽量送得隆重，但是在我看来依然寒酸，是入不了我眼的，所以多赏赐给了下人。绿吹、婷仪她们已经得到了不少赏赐，花溅泪现在既然已经是这里的一员了，我也不会亏待她。

我对小雅斋的宫人尽管十分的严厉刻薄，等级分得极严，不允许他们丝毫僭越，但在外面却极护仆，万万不让别人欺负他们。毕竟"打狗还要看主人"，他们便是我的脸面，所以大多好东西我都会分他们一些，半点也不吝啬。

可能这也是他们对我忠心耿耿的原因之一吧。

我挥挥手："你就收下吧，待日后清理了这些礼品，我还会赏给你一些的。"

花溅泪在这儿待了些日子，也慢慢了解了我的脾性，就不敢再推托，感恩收下了。

赏是赏，我看到她那略略拱起的小腹，神色严肃地说："以后不能再吃那么多了，知道吗？每顿只能吃一碗。"

花溅泪面露难色："小姐，我怕吃那么少干不动活呀？"

我看着她极其认真的表情，心想她倒是个勤快的丫头，笑着说："那就从两碗慢慢减量好吧？"

花溅泪没想到我会退让，感激地叩头答道："两碗，两碗，奴婢一定会慢慢减的。"

十二皇子先于我举行了元服礼。

本来根据《周礼》规定，历代正常的是男子二十及冠，女子十五及笄。可是我朝为了鼓励青年男女早成人立世，繁茂人口，所以把行礼的年岁提到了男子十五元服，女子十三梳髻，行完成人礼之后的一两年便可论及婚嫁，入朝为官了。

我并非十二皇子亲人，所以无缘一见，他举行元服礼后，就要去拜见母亲殊贤妃以示对其养育之恩的感激，所以我看见他时已经是第二日了。

我看见高大挺拔的十二皇子穿着暗红色的成年男子礼服，以往垂着的头发也整齐地梳了上去，扣以金冠。他手执纸折扇，英姿勃勃，正冲我微笑。

我不可置信地走上前去，上下打量着他："真的是你吗，十二皇子？我都快认不出来了。"现在我的身高只到他的脖颈，所以我抬起头问他。

他笑了，一下子把我抱起来转了几圈："当然是我了。"

我咯咯地笑着："快放我下来……"

我着地，气息稍平，好奇地伸出手抚摸着他光滑锦衣的纹理，最后久久停留在他衣服上绣着的那只威武的金龙上，而十二皇子低头默默地看着我。

"真的不一样了，十二皇子……"

他的眸子变得幽深，他拉起我在他衣服上游离的手，轻轻地握住。

离及笄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我每日心神不定，对这件事既感到有些企盼又有点紧张。

那日，我从小雅斋出来，打算去给皇上请安。就在我刚走出小雅斋没几步，便呆呆地住了脚。

是他！

已经两年多不曾见过了，他为什么又突然回来了？

他身着庄重的玄黑团云祥龙亲王朝服，站在十几步外明显也看见了我，微微吃惊，继而嘴角略略上翘，玩味地上下打量着我。

我的脸腾的红起来，也顾不上什么礼仪，转身就逃也似的往回跑。

走廊上咚咚的，一路上都是我的脚步声。

我砰的一声打开小雅斋的门，然后迅速地关上，靠在门上粗粗地喘着气。

我捂着胸口，发现心跳得厉害。

我猛然想起了小时候那句要嫁给他的话，脸颊更是发烫得要着起火来。

我已经不是小时候的我了……小时候才及他的腰部，现在我已经长到他胸间那么高了。

怎么办，怎么办……

刚才为什么就跑掉了呢？我应该像个端庄的淑女一样款款地上前去给他请安，然后问他是否车马劳累……我怎么就跑开了呢……一定又会被他当成小孩子了……

我就这样胡乱想着，却不知道为什么，竟有几滴泪珠从眼眶里坠落下来。

我诧异地用手擦拭着，看见沾留在我指尖上晶莹的泪滴，我这是怎么了……

我蹲下身，蜷着身子呜呜地哽咽起来，竟是高兴地哭了……

第61节：第十四章 及笄(1)

第十四章●及笄

我闻到皇上身上幽幽的龙涎香，勾起了我第一次进宫的回忆，突然对皇上生出了一种眷恋的感情，他便是我的父亲不是吗?

（奴兮）

十五日，正是我行及笄礼的日子。

昨晚淅淅沥沥地下起了小雨，我一直担心今天天气不会好，没想到阳光明媚、碧空如洗，一大早就听见有喜鹊在树枝上唧唧喳喳地欢叫。

善善她们喜上眉梢，说此乃吉兆。

她们服侍我沐浴、更衣，我依然先着孩童时穿的彩衣，梳双鬟髻。

皇上选在寿安宫的清荷阁行礼。

六月，宫中的荷花正绽放得粉白可人、妩媚娇艳，而这个清荷阁正是观赏荷花之最佳方位，可以从殿外看见大片大片的荷花，经过昨日雨露滋润，在阳光的照射下闪闪发光。

我双亲早亡，由皇上一手带大，便由他以父辈的身份主持及笄礼。

皇上身份尊贵，所以他不似平常父辈一样立于东面台阶处等候宾客，而是坐于主人席；大姬托盘站在西面台阶下；客人立于场地外等候。而沐浴完毕的我，安坐在东房（更衣间）内等候。

然后宫廷乐师奏乐。

正宾崇国夫人和观礼者依次序而入，各自在合适的席位坐下。

皇上起身致辞，宣告成人礼正式开始。

姊先走出，盥洗两手，于西阶就位。之后我才迈着小步走出，走到室中央，面向南，向众观礼宾行揖，然后面向西跪坐在笄者席上。

待姊为我解开双鬟髻，梳好头后，崇国夫人盥洗两手，拭干，然后向皇上致敬寒暄。

我按照程序转向东正坐，大姬奉上罗帕和发笄，崇国夫人走到我面前，高声吟诵道："令月吉日，始加元服。弃尔幼志，顺尔成德。寿考惟祺，介尔景福。"

她跪坐下来为我盘上高髻加笄，然后起身，回到原位。姊象征性地为我正笄。

我起身，回到东房，姊从大姬手中取过衣服，去房内为我更换与头上簪子相配套的素衣襦裙。

我穿好衣服，便又要出来为来宾展示我的衣裳，并向皇上皇后拜正规礼。

我再面向东正坐，崇国夫人再洗手，再复位，大姬奉上发钗，崇国夫人接过，走到我面前高声吟诵道："吉月令辰，乃申尔服。敬尔威仪，淑慎尔德。眉寿万年，永受胡福。"

听完这话，姊为我除去发笄。崇国夫人再为我簪上发钗，姊再象征性地正发钗。同上次一样，我还要作揖之后回到东房，姊协助我穿上与头上发钗相配套的曲裾深衣。

我出去再向来宾展示新衣，然后面向崇国夫人行正规拜礼，以表示对师长和前辈的尊敬。

三加时崇国夫人高声吟诵道："以岁之正，以月之令，咸加尔服。兄弟俱在，以成厥德。黄耇无疆，受天之庆。"然后为我加钗冠。

和一加二加一样，我要去房内更换与头上幞头相配套的大袖长裙礼服。

然后是三拜。

大姬撤去笄礼的陈设，在西阶位置摆好醴酒席。

崇国夫人接过姊递过去的醴酒，走到我面前，贺道："甘醴惟厚，嘉荐令芳。拜受祭之，以定尔祥。承天之休，寿考不忘。"

我向她行拜礼，接过醴酒，入席跪着将酒洒些在地上作祭酒。然后持酒象征性地沾下嘴唇，再将酒置于几上，大姬再奉上饭，我接过象征性地吃了一点。

崇国夫人再起为我取字名"妇虞"，祝曰："礼仪既备，令月吉日，昭告尔字。爰字孔嘉，髦士攸宜。宜之于假，永受保之，曰额妇虞。"

我低眉回答："某虽不敏，敢不夙夜祗来。"再互相拜礼。

然后，我再次拜于皇上皇后前，仔细聆听他们的训诫，拜礼。

这一系列礼节完成之后，我最后立于正中央，先后向宾客行揖礼，他们微微点头示意。

最后，皇上宣告及笄礼成，我的成人礼才算正式结束。

众礼宾纷纷退下。

我暗暗地松了一口气，刚才一直在紧张，生怕哪个步骤做错了，让人耻笑。

皇后招手叫我过去，她叫我坐在她的身边，细细打量我，称赞道："这一行完及笄礼就马上不一样了，是个大姑娘的样子了。"

皇上则无限感慨地看着我，说："若是你娘亲在世的话，她也一定很高兴……"

听到皇上提到我娘，我的神情不禁有些哀伤。

虽然今日到场的都是皇亲国戚，地位尊贵，皇上还特意把各地的亲王们召回京都为我祝贺，但是他们没有一个是我的血缘亲人。

表面的无限尊贵中暗藏着多少的无奈和凄凉啊。

皇上见我神色凄然，知道是他的话触动了我，于是又笑着说："奴兮，到朕身边来，看看朕今天给你准备了什么礼物？"

第62节：第十四章 及笄(2)

我礼别皇后，奉命来到皇上跟前。我闻到皇上身上幽幽的龙涎香，勾起了我第一次进宫的回忆，突然对皇上生出了一种眷恋的感情，他便是我的父亲不是吗?

这一切的荣华富贵、风光无限都是眼前这个男人给我的啊。

姒充仪的事归根结底还是在比谁更受宠爱，而皇上最后选择了我。

娘亲死时给了我最大的保障，便是眼前这个深爱着娘亲而至高无上的男人。

我现在才更深刻地体会到了娘亲的良苦用心。

皇上拉起我的小手，眼底有了柔意，他转身看了看朱公公，朱公公会意，端上来一个红底布托盘。

托盘上面赫然放着一个紫檀木盒子，中间用黄色的绳带系成一个如意结。

"打开看看。"皇上和蔼地对我说。

我走到托盘前，解开结子，小心翼翼地揭开盒子。

一股香气扑鼻而来，顿时溢满了整个屋子。

我定睛一看，只见在盒子中间静静地躺着一把檀香木扇。

我回过头看了看皇上，向他询问。

皇上向我点头示意。

我拿出檀香扇，轻轻打开，幽香阵阵。

只见尺不大的扇面上绘着水榭楼台，峰峦叠石，花鸟草虫，皆栩栩如生。最引人注目的是上面一位倚着栏杆身着华贵唐装的仕女眉眼盈盈，姿态生动，身影娉婷，勾人心魄。扇面右上角有"十三行"清秀婉媚的小楷，扇子尾端坠有红色飘逸的流苏。

皇上看我爱不释手的样子，十分开心。

"你可喜欢？"

我点了点头，继而又仔细地审视起扇子来："这扇面画得极为传神，栩栩如生，想必为大家所为；还有这题词也极有情趣，与画相辅相成，自不一般；就是单指这扇骨，也是香气扑鼻，质地优良，极其珍贵的……"

皇上拊掌而笑，"果然有识货之人。"

朱公公解释说："小姐说得极准，皇上为了这把扇子可是花了不少的心思啊。这扇架乃杭州"西泠"扇，是拿最上乘的白檀木制成；这扇画嘛，特请了当朝大画家王闲逸王老先生亲自下笔；至于这个题词更是珍奇了，乃张儒雅张隐士真迹……"

在场众人发出一阵低低的惊叹。

我也暗暗吃惊，虽然明白这柄扇子定然价值不菲，但是没想到有这样的不同寻常的来历。

别人尚且不说，就单说这张儒雅隐士，据说脾气极其古怪，一身学问却不愿入朝为官，反而归隐山林，任朝廷几次下聘而不予理睬，倒落了个"无官一身轻"的悠然闲适。

当下众文人学子都敬仰他的学识，争先恐后地想拜他为师，而他却每每拒人于千里之外。

他常常随兴而诗，之后多烧毁，从不以诗为生计也不赠送他人，可见其一墨难求。

我虽不知皇上如何得到其真迹，但是想必也花费了不少气力的。

我小心地抚摸着扇面，喜爱之情溢于言表。

只有这样至好的东西才是我真心想要的……

第二日早起时，我发现一切好像都不一样了，我好似变成了一个全新的人。

善善拿来了几件衣服供我挑选，大多是时下依然受贵妇仕女青睐的唐式纱裙，华丽富贵。

我选了一件清凉的绿色纱裙，然后在众宫娥的侍候下仔细洗漱。

我坐在梳妆镜前，梳头姑姑小心翼翼地给我梳顺了头发。

从今天起，我便不再梳孩童时的双鬟垂发髻了。姑姑把我的头发高高盘起，梳了个简单大方又不失清新雅致的宫妆髻。

最后她为我略略倾斜着插了一支通体雪白无瑕的白玉簪子。

在姑姑忙着给我梳头时，善善将调和好了的"玉女桃花粉"玉女桃花粉：以石膏、滑石、蚌粉、蜡脂、壳麝及益母草等材料调和而成，再混以香料。轻轻均匀地敷于我的脸上、脖颈以及唐衣前露出的锁骨、前胸上。善善说我柳细弯眉的形状本来就很好看，便不再给我修剪，只是拿了波斯国出产的螺子黛给我略略描深了些。之后在我的脸颊两侧覆上了一层薄薄的檀红胭脂，再加以玉粉调和，谓之"飞霞妆"。最后善善拿来一张红香纸让我轻轻一抿，嘴唇顿时变得鲜艳红润起来。

待她们说装扮好了，我起身，她们不禁发出一阵低低的惊叹。

我有些紧张，是很奇怪吗?

我走到旁边一人高的全景铜镜面前，只见一个梳高髻插白玉簪、露胸、肩披红帛，上着黄色窄袖短衫、下着绿色曳地长裙、腰垂红色腰带的款款少女呈现在眼前。

我有些不可置信地捂住嘴巴，这真的是我吗?

善善眼圈略有发红，她走到我面前，伸出手为我在额头粘上一片红色梅花状的花钿，那镜中的人儿登时愈加妩媚动人。

"小小姐长得越来越像小姐了。"

我再次仔细端详着镜中的人，我对娘亲的印象已经很模糊了，只是娘亲那温柔似水的眼睛和她身上那种幽幽的香气一直残□在我的记忆之中，娘亲年轻时就是这个样子的吗?

第63节：第十四章 及笄(3)

这样的漂亮。

婷仪将昨日皇上赐给我的檀香扇递给我，提醒道："小姐今早要去拜见太后和皇上呢。"

我转身，发现这样的衣服加身，让我走起路来婀娜多姿、步步生莲。

在婷仪、形单等随从的簇拥下，我迈着优雅的步子向太后的寿安宫走去。

到了寿安宫，伴着门外太监的通报，我略略低头趋步来到大殿。

我庄重地跪下，清脆地说道："奴兮拜见太后，拜见皇上。"

皇上叫我起来。

我谢恩，缓缓起身，抬头看向太后和皇帝。

那一刻，整个宫殿仿佛都因我的出现而变得明亮起来。

皇上在上面看清我的面貌后，明显一震，半晌也说不出话来。

我看着他的表情，知道他一定是想起我的娘亲了。

我按照规矩退到一边，周围传来一阵低低的惊叹声，还有一些窃窃私语。

皇上咳了咳，周围顿时安静下来。

皇上说："为了祝贺奴兮行完及笄礼，朕决定今晚泛舟游湖举行船宴以示庆祝。"

众人领命。

过了一会儿，我们纷纷退去，我走时无意中瞥到权禹王，他好似也感应到了什么，正向我这边看来，我慌忙转过脸，匆匆离去。

没有勇气直视他，不敢和他说话，只是偶尔会假装不经意地向他投去几瞥目光。

仿佛丧失自己。

在他面前，我何时变得畏首畏尾起来，这还是我吗?

十六的月亮正是最圆润的时候。

豪华无比的宫船缓缓游荡在碧水湖上，丝竹之声不绝于耳，热闹非凡。

我和大姬等帝姬们坐于一侧，众亲王、皇子坐于另一侧，皇上、皇后居上而席，太后推托身体不适未席。

大姬邀我同席，其实按照身份我应该是居于众帝姬下的末席，因我在皇上心中分量非同一般，大姬也乐得做个顺水人情将我携至首席。

果然，皇上对大姬此举很是赞赏。

我刚刚入座，便感觉有几缕目光向我投来，我微微一笑，若无其事地坐下了。

大姬对我很是热情，絮絮地和我说了许多成年女子应该注意的礼节和仪态。

我默默地听着，却也注意到大姬喜悦的表情下掩饰不住眉宇间的一丝忧郁。

之后，大姬猛喝了好几杯酒，脸颊泛上了红晕，眉眼呈现一种醉态，说的话也开始含混起来。

她拉住我的手，在我耳边低低地说："奴兮……父皇对你如此优容……真让人羡慕。你看看昭娇，比你提前了半个月行及笄礼，可是那场面多寒酸……"

她说着又为自己添了一杯酒，继而又说："你这样隆重的排场就是我当时也不曾有过的……奴兮你好福气啊……以后父皇一定也会给你找个举世无双的如意郎君……不像我……早早就被父皇赶出宫去……"

大姬说着说着有些激动起来，声音也提高了许多，最后几句话竟让皇后听见了，变了脸色，喝道："仁和，你喝醉了！"说着看了一眼大姬旁边立于一侧待命的宫娥，局促地命令道："还不快扶你们主子回去！"

那些宫娥这才急忙走上前来，小心地扶起大姬。

大姬此时走路已经不稳了，她重复着说："我没醉……你们拉着我干吗……"

皇后的脸上有些不好看，她起身歉意地向皇上一躬："仁和她醉得厉害，臣妾就早些离席送她回去，还请皇上谅解……"

皇上脸上闪过一丝不快，他挥挥手示意皇后离开。

宴会上有一小瞬间的尴尬，这时南赢王起身举杯敬向皇上："儿臣敬父皇一杯。愿父皇龙体安康！"

这时我们才反应过来，纷纷举杯敬祝皇上。

皇上的脸色缓和下来，端起金樽一饮而尽。

众人纷纷赞扬皇上好酒量。

宴会上的气氛这才又和乐融融起来。

席间，我曾不着痕迹地瞥向端坐在末席的姊，只见她正把自己脉脉的目光投向坐在斜对面喝酒的十二皇子。

我的嘴角勾起一抹笑容，姊爱得真是辛苦，你什么都不和他说，是因为你没有自信吗?

我看向十二皇子，十二皇子也恰巧在此时看到了我。

我以茶代酒，举杯，向他示意。

他笑了笑，也举起眼前的酒樽。

我们互相看着对方，同时一饮而尽。

然后我再看扇雉，她显然看见了刚才的一切，一时间脸色变得发白。

她可怜巴巴地望着我，露出的竟是一副悲伤哀求的神色。

我明显一怔，从来没有想过姊会用这样的眼神看着我。

可是我没有给她任何承诺，我只是仿佛什么也看不懂一样，对她礼节性地一笑。

现在让我让着你吗? 可笑。

当初你得意时，可曾想过我这个妹妹?

姊啊，你错就错在你不懂，任何事情都是要靠自己去争取的，而不是求人。

你是嫡子，我不过是庶出。

现在你坐于末席，而我高高在上。

第64节：第十四章 及笄(4)

这不是我求来的。

宫中没有那么多廉价的同情心。

是我争取到的，是我应得的。

你这个样子想不劳而获，反而叫人瞧不起了。

我不再看她，而是一心一意地吃起眼前高脚托盘里的水果。

这时那边的南赢王对权禹王说："老四，听说你的那个回纥侧妃已经诞下孩子？据说还是个儿子。"

我迟疑了一下，又若无其事地把草莓吃了下去。

娜木朵儿终于如愿了吗？一个儿子，她一直企盼的儿子。

权禹王好似向我这儿瞥了一眼，然后看向南赢王道："让皇兄见笑了。"

南赢王摆摆手："我反而觉得四弟你的子嗣太少……四弟应该广纳妃子，繁茂后代，这也是身为一个皇室不容推托的责任……"

权禹王笑了笑，端起一杯酒饮了下去，说："四弟没有皇兄那样的好福气。"

听了他们的谈话，我心里有些郁郁的，再看着南赢王那副讨厌的嘴脸，一阵反感，起身离席。

婷仪她们要随身侍候，我制止了。

我独自走出船舫，来到露天的船头。

不想已经有人先我而在了。

我只好转身要走，可是那人似乎已经被我惊动，回头看了我一眼。

他在我身后说："站住！过来。"

我转过身去，仔细端详着那个命令我的人的背影。

只见他支起左手臂半躺在船板上抬头望月，右手里拿着酒壶正向嘴里汩汩地送酒。

我又走近了几步，这才看清了那人。

原来是清翎王。

以前我也见过他几次，但是他一向我行我素，神龙见首不见尾，所以和他也不曾深交过。

我向他一拜："奴兮拜见清翎王。"

他停止喝酒，嘿了一声："我是最不惯这套虚礼的，坐。"

我踌躇了一下，但是素闻清翎王放荡不羁，若是表现得太小家子气难免会被他轻蔑了去，所以我也就落落大方带有几分随意地在他身旁坐了下来。

他的脸上带有几分赞许，伸手从旁边的紫黑色托盘上拿了一壶酒递给我。

"难得这样好的月色，陪我喝酒。"

我拿着他递过来的酒壶，脸上尽是为难的神色。

他笑了笑，又从旁边拿来一个酒杯递给我。

看看他，我很是尴尬，让我为难的不是这些，而是我从未喝过酒。

他仿佛看透了我的心思，挑眉问道："怎么，你怕了？"

我咬了咬唇："我不怕。"

他笑："有气魄。"

然后他便盯着我看，我反而不好不喝了。

我拿起酒壶为自己斟上一杯酒。

我端起酒杯，下定决心般，举起宽大的袖袍掩在前面，一口饮了下去。

"咳咳……"没想到那酒又苦又辣，初次饮酒的我憋红了脸，被呛得咳嗽不止。

原来酒是这样的难喝，可是我看见权禹王他们喝得不是很惬意陶醉的样子吗……

清翎王看着我窘迫的样子，呵呵地笑了。

"你这样喝，倒是白白浪费了这上好的桂花酒了，这可是十年陈酿啊。"

我稍稍从痛苦中缓和下来，诧异地看着他。

他依然是一副笑眯眯的样子，解释道："酒是一点点品的。"

他亲自为我斟上一杯，递到我面前。

我半信半疑地接过，将酒盏递到唇边，小小的啜上一口。

虽然味道依然苦涩，却有一股清香顺着嗓子滑了下去。

之后他不再看我，转身复又看向月亮。

我借着月光偷偷地打量他，只见他目光深邃，鼻梁坚挺，嘴唇似乎有些薄但是放在这张脸上却是恰如其分、相得益彰的。

如果说南赢王华贵，权禹王英武，九皇子清秀，十皇子端正，十二皇子英气，那么"俊美"这个词用在这位亲王身上就再恰当不过了。

我再顺着脸看下去，他的前襟竟然敞开了些，露出了胸前的一小寸肌肤。

虽然早就听闻清翎王放浪形骸，可是在这样的场合衣冠不整，还是让我微微吃了一惊。

"今天的月亮可真美啊。"清翎王感叹道。

我被拉回了思绪，也抬头看向天上的一轮大如银盘的明月。

果然很美，朦胧温润。

"月有阴晴圆缺，你说是满月好呢，还是残月好？"清翎王眯起眼睛问我。

我笑了笑："应该是各有千秋吧。"

"那你更喜欢满月还是残月呢？总不会说两个都喜欢吧。"清翎王调侃道。

我低眉思索了一下："我更喜欢残月。"

清翎王眉毛一挑，来了兴趣："说说看。"

"过盈则亏。这样的圆满终究不过昙花一现无常时；而残月则更富生命力，变化多端，姿态各异，让人回味无穷?"

"说得好。"清翎王点点头，但是他又接着发问道，"不过人总是向往着团圆完美的，你不是吗？"

我不语，复又仰起头看向圆月。

我又何尝不是呢？可是谁能给我一份团圆……

清翎王倒也没有刨根问底，他又拿起酒壶，向我示意："来，喝酒。"

第65节：第十四章 及笄(5)

我把玩着手中的紫玉桂花盏，举起又喝了一口。

清翎王看着湖面上倒映出的粼粼月影，感慨道："人攀明月不可得，此话不假。自古也有猴子捞月而枉然的故事，可见月亮之遥不可及。"

或许是酒精的作用，我喝了几杯酒，说的话也随意了许多。

"其实月亮也并非那样遥远的……只需掬起一捧清水，月亮就在手中了。"

清翎王可能未曾听过这样的言论，他一怔，继而思量起我的话来。

然后他目光炯炯地看着我，向我露出了笑容："聪慧的女子。"

想不到他竟这样说我，反倒叫我一时间有些不知如何回答。

"可是，"他话锋一转，"人那么聪明有什么用呢？多是反被聪明误罢了。倒不如做个淡泊的逍遥人，云游四海，随心所欲，好不惬意！"

我听了他的话怔忡了一下，悠闲的日子无人不想，可是……

"逍遥也是需要资本的呀……"我喃喃自语道。

即使我的话语是那样的轻声，他似乎依然听到了。

他沉默。

过了一会儿，他咧了咧嘴，自嘲地说："你说的没错。如果不是亲王，我也没有机会过那些悠闲的日子，最后终究还是要依靠自己的身份……偏偏还要装作清高的样子……"

我有些紧张，辩解道："我不是那个意思……"

他摆了摆手："你不过说出实话罢了。"

我有些窘迫，低下了头。

他笑："奴兮，我很喜欢听你说话。"

我猛地抬头，迎上的是他漆黑的眸子。

他笑得很开心："奴兮，有没有人说过你的眸子很漂亮？"

我微红了脸。

不知不觉，三四杯酒下肚，我的脸颊开始发烫，思绪也不能再集中，而是不受控制地向四周慢慢弥散开来。

我知道自己是醉了，起身向清翎王一拜，他挥了挥手算是道别。

我环视四周，发现一切都有些模糊。

脚下也是软软的像踩在棉花上一样，没有厚实感。

就在我无助的要瘫软在地上的一刻，身子似乎被谁扶住了。

"你喝醉了。"耳边有低沉的声音传来。

我抬头，勉强睁开朦胧的醉眼，映在眼前的竟是权禹王那一向沉着的脸孔。

我有些气恼，使出浑身力气想推开他，可是无奈力不从心，只能任由身体无助地靠在他的怀里，微微喘着气。

他冲向清翎王说："父皇叫你过去……你真不该让她喝酒的……"

然后是清翎王调侃的声音："哦？皇兄心疼怀中的小美人了吗？"

……

意识渐渐模糊，之后的话我已经听不清了。

我慢慢地闭上了眼睛。

第66节：第十五章 大姬(1)

第十五章●大姬

就如皇上对我娘的死永远无法释怀一样，夭折的爱情留下的一种遗憾和愧疚，竟是其他的感情无法替代的。有时候死反而成为一种永生。

（奴兮）

醉酒而眠竟睡得出奇的沉稳。

善善见我醒了，催花溅泪给我取了杯清茶递给我。

我果然是有些口渴了，咕咕的把一整杯茶水喝了进去，浑身顿时清爽了许多。

我问善善："我怎么了？"

"小小姐昨日喝醉了酒……"

我猛然想起来了，昨夜在船头看见了清翎王，被他多劝了几杯酒。

"那我怎么回来的？"

善善回答道："皇上见小小姐喝醉了酒，便让我们早些带小小姐回来歇息了。"

"原来是这样。"

我的心里竟隐隐有些失落，昨日好似见到了权禹王，不是他送我回来的吗……

我甩了甩头，感觉自己的想法有些荒唐可笑。

"善，准备一下，我要去凤仪宫。"

善善好奇地问道："小小姐这是……"

"昨日大姬醉酒，于情于理我都是要去探望一下的。"

我来到皇后的凤仪宫。

皇后待我很是热情。

我刚要给皇后请安，皇后便忙着拉起我让我入座了。

她叫宫娥们端上来一些时鲜瓜果和花生、点心。

点心都是我平时爱吃的清淡口味。

凤仪宫我也算是常来的，可能皇后见我每次都将甜点放在一边不动，也猜中了我是不喜欢甜食的，所以之后每次她都会挑些宫中花样新鲜的清淡点心给我吃。

难为皇后对我如此细心，让我有些微的感激。

我入了座，问："大姬还好吗？"

皇后叹了一口气："真是难为你这样惦记她。这孩子……昨夜喝得太多，现在还睡着呢。"

我"哦"了一声，试探着问道："我见昨日大姬似乎不很开心……"

皇后眉宇间露出一丝无奈和忧郁："奴兮，你不是外人，本宫与你直说倒也无妨……还不是他们夫妻间的那些事……"

"怎么了？"

"也是仁和心气小……不过是大驸马新纳了个小妾……"

我恍然，但毫无经验不知道该怎么劝说。

皇后接着说道："我已经劝过她好几次了，若是夫君纳一个小妾都要使性子的话，那本宫岂不是早就被气死了……她不听反而埋怨我和皇上给她找错了人，说我们嫌弃她早早就把她赶出宫去……其实本宫是她的亲生母亲，又何尝不希望她幸福……"

皇后顿了顿，继续说道："其实大驸马不仅家世好，人品也是好得没话说……只不过也才添了两房侧室……这在男子之间也不是什么大事……即使不嫁他，换了别人还不是一样。"

皇后似乎有些累了，端起桌上的茶饮了一口。

我小心翼翼地问："大姬如此尊贵，驸马……待她不好吗？"

皇后的眉宇间泛上了一丝苦楚："驸马尊敬仁和，待仁和也很好。可是尊敬……毕竟不是一个女人真正想要的……"

我听了这话竟涌起颇多感慨，原来尊贵如大姬坚强如大姬，最终也逃不过女人固有的命运。

怪不得大姬不常带驸马来宫里。

可能身份越是高贵的女人，越不能容忍男人对自己的背叛吧。

我正这样胡乱想着，突然有笑声传来："怎么，听说奴兮来了？"

我抬头，迎上的是大姬含笑的脸。

只见大姬穿着做工精制华丽的五彩绣长袍，梳着整齐华美的云霞髻，脸上的妆画得精致适宜，一丝不苟，想必是下了一番工夫的，这使得今天的大姬看起来格外的神采飞扬。

我暗叹，大姬毕竟是大姬，仪态万方，举止高贵典雅。

看她眉眼盈盈的样子，仿佛昨日什么也没发生过，我想是她的自尊心不允许自己把丝毫的苦涩展现给别人吧。

我起身向大姬拜安，大姬嗔笑着："和我还客气什么。"

她在我对面坐下了，接过宫娥递上的清茶，优雅地啜了一口。

我凝视着她那双涂有豆蔻的纤纤玉手，白净丰腴，保养得极好。

大姬虽然已为人母，但是在皇后面前也难免会有撒娇的时候，她问："母后刚才可是说女儿的坏话了？"

皇后笑了笑，指着她对我说："瞧瞧，连自己的母后也要怀疑了。"

我附和着笑了笑。

大姬也笑了，但是慢慢的脸色就变得黯然了起来。

"母后，我明日就要走了。"

皇后嘴角一动："这么早……不多待几日吗，难得回来一趟……"

"不了，把四个孩子撇在家里总是不放心，驸马又不会照顾孩子……"

"当初为何不把孙儿孙女一起带过来？本宫也有好几年没见过他们了……"

大姬的语气突然变得有些犀利："我知道，他巴不得我们母子都出去，好让他和那小贱人逍遥自在，我怎么会称了他的心！"

皇后一时怔住，继而叹气："傻女儿，你怎么就在这件事上这么执拗呢？做女人，睁只眼闭只眼，和和气气地过日子不行吗？"

大姬冷哼："是他不想过好日子！早知道还不如像二姬那样出家算了！"

皇后听了这话，脸色大变："你可不能学她！你不知道世人都是怎么谴责二姬的吗？你忘了你父皇当初发了多大的火？"

大姬没想到皇后如此紧张，愣了一下，然后自嘲地笑了笑："说说罢了，终究没有她那样的勇气……况且我也舍弃不下我的几个孩子……"

皇后明显地松了一口气，劝道："你也该去瑞雀宫看看研淑妃了，她前些日子还念叨起你呢。"

大姬这才转移了注意力，恍然大悟的样子："真的差点儿忘了去看表姨了。"

她转过头来看着我："奴兮，你可曾去过瑞雀宫？"

我摇了摇头。

我很少见过研淑妃，更不要说去她的宫殿了。

大姬笑着说："那不若我们一同去那儿讨杯茶喝吧。"

我随大姬来到研淑妃的瑞雀宫。

瑞雀宫与凤仪宫比邻，也是宫中数一数二富丽堂皇的宫殿。

研淑妃乃四妃之一，身份尊贵不说，且她的儿子清翎王聪明过人，自小便深受皇上赞赏喜爱。她本人也似乎与世无争，皇上却因此对她更加优容，加上背后有皇后、大姬的支持，可谓天时地利人和兼得。

我随着大姬走进庭院，只见院里种了几棵葱郁漂亮的银杏树，十分雅致。

我们拾级而上，台阶被打扫得十分干净。

我们跨进门槛，门旁拿着掸子打扫着的宫娥看见了，赶紧一拜。

"帝姬总算来了，我家娘娘最近还念叨你呢。"言语间十分熟稔热情。

大姬想必对这里已经很熟悉了，随意找个座便坐下了。

"快，给我沏两杯银杏茶来。我在宫外天天就想这个呢……"

宫娥扑哧一笑，说道："敢情帝姬不是来看我家娘娘的，原来是抠茶来的。"

大姬也不恼怒，笑着说："表姨平时不管束你，你反而越来越贫嘴了，敢跟主子这么说话……"

"奴婢可不敢……"

"你有什么不敢的。好了，快给我泡茶去……"

那宫娥领命，转身进入了偏间。

大姬对我说："这儿的银杏茶可非同一般……一年不过才制三两，极其难得。"

我恭谨地说道："那奴兮可要托大姬的福了。"

"那可不一定。说不定我还要托你的福呢，若不是有你来了，哪有那么容易几句话就给我泡茶的……"

第67节：第十五章 大姬(2)

我抿了抿嘴："大姬说笑了。"

过了一会儿，那宫娥端着托盘过来了。

她娴熟地把两只精致的青瓷茶盏分别放在我们面前。

待大姬喝了一口，我才端起茶盏小口的品了一下。

果然是好茶。

想必是刚才拿冰块镇过了，那茶水清凉透彻，留在口中芬芳四溢，唇齿留香，让人回味无穷。

作为客人，对于这样的好东西总要赞赏一下的，我赞道："好茶。"

果然那宫娥十分高兴，脸上掩饰不住的自豪和得意。

大姬喝足了茶，环视四周，问："表姨呢？怎么不见？"

宫娥回答："娘娘现在正抄写佛经呢，她说一会儿抄完了就过来。"

大姬边喝茶，边问了些研淑妃最近身子可好，佛经读得怎么样的话。

宫娥一一回答了。

一会儿，研淑妃已经抄完佛经出来了。

"大姬你来了。"研淑妃话语亲切温和。

我抬头望向研淑妃，只见她穿着青墨色的裙子，衣袍边角用金线绣有富贵的牡丹图案，与她的身份年龄十分相称。她的发髻梳得一丝不乱，风韵犹存的脸上画着浓淡适宜的妆，给人十分干净清雅的感觉。

大姬起身向研淑妃一拜："表姨。"

她拉起大姬，然后转身看向刚刚也随着站起来的我。

她口气和蔼地问我："你就是奴兮？"

我姿态优雅地向研淑妃拜安："是，奴兮给娘娘请安了。"

她先坐下，上下端量着我："果然是个懂事的好孩子，难怪皇上总是夸你。快坐吧，在我这儿可不要拘谨。"

她环视大姬面前空空的茶杯，似责备似玩笑地说："本来茶就不多，奴兮是客人喝喝也是应该的，反而是你每次都要从我这儿蹭些茶去……"

大姬笑着："表姨还是那样小气……"

研淑妃也笑了："倒不是我小气，只是皇上到我这儿若是问起这茶怎么这么快就没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了……总不能说是仁和嘴馋喝去了吧……"

听了这话，满屋子的人都呵呵地笑了。

言语间，我发现研淑妃十分体贴，说的话也总是尽量避免伤害到他人。她虽然待人随和不争强好胜，但是并不代表可以被随便欺负的。

不主动去招惹是非，却也不一味的软弱妥协，这在宫中也不失为一种好的生存方式。

我正这样想着，突然瞥见了对面屋子白纱帘后面，有一抹淡紫色的身影一闪而过。

我虽看得不太仔细，但依然能感觉到那人身姿绰约窈窕，十分美丽。

既然能穿紫衣，必不是一般的人，但是也不曾听说研淑妃生有帝姬，那么是何人呢?

这时大姬问道："怎么不见清翎王？"

研淑妃回答说："一大早就出去了，也不知道去哪儿了。"

大姬略有失望："本想带奴兮过来让他认识认识的。"

我说："我昨日见过清翎王了。"

大姬复又高兴起来，颇有兴趣地问："哦？那你们都聊了些什么？"

我突然想起昨日醉酒之事，感觉有些不堪，只得小声回答："也只是说了几句话。"

大姬笑道："你们果然是有缘分之人。"

研淑妃略有歉意地对我说："颛宿他一向不太守礼，昨日他若是唐突了你什么，还请你不要放在心上才好。"

我连连摆手："清翎王待我很好。"

本来喝了茶就该告辞的，不想研淑妃竟留我们一起用午膳，盛情难却之下只好用了午膳，这才起身告辞。

研淑妃亲自送出。

我走时又看了几眼那银杏树，愈加发现它们长得郁郁葱葱，古色幽雅。

我禁不住叹道："娘娘殿中的银杏树长得真好。"

研淑妃笑盈盈地说："待秋天来了，就更好了。满树的金黄，再结些个小灯笼似的杏子，那才着实好看呢。"

大姬调笑着说："表姨这儿的白果做菜也出奇的好吃呢。"

研淑妃笑骂道："你这哪还有帝姬的样子。"

她复又看向我，真诚地说："有时间也上我这儿走走，待秋天到了可一定要过来看看我这银杏树哦。"

我点头答应了。

研淑妃这才依依不舍地送我们离去。

我想，果然有其母必有其子，无论是外表还是性格，清翎王和他的母妃都有几分相像呢。

睡了一小会儿午觉，我也闲暇无事，便信步走到了万和宫。

我掀帘进去，猛然一看，原来清翎王也在！

他背对我坐着正和九皇子在对弈。

九皇子抬头看见了我，刚要和我打招呼，我冲他做了个"嘘"的手势。

我脚步轻轻地走到清翎王旁边，他一心低头思量棋局并没有注意到我。

他眉头紧锁，犹豫良久才放下了一颗棋子。

九皇子神色相对轻松了许多，他沉稳地下了一着。

不出几步棋，局势已经明显起来，九皇子占了优势。

清翎王挥手罢棋，感叹地说："输了，输了。"

第68节：第十五章 大姬(3)

九皇子说："这棋还没下完呢，怎么六皇兄就说自己输了呢？"

清翎王苦涩地笑了笑："走到这步胜负已定，走下去反而是自取其辱了。"

这时他才发现我站在他身后，先是惊异，继而向我露出一抹微笑。

我问："你们下了多久了？"

九皇子看向桌上未动的糕点，笑着回答："从一大早六皇兄就过来了，午饭还没来得及吃呢。"

清翎王说："早就听说九弟下得一手好棋，今日一看果然名不虚传。"

我好奇地问："下了这么多盘，胜负如何呢？"

九皇子认真地回答："当然是皇兄胜得多些。"

清翎王这时表现得有些气恼，他嚷嚷着："输了就是输了，九弟又何必为我遮遮掩掩的？我倒也不是那些小气量的人……"

我以前就听闻清翎王聪颖过人，琴棋书画无一不通，今日说不定是一向自恃才高的他首次栽跟头呢。

我笑着解围："本来胜负就是常事……"

清翎王拍掌而笑："极是。下次我可是要赢回来的。"

说着也不顾九皇子的阻留，告辞翩翩而去。

我望着清翎王离去的身影，心生感慨，去留随意，果然是让人极其羡慕的逍遥日子。

我转身想对九皇子说话，结果发现他又摆了一局棋思考起来。

我按住棋子，假装恼道："好不容易来找你玩儿，你对我倒是爱答不理的。"

九皇子听了我的话，果然停下了，还老老实实地把棋子一枚一枚地装进去。

他装出一副苦恼的样子，说："惹奴兮小姐生气了，这可如何是好……"

我听了他的戏语，掩扇哧哧而笑。

"棋在你心中如此重要，真不知道哪天你离了它会怎样？"

九皇子听了我的话，脸上突然变得严肃起来。

"谁说的，在我心中有甚于下棋几倍重要的……"

我看他极其认真的样子，心中感觉有些异样。

可是我口上却说："是你母妃吗？"

九皇子笑了笑，不置可否。

晚上吃了些清淡的饭食，便撤了桌，听宫人围在一起说着闲散话。

一般各宫都是这样打发黑夜的。

说说最近发生的新鲜事，透露宫廷里的秘闻，哪个妃子最近隆宠哪些失宠，皇子、帝姬怎么样……这些虽然大多是毫无依据的无聊事，然而一直为宫人们津津乐道。

宫中的谣言也多是这样传开来的。

我一般是不参与其中的，却也乐得一闻。

花溅泪给我端上一杯漱口茶，我故意在刚刚碰触茶杯时就松了手。

可是茶杯没有掉下去，依然在花溅泪的手上稳稳地拿着。

花溅泪知道我是在考验她，主动回答说："绿吹姐姐教奴婢说，若不是亲眼看见茶杯在主子手里，就一定不能松开。"

我满意地点了点头，赞许道："花溅泪，你的进步很大。"

花溅泪腼腆一笑，已经不像刚来时那样毫不知遮掩了。

我再看花溅泪的身形，虽不说苗条纤瘦，却是耐看多了。

可能她也觉得自己还不大会穿衣，所以穿着也尽量向着清淡朴素的风格，不似她那时大红大绿般的唐突了。

短短的几个月，人的变化就能这样大。

孺子可教，我只能这样感慨。

这时，那边不知道怎么说着说着，就提到了清翎王。

绿吹说："清翎王七岁三步而成诗，被称为"神童"，自小就得皇上格外的喜爱。长大后更是仪容翩翩，玉树临风，让皇上器重呢。"

的确，清翎王这般放浪不羁，不守礼制，也不见皇上责难，可见皇上对这个儿子是不一般的喜爱之情。

形单说："那还不是研淑妃为人好，得了善报，生下这样的好儿子。"

听着她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谈论着清翎王，我突然想起清翎王的事情我虽多有耳闻，却不曾听过有关他的妃子的半点事，也不知道他是否有了子嗣。

我问："清翎王的妃子是哪家闺秀？"

形单她们一听，全都笑了。

绿吹看我依然不明所以的样子，掩嘴哧哧地笑："小姐不知道吗？清翎王是好男风的……"

我虽然略有吃惊，却也不觉得唐突。

时下，有权有势的大户家主蓄养几个男宠以张显身份，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我问："他有子嗣吗？"

婷仪笑着说："清翎王只有男宠而并无女妃，哪来的子嗣呀。"

这让我感到很惊讶。

我猛然想起清翎王乃大姬欲拥帝的亲王，而众所周知，一个无子嗣的亲王是决不会被立为王储的，聪明的大姬怎么可能想不到这一点。

"他真的没有任何女人吗？"我质疑地问。

婷仪认真地回道："据说仁和帝姬每年都会?色美人送给清翎王，但都被清翎王原班送回去了。"

我还是有些疑惑，大姬怎么可能会把赌注下在一个不近女色的亲王身上。

这时王姑姑说道："其实清翎王以前是爱过一个女人的。"

"谁？"婷仪她们都兴致勃勃地问。

"尤妃。"王姑姑一字一顿地回答。

尤妃……好熟悉的名字……

我在脑中搜索着，突然想起在权禹王府时蕙儿的那番话："尤妃是王妃的同父异母的妹妹，曾是王爷一心一意爱着的宠妾……"

竟是她……又是兄弟同时爱上一个女人的闹剧吗？

可是能让两个亲王同时钟爱的女人是怎样的……

"尤妃是怎样的人？"我问。

王姑姑正要回答我，我却向她挥挥手，不让她说了。

我怕知道一些事情，却失去更多。

况且斯人已逝，一个已经去了的人能起多大的风浪呢？

我当时是这样想的。

直到后来我才发现我错了，错得一塌糊涂。

就如皇上对我娘的死永远无法释怀一样，夭折的爱情留下的一种遗憾和愧疚，竟是其他的感情无法替代的。

有时候死反而成为一种永生。

第69节：第十六章 合奏(1)

第十六章●合奏

就如那方绢帕最终还是沾染上了我的痕迹一样，我要让那个女人的影子在他的心中逐渐消退，直至让我占有他的整颗心……

（奴兮）

这日阳光明媚，我的心境也仿佛随之明亮起来，于是颇有兴致地独自到媚夏媛赏花。

我今日特意装扮得鲜亮些，穿了一件花红的罗裙，头上珍珠金钗在阳光的照射下闪闪发亮。

昨夜善善捣碎了凤仙花，以汁液涂抹于我的指甲上，再拿帛布缠绕。南宋周密《癸辛杂识》中对女子染指甲有比较详细的说明："凤仙花红者，用叶捣碎，入明矾少许在内。先洗净指甲，然后以此敷甲上，用片帛缠定过夜。初染色淡，连染三五次，其色若胭脂，洗涤不去，可经旬。直至退甲，方渐去之。"今日拆开，指甲已经染上了淡淡的粉红色，十分娇艳。

我摆弄着自己十只纤纤玉指，满心欢喜。

我不否认我十分在意我的容貌，尤其喜欢打扮自己，因为我喜欢从别人的眼中看到那种惊羡的目光。

婷仪她们要陪着我一同去，我拒绝了。

有的时候，好心情我想独自享用。

媚夏媛百花齐放，五彩缤纷，香气逼人。

茉莉、海棠、月季、千日红、蛇目菊、绣团花……皆开得花枝招展；更有紫色、白色、红色的木槿花朵，妖艳夺目；与之比邻的锦带花仿佛也不甘示弱，开得更是灿烂繁茂，也无愧杨万里有诗赞其曰："天女风梭织露机，碧丝地上茜栾枝，何曾系住春皈脚，只解萦长客恨眉，小树微芳也得诗。"

我四处走走闻闻，看到招人喜欢的花朵就会采摘下来，不一会儿怀中就抱满了花儿。

我玩得有些累了，看到远处有座红顶绿柱的小亭子，便向那方向走去。

到了亭子，我拎起裙角拾级而上，看见亭内中央的石板上赫然放置着一架古筝。

原来我到的是朱美亭。

皇上以前有一朱美人，弹得一手好筝，常常在此亭为皇上奏曲，深得皇上宠爱。只是她红颜薄命，隆宠不过数月便香销玉殒了。据说皇上为此十分痛惜，故而特意将此亭命名为朱美亭，并将其古筝放置于此以示纪念。

我将怀里的花搁置在古筝旁边，挥袖拂去古筝上面零散的花瓣，坐于其前。

我伸出手拨弹了几下，发现音色纯正，无须调试。

于是，我和着周围的美景，低眉徐徐地弹奏起一曲《醉花缘》。

慢弹回断雁，急奏转飞蓬，霜佩锵还委，冰泉咽复通出自唐朝白居易《筝》。……我渐渐忘我于那音色优美的筝声中。

良久，珠联千拍碎，刀截一声终……我痛快淋漓地收了尾音，一曲终了。

我呼了一口气，拿袖角轻轻拭去额前的薄汗。

突然远处有缓缓的掌声传来。

我抬头一看，竟是权禹王那张含笑的脸在望着我。

他今日穿了深绛紫色绣日月山河的燕居服，更显得身材挺拔高大。

他一步一步拾级而上，走到我面前，一股浓郁含蓄的奇楠香传了过来。

我的心急促地跳了一下。

我慌张地起身要向他行礼，他说："不必了。我循声而来。"

我站在旁边低下了头，不知道该说什么。

"你弹得很好，很美。"我虽然不看他，却能感受到他凝视着我的目光。

"可否再弹奏一曲？"他看着我的样子轻声笑着。

"奴兮从命。"我小声地回答。

他做了个请的姿势："洗耳恭听。"

我复又坐于筝前，想了想，拨起筝弦，弹奏起那首古典清雅的《高山流水》。

弹奏中，我的紧张感渐渐消融于优美的琴音中，于是弹得愈加得心应手，筝声悠扬。

不知何时，权禹王已从袖中掏出一支玉笛，附着筝声呜呜地吹奏起来。

那笛声清脆悦耳，婉转流畅。

我瞥见权禹王双眼微闭的样子，只是一小瞬间的迟疑，继而更加用心地融入到演奏中去。

第70节：第十六章 合奏(2)

筝笛和谐，融为一体，我们配合得天衣无缝。

那一刻，我们仿佛与亭外隔绝开来。鸟鸣声，喧闹声……一切的一切皆听不到了，唯有优美的乐声在耳边久久回响。

那一刻，仿佛整个天地间只有我与他……

突然"嘭"的一声，筝声戛然而止。

我怔怔地看着眼前的筝，它的一根弦断了。

原本美妙的乐声也骤然停下，权禹王移开唇前的玉笛，吃惊地看着我。

好丢脸……我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眼泪也快要涌出来了。

"奴兮……"他低低地唤了一声。

我转身背对着他，拿袖袍挡住了侧脸，只是不想让他看见我狼狈的样子。

我怕他会嘲笑我琴艺不精，可是我平时并不是这样的呀……

他走上前几步，扯开我挡着的袖子，抓起我的手，沉沉地说："你的手受伤了。"

我仔细一看，果然食指肚上有一道深深的伤痕，有血从那儿渗流出来，一定是刚才被那断了的弦划破了。

我还来不及反应，他却突然低头将我那受伤的手指含在嘴里吮吸起来。

我浑身一震，本能地要将手指抽出来。

他皱了一下眉："别动。伤口这样深，又值酷暑，很容易感染的。"

我听了只有乖乖地坐着一动不动，整个身体僵直在那里。

身体虽然僵硬着，却有一股异样的感觉从那指尖向全身迅速蔓延开来。

那感觉似甜蜜似痛楚，让我不知所措，让我心跳不已。

我捂住胸口，生怕被他听见我的心跳声。

不一会儿，他放开了我。

我看见他的喉结滚动了一下，他咽下的是我的血。

慌乱中，他无意识地从怀袖中拿出一方白净的绣帕来。

他刚要帮我缠上，却又迟疑了，他对我说："把你的手帕拿来。"

我愣着看那绣帕好一会儿，才轻轻地回答："今日我忘带绣帕了。"

然后我盯住他，他似有些无奈似有些不舍，但是看见我的伤口又流出鲜红的血来，狠了狠心用那绣帕帮我包扎上了。

许是因为他是军士，所以他包扎得极稳妥，刚开始还有血渗出来染红了绣帕，只是一会儿血就很少渗出了。

他试探着轻轻地碰了一下我的手指，询问道："还痛吗？"

我摇了摇头，小声地回答："谢谢亲王。"

他叹了一口气："没事就好。我送你回去。"

他大步走在前面，我在后面小步的跟着。

我望着他宽厚的肩膀，心想，他为什么叹气?

为谁?

我回到小雅斋时，宫人们看见我包扎的手指，皆惊慌不已，有些小题大做了。

婷仪取来药箱，花溅泪为我将手帕解开。

婷仪取了些止血粉撒在我的伤口上，用剪子将干净的布条裁成合适宽度给我重新包扎起来。

花溅泪看见那带血的绣帕，好奇地问道："咦？这不是小姐的帕子啊？小姐的手帕呢？"

我有些冷漠，用另一只未受伤的手从袖袍里掏出了我自己的帕子，轻飘飘地扔在毯上。

"在这里。"

花溅泪拾起，摊开一看，绣帕上赫然绣着"妇虞"的名字。

她眉眼有了笑意："果然是小姐的手帕。我清清楚楚记得小姐今日是带了手帕的。"

我伸出手："让我看看那绣帕。"

花溅泪把那绣帕递给我。

我把它摊开展在手掌上，首先要看的是那边角上的名字。

芙婉……

花溅泪这时在旁自顾自地说："小姐可否晚几日再还这手帕？这上面的刺绣精致新颖，我想描绘下来，日后也好为小姐绣这样的花样……"

我这才仔细看了看那帕上绣着的几朵清水芙蓉，绣清水芙蓉的人不在少数，但与众不同的是那几朵芙蓉花不是绽放着的，而是结着骨朵儿，呈现一种含苞欲放的姿态。

更难得的是，那刺绣的人把那一刻描绘得极准，仿佛那就是鲜活的芙蓉花，随时就会"嘭"的一声绽放出百般娇媚来。

我不由得暗暗赞叹这样的好技艺。

再看芙蓉花旁边绣有两行小诗：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

我轻轻地念出声，心中涌起百般感慨。

将这样两句诗绣于帕上的，究竟是个怎样的女子……

第二日，一早我就来到瑞雀宫。

宫娥告诉我研淑妃正在佛堂礼佛，而清翎王才刚刚起床。

不一会儿，清翎王穿着雪白的内衫打着哈欠踱步出来了，头发也尚未梳理，只任由其柔顺地披于肩上。

"奴兮，你来了啊……"他走到桌前为自己斟上了一杯茶。

我微微欠身："给六亲王请安了。"

他在我旁边的椅子上坐下，喝了一口茶："说好?要在我面前施礼的，你忘了？"

我微微一笑："倒是忘了。"

他也笑了："听母妃说你前几日和大姬一块儿到这儿来了？"

我点点头："那日恰巧亲王去九皇子那儿下棋了。"

第71节：第十六章 合奏(3)

之后，我们又随意地说了几句玩笑话。

突然，我又瞥到了那抹淡紫色的身影。

清翎王也看到了，皱眉说："何必躲躲藏藏的？过来。"然后向他伸出了手。

那人听了清翎王的话，迈着小碎步扭扭捏捏地走了出来。

他走到清翎王跟前，将自己的手搭在清翎王手里，乖乖地站在一侧。

我首先看到的是他修长白净软若无骨的手，抬头看他的脸，只见弯弯柳叶眉，细长丹凤眼，挺俏的鼻子，鲜红欲滴的樱桃小嘴，如雪般白素的皮肤……浑然天成，搭配得完美无瑕。

漂亮。

漂亮的人我见过不计其数，但是这个人却给我异常娇媚的感觉。

我再顺着他的脖颈看去，看见的是他那虽不明显却依然微微凸起的喉骨。

原来他是男人！

那一刻，我竟真的有些吃惊了。

清翎王催促着他："怎么都不知道给奴兮小姐行礼呢？"

他掩嘴莞尔一笑，到我面前款款一拜。

他的身体十分纤瘦轻盈，再加上穿着一身清雅的紫装，真的很容易让人误以为是女子。

"紫祖儿在这儿给小姐请安了。"声音娇媚绵软。

我眯起眼睛看他，真是个比女人还要姣美的男子呢。

我让他起来，笑着说："我怎好受你的礼呢。"

清翎王也不客套，叫紫祖儿站到他身边，亲昵之情毫不掩饰。

我想，他一定就是传说中清翎王十分宠爱的男宠吧。

可是我来这儿并不是来看他的，我还有来这儿的目的未达到。

说话间，我装作无意把昨日那绣帕从袖口中露了出来，于是那帕子便飘落到地上。

那清水芙蓉的一角展露了出来。

清翎王看见了，变了脸色，弯身拾起。

他抖了抖，将那绢帕于掌上摊开，吸了一口气。

我看着他的脸色，知道自己猜中了，心生一阵绝望。

果然是尤妃……

"这绣帕你是从哪儿得来的？"清翎王一改刚才慵懒的模样，神色凝重地问。

我低头不语。

这时紫祖儿妖媚的手指滑向他的脸，他伸出手把它甩开了。

他爱不释手地摩挲着那几朵清水芙蓉，良久才轻轻地叹了口气，把那绣帕递还给我："你把这个还给他吧，否则……"

我眉毛动了一下，抬头直视着他："我看出你也很喜欢，你不要吗？"

他咧了咧嘴，表情有些凄然，苦笑道："她的人我都留不住，还要绣帕干什么……"

他缓缓地说："奴兮你知道吗……蓉婉，也就是现在的权禹王妃，和芙婉一姊一妹，原是姊赐给权禹王，芙婉本来是要赐给我当正妃的……"

我神色一动，权禹王，那个平时冷漠的男人，竟会做出抢弟弟女人的事吗？

清翎王的表情仿佛沉重得说不出话来，但他还是开了口："芙婉她是个美好的女人……"

我听了这话，竟有些刻意冷漠地说："再怎么好，只可惜人已经不在了……"

清翎王看见我愤恨的脸，明显一愣，但他没有责备我，他只是盯着我，平静地问："奴兮，我问你，你娘亲死得早，你现在忘了她了

吗？"

我愣住，我的娘亲……不……我怎么可能忘……我甚至是做梦都忍不住叫出声来。

刹那间，我仿佛明白了什么。

我呆呆的。

我中午回去时，婷仪看见我依然拿着那方绣帕，好奇地问道："小姐这个绣帕要怎么处理？"

我凝视着手中的绣帕，良久没有说话。

三天后，权禹王亲自到小雅斋来了。

这是他第一次到小雅斋来，我拿出上好的碧螺春，亲自给他沏上一杯。

他尝了一口，赞道："茶好，泡得更好。"

我微微一笑。

他喝了茶，也不寒暄，开门见山地问："我来是想要回那方绣帕的。"

我淡淡地说："我已经把它扔了。"

权禹王一副无法置信的表情："扔了？"

我喝了一口茶，回答道："那绣帕沾染上血迹了，洗也洗不干净，我以为亲王不会在意小小的一条绣帕的，就扔了……"

"那不是普通的绣帕……"

我看了他急恼的样子，好大一会儿，才嫣然一笑，从袖袍中拿出那一方绣帕放在桌上。

我看他像珍宝失而复得般拿起绣帕，解释说："上面的血迹最终还是没有完全洗净的……"

他反而不介意地笑了笑："没关系。"

我盯着他轮廓分明的脸，心中涌起百般滋味。

他是我小时候说要嫁的人哪……为什么我就不能获得幸福？

即使有个尤妃又怎样……

我怎么可能因为有个已经逝去的人挡在前面就退却呢?

就如那方绢帕最终还是沾染上了我的痕迹一样，我要让那个女人的影子在他的心中逐渐消退，直至让我占有他的整颗心……

为什么不能呢？以我的美貌和我的智慧。

我的脸上摆出的是少女般淡淡娇羞的神态，微低着头默默听他说话。

第72节：第十六章 合奏(4)

不一会儿，他起身要走了。

我送他到门外，他突然又转过身来，他从怀中掏出了什么。

他摊开手掌，冲我微微一笑："给你。"

我定睛一看，竟是一枚贝壳静静地躺在他的手上。

那贝壳状如小扇，光泽圆润，在阳光下反射着漂亮的紫光……

少见的紫贝。

我下意识地背过手去，口中嗫嚅着："为什么给我？"

他笑了，说："适合你。"

宫人们轮番传看了紫贝，啧啧称奇。

她们唧唧喳喳地出着主意，有的说将紫贝粘在金钗上，有的说做成项链戴在脖子上……

最后还是善善说："小小姐不如再穿些珍珠做成手链吧，一定很好看。"

我思来想去，也许做成手链最合适了，但是我没有把它和珍珠穿在一起，不过找工匠在紫贝的中心穿了一个孔洞，穿上金线，戴在手腕上。

这样简简单单的，无论与金银镯子还是玉镯搭配在一起都很新颖别致。

我抬平手臂，看着坠下来的紫贝在空中缓缓地摇摆。

并没有人告诉我，原来恋爱并不只是甜蜜，还有无休无止的烦恼……

我戴着紫贝不过几天，就有妃嫔上我这儿来询问，随后宫中女子便掀起了一股戴单一坠子另配镯子的风潮，并迅速向宫外蔓延开来。

人们将这种装饰方法美其名曰："紫贝坠"。

那天，我和元遥不期而遇。

我和元遥虽然也常常见面，但他多是陪着十二皇子而来，我们两人单独见面的次数极少。

元遥长得仪表堂堂自不必说，但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的眼睛。

他的眼睛幽深漆黑，总是带有一丝淡淡的忧郁，可他偶尔笑起来时，那双眼睛却又会弯成月牙的形状，有流光闪过。

元遥是个含蓄稳重的人，他总是站在一旁默默地看着我和十二皇子，极少和我说话，却总会不着痕迹地帮助我。

而我，无须向他说谢谢，只是向他微微一笑，他便能明白我的意思。

他是懂我的人，我和他之间确实有着一种默契。

最近听十二皇子说，他和他的父亲闹得很僵，原因是他拒绝了家长为他指定的婚事。

我抬头看着他，语气有些忧郁："元遥，为什么不成亲？"

他只是默默地盯着我不说话，眼神里却多了一分明知故问的责备。

我躲闪着他的目光，甚至是有些心虚了。

他好似叹了口气，轻声地说："不过是不想成亲罢了……"

本来窝着一肚子要劝他的话，可是现在我无论如何也说不出来了。

可是他不成亲，会有很多难听的话传出来，据说他娘亲甚至要张罗找医师给他看病了。

我鼓起勇气，喃喃地说："元遥你这又是何必呢……"

元遥摇了摇头："这是我的一点自由吧。小姐……只要好好寻找自己的幸福就够了……"

说罢，他向我略略欠了欠身，告辞而去。

我望着他离去的背影，有些不忍，又觉得自己有些残忍了。

第73节：第十七章 情动(1)

第十七章●情动

这是怎么了……是他握住了我的手吗？为什么握住我的手？

我在心里不停地问自己，可是脑子里却没有丝毫的理智去寻找答案。

（十二皇子）

奴兮越来越会打扮自己了。

她总是兴致勃勃地向我展示她的首饰，她的新衣以及她新染好的指甲。

其实我本身对此事是毫无兴趣的，但总是会露出一副乐于欣赏的样子。

她把玩手里的玉簪，问我："十二皇子，你觉得这个好看吗？"

我应承道："好看呀。"

她似乎对我这样笼统地评价有些不满，噘起嘴瞥向我。

突然她指着我腰间的荷包，问："十二皇子你换了荷包？"

我回答说："是，是啊。"

她伸出手："让我看看。"

我只得从腰间解下荷包递给她。

她拿在手里，细细端量，赞道："好刺绣，针脚细密，可见是下了心思的。"

不过，她又说："这和你以前的荷包不是出于同一个人之手呢。"

我好奇："哦？从刺绣就能看出来吗？"

她摇了摇头："我是从这小行的字看出来的，这个字体更娟秀些……"

我口中顺出说："是啊，是扇稚说她多绣了荷包，就给了我一个。"

奴兮笑了笑，语气却有些诡异："怪不得你这样宝贝着……她多绣了荷包怎么不知道给我这个妹妹一个……"说完就把荷包递还给我，一眼也不愿多看。

我看见她略有不悦的脸色，心里竟闪过一丝窃喜，她是在吃醋吗？是吗？

于是我就势靠近了她，对她低声说："那不若奴兮小姐也给我绣一个？也好把它换下来……"

她的脸有些发红，口中却倔强着："绣就绣……"

我笑得开心："那颛闵就静候小姐的荷包了。"

虽然奴兮当时信誓旦旦地答应下来，可是过了一个月还没有荷包的半点影子。

我等得有些心急，便登门小雅斋去催。

奴兮自然也知道我的意图，她显得有些局促。

"十二皇子，那个荷包……算了吧。"奴兮拿央求的眼神看着我。

我摆了摆手指："那怎么行，当初可有人信誓旦旦的说要给我绣荷包呢。"

奴兮低下头，有些心虚。

良久，她下定决心般起身从抽屉中拿出了什么，硬着头皮递给我。

我将信将疑地接过那东西，低头一看，差点儿扑哧一下笑出声来。

的确是荷包。

不过做工粗糙，刺绣歪歪斜斜，针脚粗大错位，显得不伦不类。

这就是奴兮的刺绣？这就是奴兮给我做的荷包？我强忍住笑看着她。

她涨红了脸，磕磕巴巴地说："我就知道……你会嘲笑我……早知道还不如不拿出来了呢。"

"我哪有嘲笑你？"我嘴角咧出了一定弧度问。

她杏目双瞪，指着我的笑脸，控诉道："你看，你看，你笑了。"

我用无奈的语气回答道："笑也不一定是嘲笑啊。"

她的脸一仰："我知道你是想说我的技艺比不上姊。"

我老实地点了点头："是比不上。"

她没想到我会这样回答，惊异地看着我。

"可是我喜欢啊。"我拿起荷包将它如珍宝般放进内襟贴着心脏的位置。

那天我看见奴兮，刚要上前打招呼，却看见元遥站在她的对面。

我一个转身，借着树木遮掩住自己。

他们在低声地说话。

我虽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但是我却能看得出他们看彼此的眼神竟是相熟相知的。

尤其是元遥，他看奴兮的眼神竟是那样的温柔似水……

刹那间我明白了什么。

怪不得元遥不惜反抗他的父亲，拒绝了婚事……

可是明了过后我竟涌出了一种被人蒙在鼓里的悲愤。

不一会儿，他们分开了。

元遥向这边走来，他看见了我。

他明显一怔，继而唤了一声："十二皇子……"

我紧紧地握住拳头，口中掩饰不住一种激愤："为什么？"

元遥张了张嘴，想要说些什么但终究还是没有说出口。

"为什么？你凭什么喜欢她？以你的身份……"

这句话说出口后，我马上发现了自己的失言。我惊讶地打住了口，一时间简直无法置信自己怎么可能说出这样的话。

元遥也一定从未想过一向对他礼遇有加的我竟说出这番话来，他愣住了。

但是他很快地恢复了平静，他单膝跪下，声音平静地回答："小臣知道自己配不上她……也从来没有动过不切实际的想法，小臣不过只

是想远远地看着她，看着她幸福就够了……"

说完这番话，他起身，又向我不卑不亢地行了个礼，离开了。

我拿起拳头狠狠地向树干砸去，我这是怎么了……

怎么可以对元遥说出那样的话……分明是嫉妒。

可是我怎么可以拿身份去压制他，多么卑鄙无耻的行为啊……

（奴兮）

"痛！"我的手又被针扎了一下，叫道。

我看着手中丑陋的荷包，心生一阵烦躁，愤愤地把它扔到一边。

善善好脾气地把荷包拾起来，劝道："小小姐若是再耐心些……"

"善，我不会啊……怎么也绣不好。"我苦恼地说。

善善笑了笑："原来小小姐也有不擅长的事呢……"

我吐了一口气，拿起身旁的果子咬了一口："人无完人，我自然也有做不好的事。"

善善端详着我尚未绣好的荷包，说道："这点小小姐不像小姐呢。"

我动容："太过完美并不是好事……"

善善叹了一口气，神色黯然："小小姐说得没错，小姐她太过美好，所以上天早早地就把她收到天上去了……"

刚刚为我端上水果的花溅泪不明所以，只是看见我和善善都郁郁的神色，岔开话题道："小姐何必为此苦恼？让奴婢给您绣一个，然后给十二皇子就说是您绣的不就行了？"

我摇了摇头，若是别人倒也可以，可是我不想欺骗十二皇子。

我拿过善善手里的荷包，又硬着头皮一针一线地绣下去。

这时吉祥弯腰小步走了进来，在我面前跪下。

我瞥了他一眼，手上还继续绣着，问："有什么事吗？"

吉祥是个忠实厚道的老实人，这使得他在善于阿谀奉承、奸诈狡猾的宦官中显得格格不入，以前没少受欺负，但是我偏偏器重他这一点。

我认为做奴才首要的是忠心，口舌是否机灵，办事是否油滑，倒还在其次。

我看他犹豫不决的神色，知道他一定是有事要拜托于我了。

我说："干什么吞吞吐吐的？有什么事就说吧。"

他向我磕了个头，鼓起勇气般说："小姐，奴才的确有事相求……"

我挑了挑眉，意思是让他继续说下去。

"奴才以前的一个好友，今日不小心顶撞得罪了朱公公，奴才知道小姐一向和朱公公相善，所以想让小姐在朱公公面前替他求个情……否则他可能就没命了……"

第74节：第十七章 情动(2)

我又连着绣了几针，这才缓缓地说："以前的好友？是云辰殿的太监？"

吉祥低头回道："是。"

"你下去吧，这事我不能答应你。"

吉祥抬起头，惊讶地看着我。

平时我对他们的请求一向会尽量满足，而今日之事在他看来一定不过举手之劳而已，我似乎没有任何拒绝的理由。

我继续说道："你知道朱公公是何人？他是大总管，大总管就该有大总管的威仪。你的朋友以卑微之身顶撞了上级，他就该死。他若不死，你将大总管威严置于何地？以后如何服众？我纵然和朱公公相熟，宽恕他也不过一句话之间，但是这等毫无分寸的事我决不会做……"

我看见吉祥略有不甘的神色，知道一向没有心机的他并没完全理解我的意思。

朱公公虽然与我相善，但是并不代表我可以扫了他的颜面。若是做事不知轻重自以为是，纵然朱公公不会驳了我的面子，若因为此事让朱公公心存芥蒂，那就太得不偿失了。

我放下手中的活儿，语气严肃地说："抬起头，看着我。"

吉祥诚惶诚恐地抬起头，又象征性地略低下去。

"我问你，当初你在云辰殿服侍时，被那儿的娘娘杖打得奄奄一息时是谁救的你？"

"是小姐。"

"那我再问你，当时你的朋友替你说情了吗？"

吉祥神色一怔，艰难地说出口："没……没有。"

我一笑："这不就得了。"

"可是！"吉祥的语调提高了些，"小姐，他虽没替我求情，但是我不能做那无情无义之人……"

我神色一敛："错了，吉祥你说错了。你说反了。"

吉祥还想狡辩些什么，我抢先说："吉祥，你想让我为难吗？"

吉祥马上把头压得低低的，惊恐地说："小姐是奴才的救命恩人，奴才怎么敢！"

我挥了挥手："下去吧。"

吉祥只得领命而去。

我看见他走到门口，又叫住了他，说："我会请求朱公公不把他的尸体丢在乱坟岗上，你找到他的家人，让他们把他的尸体接回家中吧。死归祖坟，也算是你作为朋友为他尽的一份力吧……"

吉祥知道这已经是极限了，感激地说道："谢谢小姐。"

我没说什么，复又低头继续绣我的荷包了。

唔，又不小心扎到手了。

已经年方十五的晴肜帝姬明天就要出嫁了。

皇上把她配给了今年的文状元，据说那人不过二十多岁，才高八斗，文质彬彬，倒是一门好亲事。

今天宫中忙忙碌碌，到处张灯结彩，而且多以大红色为主调。就是树上也要缠上几段鲜红的绸布，更是增添了喜庆的气氛。

中午，皇上要按照惯例去瑾德妃的怡景宫看望待出嫁的女儿，并在那儿用膳，晚上宫中有盛大的宴会在露天的展望台举行。

夜晚时分，皇后命宫人把所有宫灯都点亮，并召人看管添油使其一夜不灭，象征着祝福新娘过门后与新郎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和谐美满。

今晚，晴肜帝姬身着一身大红的曳地长裙，头上插着繁多的珠花凤钗，显得十分富贵华美。

在我的印象里，晴肜帝姬是一个十分开朗活泼的人，即使早死了母妃而她又不受皇上宠爱，可是她的脸上依然总是挂着欢快的笑容，

是个十分讨人喜欢的帝姬。但是今日的她似乎和平时有些不同，端庄严肃了许多，倒显得有几分陌生。

她先庄重地给太后拜安，然后是皇上和皇后。

太后见了她十分欢喜，笑着说："晴肜出嫁，哀家这个做皇祖母的怎么说也要给些什么才是。"说着撸下手上的翡翠镯子，递给在一旁服侍的宫娥，叫她呈给晴肜帝姬。

晴肜帝姬小心翼翼地接过镯子，少不了要感激涕零一番。

太后见她如此懂事更是欣喜，招手叫她过去，破格让她在自己身旁坐下了。

待晴肜帝姬带有几分惶恐地擦着椅子边角坐下后，太后细细打量着她笑着说："这时间是一打晃儿就过去了。看着孩子们一天一天地长大，哀家也越来越老喽……"

皇上赶忙回答说："母后何来此言……"

皇后也接着话说道："母后这是玩笑话了。母后每天吃斋念佛，想必一番诚心早已感动佛祖，以后必定多福多寿的……"

顺着皇后的话，我们也附和说些"太后定会万寿无疆"之类的话。

还是皇后这番话最贴合太后的心思，说得太后眉开眼笑："你们的孝顺哀家都懂得，但愿你们说的应验就好喽……"

接着又是一番客套话，直到歌姬们都入场了，大家的注意力才转到台上，观看歌舞。

宴会上的气氛很是热烈欢畅，大家一边吃着水果糕点，一边望着高台上表演的舞姬，间或压低声音与左右邻谈笑几句。

皇后对瑾德妃寒暄："瑾妹妹好福气。虽然晴肜不是妹妹亲生，但也教导得这般端庄出众呢。"

我看向瑾德妃，却见她即使在火红的宫灯下也掩饰不住面容的蜡黄，双目浮肿，眼眶下陷，嘴唇惨白……学过医理的我一看便知她的确是病得不轻了。

第75节：第十七章 情动(3)

瑾德妃强撑起精神但语调依然有气无力的，她咳了咳，说道："皇后谬赞了……这孩子虽然不是我亲生，却也是自小在我膝下长大的。明天要出嫁了，终归有些不舍……又怕……我教导无方，让她走了二姬的老路……"

听闻这句话，在场的人莫不变了脸色。

我暗叫不好，瑾德妃是病糊涂了吗？竟然在这种大喜的日子说这种话……

果然太后神色中闪出一丝不悦，皇上也是一脸怒气，喝道："瑾德妃！"

瑾德妃听到皇上的呵斥浑身明显一颤，再看皇上怒容满面的脸，才意识到自己说错了什么……她嘴唇止不住地颤抖，说的话也有些断断续续："皇上，我……我不是这个意思……"

幸好研淑妃此时出来圆场："瑾姐姐一定是爱女心切，心中伤感触动了往事……"再看瑾德妃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想必也不能继续参加宴席了，继而她又转向太后请示说："我看姐姐今天身体也不大安适，正巧儿臣也有些头痛……不若就先撤下也好送姐姐一程。"

太后点了点头算是应允了。

晴肜帝姬露出一脸的焦急，起身请示道："太后，晴肜也一同送母妃回去。"

太后阻止道："你不能走，这场宴会可是特意为你举行的。"话刚一说完，权禹王也起身了，太后忙命令说，"你们都留下陪哀家看歌舞，你们的母妃有研淑妃送回去呢。"

晴肜帝姬依然是一副惴惴的神色，研淑妃却向她嫣然一笑："晴肜，我送你母妃回去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接着研淑妃赞道，"真是个孝顺的好孩子呢。"

晴肜帝姬这才稍稍安心，坐了下来。

看过了奏曲、舞蹈、杂技等几个节目，虽热闹了一番，最值得期待的节目却是"双龙戏珠"。

这时，大家都纷纷起身，来到后面的碧水湖边，望向湖面。

"双龙戏珠"，是由两班技人在船上舞动贴有闪闪鳞片的巨龙，并有人配合举起火把随之舞蹈，而两龙所争的"珠"是一个外表燃火的大球。

所以从远处望去不见人在操纵，只仿若真见两条闪闪的巨龙在空中舞动戏耍，十分逼真。

太后和皇上站在前面，其他的人围成小半圈在后面观看。

我落在了后面，却看见十二皇子站在我旁边。

整个宴会上，我与他坐于两边席，没有机会说话，这时才能随意地说上几句。

我踮起脚尖伸长脖子向湖面上张望，可是大多看见的还是前面黑压压的人头。

无奈中，我放下脚看向高我一头的十二皇子，他倒是目光平视看得毫不费劲。

我急忙问道："十二皇子，你看见什么了？"

十二皇子低下头看我，才突然想起我可能是看不见的。

他拿手从我的头顶平着比划到他的脖前，笑得很得意。

"奴兮你太矮了，是不是看不见？"

我不服气地哼了一声。

他凑到我耳边，小声说："用不用我抱起你看？"

我睁大了眼睛，说道："那怎么行？被人看见就糟了。"

他环视四周，解释说："你不是想看吗……后面基本上没什么人了，再说天色这样黑，他们看不出我们的……"

我虽然极想看舞龙，可终究觉得这样不大妥当，正要摇头拒绝，突然看见姊从右前方转过头向这边看来。

我一下子改变了主意，故意凑近十二皇子，拉住他的右手臂，说："你扶我一下就行了。"

然后象征性地踮起脚尖，头却是偏着看向姊，很有一番挑衅的色彩。

一向坚信男女授受不亲的姊，看见我和十二皇子如此亲密，脸上掩饰不住羞愤的表情，猛地别过头去。

我得意地笑了笑，这才放开十二皇子，十二皇子诧异地问："奴兮，你不看了吗？"

我指向前面说："素儿向这边走过来了，说不定是来找你的。"

果然素儿寻到我们跟前，先向我们两人行了礼，才对十二皇子说："娘娘叫您过去呢。"

十二皇子对我露出歉意的眼神，我对他笑了笑："你快去吧。"

送走了十二皇子，我吁了口气，环视周围，发现的确大家都挤在前面兴致勃勃地看舞龙，在后面的人极少。

突然，我看见在我左侧挺拔站立的权禹王，他虽然站得离我远些，但我们之间却是没有人相隔的。

他这时也转过头来，看见了我。

我急忙转过头看向正前方。

于是有脚步声越来越近，那股熟悉的奇楠香传了过来，接着是他低沉的声音："看得见吗？"

我说不出话，只有重重地点了几下头。

"是第一次看吗？"

我又点了点头。

权禹王笑了笑，语气却是带有几分忧郁的："我不是第一次看……上次看是二姬出嫁的时候……"

我不曾想过，他竟然会对我说出这番话来，诧异地抬头看向他。

迎上我的是他深如潭水的双眸。

我的心猛地一跳，又急忙转头看向前方，之后我们并排站着谁也没有说话。

第76节：第十七章 情动(4)

虽然沉默，我浑身却极度不自在，手上的动作也多了起来，象征性地整理整理衣裙，待再放下时竟不小心碰到了他的手。

我犹如被烫到似的缩回了手，却见他好似什么也没发生一样，依然平静地望向前方。

我暗暗自恼，是我太过反常了。

可是，当我再安静地放下我的手时，竟依然碰触到了他的手。

虽然只有黄豆大小的一块儿肌肤，却足以让我心跳不止，呼吸不稳。

我试着移开，可是终究又没有那样做。

只是略微僵直地垂着自己的手，表面上是若无其事的表情。

一种甜甜麻麻的感觉不停地从那豆大地方传了过来……我红了脸，感觉自己有些龌龊却又无耻地不想移开自己的手……

突然，我的手被他紧紧握住了！

我浑身一震，那一刻几乎停止了呼吸，大脑完全无法运作。

这是怎么了……是他握住了我的手吗？为什么握住我的手？

我在心里不停地问自己，可是脑子里却没有丝毫的理智去寻找答案。

我抬头看向他想寻找答案，可是映入眼帘的是他依然平稳的侧脸。

一股羞愤涌上心头……凭什么，凭什么只有他那么镇静？

想到这儿，我猛然抽回我的手，怒视着他。

他转头看我，一怔，继而竟露出一抹笑容。

"小孩子。"

我狡辩道："我不是。"

他笑了笑："你刚才的表现就是。"

我不服气，幼稚地问："为什么你表现得那么镇定？"

他哑然失笑："那你让我一个男人怎么样？"

我哑口无言。

他盯着我，眼底竟有了一丝柔意。

良久，他对我说："我要去喝酒了。"

说完，他独自离开，留下我呆呆地愣在原地，简直无法相信刚才发生的一切。

第77节：第十八章 婚嫁(1)

第十八章●婚嫁

婚姻之于男子意味着"成家"、意味着"立业"，但是对于女子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为什么要哭呢？是因为有割舍不下的爹爹、娘亲吗？那么，我无父无母，出嫁时是不是就会欢欢喜喜地踏进花轿……

（奴兮）

夜晚闷热难耐，我躺在床榻上，脑海中不停地放映着今晚发生的事，辗转反侧，无法入眠。

我又翻了一个身，这时今晚侍夜的花溅泪被我惊醒了，她披了件衣服走到床榻前问道："小姐怎么还未睡，不舒服吗？"

我点了点头，只是说："太热了。"

花溅泪听了，从纱帐上解下扇子，为我轻轻地扇了起来。

我浑身感到一阵清凉，这才稍稍好受了些。

我说："花溅泪，你唱支歌给我听吧。"

花溅泪笑着说："奴婢哪懂什么唱歌呀，小姐莫要取笑奴婢了。"

我口气坚定地说："要你唱你便唱吧，随便唱什么都行。"

花溅泪略有为难，但也不敢违了我的意，回答道："那奴婢就唱个民俗小调给小姐听吧。"

于是，她轻轻缓缓地唱了起来："八月十五供月光，手捧金镜泪汪汪，想起了奴的夫君郎，想起了奴的夫君郎；去年有你同赏月，今年无你月无光，不知郎君流落何方，不知郎君流落何方……"

我忍俊不禁，笑道："花溅泪，你这唱的是什么呀？"

花溅泪停下来，红着脸歉意地回答："哎呀，这等下贱的小曲真是不该唱给小姐听的……可是奴婢就只会唱这些了……"

我挥了挥手，说道："是我先让你唱的，你接着唱吧。"

花溅泪看看我又唱了下去："玉腕推开纱窗窗，月儿明朗朗，一阵阵秋风森凉，一阵阵秋风森凉；郎去未着棉衣裳，奴冷就知你也凉，奴冷你冷都一样，你冷痛断奴的肠……"

听了这支小曲，虽然刚开始不是那么入耳，但是慢慢听下去竟也能体验到其中的韵味，加上花溅泪声音温软细腻，十分悦耳动听，听着听着，我渐渐地睡去了……

下半夜睡得倒是安稳，早上醒来时，我发现花溅泪竟然依然半跪半坐在榻下的地毯上，为我轻轻柔柔地扇着风。

我略有吃惊，问道："花溅泪，你一夜未睡吗？"

花溅泪打起精神回答说："奴婢要给小姐扇风呀。"

我有些无奈地说："那你看见我睡着之后，就可以退下去睡了啊。"

花溅泪一板一眼地回答："奴婢怕小姐再热醒了，所以不敢擅自去睡。"

我看见她极认真的样子，心里涌起一丝感动，但是语气却是淡淡的："辛苦你了，下去歇着吧。"

善善她们端着脸盆巾帕进来，我一动不动地由她们服侍着穿好衣，口中吩咐道："善，今早不要给花溅泪安排差事了……另外，到御膳房多点一道"翠胆栗子肉"，待她睡醒了赏给她吧。"

翠胆栗子肉，我曾有一次吃剩了赏给宫人们，每人分得的不多，隐约记得花溅泪吃完意犹未尽的样子。

婷仪在一旁说："哦，小姐好体贴呀。"

我有些不自然，掩饰着沉下脸喝道："不要乱说。"

婷仪调皮地吐了吐舌头。

我看见驸马穿着一身大红衣服，骑着白色高头骏马入宫迎请晴肜帝姬，满面红光，神采奕奕；而与之相反，晴肜帝姬竟是眼中噙泪，面容戚戚的样子。

我心中暗想，为什么嫁娶之时男子都是春风满面，而女子注定要哭哭啼啼的呢?

婚姻之于男子意味着"成家"、意味着"立业"，但是对于女子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为什么要哭呢? 是因为有割舍不下的爹爹、娘亲吗? 那么，我无父无母，出嫁时是不是就会欢欢喜喜地踏进花轿……

这时快要过夕霞门了，我们便不可再送。

晴肜帝姬走到瑾德妃面前深深一拜，早已是泣不成声说不出话来。

旁边的婆子小心翼翼地劝道："帝姬小心哭坏了妆……"

瑾德妃被两名宫娥搀扶着，泪流不停，说话也有些颤音："晴肜……"

晴肜帝姬声音哽咽，断断续续地说："母妃……母妃一定要保重身体……晴肜不能在您身边侍候了……"

不一会儿，那婆子催道："帝姬快上轿吧，莫要误了吉时……"

晴肜帝姬好像没有听到一般，执意拉着瑾德妃的手不舍得放开，直到众人都来催了，才依依不舍地松了手。

她三步一回头地走到轿子旁，经过权禹王时她又流下了眼泪。

"皇兄，不要忘了晴肜，不要忘了我这个皇妹……"

权禹王的眼神闪过一丝忧伤，但是语调却尽量维持着平静："和驸马好好过日子……皇兄祝福你……"

这时又有人来催促了，晴肜帝姬几近被人半推半拉着进了轿。

侍候在一旁的吉人喊道："上轿，起行。"

于是驸马向送行人行了礼，一个翻身上了马。

晴肜帝姬复又从一侧的轿窗中伸出头来，默默地流泪，万般不舍。

瑾德妃此时早已失声痛哭，众人都不忍地别过头去。

而此时喜伶们欢欢喜喜地吹弹起来，帝姬的花轿也渐渐地远去……

我回去的路上，碰到了十皇子。

我记起了几个月前他向姊求婚一事，最近也没听见喜讯，想必姊一定是拒绝他了。

我向他款款一拜，他只是冷漠地回了。

我心中微有吃惊，只是因为皇上素来疼爱我，故而宫中上下对我虽称不上巴结，也多是和和气气的，从没有人如此沉着脸和我说话。

我只是笑了笑，口中故意问："不知什么时候能吃到十皇子和姊的喜酒呢？"

他一怔，脸色发白，但旋即又恢复了正常神色，语气冷淡地说道："这似乎并不是你应该关心的事吧。"

我笑得越加灿烂，回道："十皇子这么说就不对了。奴兮作为妹妹，关心姊的终身大事难道有什么不对吗？"

他没有一味地和我纠缠，无视我般转身离开。

他离开时语气不无鄙夷地说了一句："你比不上你姊，有时间你真该学学什么叫妇德了！"

我怔忡在原地。

我忘记了当时听到这话是何种感觉，却是在这时明白了一件事情：原来即使美丽如我，也无法让所有男人都拜倒在我的石榴裙下。

原来没有一个人可以征服一切。

我与权禹王之间多是暧昧不明，有时觉得他是喜欢我的，可是旋即又自我否定了，因为他从未向我许诺过什么。

当我亲耳听他说要娶我时，是缘于半个月之后发生的一件事。

瑾德妃薨了。

我虽早已看出瑾德妃身体不容乐观，可是没想到会那么快。

许是因为晴肜帝姬的出嫁，使她过于心伤加重了病情吧。

那天，天阴沉得让人喘不过气来。

我看见大片的乌云从东边滚滚而来，风儿起了，似乎要下暴雨了。

我急急忙忙地要赶回小雅斋，从沁春媛经过时竟无意中瞥见了权禹王。

他坐在沁春媛的秋千上，将头埋于双臂之间，我看不见他的表情。

他硕大的身体坐在小小的秋千上，显得有些滑稽可笑，可是我怎么也笑不出来。

一阵狂风卷过，将树枝吹得左右摇晃，他纯白的袍角也被吹得起起落落。

有一条绣帕从他身上掉落，被风儿吹起像蝴蝶一般抛向半空，又无力地停歇在我的脚下。

我弯下腰拾起，看见边角上绣有"瑾德妃"的字样。

我轻声走到他面前，伸出手把绣帕递给他。

他缓缓地抬起头，眼睛竟有些发红。

他伸出手接过，复又低下了头。

我略有尴尬地站在那里，觉得有些无趣，转身要走。

不曾想被他从后面一下子拉住了手腕，然后是他低沉的声音："别走，奴兮。"

"别走，留下来陪陪我。"他又喃喃地重复了一遍。

我转过身去，诧异地看着他。

他的眼神仿佛蒙上了秋晨的雾气，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哀伤。

他艰难地开口说话，像是对我诉说又像是在自言自语："姊……二姬她……真是……母妃逝前在病榻上口口声声呼唤她的名字……她也不来看望一下……说什么出家人不问尘世……"

第78节：第十八章 婚嫁(2)

说完，他笑了一下，笑得无比苦涩。

我从来没有想过，他会和我说起他的家事，也从未想过一向镇静的他竟也有这般的表情。

我的心动了一下，因为他的哀伤而哀伤，却又从心里泛上了一股从未有过的感情，无比的柔软却又强烈。

强烈地希望能宽慰他，能鼓励他，希望他能不这般悲伤。

"可是还有奴兮，还有奴兮在看着亲王……"

他吃惊地抬起头看着我。

那一刻，我猛然发现自己的话有多么冒失可笑，真是自作多情了呢……

"不，刚才……"我掩饰着，逃也似的转身离开。

"奴兮，嫁给我吧。"他低沉的声音从我身后传来。

我愣在那里，睁大眼睛，无法置信般地回头看着他。

他依然坐在秋千上，双手交握，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看着我，嘴唇抿得很紧，脸上的表情是庄重的而不似在开玩笑。

我听了这句话却没有预料般的欢快，我只是轻轻地问："为什么？"

如果只是从我这儿寻求慰藉，我不要。

他咧了咧嘴，复又低下了头，自言自语道："对啊，为什么呢……可是，只是……想你。"

他抬起哀伤的眼睛看我："这样不够吗？"

我走上前去，看着他。

他拉起我的手，他的手厚实而又粗糙，有坚实的力量传来。

"我虽不能给你正室之位，但以后必定真心对你……"

我摇了摇头，不是不在乎这些，但是你给不了我的，我会自己争取。

"我嫁你。"我一字一顿地回答。

权禹王明天便要走了，我们约在一偏僻的树林见面。

他不能马上娶我，一方面我的年纪尚小，另一方面他刚丧母暂时无法行喜事。

"半年后，我会再来，到时一定奏明父皇将我们的亲事定下来，等你大些了再完婚……奴兮，可以等我吗？"

我重重地点了点头。

他有些动容，将我紧紧地抱在怀里。我闭上了眼睛，甚至能听见他心脏有力的搏动……

良久我抬起头看他，他的眼睛深深地望不见底。

他伸手抚着我光洁的额头，低头在上面轻轻一吻，坚定地说道："这是约定。"

番外●权禹王

芙婉是我唯一曾真正动心的女人，是我一直要寻找的愿意真心来爱的女人，是我想要白头偕老的人，可是她竟香销玉殒先我而去。

她成为我永远的痛。

（权禹王）

我抚着怡景宫庭院里的枫树树干，看着现在尚翡翠般翠绿的树叶，心想今年的枫树会比去年开得愈加火红漂亮吧，只是赏枫树的人已经不在了……

母妃十六岁嫁给父皇，只是那时父皇还尚未登基，还是太子。

外祖父当时是历任两朝的一品大官，在朝内德高望重，外祖母也有皇室血统，而母妃是嫡幺女。外祖父和外祖母老年得女，自然对母妃倍加疼爱。

当时的皇后，也就是现在的太后，指名将母妃许配给父皇，一方面是当时已经孕有一子的太子妃又有身孕了，父皇身边没有女人侍候；另一方面也是出于拉拢朝中重臣的心思，以巩固太子根基。

就这样，母妃在喜伶们吹吹打打的乐声中上了花轿。

当时的母妃虽然有一丝离开父母亲的伤感，但更多的是"万千宠爱集一身"的小女儿憧憬。

新婚之时，父皇对母妃的确是宠爱无比。

可是时间一长，母妃便感觉到了压力。

太子府后院从不缺少漂亮的女人，更不乏身份高贵的女人。

纵使自己表现得如何优秀，却总不能让父皇每夜独留于自己的房中，甚至眼睁睁地看着父皇和自己身边有姿色的侍女调情，却敢怒不敢言。

少女般美好的幻想遭到现实中残酷的冲击，一时间让母妃难以接受。

她曾在夜半时无法成眠，默默流泪，有时甚至是哭啼吵闹，可是经过无数次失望过后，母妃竟也变得麻木，或许是想明白了。

这后院的妃子们都是如此过日子的，为何自己独独不能?

后来母妃怀孕了。

父皇得知母妃怀孕后十分欣喜，因为当时他才只有一个儿子，而对于王储来说这是远远不够的。

太子妃不久前诞下婴孩，不过是一位王姬，这让父皇略有失望，所以这次更是寄托于母妃，去母妃那儿倒是勤了。

母妃心地不坏，但许是自小被宠惯的，竟是存有争强好胜的心思的。

她一心想生个儿子。

母妃的妊娠反应十分严重，常常没吃下几口饭便吐了，她觉得很痛苦，但当听到老一辈人说，反应严重的可能是男孩时，眉眼间竟是掩饰不住的喜悦。

母妃每日兴致勃勃地缝制小皇子的婴儿服，可是当分娩后她呆住了。

她诞下?竟是位王姬，那就是我的姊--二姬。

父皇装作不在意地宽慰母妃，可是母妃依然能辨出他眉眼间的失落。

母妃坐月子时，后院又传来有侧妃诞下男孩的消息，这对母妃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第79节：第十八章 婚嫁(3)

后来听宫人们说，那时母妃的精神颓唐到了极点，对刚出生的二姬更是无暇理睬。

母妃身体刚刚好，就热衷起了民间保男的方子，常托人偷偷带进府中。除此之外，更是日日烧香祷告不知疲倦。

我出生时，母妃竟喜极而泣。

那时，父皇已经有三个儿子了，我出生得晚并未得到很大的重视。但是父皇依然着实高兴了一番，太后也赐下丰厚的礼品，母妃的地位这才得到了真正的稳固。

我出生后，母妃的心思更是一心扑在我身上，对姊更是忽视了。

姊恨母妃，却不恨我。

她无论何事总是为我着想，有什么好东西也总是让着我。

我并不埋怨自己的晚出生，相反我很庆幸自己能有这样的姊。

后来父皇顺利登基为帝，母妃也因为家世显赫并孕有皇子而名正言顺地封为瑾德妃。

我们搬进了庭院中种有枫树的怡景宫。

每到秋天，我和姊都要在火红的枫树下，寻找漂亮的枫叶，然后夹在书卷里。

沁春媛的那架秋千，也是我和姊经常玩耍的地方。

原以为快乐的日子能永远这样持续下去，可是后来姊要出嫁了。

姊出嫁时对母妃很冷淡，她毫无留恋之情地与母妃分别。母妃愣住了，那一刻，她才意识到自己平时对女儿的忽视，使得女儿不知不觉中疏远了自己。

在姊出嫁后，母妃才发现自己竟也是在意女儿的，她写信给姊，姊倒是回过一封，但是上面多是询问我的饮食、身体，对母妃只字未提。

母妃怀有深深的愧疚感，甚至有些低声下气地请求姊回宫来看看她，姊却每每推托。最后母妃不得不想出各种理由请求太后命姊回宫，这时姊才被迫回来一次。

姊回来什么也不和母妃说，直到那天夜晚，我睡不着出来看见姊坐于庭院的石凳上，借着月亮的光芒我能看见她脸上有一道泪痕。

我走上前去蹲下问她："姊，你不开心吗？"

她慌忙擦干脸上的泪痕，说："姊怎么会不开心。"

我忧郁地问她："那姊为什么哭？"

她伸出手轻轻地抚过我的脸，答非所问地对我说："颛晟，以后一定要让你的女人幸福……不要让她为你流泪……"

最后发生了姊削发为尼之事。

宫中哗然，太后、父皇更是震怒，谴责讥笑之声源源不断地向母妃袭来。

母妃不堪众人异样的目光，终于病倒了。

我在病榻前日日服侍，母妃看到我总是哭，她拉住我的手，哽咽道："晟儿，母妃只有你了……你要为母妃争气啊……"

那句话是那样的沉重，几乎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其他妃嫔或皇子们的冷言冷语，又时不时地传入耳中……

不到一个月，父皇又催促我成亲。新婚那天，新娘拿含情脉脉的眼神看着我，想起了姊说的话，我紧紧地把她抱在怀中。

欢好过后，我无意中看见了她脖颈上坠着的玉观音，我抓住它仔细翻看。

她解释说："这是我小时候去尼姑庵时一位尼师给我的……"

刚刚说了尼师，她便猛然住了口，然后拿惴惴不安的眼神望着我。

我问她："你也听说了二姬的事？"

她却马上回答："并……并未听说的……"

她在撒谎。

我起身穿好衣服，任由她在后面怎样呼唤也不理睬，头也不回地离开。

第二天，我便辞别了父皇、母妃入了军队。

我在军队历练得更加稳重，我不骄不躁，以身作则，渐渐赢得了军士上下的拥护和爱戴。

我渐渐褪去了少年时的稚嫩，逐渐长成了一名成熟的男子。

我发现原来不爱的女人也是可以抱的。

无关乎感情，只有动物般原始的欲望。

芙婉是我唯一曾真正动心的女人，是我一直要寻找的愿意真心来爱的女人，是我想要白头偕老的人，可是她竟香销玉殒先我而去。

她成为我永远的痛。

我以为我不会再爱了，直到后来遇见了她。

那个有着银色眸子又很倔强的女子，让人有时气恼，却又不由自主地让人爱怜。

我以为我会永远淡漠下去，不曾想，看到她，我竟生出了一股想要保护她的强烈欲望。

我想起了姊出家前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当你想要保护某个女人时，那便是爱了。"

踌躇徘徊了好多次，最终还是想由我给她幸福。

第80节：第十九章 颛裕(1)

第十九章●颛裕

长痛不如短痛，我狠了狠心，语气又变得冰冷："九皇子，我不喜欢你。"我一个字一个字地把这句话吐了出来，每个字都像是一把利刃毫不留情地扎在他的心上。

（奴兮）

半年，只是半年，我一心只想甜甜蜜蜜地等他，等他来娶我，做他的新娘。

可是我没想到的是，半年里竟可以发生那么多事。

完全让我措手不及。

秋天时，我曾踏着落叶去拜访住在竹青庵的贞蓄尼师。

那是一个僻静孤寂的地方。

我几经打听才找到了竹青庵的准确位置。

我犹豫地走进庭院，看见四下冷清只有几株翠绿的竹子零零散散地挺立在那里。

真的是这里吗？我踌躇着拾级而上，发现台阶上有刚刚被洒水打扫的痕迹。

这时上面的木门吱呀一声打开了，走出了一位十八九岁面貌清秀的小尼姑。

她看见我微微有些吃惊，但是旋即合掌向我一躬身，问道："不知这位施主来此有何贵干？"

我回答说："我是来找贞蓄尼师的。"

她恍然，脆生生地回答道："尼师现在在做早课呢。这位施主请随我来。"

她引着我入内，只见室内朴素简陋，除了供奉着的佛像，便只剩下眼前的一张黑木桌子和两把椅子了。

那小尼姑待我坐下，给我沏上了一杯茶，解释说："施主稍等片刻，尼师一会儿便出来了。"

我向她点了点头，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是六安瓜片。

不一会儿，一位身着墨黑色僧袍的女人走了进来。

那小尼姑向那女人行了个礼，叫了声："尼师。"

原来，她便是贞蓄尼师了，我不着痕迹地仔细端量她。

许是长期斋戒的原因，她的脸色有些青白；她的身材高挑瘦削，甚至可以看见她手臂上蔓延的青色微凸的血管；她的眼睛竟和权禹王极为神似，目光深邃。

我起身向她拜安，她急忙合掌弯身回礼了。

她叫我坐，自己转身从一小抽屉里拿出什么，放进案上的小熏炉里。

顿时，一股幽深的香气弥漫开来。

她点燃的是佛家奉为上等供品的"龙脑香"。

我冷笑，即便是出家过着清心寡欲的日子，但是皇室毕竟有着天生的优越性，茶用的是上等茶，熏香也是极品中的极品……

她在我旁边坐下了，平静地看着我，不带一丝感情。

"不知施主来贫尼这鄙陋之处有何要事？"她的语气淡淡的，听不出喜怒。

其实我到这儿来并无什么目的，只是自从权禹王走后，便特别想看一看，这位不同寻常而又刚毅的二姬到底是什么样子。

我嘴上却恭敬地说："小女子慕名而来，到这儿来是想和尼师探讨一下佛理……"

她盯了我好一会儿，才说："我见施主眉眼神色，不像是礼佛的样子。"

我的心跳了一下，的确，我是不屑于礼佛的。

我转了话题，认真地问道："尼师不问问我是谁吗？"

她摇了摇头，笑了笑："施主随心而来，过后而去。你我之间不过是独木桥与阳关道，有什么必要呢？"

我暗中点头，的确如她所说。她遁入空门不问世事，而我依然要在世俗中生活，体味其中百般滋味，我们之间并不会有多大的交集。

我说："权禹王托我转告尼师，说希望你好好保重身体。"

听到权禹王，贞蓄尼师的表情才略有所动，但依然是淡淡的口吻："谢谢施主转告了。"

坐了一会儿，我起身告辞。

她虽冷漠也不见寒暄，却也把我送到了庵外。

她语重心长地说："贫尼是一个不祥的女人，施主以后还是少来为妙吧。"

我无谓地笑了笑，说了句"贞蓄尼师说笑了"，然后从袖袍中拿出几片橘红色的枫叶递给她："怡景宫的枫树开得绚丽漂亮，奴兮特意拾了几片枫叶送给尼师，若是夹在经卷里说不定也会有几分禅意吧。"

她神色一动，终于不再是那副一贯的超然的神色，微微颤着手接了过去。

冬天下第一场雪的时候，我收到了权禹王写给我的第一封信。

那封信是他安排在宫里的亲信亲手交给我的，我遣退了宫人，缓缓展开那张朱紫色暗花纹信纸。

我却不急于看信的内容，而是把它凑到鼻前轻轻地嗅了一下，上面仿若还残有奇楠香的味道，让我觉得心安。

我展开信，先是匆匆地扫了一遍，然后才逐字逐句地阅读起来。

他在信中说，每当夜晚看着天空上的月亮便会想起我，问我是否和他一样在月下想他……我看到这儿微微一笑。他还说了许多要我注意身体的话，虽然老套，却让我感到一种体贴的温暖。尽管宫人们对我无微不至地服侍，但是这样的话从他的口中说出竟是不一样的感?……

我又看了好几遍，心中竟也暖融融的。

我走到书案前，取出一张淡粉色熏香的纸张摊开，举起毛笔，却迟迟无法落下。

我有千言万语却不知从何写起。

我把毛笔搁到架子上，又拿起那封信细细地读了一遍。

一遍又一遍，我好像完全消融到信中一样。

直到我自己都觉得过分了，才略红了脸把信放下，端坐在案前，复又提起了笔。

我低眉想了想，然后蘸好了墨，仔细地在纸上写下了"日日思君不见君，但愿君心似我心"。

写完后，我呼了一口气，满心欢喜起来。

第81节：第十九章 颛裕(2)

这时善善进来添炭火来了。

她对我和权禹王之间的事隐约是知道的，我把权禹王的信给她，说让她找个稳当的地方帮我收藏好。

她应承着小心翼翼地接了过去。

突然我又想起这样终究不妥，又把信要了过来，走到火红的炭盆面前将信拿到它的上方。

如果这封信被发现了，于我于他都不利……

心中万般不舍和酸痛，但是我咬了咬牙，就要将手松开。

这时善善在后面惊唤道："小小姐！"然后跑上前来将那封信抢了下来。

我不可置信地看着善善。

善善微喘着气，说："这可是小小姐的第一封信啊……小小姐就舍得吗？"

我犹豫地说："可是……"

善善打断了我，说："善善会帮小小姐保管好这封信的，一定不会让别人发现。善善保证。"

我看着她一脸的坚定，内心又十分不舍，终于叹了一口气，答应了。

那场雪下了一天一夜，第二天早上起来时，我发现外面已经是银白色了。

雪积得很厚，像一层柔软的鹅毛被子覆盖在大地上。

九皇子邀我一同去看奴梅树。

我踩着地上尚未有人踏过的松软雪层，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走。

九皇子见了，赶紧走在前面，回头对我说："你可以踩着我的脚印走啊。"

我笑着摇了摇头，说："我喜欢这样走着玩儿。"

他爱怜般地笑了笑，却说："这样很容易湿了鞋袜，会不舒服的。"

我想了想觉得他说得很有道理，偏着头认真地问他："那你就不怕不舒服吗？"

他说："我是男子汉不怕啊。"

我扑哧一笑，却也是乖乖踩着他的脚印一步一步地跟着他走了。

我跟在他后面，看见他后面披着的白色的锦缎斗篷，突生玩心，悄悄地蹲下身捧起一把雪搓成一个大雪球，瞄准时机，向他背后掷去。

雪球撞到他的脖颈，然后纷纷散落开来。

他惊讶地回过头，我调皮地向他眨了眨眼睛。

他笑了笑，却并没有回击我。

我略感无趣，原本是想和他打雪仗的。

我噘起嘴，嚷嚷着："九皇子，你也拿雪球打我呀。"

他只是宽厚地笑，说："我怎么舍得。"

都说春天万物复苏，生机勃勃。可是就在那个春天，我却感到了秋天一般的悲凉。

九皇子就是在那个春天离开了我。

多年之后，我还一直在自责，如果那天没有和他去猎场，是不是就不会发生后来的事了？

那天阳光明媚，九皇子却一脸忧郁，我问他怎么了，他几次欲言又止。

为了让他开心起来，我便拉着他一起去猎场的草地上游玩。

说是游玩，实际上多是我四处走走看看摘些野花野草，九皇子在后面很耐心地跟着我。

我蹦蹦跳跳的不一会儿就累了，选了一块儿繁茂的草地索性一下子坐下，头也顺着躺了下去。

九皇子吃惊地看着我："奴兮……"

我向他建议道："九皇子你也躺下来体会一下，这样看着天空心情特别舒畅。"

他听了我的话，将信将疑地在我旁边躺下，眼睛直直地看向天空。

良久，我问："舒服吗？"

他轻声地回答："嗯。"

一阵混着清香的春风吹拂过来，我惬意地闭上了眼睛。

我迷迷糊糊地睡了一小觉。

待我再次睁开眼睛时，发现九皇子不知什么时候支起身子侧躺过来，目不转睛地看着我。

我怔怔地看着他，这时有一只小昆虫飞来恰好粘在我的睫毛上，不舒服极了。

我叫了声九皇子。

然后，温软的手从我的睫毛上摘走了什么东西，这才让我感到了舒适。

我正要张开眼睛，突然发觉有嘴唇轻轻地点在了我的眼睛上。

我猛地睁开眼睛，映入眼帘的是九皇子极其严肃认真的脸。

我尴尬地笑了笑："九皇子，你干什么呀？"

他低低地说出了口："奴兮，我喜欢你……"

那时，我的心一下子凉了下去，为什么一定要说出口……

我装作没听见的样子，坐了起来，没事人般地笑着说："九皇子，我们走吧。"

我正要起身，九皇子却一把拉住了我的手腕，让我无法挣脱。

我看着他，心慌乱起来，可是脸上还是堆着笑打趣道："九皇子你的身体真是好了，力气这样大……"

我在心里不停地默念，一定要顺着我的笑话说下去呀……

可是他没有，他轻声地说："奴兮，别逃避……我知道你听得懂……"

我依然不自然地笑着："九皇子你说什么呀……时候不早了，我们快走吧。"

他依然没有放开手，眼神固执地望着我。

我感到一种心虚，这种心虚继而又转化成一种恼羞成怒，我厉声说："九皇子，你放开我！"

我从未用过那样严厉的口吻和他说话，当这话说出口时，我自己都吃了一惊。

第82节：第十九章 颛裕(3)

可想而知，九皇子那时的表情，惊讶，不可置信，还有……受伤……

可是那时我非常执著，我猛地挣脱开来，撇下他匆匆逃走。

后来我才知道，那时太后已经着手为九皇子安排亲事了，他是被逼急了。

之后的几天，我一直惶恐不安，故意躲避着九皇子。

六天后，九皇子竟亲自来访小雅斋。

我本想找借口拒绝，可是婷仪说："刚才九皇子说一定要见您一面。"

我犹豫着最终才答应见他。

我让宫人们拉下帷帘，支起了屏风，宫人们犹豫着最后还是照我的吩咐做了。

她们正要识趣地退下，我叫住了她们，说："你们在这儿侍候。"

宫人们有些尴尬不知所措。

这时九皇子说："你们先出去吧，我有些话想对你们主子说。"

宫人们如获大赦般纷纷退去。

我在屏风后拿扇子遮住半边脸，显然是不想和他深谈。

他说："奴兮，可不可以撤去屏风？"

我不语。

我以为他会退却，可是他竟绕过屏风走到我面前。

我惊讶地看着他，一向彬彬守礼的九皇子是不会这样做的。

可是当我看清他时，我已经惊讶得说不出话来了。

他好像刚刚病愈的人一般，眼眶深陷，眼睛红肿布满血丝；他的皮肤粗糙蜡黄，下巴长出了颓败的胡子；最让我心惊的是，只不过短短的几天，他似乎已经明显地瘦了一圈。

我再也强撑不住冷漠，无比悲伤地唤了一声："九皇子……"

他神色一动，缓缓地说："奴兮……我想向太后奏明……我要娶你……"

我的心一痛，九皇子，你何必非要苦苦纠缠呢?

他这样子……最后受伤的还是自己。

长痛不如短痛，我狠了狠心，语气又变得冰冷："九皇子，我不喜欢你。"我一个字一个字地把这句话吐了出来，每个字都像是一把利刃毫不留情地扎在他的心上。

果然，他的脸色一下子变得更加煞白，嘴唇也微微颤抖着。

那一刻，我简直说不下去了，又生怕自己动摇，索性转过脸去不再看他。

良久的寂静。

他哽咽地说："可是，奴兮我爱你已经爱了好久……"

我的心一酸，不知道怎么回答。

"是已经有了心仪的人吗……"

我摇了摇头，和那无关。即便是没有权禹王，我也不会嫁给你的。

他绝望地笑了几声，笑得无比酸楚。

然后，我听到衣服的摩擦声，我这才转过脸，看见他的背影竟是那样的瘦削颓然。

"九皇子！"我喊出了口。

他一下子转过身，眼中竟闪过一丝企盼。

我坚定地说："好好待户部尚书家的小姐……希望……你过得幸福……"

户部尚书家的小姐，前些日子被太后召进宫，我当时还在诧异为什么偏偏把她召进宫。我与她说过几句话，那是一位温顺婉约的女子，一定能成为一个贤惠的好妻子。希望她能带给九皇子幸福……

九皇子的神色顿时黯然下去，小声说："只要奴兮过得幸福便好了……"

然后他转身离去。

我以为痛过后便会逐渐忘却。

我以为九皇子可以娶了户部尚书家的小姐，然后渐渐忘了我。

那天，皇上冲九皇子发火了，原因是他拒绝这门婚事。

皇上怒气冲冲地把案上的茶杯向跪在下面的九皇子摔去，喝道："朕已经定了，明天派使者去提亲，此事不许再提！"

九皇子面无表情一动不动，最后他只说了句"是"，然后默默地退出去了。

我暗暗地松了一口气。

我心中明了，我之所以那么希望他能娶户部尚书家的小姐，是因为想让自己心中的愧疚感少些吧。

第二天却没有感觉到宫中一丝纳采的喜悦气氛，我正纳闷，却见婷仪跑了进来，上气不接下气地对我说："小姐，九皇子落发出家了！"

我睁大眼睛，大脑在此时停止了运转，她刚才说什么？

婷仪见我呆呆的样子，以为我没听清，又重复了一次："九皇子遁入空门了！"

我眼前一黑，身子顿时瘫软在地上。

我喃喃地说：不可能，不可能……

宫人们手忙脚乱地要把我扶起来，可是我怎么也站不起来了。

善善让宫人们退到一边，她跪下，温柔地拭去我眼角无意中掉下的一滴眼泪："小小姐，你去看看吧……"

我的眼神空洞，口中只是重复着："我不见他……我怎么有脸去见他……"

我脸色苍白，一动不动地坐在床榻上。

外面下了雨，有湿润的雨气透过窗子袭了过来，让我的身体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冷战。

今天，九皇子就要离开皇宫，去皇家寺院龙恩寺了。

纵然太后、皇上如何震怒，但是发生的事已经无法挽回了。

我不敢去送他，我实在无法面对僧袍那墨黑色的凝重，更怕我会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泄露了他出家的因由……

第83节：第十九章 颛裕(4)

没有几个人知道他出家的缘由，只是说被鬼魅迷了心窍。

婷仪端上了饭食，劝道："小姐，吃些东西吧。"

我摇了摇头："我吃不下。"

婷仪忧郁地说："小姐，你已经好几天未进食了……"

我冷笑，只不过少吃了几顿饭，这和他的伤痛比起来算什么……

我冲婷仪摇了摇头："你退去吧，我想一个人待会儿。"

婷仪欲言又止，最终还是退了下去。

晚上时，善善对我说："小小姐，万和宫的娘娘病倒了……"

我从混沌中打了一个激灵，问道："是玉昭容生病了吗？"

善善点了点头。

我急匆匆地穿好衣服，大步向万和宫走去。

后面的宫人几乎是小跑跟着。

已经对不起他了，最起码要帮他好好地照顾他的母妃……

到了万和宫，最先见到端着汤药的萍儿，她见到我，先红了眼睛。

我阻止她向我拜安，急切地问道："娘娘还好吗？"

萍儿哽咽道："娘娘不肯吃药……娘娘好不容易盼到皇子出人头地，没想到又发生了这样的事……"

我抓住萍儿的肩膀，说："你不要哭。你以后还要侍候娘娘，你要先坚强起来……"

萍儿听了我的话，擦去脸上的泪痕，重重地点了点头。

安抚了下人，我强打起精神，踏进了玉昭容的房间。

玉昭容正躺在床榻上，紧闭双眼，口中含混地说着什么。

我走到她的病榻前，轻轻地唤了一声："娘娘……"

玉昭容听到我的声音，竟猛地睁开了眼睛看向我。

我从她眼中看到一腔怒火。

但是那股怒火却又慢慢地褪去，随即眼泪盈满她的整个眼眶。

我低下了头，愧疚地说："是我，对不起你们……"

玉昭容不语，只是从枕边摸索出什么，颤巍巍地把它递给我："是裕儿临走时叫我交给你的……"

我接过，是一个青白色的锦缎荷包。

那颜色，和九皇子经常穿着的衣服是一个颜色，是他最喜欢的颜色。

我手指颤抖着打开荷包。

一小缕头发。

那缕发丝竟是那么柔软，就如他那颗脆弱而又易受伤的心……

还有一张小条子，字迹是那样熟悉，只有三个字。

不恨你。

不恨你……

我的嘴角不停地抽搐，再也控制不住，蹲身掩住脸，任泪流。

九皇子，即便对你没有男女之爱，但是那份手足之情对于我来说依然那么重要……

你难道不懂吗……

为什么就这样弃我而去?

为什么要出家……

十二皇子再见我时，眼神里有了淡淡的悲伤。

我突然怨恨起自己，也厌烦长大。

我每日病恹恹的，做什么事都打不起精神。

然而，皇上每次到小雅斋时，我又不得不强撑起一副微笑着的脸。

花溅泪最近常常做些拙笨的事情，我知道她这么做无非是想故意逗我开心，但是我最终只是抿了抿嘴怎么也笑不出来。

善善把饭食端了上来，我看着眼前做得很精细的各种菜肴，一瞬间想起九皇子现在吃的不过是干涩无味的青菜素食，突然没了胃口。

我环视四周，发现放在案上供平时消遣的棋子早已经撤了下去，一定是善善为了避免让我触景生情吧。

可是，不知道到了寺院会不会有人陪他下棋……

他会不会寂寞。

这时善善说："小小姐，下午奴婢们要打扫屋子，可能会比较脏乱……况且今日天气正明朗，小小姐不若出去散散心……"

我又怎么会不了解她们的心思，只是木然地点了点头。

下午，我四下漫无目的地走着，待抬头一看，竟是来到了猎场。

我一怔，随后一种浓郁的悲伤沉沉地压上心头。

一个月前，他还在这里。

自己是不是做错了……

如果说得委婉些，今日会不会就是另一种局面了?

那个总是拿温柔的眼睛看我的九皇子，总是冲我微笑的九皇子，连雪仗都不舍得和我打的九皇子，对我关怀备至的九皇子……那个人已经不在这里了。

头上的烈日灼灼地烤晒着我，而我自我惩罚般地站在草地上一动也不动。

多么可恨的人啊……偏偏总是要伤害身边的人。

我不知这样站了多久，只是感觉头昏脑涨起来，然后眼前一黑便失去了知觉。

模糊中，感觉有甜甜的液体流进嘴里，我突然警觉地睁开了眼。

眼前拿着碗匙的人明显一怔，继而咧嘴笑了笑，转头冲后面说："王子，她醒了。"

我一时?反应不过来，也顺着那人的目光看过去。

那身回纥装扮令人熟悉，原来竟是那个回纥王子。我再看眼前拿着碗匙的人，正是那天的那位仆人。

那仆人又盛了一勺，放在我嘴边，我警惕地问："这是什么？"

那仆人笑着回答说："是红糖水……这位小姐中了暑气，所以才会昏倒。幸好我家王子正巧从那儿经过，不过一时间也不知道小姐住在何处，便擅自先送到这里歇了歇。"

第84节：第十九章 颛裕(5)

我嗤之以鼻，先前简直要掐死我的人还会救我?

我也不顾那人送上来的糖水，径直起身下了床便大步地往外走。

我经过那个回纥王子时，他不带一丝感情的声音传来："哦？就这样走了？对救命恩人连谢都不会说吗？这就是你们所谓的礼仪之邦待人之道吗？"

我转过头，吃惊地看向他。

他也不看我，目光倒也是平静的。

我冷笑，谢吗？倒也不难。

我冲门外叫道："侍卫！"

我知道质子的宫殿里一定是有相当数量的侍卫的。

果不其然，我刚叫出口，便有两个侍卫赶了进来。他们显然也知道我是谁，很利落地在我面前跪下了。

我口气严厉地冲他们喝道："你们可知罪？"

他们面面相觑，显然不明所以，但是口上却说："小臣们有罪。"

我继续说："你们不知道质子殿是不可以随意带进人的吗？今日尚好是我，若是某个伪装的刺客，伤了王子谁来负责？你们就是有十个脑袋也是不够抵偿的！"

我虽然口上说的是为了王子的安全，实指他们监视不周。

那两个侍卫方才如梦初醒，连连叩头讨饶。

我冷眼旁观，见差不多了，便说："今日之事暂且饶过你们。不过日后你们可要好好保护王子的安全，丝毫不能马虎。"

我故意把"保护"两字咬得极重，可不只是对跪在眼前的两个侍卫说的。

那两个侍卫连忙信誓旦旦地说一定会忠于职守，好好"保护"王子的安全。

我满意地点了点头，回头意味深长地看着那个王子。

"够了吗？"我露出一个妩媚至极的笑容。

他的脸色一下子苍白起来。

他身后的奴仆脸上露出一副愤愤然的神情："你……"

他摆了摆手，脸色又恢复了正常，冷笑了一下说："前些日子刚听了农夫与蛇的故事……现在倒是能体会到农夫的悲哀了……"

我的脸不觉一沉，是把我比作那条忘恩负义的蛇了吗？

我辩解道："是你平时做人太过凶狠……"

他挑了一下眉："那小姐的态度就好了吗？"

我一时哑然，却并不想在这儿与他口舌，转身就要走。

还未走出几步，便又感觉一阵眩晕，险些又要摔倒。

他本能地上前扶住我，我突然听到自己胃部小声咕咕叫的声音。

我红了脸。

想起这几天几乎没有吃下什么东西，原来自己终究是饿了。

怪不得会晕倒呢。

我抬头偷偷地瞄他，希望他不要听到那尴尬的声音才好。

只见他面部平静，我吁了一口气，还好。

他引着我在椅子上坐下，我突然感觉有些心虚。

他冲我笑了笑，向那奴仆吩咐道："必勒格，去取些奶酪馍馍招待客人。"

我的脸愈发红了，原来他还是听到了。

那一刻，我简直羞愧得抬不起头来。

不一会儿，那个叫必勒格的仆人就端了好些吃食上来。

王子解释道："我吃不惯你们这儿的食物，所以在宫殿里也不曾储备些。只得委屈你尝尝我们那儿的食物了……"

我还好意思说什么呢？只是小声地说了谢谢。

我先是端起那杯马奶茶喝了一口，感觉味道怪异，实在很难下口。

但我还是勉强着咽下去了。

我看到他盯着我，于是嘴上说："很好喝。"

说着还要表示般再喝上一口，他却接过杯子放在一边，说："我知道你喝不惯的，不用勉强了。再尝尝别的吧。"

无论奶酪、馍馍、油炸饼、棋旦子，我都吃不太习惯，最后总算找到风干的牛肉条还算得上好吃，我终于松了一口气，一心一意地吃起来。

我吃着吃着发现他正在一旁盯着我看，于是疑惑地停下了，是不是自己的吃相太不雅观了?

他浅笑："没想到你乖巧时还算是耐看……"

我还来不及反应，他又马上说："不过凶起来时就不敢恭维了。"

我又羞又恼，瞪了他一眼。

之后我们都默默地没有说话，让我颇觉尴尬，只得找些话题问："你经常去猎场吗？"

他苦笑了一声，说："我是不可以随意在宫中走动的，只有在猎场还尚算自由……不过今日经过小姐的关照后，恐怕再去猎场也不那么随意了。"

我有些惭愧，嘴上却硬着不肯道歉。

我环视四周，发现这间宫殿虽谈不上破败，却远远比不上其他宫殿奢华，甚至是有些简陋了。

我看着眼前那位眼底掩饰不住落寞的异国王子，笑着摇了摇头。

虽贵为回纥未来国君，但是如今寄人篱下，连我这样的小女孩都可以欺辱，真是有几分悲惨。

我并?想说出任何安慰他的话。

自从九皇子的事情之后，我只是越发觉得也许同情之于男子最是无用的吧。

晚上回去时，善善她们纷纷说我的神色好了许多。

第85节：第十九章 颛裕(6)

我半信半疑地抚着脸，真的吗？许是有人当了出气筒吧。

晚饭时，她们聊天说："过几天，宫中就该热闹了。"

我问为什么。

婷仪嚷嚷说："三天后，选中的秀女们就要进宫面圣了，小姐忘了吗？"

我恍然，原来这些日子精神恍惚，竟忘了这般重要的事。

这件事情虽然说来与我并无多大的关系，但是每当想到此后宫中的势力格局总会或多或少地发生变化，就不能不引起我的重视。

夜里又梦见了九皇子，看见他转身和我说再见，我拼命想去拦住他，可是脚却粘在地上无法动弹，只能眼睁睁地看他离去……

我问："九皇子你去哪儿？"

九皇子回头冲我笑了笑，依然是温柔的笑容，他说："去一个没有奴兮的地方……"

我喊道："不是不恨我吗？为什么还要离开我？"

九皇子依然拿温柔的眼神看着我，说："因为看见奴兮心会流血啊……"

我定睛一看，果然有汩汩鲜红的血从九皇子胸膛露出的心脏处流淌出来……

我惊叫着起身，发现四周黑黑的，竟然是梦。

我从枕下摸出九皇子留下的荷包，将它贴在脸上，眼泪流了下来。

生怕吵醒侍夜的善善，我不敢哭出声来，最后剩下的只是轻轻的抽泣。

九皇子，你就不问问我恨不恨你吗……

我恨你呀。

你连赎罪的机会都不给我。

第86节：第二十章 秀女(1)

第二十章●秀女

若不是主动请愿去匈奴，连王昭君那样沉鱼落雁的女子尚且要在掖庭静默一生，一位新受宠的妃子想要埋没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小主又有何难呢?

（奴兮）

过了三天，秀女们陆续而至。

看见她们穿着样式各异五颜六色的衣裳，拿着惊奇和憧憬的眼神望着宫中奢华的殿宇和珍奇的花草树木，我不禁摇头叹息。

许是她们现在一定做着类似于"宠冠后宫"般的美梦吧。

不过最后获得恩宠的只是寥寥几人罢了，大多数的女子还是要在这冷漠而残酷的宫中郁郁地过完一生，甚至连龙颜也不得一见。

我问善善："皇后和妃子们的赏礼都分下去了吗？"

善善点了点头。

"皇后的如何？"

善善回答说："皇后分给各小主的赏礼大致无二，只是有几位身份高贵的小主多一些。"

我点了点头，皇后贵为后宫之主，总要大方公平些才能不失偏颇，让人无话可说。

若是要知道皇后的真正心意，就要看研淑妃的赏赐了。

"那么研淑妃的呢？"

"好似国子祭酒（从三品）家的小姐戚氏和吏部侍郎（正四品）家的小姐秦氏稍多了一些。"

我了然，果然都是朝中大品官员家的女儿。

我又相继问了殊贤妃、景昭仪和丽修媛等人的赏礼。

丽修媛乃是继姒充仪之后比较得宠的妃嫔，我们之间虽不相熟但彼此之间还算客气。

"丽修媛给中书舍人家的小姐的赏赐尤其多呢，引得不少小主惊羡……"

我挑眉，刚进宫便让那位小主如此出风头，谁知道是在提拔她还是在害她呢?

善善又说："今年比较反常的是太后竟也赏赐了一位小主，赏下的是一对龙凤镯子。"

众所周知，太后一向不过问此类之事，大都交与皇后处理，今日竟有赏赐，难免会让我吃惊。

善善接着说道："是大夫人娘家那边的人呢……算起来应该是大小姐的表姊。太后下了赏礼后，皇后和宫中各妃也随着赏赐了许多……"

我有些惊愕，虽然知道太后一向喜欢像姊那样乖巧温婉的女子，却没想到她喜爱姊竟能给她如此面子。

我突然有了不好的预感。

那天，在沁春媛，无意中看见一群女孩子围着一位身着鹅黄色衣裙的女孩在气势汹汹地声讨什么。

有一位身穿淡紫色绣朱槿花纱裙的女孩口气最是傲慢，只听见她说："你好大的胆子……竟敢踩脏我娘送我的绣帕……"

那位被围在中间的女孩涨红了脸，有些不知所措："我……我会赔你的……"

"赔？"那女孩冷笑了一声，"你可知道那是苏州的冰蚕丝织成的……就是你这一身行头全搭起来也不够！你赔得起吗……"

接着周围的女孩全都恶意地哄笑起来。

身着鹅黄色衣服的女孩的脸窘迫得愈发红了，可以看见眼泪正在她眼圈中打转。

可是那群女孩丝毫没有放过她的架势，反而变本加厉，奚落得更加厉害了。

我在一旁听出了大概，原来是这些小主一起来沁春媛赏花，有一位小主不小心掉了绣帕，偏偏让这位鹅黄色衣服的小主踩到了，结果

踩上了一个脚印。为此，她们争吵起来。

每次秀女进宫后，此类争吵之事屡见不鲜，我倒也见怪不怪了。

谁知道，这些养尊处优的小姐是真的在乎这些小饰件，还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呢?

我正要转身离开，却听见有个女子温婉的声音传来："姐姐也莫生气……我看挽霞也知错了，下不再犯便饶了她吧……"

我微微挑眉，哦? 真的有善心的人呢。

"这儿哪有你说话的份！身份低贱的人果然都是臭味相投的。她父亲不过七品小吏，而你呢虽然有个谏议大夫（正五品）的父亲却是庶出呢……听说你娘亲是官妓出身，是吗? "随之又是一阵嘲笑之声。

"庶出怎么了? "我听了这话突然笑着走到她们面前。

她们纷纷回头诧异地看着我。

那位紫衣小主上下打量我，目光有些警惕，口气挖苦般地说："怎么，又来了个庶出? "

看到她戒备的眼神，我暗笑，许是把我也当成秀女了吧。

我也不回答她，只是走到那鹅黄色衣服的小主面前，用略带责备的口气说道："怎么，一方冰蚕丝的手帕就值得你哭哭啼啼的吗? 日后若你有了恩宠，区区一条冰蚕丝手帕算得了什么? "

听了我的话，那小主抬起核桃般红肿的眼睛，吃惊地看着我。

众小主听了我的话也都一愣，继而露出愤愤不平的表情，纷纷吵闹着说："凭什么说她能得到圣上的恩宠? 若是恩宠也轮不到她！"

我并不想与她们闹僵，我知道她们日后都有可能成为皇上身边的宠妃，即便是我也是不能不忌惮的。

我说："众小主日后当然都能有望受到圣上的恩泽……当然这位小主也不排除可能吧……"

众人听清了我的意思，原来是可能，明显松了一口气。

那位小主的脸色又黯然下来。

我又继续说："众位小主来宫中时间不长，一些宫中的规矩可能也不大懂。我只得多嘴一句，皇上现在身边的宠妃丽修媛就据说不是嫡出呢……各位小主们成天把庶出挂在嘴边总归是不妥的吧……"

那些小主变了脸色，有些讪讪的。

突然人群中不知有谁提议道："哎呀，你们看，那边的桃花开得更好，我们去那边走走吧……"

于是众人纷纷附和，一哄而散。

刚才那位劝架的小主上前施了一个见面礼，说："我叫皎月，她叫挽霞。今日幸得这位小姐解围，委实感激不尽。"

我摆了摆手："我也不是在替你们说话，只是说了些实话罢了。"

我打量那位叫挽霞的小主，只见她身材娇小可爱，脸也是小巧可人的，微卷的睫毛，两只水灵灵的大眼睛，微微翘起的鼻子和薄薄淡红色的嘴唇配合起来流露出一种灵气。

旁边那位自称是皎月的小主长得则更加成熟些，像是秋风中盛开的白菊花，清秀美丽，高挑端庄。

皎月附和着笑了笑，犹豫着问："冒昧地问，小姐也是庶出吗？"

我轻描淡写地说："我自幼失怙。"

挽霞欢快地拍着手叫道："我们同是苦命人，今日这样有缘分，不若就在此拜为姊妹吧！"

说完，她还热情地拉着我的手问："我以前都没见过你……不过也是，秀女那么多，许是见过一次也忘了。小姐住在哪间秀房，我有时间也好找你玩呀。"

她的手热腾腾的，这样握住我，让我极不习惯。

我不着痕迹地抽出了手。

还是那名叫皎月的小主心思缜密些，她问："刚才小姐言语之间似乎透露出已经在宫中住了有些时日了。小姐举止高雅，想必是宫中身份尊贵之人。再看这般年岁，难道是昭娇帝姬或是乌姬？"

我摇了摇头，回答道："我不是什么帝姬，不过是寄养在宫中罢了。我叫奴兮。"现今隐瞒自己的名字也没有什么意思了，她们早晚还是要知道的。

挽霞吃惊地掩住了嘴，叫道："天哪，你就是奴兮！"

"你知道我？"我问。

挽霞似乎有些激动，忙着点了点头："怎么会不知道。都说你虽然不是圣上的女儿，宠爱却胜过女儿……"

我并不喜欢这样的话，淡淡地回道："我也并无什么的。不过是皇上仁爱罢了……"

挽霞一把抓住我的手臂，语气间满是恳求，"小姐，你是皇上身边的红人，能不能在皇上面前替我说几句好话？若是凭我的身份，排着侍寝也不知道要排到什么时候呢。我临走时口口声声答应爹爹、娘亲一定会光耀门楣，小姐你帮帮我，日后我得势一定会报答你的……"

我有些吃惊，她怎么说出这番话来，继而一想，这也许是大部分秀女心中所想，不过是她能说出来罢了……

我离她略略远些，语气恭谨地回道："小主叫我名字就可以了。小主日后是服侍皇上的人，奴兮怎么能担当起"小姐"之名呢。小主貌美如花，奴兮想即便没有外人左右，小主也必然会脱颖而出，受圣上恩泽。"

她听了我敷衍的话脸上有些失望，但是听到后面的几句话才稍有宽慰。

皎月咳了咳，对挽霞说道："奴兮小姐也是自有难处的，我们不要为难她了。就是今日奴兮小姐替我们解围，也可以看出是热心肠之人，妹妹还有什么不放心的。"说完，笑着对我说，"以后还望奴兮小姐多多提携。"

我点头回礼，心中暗叹此女子真是长了一张巧嘴。

第87节：第二十章 秀女(2)

我指着远处那群赏桃花小主中落在最后，身着花白色绣梨花雅致长纱裙、肩披淡黄帛的女子问："那是哪家的小主？"

我注意到刚才吵架时，只有她站在一旁冷眼旁观，既不附和也不劝架，一副置身事外事不关己的模样，重要的是那些高傲的小主却并不排斥她甚至是对她有些敬畏。她那句提议也说得极是时候。

我曾偷偷地观察她，发现她的容貌娇艳美丽，身段高雅端庄，一举一动都显得极有涵养。

皎月顺着我的指向看去，"啊"了一声，回答说："奴兮小姐说的是国子祭酒家的小姐呀……"

我在通往凤仪宫的长廊上，迎面看见姊和一名女子挽着手有说有笑着走来。

我们彼此都微微一愣。

姊旁边的女子正是那天穿紫衣的小主，再看她腕上戴着的龙凤镯，我心知她便是善善所说的那个表姊了。

我后来打听了她的身世，她是上府折冲都尉（正四品）家的嫡小姐，闺名叫扶柳。

扶柳的长相不可谓不漂亮。她又极会穿衣打扮，掩饰了下肢略略短小的不足而把自己身上的其他的优点更加彰显出来。这也是为什么即便在美女如云的小主中，她依然能夺目出众的原因。

我于礼先唤了一声姊。

姊淡淡地应了一声。

扶柳笑着冲姊说："这就是你那个庶出的妹妹吗？"

姊点了点头，"她是爹爹的二房夫人生的。"

扶柳笑得妩媚："哦？那也算是我的妹妹了。那日，我还以为她是新进宫的秀女呢。"

姊好奇地问："你以前见过奴兮了？"

扶柳嗯了一声，依然笑着说："贵妹的心肠实在是好得不得了呢。那日，挺身而出为一位同是庶出的小主打抱不平。其实我也不是小气量之人，那日本来也就没打算计较什么……贵妹便冲出来了……不过我看到贵妹的行为，倒让我想起了一个成语，嗯，叫什么来的……"

姊掩嘴浅笑："表姊可是想说同病相怜，惺惺相惜？"

扶柳叫了一声，与姊相视而笑："正是！嗯，同病相怜……"

听着两人你一言我一语的对话，我在一旁冷笑，莫非真以为仗着太后的一对儿龙凤镯子，便以为可以在宫中横行吗？什么话都可以说得出口？

这种小人竟是吃不起尊敬的。

即使你不去得罪她，她反而偏偏要主动来招惹你。

我只是微微一笑，说："小主说得不错。因为我总是被人欺负，所以那日看到挽霞小主她们的情况就不免激动失礼些。"

扶柳挑眉："哎呀，你这样的脾气可不好。你这样的身份总要隐忍些，否则若是得罪了身份高贵的人，可是要吃大亏的……"

我恭谨地回答道："多谢小主关心。不过那样的情况可能不会出现了。"

扶柳好奇地问："为什么？"

"因为欺负我的人都已经不在了。"

扶柳明显一惊："不在了？什么叫不在了？"

我轻描淡写地说："就是不可能再出现在我的面前。"

"凭什么，你能说出那么自大的话呢？"扶柳不屑地一笑。

我笑："谁让我是庶出呢？谁让我有个好娘亲呢？"

扶柳想必也听说了皇上和我娘亲的事，她的脸色微微一变。

我的语气变得有些冷了："最后只能说那些人太不知天高地厚，小主你说呢？"

扶柳没有说话。

我无所谓地笑了笑，然后转身对姊说："小主即便是小主却是服侍皇上的女人，姊不会连这点尊卑都分不清吧？以后还是不要公然叫"表姊"的好。太后一向重礼，姊这么做恐怕不能向太后讨喜吧？"

姊的脸上露出尴尬的表情，松开了扶柳的手。

我得意地一笑，向扶柳略略欠身，款款离开。

我来到皇后的凤仪宫时，看见已经有两名女子端坐在椅子上喝茶了。

其中一名是见过的，便是那位国子祭酒家的小姐戚氏。

今天，她穿了一件淡绿色绣青竹纹的衣裳，梳着雅致整齐的斜云髻，插着质地很好的一支白玉簪子，小巧的耳垂上坠有一对儿皎皎的珍珠耳环，给人一种清新雅致的感觉。

那么另一位，一定是吏部侍郎家的小姐秦氏了。

秦氏穿着通体白纱衣，袖子和衣角末端绣着几只翩翩飞舞的紫蓝色蝴蝶。她头上只随意插了一支古色的木簪，却并不显寒酸反而衬得极有情趣。她通常都是略低着头微微蹙眉的模样，眼波盈盈，显示出了一种苍白凄楚之美，极易惹人怜爱。

我们坐下说话时，她们的话都不多，大多数都是皇后问什么便认真地作答几句。

可是给我的感觉却截然不同。

在我看来，秦氏不语是因为她生性内向羞涩，无话可说；而戚氏肚有经纶、满腹城府，却善于内敛自律，不愿多答。

向皇后告辞出来时，戚氏竟险些晕倒在地。

我眼明手快，上前扶住了她。她抬头看了我一眼，语气虚弱地说："谢谢奴兮小姐了。"

第88节：第二十章 秀女(3)

皇后从上面走下来，要宣太医。

戚氏婉拒道："怎么敢劳师动众……不过是这几日刚进宫还不大习惯，睡眠不实罢了……回去歇歇便好了。"

这样的事情倒也时有发生，皇后最后也没有再坚持，只是临走时送了戚氏一支人参，百般叮嘱方才让她离去。

一个月，小主们经过宫中年长资深的姑姑们教习后，便可以正式侍寝了。

小主们皆有了美人、才人等封号，于是从秀房中搬离出来，分别被安排到各宫中。

我以为第一个侍寝的一定是那才貌家世皆数一数二的戚氏。

可是没想到竟是扶柳。

我虽知道她一定会早些受到皇上的召见，只是万万没想到会是第一个。

原因是戚氏病了，据太医说她的身体孱弱以致不能承恩，于是敬事房暂时把她的名字勾掉了，每日的银盘上也不会放她的绿牌子。

第二天，扶柳被封为柳婕妤，皇上一时恩宠无比。

柳婕妤的优势在于她很会伪装自己，懂得如何把自己最完美的一面展示出来，她也许不是最聪明的也并没有多少天赋，但是她善于讨巧卖乖赢得男人的欢心。

有一阵子，皇上迷上了水墨丹青，柳婕妤便下了苦心学习，虽然只是略懂些皮毛，但是她摆出的这种姿态着实让皇上喜爱了一番。

得了势的柳婕妤一方面加紧讨好太后，另一方面便是压制下面的小主。

她虽日后必不与我相善，但是现在却是没有气力和时间对付我的。

她最先压制的是那位中书舍人家的小姐。

那小主真可谓是一名让人惊为天人的貌美女子，是柳婕妤远远不及的。

若不是自动请愿去匈奴，连王昭君那样沉鱼落雁的女子尚且要在掖庭静默一生，一位新受宠的妃子想要埋没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小主又有何难呢?

其实手法也很简单。

不过是对敬事房的太监恩威并施，在银盘上绿牌子的顺序上做了手脚。

那么多牌子总是有几个放在孤僻的地方不容易引人注意的，例如第一二位，例如倒数三四位。有时候，更甚的是干脆以各种理由压下了她的牌子。

最后再把她赶到离皇上寝宫最远的宫殿去，那么那位小主真的可能是永无天日了。

皇上习惯性挑中间靠前的牌子，柳婕妤好像也发现了这一点，便把一些依附于她姿色不及她的小主们的牌子安排在那里。

对于这样的事，皇后怎么会不明了呢，但也多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罢了，因为她也不希望那些娇艳如花的小主们引起皇上的注意，打乱了她好不容易维持的后宫秩序。

可她也不可能任由柳婕妤骄纵独宠，戚氏无法承宠，她便安排了秦氏在皇帝身边服侍。

皇上很偏爱楚楚动人的秦氏，这由封号上便能看出来。

虽然柳婕妤与秦氏家世相当，但是秦氏却被封为莞充媛，位列九嫔比柳婕妤要高上一级。

无奈莞充媛愚笨，不懂周旋心计，有时候也不免吃亏于柳婕妤，所以大体来说两人势力相当。

如此我不免为那个戚氏惋惜了，若不是身体孱弱，以她的家世，以她的美貌聪慧，定会深受皇帝青睐，且远非莞充媛、柳婕妤所能及的。

我担心莞充媛终非柳婕妤的对手，也许终有一天皇上会厌倦了她娇柔的样子。

但是扶持谁呢？中书舍人家的小姐是万万不能考虑的，只因皇后和丽修媛似乎都对她有所戒备忌惮，我也不能碰触这个霉头。其他小主容貌才智皆高于柳婕妤的，也不过寥寥可数……

我斜靠在矮几上正冥思苦想着，婷仪进来说："小姐，外面有个叫挽霞的才人要见您呢。"

我挑眉，哦？她来做什么呢？

"让她进来吧。"我起身整理好刚才坐乱的衣袍。

挽霞略带拘谨地走了进来，我大大方方地与她打招呼，她小心地回了。

她坐下环视四周，倒吸了一口气，样子越发小心谨慎了。

婷仪麻利地端上了茶和水果、点心，挽霞起身忙不迭地向婷仪点头感谢。

婷仪见了她的样子，走时低头哧哧地笑了。

我见了连连摇头，挽霞再不济也是个主子呢，婷仪只是个奴才却敢嘲笑于她，不过是仗着我的权势罢了。

不过我略略一想，自己不也是仰仗着皇上的宠爱才能在这宫中这般得意吗？看来人都是一样的呀。

我微笑着问："才人到我这儿有何贵干呢？"

挽霞红了脸，小声地说道："上次多亏奴兮小姐解围……所以特意绣了几个荷包送给小姐。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奴兮小姐若不嫌弃……"说着从怀里掏出几个颜色各异的荷包。

我走到她面前接了过去，做工精细倒也是上品。

我冲她笑了笑，说："我很喜欢呢。谢谢你。"

她松了一口气，也冲我甜甜地笑了。

此后，挽霞便常常以各种借口到我的小雅斋来。

第89节：第二十章 秀女(4)

我又怎么不知道她的心思呢，只因皇上常常到小雅斋来，她这么做也无非是抱着能在这里一遇皇上的愿望罢了。

她长得也很吸引人，获得皇上的恩宠也并非不可能。但是她却不是那种能维持长久宠爱的女人，最起码她的实力是万万不能和柳婕妤相对抗的，我更加没兴趣帮她，所以我也只当做不懂她的心思，看她每日傻傻地到我这儿等皇上了。

看到她却让我想到那名叫皎月的小主。

我曾私下托人打听过她的家世：她的父亲谏议大夫刚正不阿、敢言直谏，皇上虽有时恼怒于他，但言语间却流露出赞赏之意。她虽庶出，但是她的娘亲却是最受宠爱的小妾，她也是谏议大夫十分疼爱的孩子，自幼她父亲便请了许多老师教习她琴棋书画。她的娘亲身出官妓，那么她想必也是略懂歌舞风情的。

那天，我看见挽霞身着一袭带有墨竹图案的白衣，十分漂亮。最新颖的是那竹子不是绣的反而是直接拿墨汁画上去的，显得越发的新奇。

我颇有兴趣地问："这竹子是你画上去的吗？很好看呢。"

挽霞回答说："不是……是托皎……是托朋友画的呢。"

我笑了笑，竟存了这样的小心思，是怕被别人抢了风头吧。

我装作无意地说："我记得那时还有个叫皎月的小主，她现在可好？"

挽霞有些紧张，回答说："也是被封了才人的，现在和我住一个宫呢。"

我点了点头，说："总是才人来拜访我，于理我怎么也要回访的。"

挽霞有些局促，说："只怕我那儿简陋……"

我笑了笑："才人过谦了。"

次日早上，我携了几份精致实用的小礼拜访浣清宫。

与挽霞寒暄了好些时候，我便找借口到皎月住所去了。

只见她穿着淡粉色的裙袍，上面的花纹是用彩墨画上的梅花。

我暗暗赞叹，若是想要在丝绸上作画，委实需要一定的笔力，何况画得如此形象逼真呢。

我问："才人懂作画？"

皎月知道我指的是她衣袍上的花纹，回答说："并不精通的。只是闲着打发时间罢了，让奴兮小姐见笑了。"

我掩扇而笑，说："皎月才人真是谦虚呢。不过我着实喜欢，不知道皎月才人能不能也为我画一件？"

皎月回答说："承蒙奴兮小姐看得起。只怕画得不好……"

"才人说哪儿的话。那么便这么定了，我这就叫宫人把我的袍子送过来。"

不一会儿，形单捧着我的衣服过来了。

皎月问我需要什么图案。

我说想要杏花蝴蝶的图案。

皎月略有为难地说："那恐怕要花费一些时间了。"

我问明天早上可否画完。

皎月说可以。

我向她道了谢，临走时嘱托说："那就麻烦才人亲自去送一趟了。我那儿有几幅大家的水墨画，很想与才人一起欣赏呢。"

我用清晨的露水，亲手给皇上泡了一杯金盏花茶端到皇上面前。

皇上端起轻轻地啜了一小口，微微地闭上了眼睛，良久睁开眼，赞叹道："好茶。口齿留香，让人回味无穷。"

我轻轻抿嘴一笑："皇上过奖了。"

皇上笑着说："朕听朱公公说你这儿新制了一种好茶，大早上便赶过来，果然不虚此行。"

我装作天真地说道："听闻柳婕妤情趣高雅，宫中交口称赞，想必对茶艺也是极精通的。皇上可以叫她泡茶给您喝呀。"

皇上哑然失笑，又品了一口茶，说："她哪懂什么茶艺。每次我去那儿上的不过都是些碧螺春、玉观音什么普通的茶罢了。"

这时花溅泪走进来，向皇上和我先后躬身禀道："浣清宫的才人来找小姐了。"

我装作为难地说："哎呀，不巧圣驾在此……"

皇上好奇地问："你与新进宫的秀女有来往？"

我回答说："并不曾有多少交往的。只是那才人画得一手好丹青，更甚者能在衣服上作画呢。我见那样的衣服十分别致新颖，便央求她给我的一套衣服上画了一幅。"

皇上来了兴趣，挑了挑眉："哦？在衣服上作画？"

"是。"我点了点头。

皇上浅笑，说："让那才人进来吧，让朕看看她是如何在衣服上作画的。"

我心中暗暗高兴，脸上却是庄重的表情，吩咐花溅泪说："你快去把才人请进来吧。"

花溅泪领命而去。

不一会儿，白纱帘被掀开了。

映入眼前的却是一副娇小玲珑的身体。

那人在皇上面前恭谨地一拜，用甜美的声音奏道："浣清宫才人挽霞拜见陛下。"

我一时有些反应不过来，怎么是挽霞，不应该是皎月吗？

皇上转头问我："她便是那个会在衣服上作画的女子？"

还不待我回答，挽霞便抢先说："她今早身子有些不舒服，便由臣妾代她来送衣服了。"

皇上点了点头，然后眯起眼睛审视起眼前娇小可爱的女子。

第90节：第二十章 秀女(5)

今日，挽霞穿了件水红色的唐裙，披着同色长长的丝帛；浓密的发丝挽成一个螺髻，插以银质团花步摇；脸上画着精致的桃花妆，朱唇上的一点樱桃红显得娇艳欲滴；她的脸颊上蒙上了两层淡淡的红晕，看起来愈加娇媚可人。

我暗中叹了一口气，挽霞你真的就那么想获得恩宠吗?

但是事已至此，我除了帮她还能怎么做呢?

她并不是个心地很坏的女子，只是她那份想要争宠承恩的心思竟然这般固执强烈……我又能责备她什么呢……她只是满足了自己的愿望而已。

我笑着对皇上说："挽霞才人的荷包做得极好。她前几日送我的几个，我现在还珍藏着呢……皇上不若也叫才人给您做一个……"

皇上兴致勃勃地笑着问挽霞："是吗？"

挽霞红了脸，小声地回答说："如果陛下不嫌弃，臣妾给您做一千个一万个也愿意……"

皇上听了她这略带冒失的话，非但不以为忤反而开心地笑起来，拊掌连声说好。

是夜，皇上掀了挽霞的牌子。

我问皎月："你为什么不去？"

皎月不语。

我继续追问道："其实你猜到了，到了那儿会发生什么事，是不是？"

皎月淡淡地回道："是，是我叫挽霞代我去的。"

听了她的话，我涌上了一股怒气："挽霞她根本不可能获得皇上长久的宠爱！况且以她的才智根本不足以对付后宫那些满腹城府的妃嫔！你这样根本就是在害她，你知不知道……"

皎月突然抬起头直视着我，说："奴兮小姐在宫中过着无忧的人上人生活，又怎么能体会我们这些人的苦处呢……受皇上的宠幸是这后宫每一名女子的梦想，哪怕短暂到只有一分一秒……我们也会不惜一切抓住这个短暂的梦。无论如何，总比在这暗无天日的后宫被冷落一生，甚至连自己的夫君都不曾见过一眼来得好吧……"

我被她的话一震，良久说不出话来。

"那么……既然这样想，你为什么不抓住这个机会？"

皎月摇了摇头："挽霞其实不坏，她也是可怜人哪……她的家里都指望着她能出人头地借此攀龙附凤……前些日子，她的家人来信，我看都把她逼哭了……"

"可是……"毕竟这种宠爱不过昙花一现的呀。

皎月笑了笑："事在人为啊。以后的事谁都说不准的不是吗？说不定挽霞能怀上皇子，待她的儿子长大被封为亲王，她以后不也就有了依靠吗……"

她又说出来一句让我吃惊的话。

的确，事在人为，以后发生什么事谁都不敢保证……

我就这样判断挽霞不能长宠也不免武断。

"那么你也不想被冷落一生对吗？"我认真地问她。

皎月微微一笑："这个自然。"

挽霞被封为恬美人一个月后，皎月有宠。因皇上对她父亲的格外看重，破格提拔为皎婕妤，入住莞充媛的蝶恋宫。

第91节：第二十一章 骑马(1)

第二十一章●骑马

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他与权禹王有几分相像，尤其是那道英气勃勃的浓眉。

尽管他的脸长得不及权禹王般精致，却另有粗犷豪爽之美。

（奴兮）

有了牵制柳婕妤的力量，我的心才稍稍安稳下来。

有一天，我经过月桂宫，无意中看见大门敞开着，庭院不远处的小亭子中有一抹天蓝色身影。

一阵风儿吹来，吹落了亭中石案上的纸张，有几张竟飞落到门槛前后。

我上前拾起，雪白的宣纸上写有几行流畅娟秀的小字。

我定睛一看，正是李白的《长干行》：

妾发初覆额，折花门前剧。

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

同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

十四为君妇，羞颜未尝开。

低头向暗壁，千唤不一回。

十五始展眉，愿同尘与灰。

常存抱柱信，岂上望夫台。

十六君远行，瞿塘滟滪堆。

五月不可触，猿鸣天上哀。

门前迟行迹，一一生绿苔。

苔深不能扫，落叶秋风早。

八月蝴蝶黄，双飞西园草。

感此伤妾心，坐愁红颜老。

早晚下三巴，预将书报家。

相迎不道远，直至长风沙。

再拾起其他的几张，写得也都是这首诗。

这时，亭中的女子走过来捡纸，我们抬头一看，彼此都略有一惊。

原来是被封为茗婕妤的戚氏。

茗婕妤一直无宠，因为她总是拖着一副病恹恹的身体。刚开始，众人还颇为关心常常看望劝慰她，皇后也请了许多太医为她诊治，怎奈她依然反反复复的不见好，时间长了，大家倒也有些不耐烦了，于是她的门庭也渐渐冷落起来。

我看着眼前茗婕妤姣好的面容，又是一阵感慨，这样的美貌不伴君侧真是可惜了。

何况她的家世那样好，得天独厚。

茗婕妤很快就恢复了常态，笑着寒暄道："这不是奴兮小姐吗？"

我向她一拜，说："刚才正巧路过。"

然后，我瞥见她手里拿着的几张宣纸上写的也是那首《长干行》，便好奇地问："婕妤也喜欢李白的诗吗？"

茗婕妤认真地点了点头："我是极喜欢的，尤其是这首《长干行》。"

我来了兴致，高兴地说："是吗？我也是爱极了他的诗赋的。"

茗婕妤好像也很感兴趣的样子，问道："那奴兮小姐最喜欢青莲居士的哪首诗呢？"

我想了想回答说："我最欣赏的莫过于《将进酒》了。笔酣墨饱，情极悲愤而又狂放，语极豪纵而又沉着……读起来痛快淋漓，使人心中涌起万丈豪情……"

茗婕妤好像也被我的激昂感染了情绪，轻声念道："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真真好诗，难怪世人赞其诗曰，"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

我深以为许，点了点头。

茗婕妤说："我好像和小姐很有缘分呢。如若不弃，不妨到里面喝杯茶吧。"说着做了一个请的姿势，姿态优雅大方。

我也没有客气，笑着说："那就叨扰了。"

从房间的装饰来看，便知茗婕妤是一位很有品位深谙情趣的女子，她的举止仪态处处显示大家闺秀风范，举手投足之间都透露出高贵典雅的气质，不由得让人赞叹。

我们坐下说话，无论是论诗品画，引经据典皆相谈甚欢，彼此都有相见恨晚的感觉。

茗婕妤闺名唤作"静梳"，今年也不过二八年纪，只比我大了两岁。

临走时，她送了我一本唐朝珍藏版的《李太白诗集》。

过了几天，我又回送了她一张李白真迹字墨。

就这样，我和茗婕妤的交往多了起来，我们常常一起作诗弹琴，一整天待在一起也不知疲倦。

我竟有了生平的第一个可以称之为"朋友"的人。

我与巫朗哈穆王子真正熟稔，是在我向他学骑马之后。

那段时间，京城里的贵族小姐们开始流行穿着特制的飒爽女猎装骑马打猎。

我看着十二皇子骑着高头骏马威风凛凛地在猎场驰骋，早已羡慕多时，这样的好机会我当然也不会错过。

我央求十二皇子教我骑马打猎，没想到他一脸坏笑地说："女孩子家骑马太危险，前些日子就听说乌姬从马背上摔下来，手臂上划破了一个口子还险些落下疤痕。奴兮，你若是想骑马我带着你便是了。"说着从马上向我伸出手来。

我脸一红，呸了一声，说："我才不想和你共乘一骑呢。"

十二皇子的笑意更浓，故意皱眉道："那就没办法了呀。"

我不服气，说?"你不教我，我也能学会的。"

十二皇子挑眉，明显不相信的样子。

"打赌。"我说。

"赌什么呢？"

我想了想："输的人要学小狗叫。"

十二皇子露出为难的表情，毕竟他已经行过元服礼算是大人了。

"你怕输了？"我故意这么说。

十二皇子咬了咬牙，同意了。

"不过奴兮我可不让你学小狗叫。"

"那你要我做什么呢？"我好奇地问。

十二皇子神秘地一笑："我赢了再说。"

我思来想去，只好去找巫朗哈穆。

他是在草原上长大的人，骑术一定很高。

他刚开始不答应，说："我凭什么要帮你呢？"

我说："帮助我，你自然也有好处的。你外出的时间，我可以和侍卫们说延长些，当然也包括不用他们看护。"

纵然这个条件是不公平的，他也有些心动，因为我知道他现在最缺少的就是自由。

为了自由，他终于答应下来。

我们先到养马阁去选马，他为我挑选了一匹白色的小母马。

我见了十分欢喜，小心翼翼地抚摸着它的皮毛。

巫朗哈穆笑着说："你们女子骑马也不过是玩玩罢了，只看外表。其实称得上好马的只有那边的才算……"

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只见那边的几匹高头大马正嘶声长叫，看起来有些怕人。

我壮起胆子说："那么我便要那边的马……"

他摆了摆手："你刚开始学骑马总要挑温驯的才好。"

我说："它们若不听话，可以驯服它们。唐太宗曾有一匹烈马，武则天就这样驯服它，她说："要治这匹马，只需给我三样工具：一条鞭

子，一个锤子，一把匕首。我先用鞭子抽它，不服便用锤子打它，再不服就一刀把它杀了。""

巫朗哈穆先是一愣，继而说："傻瓜，怎么能这样想呢。马也是通人性的，你待它好它自然就会报答你。马是有尊严的生灵，若是像你所说，它不仅不会屈服你，最后你可能什么也得不到……当然人也是这样。"

我愣愣地听着他的话，他伸出大手抚了抚我的头，笑着说："走吧，我们去试试你的马。"

他叫我踩着马镫把我扶上了马，自己竟然也一个翻身坐到我后面了。

第92节：第二十一章 骑马(2)

我惊叫一声，问："你怎么也上来了？"

他也吃惊地说："否则我怎么教你啊。"

他也不顾我的反对，将缰绳拉到我手上，自己朝马肚子踢了一下，马儿就奔跑起来。

骑马的感觉真是很惬意啊。

我从马背上看猎场，感觉视野更加宽阔，有清爽的风儿不断从我身边掠过。

我正沉浸在美好的意境之中，突然耳边有不满的声音传来："喂，你听没听我说话啊？"

他的话一下子把我拉回了现实。

"啊？你说什么？"我回头问他。

我猛然一回头，我们的脸相距不过咫尺。

我们都惊住了。

他盯住我的眼睛，口中喃喃道："你的眼睛会闪出银色的光芒呢……"

"你说什么？"我并未听得清晰，便又问了一句。

他一愣，别开了脸，语气又变得凶了："我说让你抓好缰绳。一会儿掉下来我可不管你。"

我听了只有乖乖地抓住缰绳，一心一意地按着他的教导操作起来。

过了几天，我开始可以蹩脚地自己骑马了。

平心而论，巫朗哈穆算是一个好老师，我没想到他竟出乎意料地耐心教我。

我终于不用和他同乘一骑了。说实话，他每次坐在我后面，闻到他身上淡淡的皮毛味道，总是让我感觉有些异样。

这天下午，他打了一只野鸡。

我说："上次跟你说过了，春天是不能打猎的呀。"

他一边利落地拔下鸡毛，一边说："就因为春天不能打猎所以猎场才没有人，没有人看见的事就当是没发生的事吧。"

我有些无奈，翻身从马上下来，走到他面前，看着地上的一堆五颜六色的鸡毛问道："你要做什么呀？"

他一边收拾一边回答说："烤鸡吃啊。"

不一会儿，他生上了火，将那只拔得干干净净的野鸡架在上面烤。

我在离他很远的火堆旁坐下，我缩着身子看着眼前跳动的火苗，他不时翻着被火烤黄的野鸡，我们彼此都没有说话。

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他与权禹王有几分相像，尤其是那道英气勃勃的浓眉。

尽管他的脸长得不及权禹王般精致，却另有粗犷豪爽之美。

我想权禹王了。

我喜欢他身上那股奇楠香的味道，像是蜂蜜般甜甜地溢满心头。

先前不觉得什么，可是越是将近夏天，越是觉得时间愈发的难熬。

我正这样想着，一股浓浓的香味飘了过来。

我抬头一看，巫朗哈穆已经熄了火，将烤好的野鸡拿了下来。

他把烤得有些发黑的野鸡凑到鼻前，赞叹着说："真香！若是带些油来就更好了。"

他瞄了我一眼，把鸡腿撕了下来，递到我面前。然后又走回去坐下来自顾自地吃起来。

我犹豫地看着那有些发黑的鸡腿，样子虽然难看，但是确实又散发出香味。

我小心翼翼地咬上一小口，在嘴里慢慢咀嚼，的确不同凡响，与平常吃的那些膳食相比，另有一番味道。

我咽下一口，小声说："好吃。"

他抬头看我，笑着说："你是一个诚实的人，比那些惺惺作态的小姐们好。"末了他加了一句，"很可爱。"

我微红了脸，低头不语，一小口一小口地咬鸡腿。

待我们吃完了，他拍了拍手，说："我们再转一圈就回去吧。"

我回答说："好。"

他看了我一眼，扑哧一下笑出声来。

我诧异地问他笑什么。

他连连摆手说没什么，我们上马吧。

我蹬上了马，总是感觉不对劲，再一看，他又在看着我笑了。

我有些恼怒，问他到底在笑什么。

他的嘴角扬起一个弧度，狡辩说："你们这儿不是有首诗，说什么男子看到美人就心悦，我一悦就笑啦。"

我又气又恼，索性转过头不理他了。

骑完一圈，我下马正要和他告辞，他却拉着我到了水边，冲我笑："你看看这水里有好玩的东西呢。"

我好奇地俯下身去，看向平静的水面。

水面上映着的是我的影子，可是却怎么看也不协调，原来不知什么时候，我的脸上多了两道小胡子！

我呀了一声，慌忙从袖子中抽出绣帕使劲地往脸上擦。

他在旁边笑着说："好啦，已经擦掉了，再擦脸就肿了……"

我对他怒目而视。

"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他挑了挑眉，说："现在也不晚哪，反正这个世上只有我一个人看见过。"

我看着他那副无赖的样子，虽恼怒却无话可说。

突然旁边的树林里有奇怪的声音传来，我好奇地说："王子，那边好像有人。我们去看看。"说着我转身向那方向寻去。

巫朗哈穆从后面一把拉住了我的手臂，低声说："别去。是野合。"

我一时没明白他的意思："什么？"

巫朗哈穆又邪又魅的低声在我耳边说："你不懂吗？就是……"

第93节：第二十一章 骑马(3)

不待他说完，我猛然想起了什么，脸上也腾地红了。

我掩住耳朵，大声说："我不听我不听。"

巫朗哈穆又直起身子，笑得很得意。

他转身："我们走吧。可不要打扰了别人的好事。"

我曾看见巫朗哈穆读《孙子兵法》，读得专心致志，连我走到他跟前也没有发现。

于是，我从草地上拔了一把草，纷纷扬扬地撒在他的书上。

他诧异地抬头，发现是我，冲我笑了笑。

"今天不能陪你练马了。我的腿受伤了。"

"哦？怎么受伤了呢？"我好奇地问，也带有点幸灾乐祸的味道。

他叹了口气，合上书说："你们这儿的女人，麻烦。"

我轻笑，说："你说的一定不是我。"

他也笑了笑："好自信的口气。的确，不是你。你应该用棘手来形容吧。"

我也没接他的话，只是找了块儿干净的草地坐下，问："你也看《孙子兵法》？"

"你们汉人的繁文缛节令人讨厌，不过这部兵法却值得一看。"

我偏着头认真地问他："你想当可汗？"

他明显没有料到我会这样直白地问这个问题，先是一愣，然后严肃地点了点头："是，我想当未来的回纥可汗。"

他又继续说道："我会成为回纥最英明的可汗。我要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国家……我不会像父王那样轻信小人，每日只知道与女人享乐……我要励精图治，让我的子民过上安居乐业的好日子……"

我看着眼前紧握拳头、慷慨激昂诉说自己理想的男子，暗暗地生出一些敬佩来。

但是，我也有一些怜悯他了，他现在毕竟身在千里之外呀……

听说，回纥可汗很喜欢他宠姬生的小儿子……

我轻声说："那么，你就好好加油吧。"

他吹了一声口哨，调侃道："哎呀呀，这是从奴兮大小姐口中说出来的吗？"

我恨恨地看了他一眼："你真没正经。"

他笑了，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奴兮小姐的话，我记在心里了。谢谢你。"

我被他看得有些窘，忙着起身："我要走了。"

在我已经走了很多步后，他大声地喊道："奴兮，你是个好女人。你要是再温柔点，我就娶你！"

我站住，回头瞪了他一眼。

他没有一丝羞愧，反而呵呵地笑了。

我来到月桂宫看茗婕妤时，正碰上她的贴身侍女玲珑端着喝完的药碗出来。

她看见我向我屈膝请安，我略略点了点头。

我走了几步，突然想起了什么，又叫回了她。

看着药碗里残存的薄薄一层棕黑色药汁，我端起药碗，放在鼻前闻了闻。

我神色一敛，眯起眼睛盯着玲珑问："这是你家主子喝过的？"

玲珑毕恭毕敬地轻声回答："是。是主子刚刚喝完的。"

末了，玲珑有些紧张地问："有什么问题吗？"

我若无其事地把碗安安稳稳地放回托盘，淡淡地说："有没有问题是你们这些下人应该为主子操心的吧，我懂什么。只是觉得味道偏苦，应该加些蜂蜜才是。"

玲珑乖巧地点了点头，回答说："奴婢记下了。"

"你去做事吧。"

她又向我行了个礼，方才离去。

我推门而入，看见茗婕妤正懒懒地斜靠在矮几上吃着蜜饯。

她见了我便又立刻端正了身子，笑着说："哎呀，没想到如此失仪的事被你看见了。"

我笑着坐到她身边，自己先摆出了一个随意的姿态，说："对我何必如此见外呢，你尽管靠着吧。"

听了我的话她复又放松下来，靠了回去。

我仔细观察她的脸色，问道："身体可好些了？"

她的脸有些黯然，叹了口气，说："还不是老样子。"

我一副玩笑的口气说："这药，不喝也罢。说不定最后反而好了呢。"

聪明的茗婕妤一下子从我的话中听出了什么，她吃惊地说："你是说……"

旋即，她又摇了摇头："不可能……为我诊治的太医周大人虽然尚年轻，但是人品端正决不会做出这等卑劣事来。他怎么可能害我呢？"

我暗暗点头，她口中所说的周仲道周大人在宫中的确口碑甚好。我曾不着痕迹地试探过他几番，这人倒真有几分傲骨。

"那么是不是在煎药时做了手脚？"我问。

茗婕妤回答说："我也曾考虑过这一点，所以特意把此事交给玲珑负责的。"

"婕妤怎么就那么相信玲珑就不会是做手脚的人呢？"

茗婕妤又摇了摇头："玲珑是我从娘家带过来的……她自小就服侍我，不会背叛我的。"

我笑了笑："婕妤这时怎么也糊涂了？宫中变数太多，谁能保证她就能始终如一呢？婕妤还是小心点好。"

只因宫中知道我会药理的人甚少，所以我也不便和她深说。她如此聪慧，想必以后会多加防范。

她深思般点了点头，继而又佯怒地说道："刚刚你还说我见外，你口口声声叫我"婕妤"不正是大大的见外吗？上次不是说好要叫彼此的名字了？"

第94节：第二十一章 骑马(4)

我笑嘻嘻地向她赔罪，唤了声："静梳姐姐。"

她这才转怒为喜，冲我说道："前儿个家里托人给我送来了些物什，其中我娘亲做了些小吃给我，你一定也会喜欢。"

我掩嘴而笑："今日我若不唤你一声姐姐，你恐怕未必舍得给我。"

茗婕妤得意地一笑，说："当然啦，今天你可是认了个好姐姐的。"然后她向外面唤了一声："芸儿，把小点心端上来。"

不一会儿，门被推开了，可是进来的却不是芸儿，而是一名陌生的宫娥。

那宫娥把点心端到我们面前，跪下说："奴婢小娥侍候。主子怎么忘了，芸儿姐姐不是昨日被换到浣清宫了吗？"

茗婕妤刚开始也有些吃惊，听了她的话突然醒悟过来，她挥了挥手说："我一时倒是忘了。你退下吧。"

我惊异地问："怎么，芸儿被浣清宫的妃嫔要走了？"

茗婕妤点了点头，说："昨日在花园里碰见恬美人，她见芸儿聪明伶俐，十分喜欢，便把自己身边的小娥和我换了。"

我听了暗暗皱眉，恬美人这么做是为了何意?

恐怕她是没有大智慧的。不过是为了向茗婕妤炫耀一下自己的地位，满足最无用的虚荣心罢了。

这般愚蠢的行径，莞充媛不会做，柳婕妤不会做，皎婕妤更不会做，偏偏你一个美人目光短浅不知天高地厚。

现在茗婕妤无宠是因为身体孱弱，但是人家身体一旦好了呢？你该以何自居？现在不与你计较，恐怕以后便是算总账的时候。

即便这些可以暂时不论，后宫妃嫔们最忌讳随意调换仆人，万一芸儿留恋旧主当了奸细，恐怕你连觉都睡不安稳了。

我不动声色地说："我与浣清宫的恬美人也算是有些交情的，明日我便叫她把芸儿送回来吧。"

茗婕妤反而无所谓般地笑着说："也不要你这样费心了，免得让外人觉得我小气。只是处了这么长时间，也生出几分感情，一时还不习惯罢了。但是我这儿冷清倒也用不了那么多人，芸儿这么一去也不用再随我受苦也算是好事……"

听了她的话，我也不好再说什么。又坐了一会儿，嘱咐她几句要好好保养身体的话，方才离去。

我来到浣清宫，恬美人欢欢喜喜地接待了我。

我看着她忙上忙下吩咐着给我端茶水、上点心，心想恬美人虽然为人自私小气，但对我委实是不错的。

不一会儿，茶水上来了。

我抬眼一看，正是那名叫芸儿的宫娥。

"到这儿还习惯吗？"我短短地问了一句。

芸儿低着头，回答说："新主子对奴婢很好。"

我喝了一口茶水，说："既然换了主子，便要尽心服侍，这也是做奴才的本分。做好了，美人自然会好好赏赐你；若是做错了什么，恐怕你的旧主子面上也无光，反而会让人嘲笑教导不周。"

芸儿轻声回答说："奴婢谨遵小姐教诲。"

我点了点头，叫她退下做自己的事去了。

我向恬美人寒暄，问："美人最近可好？"

恬美人环视四周，于是忙碌着的宫人们都放下手中的活儿识趣地退下了。

她露出一副哀怨的神情，说："这一个月内，皇上召幸我不过才两次，柳婕妤四次，莞充媛四次，皎婕妤却有六次。"

我听了有些无奈地摇头，皎婕妤才是你的依傍。皎婕妤有宠，你必然也不会受到冷落，你又何必和她争风吃醋呢？

恬美人见我不语，更加凑近了我问："奴兮，你说如何才能比皎婕妤更有宠幸呢？我知道你是一定有办法的。"

我没有正面回答她的话，只是盯着她头上的玫瑰花簪说："皇上说过玫瑰轻浮少涵养，你还是换下来吧，皇上不喜欢的。"

恬美人听了我的话，只是如我所言闷闷地摘下了玫瑰花簪，却终究没有理解我的深意。

第95节：第二十二章 变故(1)

第二十二章●变故

皇帝的话是不是也可以这样说，以后娶了我的人将成为九五之尊的皇帝?

我的脸色在一瞬间变得惨白，因为我知道这句话意味着什么。

（十二皇子）

若是赢了，我要跟奴兮说让她嫁给我。

可是，当我看见奴兮甚是得意地在我面前策马奔驰，我竟有些怔忡。

奴兮，除了不会刺绣外，这世上可还有能难住你的东西?

她转了一圈，到我面前勒住缰绳，从马背上跳了下来。

她笑吟吟地对我说："十二皇子，我赢了。"

我轻咳了咳："奴兮，你不会真的要我学小狗叫吧？"

"君子可是要言而有信的呦。"奴兮故意严肃地说。

她直直地盯着我，我知道无法反悔，又清了清嗓子，喉咙里试图发出个"汪汪"的声音，却怎么也叫不出声来。

我有些窘迫地看着她。

她看了我的样子哈哈地笑："十二皇子，你脸红了。"

我尴尬地说："我真的叫不出来。"

她良久才停止了笑，自己一个翻身上了马，回头跟我说："十二皇子，若是你能追得上我的话，我便不叫你学小狗叫啦。"

待我反应过来时，奴兮已经跑出很远了。

我蹬上我的黑色骏马，抽了一下马鞭，马儿便飞速地驰骋起来。

不一会儿，我离奴兮越来越近了。

她不时地回头看我，抽着马鞭越跑越快。

我笑了笑，自己紧跟着，一下子冲到她面前。

她还来不及反应，就被我揽着腰整个人携到了我的马上。

她吃惊地"呀"了一声，回头看我。

"我追到了。"说完也不待她挣扎，把她紧紧地拥在怀中，纵着"黑风"飞奔起来。

我们都没有说话，只有耳边呼呼的风声。

她在我的臂弯中，显得极乖顺，我能闻到她发上那若有若无的兰花香。

奴兮，奴兮，你可否听到我心脏有力的搏动声……

你是我的宝物。

我们并排默默地走在草场上，黑白两匹马儿被牵在后面跟着。

奴兮低头迈着小步踩着脚下翠绿的小草。

突然，后面的马儿低声嘶叫了一声，我们都回过头去看，原来它们早已变得耳鬓厮磨亲密无间了。

我说："他喜欢她。"

奴兮，你应该听得懂的。

她复又低下了头，低低地回了一句："嗯。"

我却无法从这句话中揣测她的意思，我看她却看不见她的表情。

今天的气氛有些沉闷，奴兮早早地就告辞了。

我叹了口气，却发现扇雉不知何时已经站在身旁。

我略有吃惊地问："扇雉，你什么时候来的？"难道刚才的一幕她都看见了？

她却答非所问地说："我也很想骑马的呀……十二皇子，你也带我骑一圈好吗？"

我正想拒绝，却听见她又加了一句："就像你带着奴兮那样……"

原来她终究是看见了。我摇了摇头，歉意地说："我不能。扇雉，对不起。"

她浑身轻颤，喃喃地问道："为什么？"

我别过头去："你不是她。"

她的眼圈有些发红，语气中甚至带有哭腔："为什么？她有什么好？"

"扇雉，你也是好女孩，可是……"

她打断了我，大声地喊出来："她有什么好！那样目中无人的人……"

我愣住了，从来没有想过一向温婉的扇雉，竟也会说出这样怨恨的话来。

是啊，我喜欢奴兮哪里呢?

是她那绝世无双的美貌吗？不是那样的，即便她变得丑了，我也要她。

我喜欢的是她整个人，喜欢她的一颦一笑，喜欢她的咄咄逼人甚至是她的自私任性……

喜欢她的一切。

"扇雉，我希望你能幸福，但那个人不是我。你应该去找寻你真正的幸福……"我认真地和她说。

扇雉笑了，笑得有些凄惨。

"我的幸福？我的幸福……我在六年前找到了我真正的幸福，可是你让这幸福没了……"

我愧疚地再说了声对不起。

她没有回答，自己默默地转身离去。

（奴兮）

我无法确定对十二皇子的心意，我只知道我们自小便是在一起的。

当然，我也来不及仔细思考与十二皇子的关系，因为权禹王要回来了。

纵然觉得时间那么难熬，但是终究是向前行走着的。

当权禹王第三封信到来时，他告诉我五天后便会抵达京城了。

于是，心中仿佛长着千万朵五颜六色的花儿，时不时地会绽放开来。

度日如年。

我总算能深切地体会□个词的含义了。

今天便是最后一天了，明天他便要回来了。

我整天都坐立不安，又是期待又是紧张。

我怕我整晚会睡不着觉，幸好太后今晚举行晚宴才得以让我转移注意力。

在宴席上，我表面上依然是得体的举止，实际则心不在焉。

不知何时，我突然听见太后在上面笑着说："扇雉也该到出嫁的年龄了。可有意中人？哀家会为你做主。"

我惊讶地看向太后，复又望向姊，看见的是她摆出一副娇羞的神态。

她低头小声地说："太后取笑扇雉了。"

太后又笑了起来："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本是世间常事。哀家也就是你这么大的年龄就嫁给先皇了呢。你也不必一味娇羞，说说有没有你看上的王孙贵族，哀家定会好好地给你备一份嫁妆。"

姊依然是羞涩的神态，眼神却是瞄向十二皇子的。

我在心中冷笑，果然。

然而，十二皇子目不斜视，只默默地喝酒。

我却听见姊说："扇雉心仪权禹王已经多时，望太后成全。"

我睁大眼睛，不可置信地看向她。

她刚才说了什么？

太后好像也有些吃惊，问已经跪在下面的姊："扇雉，你想嫁给权禹王？"

姊低头回答说："是。"

太后挑了挑眉："四皇子允文允武，潇洒倜傥，的确易惹少女爱慕。你们郎才女貌倒也般配。只不过他已有正妃，扇雉你若是嫁过去

恐怕只得做小了，这你也愿意吗？"

第96节：第二十二章 变故(2)

姊轻声说："扇雉愿意。听说权禹王这半年再未纳任何妃子，每夜独寝。扇雉希望能和他共结连理，安慰他丧母之痛。"

太后动容连连点头："真是好孩子，哀家没白疼你。就凭你这份心意，哀家今日就在这儿准了你。明日老四就回来了，给他一门好亲事，也好让他高兴高兴……"

姊向太后深深地磕了一个头，语调平静地说："谢太后成全。"

待人群散尽，我拦住了姊。

"为什么？"我盯着她的眼睛逼问。

她笑着哼了一声，"为什么？你问我为什么？"

"你明明……"

"是，"姊打断了我，"是你抢走他的不是吗？你抢走我的，我也要抢走你的……"

我身体一震，继而又摆出满不在乎的表情："什么我的？你恐怕是猜错了……"

姊得意地笑了："我看见了。那天他牵了你的手，你却没有抽回……你还敢说没什么吗？"

我再次被震惊得说不出话来，我那天竟忘了，姊会回头找寻十二皇子，我竟忘了……

姊又继续挖苦地说道："你没想到吧？若是不想被人发现，便不要在他面前露出那副傻傻的表情……笑话，你也会爱？你配吗？"

我紧紧地咬住了嘴唇良久才松开："就为了这个？就为了让我痛苦一时，你就把自己嫁给不爱的男人？"

姊的眼神突然变得冷酷："是让你痛苦一辈子，奴兮我了解你。你会痛苦一辈子的。你以为太后把我嫁给权禹王后，还会让他娶你吗？"

姊看见我苍白的脸放肆地笑起来，我第一次听到她竟发出如此尖厉的声音，让我止不住地颤抖、让我害怕。

她走近我恶狠狠地说："是你逼我的，即使要下地狱，我也要拉你一起下地狱！"

她带着报复般的快感笑着走开了，而我却愣在原地挪不开步子。

一直沉默寡言的姊竟忌恨我到如此地步。

我被她的沉默寡言骗了。

我竟忘了，她是我的姊，她的身上流有一半和我同样凶残的血液……

我掩住脸，面部因为痛苦而有些扭曲。

我该怎么办?

我等了他半年，他回来了，却成为别人的男人。

我前一刻还那样痴痴地等着他。

前一刻我还欣喜若狂。

而现在……

"小小姐，权禹王在外面说要见你……"善善禀道。

我木然地盯着雪白纱帐上绣着的纷飞的蝴蝶，久久没有说话。

"小小姐……"善善又试探地问了一句。

"让他走……"我有气无力地说。

善善又试着说什么，但是终究没有说出口，叹了口气退下了。

不一会儿，便有重重的脚步声传来，然后是那股浓郁含蓄的奇楠香味道。

他来了。

"为什么不见我？"

我默默不语。

他的语气有些急切了："奴兮，你不知道这么多天，我马不停蹄地赶路就是为了早些见到你吗？你不知道半年的日日夜夜我是怎样熬过的……奴兮，告诉我，你怎么了？"

我依然没有说话，却有一滴泪水从眼眶中滑落下来。

他走到床榻边坐下，将我轻轻地揽入怀中，把我的头靠在他的肩膀，语气间满是温柔怜爱："告诉我，想我吗？"

我埋在他的怀中，点了点头，然后轻声地抽泣起来。

"你是别人的了……你要娶别人了……"

"你不要我了……"

他叹了口气，将我更加拥紧，说："傻奴兮。除了你我谁也不要。"

"可是太后她已经……"

"我不会娶她。今晚，父皇不是要给我接风洗尘召开宴会吗，我会奏请皇祖母的。奴兮，相信我……"

我抬头看见的是他坚定的眼神，内心突然也涌起一股力量。是呀，一切都是姊一厢情愿不是吗？权禹王是不会娶她的。

他看着我笑了："你看你的眼睛肿肿的，快去梳洗一番吧。出去看看我给你带回什么礼物了？"

我又埋下了头，手紧紧抓住他的衣袍，喃喃地说："我什么都不要，我只要你……"

"不能抛弃我，不能离开我，要永远在我身边……"

我抬头望着他的眼睛，想要确定他的心意，他的眸子有流水一般的柔意。

他用一只手轻轻地盖住了我的眼睛。

四周顿时变得黑暗，但是听觉却变得敏锐起来，我甚至能听到他轻微的呼吸声。

"奴兮，你听到了吗？"

"什么？"

他将我的手放在他的胸口，我能感觉到他心在跳动："它在说爱你，说一辈子不离不弃。"

我动容，"是一辈子吗？"

他松开了手，我看见他在我面前庄重地点了点头："是一辈子。"

下午，我们一直在一起。

他陪我玩一种叫"画中画"的游戏。

"画中画"是由两人或多人共同完成一幅画卷的游戏，一人画大背景，其余人画背景中的细节。

这种游戏不仅新奇有趣且情趣高雅，所以最近在宫中颇受欢迎。

第97节：第二十二章 变故(3)

他展开一张细长的画卷，首先点墨画了一座小亭。

我在亭子的中央画了一架古筝。

他看了看我，我们彼此会意地笑了，他又从亭子延出一条羊肠小道。

我低头想了想，在小路的半中间画了一只遗落的绣花鞋。

他一愣，然后伸手轻轻地刮了一下我的鼻子，说："调皮。"

他在路的两侧画了许多葱郁的树木，我在其间穿插了几枝盛开的花朵。

路的尽头，他画了一小块儿波光粼粼的湖泊，我添了半片风姿艳丽的芙蓉。

他微微一笑，在湖上浮了一只木舟。

我在他的小舟上画了一位坐在船边赤脚打水的少女。

他笑着问我："那一只鞋呢？"

我掩嘴而笑，回答说："你只管画吧。"

他想了想，在水面上画了一对儿相依相偎的恩爱鸳鸯，然后盯着我看。

我知道他的意思，微微红了脸，提笔在鸳鸯上方画了另一只绣花鞋。

他这时竟像小孩子一般嚷嚷起来："她为什么要拿鞋打散鸳鸯？"

我装出一副不满的语气，认真地说道："她本来满怀欢喜的来和心上人赴约，心切得甚至路上跑丢了一只鞋而不知。可是左等右等心上人还迟迟不来，她感到很委屈失望，再看到湖上美满恩爱的鸳鸯，心生怨恨嫉妒，就索性拿另一只鞋驱散它们啦……"

他露出了然的表情，于是在岸边画了一位吹玉笛的翩翩男子。

他笑着和我解释说："其实那男子早就在那里等她了。只是他没有船，于是只有在湖边等着心爱的女子。他看到心爱的女子后便吹起了

玉笛，希望她能听懂他的心意。她可以听懂吗？"

我在他灼热的目光中感到一阵羞涩，转过头去。

他的大手覆上了我的手，我的心扑通一声，猛跳了一下。

"看着我，奴兮……"他说。

我惴惴不安地回过头看他，迎上的是他那坚毅英挺的脸庞。

他把我的手握得紧了些，慢慢地，慢慢地凑近了我……

他的嘴唇轻轻地贴住了我的唇，柔软而温润。

我睁大了眼睛，脑中一片空白。

我能感受到他的气息，炙热而浓烈。

他轻声地问我："你吃了什么？"

我无法思考，只是结结巴巴地回答说："含……含香圆北宋《圣济总录》对含香圆有具体的记载：含香圆，是采用鸡舌香、藿香、零陵香、甘松香、当归、桂心、木香、川芎、香附子、肉豆蔻、槟榔、白芷、青桂香、丁香、麝香共十五味药研为细末，加蜜炼制成如同榛子大小的糖丸，使用方法是"常含一糖丸，咽津"。对口腔和牙齿有良好的卫生保健作用，类似于今日的口香糖。。"

他轻笑："好好吃。"

说完，他将我纳入怀中，加重了吻，我先是痴痴的，后来竟本能地闭上了眼睛。

仿佛有呛人的花香袭来，让我眩晕。

我抵在他胸口的手在微微地颤抖，但是心中却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喜悦和甜美。

这便是幸福吗……

我不舍得放手。

晚上，我特意精心打扮了一番。

花了好些时候梳成精巧华美的落蝶髻，插了一枝合时令的茉莉花；拿珠链缠绕在发上并将中间的白玉坠在额上；手腕上戴着紫贝坠和玉镯等首饰，行动之间相互碰撞发出清脆悦耳的叮当声；身着蒙眬

的天蓝色衣裙，颜色由下摆渐进，上衣有颜色洁白的茉莉花和五彩缤纷翩翩飞舞的蝴蝶。腰环水晶腰带，余端自然垂下更为锦衣增添了色彩。

一切装扮完毕，我从梳妆镜前起身，此时连一向见惯我的宫人都不由得发出了低低的赞叹声。

婷仪跪下为我最后整理裙褶，口中赞道："小姐美若天仙，无人能及。"

我来到畅乐殿时，权禹王看见了我微微一惊，继而露出赞赏的目光。

我们都入了座，他看向我冲我点了点头。

我知道，他是要奏请太后推拒和扇雉的婚事了。

他刚要出席起身，却在这时听见皇后笑着寒暄说："这姐姐已经有了好着落，再过些日子妹妹可也要谈婚论嫁了。"

太后在上面点头说："是啊，孩子们都长大了。皇后，你回去看看哪家大臣的公子与奴兮相配，也替她寻个好婆家……"

大臣家的公子，太后说得如此理所当然。

皇后刚想点头应承，皇上接过话来说："我们的奴兮以后可是要嫁给皇帝的。"

他虽然是笑着说的，但是语气却是严肃的。

在场的众人莫不变了脸色。

那么皇帝的话是不是也可以这样说，以后娶了我的人将成为九五之尊的皇帝?

我的脸色在一瞬间变得惨白，因为我知道这句话意味着什么。

权禹王不能说要娶我了……

不只是他，所有的人都不可?说娶我，否则将是谋逆的大罪。

这句话委我以至上的荣华富贵，却决定了我的命运只能是等着那未来皇帝的出现，然后将自己嫁给他。

第98节：第二十二章 变故(4)

这是怎样的讽刺?

我看向权禹王，他的脸色有掩饰不住的苍白。

我咬住了嘴唇，心中感到阵阵的绝望。

他看着我却慢慢地平静下来，他冲我微微地点了点头，眼神里表达的是一种坚定的力量。

他出席跪在大殿的中央，朗声奏道："皇祖母，孙儿自从母妃去世后一直心烦意乱，暂且不想谈及婚事，望太后收回成命。"

太后刚才就因皇上所说的话而有些不满，现在听了权禹王要拒绝婚事更是变了脸色，不悦地说："这么说，四皇孙是不满意哀家为你准备的婚事啦？"

权禹王做出诚惶诚恐的样子，回答说："孙儿不敢。皇祖母对孙儿的疼爱之情，孙儿自然铭记于心，只是孙儿愚笨恐怕不能给扇雉小姐幸福。况且孙儿后室繁多，难免委屈了她。还望皇祖母再为扇雉小姐另择佳偶良人……"

太后依然是不肯罢休的神情："哀家既然已经答应扇雉，又怎么能出尔反尔呢？权禹王是故意想让哀家失信于人吗？"

太后特意叫了"权禹王"，明显在施加一种压力。

权禹王还要辩解，太后已经有些不耐烦了，向他挥了挥手示意他退下。

权禹王进退维谷，却没有退下的意思。

我看了冲他连连摇头，示意他什么也不要说了，再下去只会对他不利。

可是，我看见他直挺挺地跪在大殿中央，一动也不动。

四周是众人揣测的窃窃私语声，还有各种各样幸灾乐祸的目光。

我突然涌起一阵心酸，却生生地把眼泪憋了回去。

我什么也不能做，我能做的只是坐在席上默默地看着他。

我甚至不能露出任何悲伤的表情，那样会害了他。

我只能面无表情。

不知道这样僵持了多久，皇上在上面叹了一口气。

我突然涌起了一丝希望，皇上会为他向太后求情的。

这时姊却出席跪到权禹王身旁说："扇雉不想让太后、权禹王为难，这桩婚事扇雉就斗胆请太后如权禹王所愿解除了吧。"

太后略略一惊，问道："扇雉，这可是你一生的幸福啊！你可要想好了。"

姊的语调有些凄凉，说："谢太后如此关爱扇雉。但是扇雉想婚嫁之事终究是你情我愿方能圆满，扇雉也不想强人所难……"

太后的眼里闪过一丝感动，叹了口气，语气不无遗憾地说："你们都起来吧。罢了，罢了……"

权禹王和姊纷纷起身，拜恩。

我暗暗地松了口气，可是当姊经过我的坐席时，她的嘴角却不易察觉地微微翘起。

我的心又突然一沉，她为什么笑?

然而很快，也就在当天夜晚，她就给了我答案。

宫中的消息总是传得很快。

宫人们欢欢喜喜地把我迎入屋内，声声说着恭贺小姐的话，脸上莫不洋溢出荣耀的神色。

是了，我的地位代表着他们的利益。

我将是这偌大宫殿的女主人，他们也将随之成为奴才中的主子，成为宫中人竞相巴结的对象。

我坐到梳妆镜前，面无表情地把一支支珠钗摘下来。

待把最后一枚发卡卸下来时，黑顺的发丝顿时披落下来，如同流泻的瀑布。

我盯着铜镜中的人，发丝黑如油墨，而脸色却有些苍白。

这时镜明笑嘻嘻地进来了，跪下讨好说："恭贺小姐。"

我依然盯着铜镜，口气淡淡地问："何来之喜？"

镜明极认真地回答道："只有嫁与天子，才不枉费小姐的绝世容颜和聪慧天资。"

我一挑眉："哦？那么依你所言，那个人会是谁呢？"这才是我真正急切想知道的。

镜明低吟了一下："这个奴才就说不准了。皇长子南赢王，立有军功的权禹王，聪明过人的清翎王和母妃有宠的十二皇子，可能性都很大。他们各有千秋，互有优劣，恐怕一时还无法下定论……"

我冷冷地一笑，这样的形势我又何尝不知，但我想知道的是那个最后的答案。

"不过……"镜明的声调低了下去，"至于最后谁能荣登大宝，就全看小姐的意思了。"

我的心微微一动，口上却说："我怎么可能决定神位呢？"

镜明有些奸诈地笑了，一字一顿地说："小姐虽然不能决定谁来得神位，却能左右谁得不到神位。"

我眯起眼睛看着跪在地上的镜明，他说的没错。也许提携某人是件难事，但是若要诋毁某人就容易多了。

我随手从梳妆台前抓了一支象牙镶金的簪子，打到他身上，喝道："放肆！这等大逆不道的话，以后不要再说！"

镜明不动声色地将弹落到身旁的簪子拾起，恭恭敬敬地捧在手里，向我一拜。

"谢小姐恩赏。"

我刚刚睡下，善善突然冲进来，神色紧张地说："小小姐快去看看吧，大小姐要?杀呢！"

我一愣，姊，自杀?

顾不得多想，我匆匆地梳妆好，赶到姊的孝荨轩。

第99节：第二十二章 变故(5)

屋里已经有几名女眷在了。

太后半是责备半是怜惜地问姊："傻孩子，你怎么做这样的糊涂事？"

只见姊披着长发，穿着白色的袍衣，手握的是三尺白绫。

她早已泣不成声，声音断断续续地回答说："扇雉并不想惊动大家，没想到……甚至惊扰了太后，扇雉无地自容……请太后便不要为扇雉劳神费心了，扇雉不值得……"

太后听了这话更是多了一分疼惜："哀家是看着你长大的，你一直是个懂事的好孩子。你父亲为国捐躯，你自小丧父，哀家不疼你谁疼你呢。告诉哀家，受了什么委屈，哀家都为你做主……"

姊依然抽泣着，只是说让太后回去安寝，否则自己内心不安，却对因由不提半点。

但是太后依然猜到了些，问道："可是今天退婚一事让你心神忧郁？"

姊神色一变，马上回答说不是。

这样的反应分明说明：她在意的就是这件事。

这时姊的贴身侍女跪下惴惴不安地禀道："奴婢有句话不知当不当说。奴婢服侍小姐多年，小姐的心思，奴婢也略略猜到了些……"

太后让她继续说下去。

那侍女说："小姐平日里阅读《烈女传》、《闺范》等书，对其中的贞节烈女常常赞不绝口，自己也是按着那样的标准严格要求约束自己的。今日被男方退了婚，且不说像小姐这般注重名节的女子，就是民间的乡野村姑遇到这样的情况也是深以为耻。俗语说，"一女不事二夫"，小姐虽然和亲王尚未成亲，但是也曾有过太后的金口玉言。经过此事，小姐恐怕连别的公子也无法下嫁了……小姐又一向善良，可能不忍太后和亲王为难，才想一死了之的吧……"

这时姊打断侍女说道："不要再说了……"

太后听完这话已经有所了然，温柔地拍了拍姊的后背，带有几分愧疚地说："是哀家当初失言，哀家竟未想到这一层。"

姊摇了摇头："扇雉是不想让亲王为难，所有的痛楚扇雉一人承担就好了……"

太后感慨般地说："老四若是能娶到你，真是他的福分。这样好的女子他不要还想要谁呢？哀家在这儿就给你一个承诺，明天便让钦天监卜算吉日让你们完婚。"

姊露出一副惊恐的表情："扇雉这样反复，亲王会瞧不起扇雉的。还望太后收回成命……"

太后用一种不容置疑的语气说："这不关你的事，当初哀家就不赞成他退婚。哀家回头会和老四说的，但凡他有些孝心，也不该再违背哀家的旨意。"

姊又推托了几次，但见太后意志坚定才点头应承下来。

她背着太后看我，我看见了她眼中尚未褪去的泪水，但是她却对我笑了。

和宴会上一样的笑容。

我的脸色苍白。

我终于知道她的笑意味着什么。

是得逞的得意。

而我，在太后面前却束手无策。

她冲我说："奴兮，你怎么了？脸色那么差，你不为我祝福吗？"

太后和众人回头看我。

我愣愣的，在众人逼视的目光中，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如何将那句话一字一顿说出口的，"祝……你幸福……"

姊光明正大地笑了，说："谢谢你，你是个好妹妹。"

末了，她又加了句："我也替权禹王谢谢你的祝福。"

三日后，权禹王和姊完婚。

这是钦天监算出的最近唯一的好日子。

那是一个喜气的日子，和晴肜帝姬出嫁时一样，放眼望去宫中到处是一片火红。

太后选我亲自为姊执衣摆。

我走在姊的后面，为她提起宽大火红的婚袍，眼睁睁地看着她和权禹王拜天地。

他们对拜，姊低下了头，我透过她看见了在对面拜堂的权禹王。

他象征性地弯身，眼睛却死死地盯着站在姊后面的我。

那眼神太过复杂，有愧疚、有痛楚、有绝望。

我们互相盯着彼此。

但是姊又抬头直身，我便再也看不到他的视线。

我和他两情相悦，本来站在前面的应该是我。

我只是想和心爱的人在一起，难道对上天来说，这也是奢望吗……

为什么我就不能幸福?

难道就像姊所说，我不配吗?

他们拜完堂后，我找了借口匆匆地离去。

我疯也似的跑回小雅斋，路中磕磕绊绊倒了不知多少次，但是我连衣裳的尘土尚来不及拭去，便站起来接着跑下去。

我不知道我在跑什么。

只是感到心中一直在流血。

我极其狼狈地跑回小雅斋，发饰掉了，头发乱了，衣裙被刮破了。

宫人们看见我都呆了。

我来到梳妆镜前，将上面的饰品悉数全都摔到了地上。

还有铜镜。

我狠狠地将铜镜砸到地上，铜镜发出了一种绝望的咣当声。

上面的夜明珠滚落下来，蹦到跪倒一片的宫人中央。

宫人们战战兢兢地喊了一声："小姐……"

第100节：第二十二章 变故(6)

我凄楚地笑了，女为悦己者容，我现在还要这些有什么用?

我恨，我恨，他穿着红袍竟更加英俊，却不是为我而穿……

我突然又想起了什么。

我手脚忙乱地猛地打开各个抽屉，善善在一旁看得心惊，小心地问道："小小姐要找什么？奴婢帮您找……"

我却只是一味疯狂地搜寻，终于在书案上一摞宣纸的夹层里找到了那幅画。

我呆呆地看着那幅画，大滴大滴的眼泪终于止不住地滴落下来，洇湿了墨迹。

竟是如此不吉。

到最后还是他在岸边，我守水上，我们相隔两地，终究有缘无分。

宫人们早已在善善的命令下悄悄地退下。

我浑身瘫软地坐在地上，泪水再也控制不住地一串串掉落下来。

我一直流泪，不知道自己哭了多久，只是最后累得躺在冰冷的地上枕着那幅画睡了过去。

睡梦中，仿佛听到了滚滚的雷声和暴雨冲刷屋檐的声音。

又仿佛听到笛子悠扬哀婉的声音，断人心肠。

似远又近。

我又梦见我在哭泣，原来人在梦中也能哭泣。

早上被一股阴冷潮湿的雨气惊醒。

我撑起身体，发现手下的那张画早已蒙上了斑斑泪迹，有好多地方已经模糊不清。

我望向窗外，发现好多昨日开得正好的花儿都凋零了，各色的花瓣漂荡在水洼上。

善善捧着一件新衣裙进来了。

她走到我面前，说："小小姐更衣吧。"

她什么都没有问我，只是像平常那样跪下为我穿衣。

我木然地任由她忙上忙下，最后还是问道："昨夜下雨了吗？"

善善嗯了一声，然后一顿，又接着说："昨晚有人吹了一夜的笛子。声音哀伤悲戚，让人听了忍不住落泪……"

我沉默，心中却有种难以言说的滋味。

早上去给太后请安时，看到了那一对儿新人。

姊装扮得依然很喜庆漂亮，身着大红的裙子，默默地站在权禹王身边。

权禹王身着一身墨色的衣袍，目光依然深沉，看不出喜怒。

太后略略有些不满，但也不好说什么，于是只是和姊、柳婕妤等说笑了几句。

太后对权禹王说："你以后可要好好待扇雉。这样贤德的女子，你不要辜负她……"

权禹王向太后一拜，沉声说："是。"

姊拿挑衅的眼光看着我。

我别过头去。

我们向太后告辞后，在外廊上权禹王竟大步走到了我身旁，借着宽大的袖子在下面紧紧地握住了我的手。

他语调有些模糊地唤了我一声："奴兮……"

我一时竟有些发急，他疯了吗？这儿这么多人。

我伸出手狠狠地推开了他，没想到他竟随之倒了下去。

我看着倒在地上的权禹王，一时手足无措起来。

再看他面色潮红、呼吸不稳的样子，原来是感染了风寒。

我慌忙地想扶起他，可是姊一个箭步冲到我前面，叫着："王爷，王爷……"

然后，她吩咐自己身边的宫人将他搀扶起来，带着他离开。

我愣愣地看着权禹王离去的背影，却完全没有我可以插手的地方。

傍晚，我去了怡景宫。

姊被太后请去一起用晚膳了，暂时不会回来。

我走进那间被装扮得喜气红火的房间，心中却感到阵阵的悲凉。

他躺在床榻上，呼吸平稳，除却眉宇间的那分凝重，脸色却好了许多。

他睡觉时便是这样的吗?

少了平时的淡漠和低沉，现在平和安宁的有几分像孩子。

我就这样看着他，良久。

我走到他的床榻边，跪坐在下面，枕在床沿上。

床上有他温暖的气息。

屋里静静的。

那一刻，我的心柔软无比。

请让我静静地陶醉在这一瞬间。

以后，可能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为了我逝去的爱情……

之后的两天，我再也没有看见权禹王。

后来他走了，当然还带走了他新婚的小妻子。

他没有再来找我，甚至连道别都没有和我说。

在他离开的一个月后，我竟然收到了他的信。

那封信干净的什么也没有，只是一张白纸。

我知道这不是"此处无声胜有声"的意境，是因为他已经给不起我任何承诺了。

他只是在告诉我，他没有忘了我。

我手中拿着那张白纸，仿佛有千斤重。

我一点点将它撕成碎片，抛向天空。

我爱他，我依然爱他。

却有什么已经改变了?永远无法挽回。

第101节：第二十三章 乞巧(1)

第二十三章●乞巧

柳婕妤，你真的以为我那么宽宏大量吗？你以为我是你想得罪便得罪，想拉拢就拉拢的人吗？

你以前与姊沆瀣一气，现在我的一腔怒火该向谁出？

（奴兮）

宫中上下对我越发的恭谨客气了，甚至连柳婕妤这样的人都亲自上门来讨好巴结我了。

的确，待皇上驾崩后，她们作为太妃是需要仰仗我的。

她下午来时满面笑容的，带来了不少礼物。

她坐下左右环视，连连赞叹咂舌。

她笑道："奴兮小姐真是兰心蕙质呢，连屋子都整理得如此精致……"

我应承道："婕妤情趣高雅宫人皆知，我怎好在您面前卖弄呢。"

她又笑了笑，说："奴兮小姐过谦了。谁不知道你聪明伶俐深得皇上厚爱，恐怕我日后也要仰仗你呢。"

我淡淡地说："奴兮不比姊，奴兮不过庶出，人微言轻，哪能帮得上婕妤呢。再说，婕妤深得太后欢心，还愁在这宫中无立足之地不成？"

柳婕妤有些尴尬："话也不是这么说的……"然后咳了咳继续找话题说，"我看小姐最近门庭若市，有不少妃嫔们上这儿来走动呢。"

我露出一个笑容："这倒不假，最近的确热闹。昨天我还碰到中书舍人家的小姐呢……"

果然柳婕妤变了脸色，因为一旦中书舍人家的小姐有宠，第一个要报复的便是她了。

当然我是不会举荐中书舍人家的小姐的，这么说不过是吓吓她罢了。

她勉强扯出一个笑容，试探着问道："那她和你说了什么？"

我故作高深地一笑，口上却说得随意："只是寒暄了几句。"

末了，我挑眉问："婕妤好似很关心她？"

柳婕妤忐忑不安地回道："是啊……都是一起入宫的秀女嘛……"

我脸上淡淡的，不置可否，低头随意摆弄着扇上的玉坠。

她又在我这儿磨了些时候，可能终感无趣，最后怏怏告辞。

待她走后，我不屑地扫了一眼桌上的礼物，对宫人们说道："你们分了吧。"

然后，我走到小檀木桌前，将她刚刚喝过的青玉茶杯扔出屋外。

柳婕妤，你真的以为我那么宽宏大量吗？你以为我是你想得罪便得罪，想拉拢就拉拢的人吗？

你以前与姊沆瀣一气，现在我的一腔怒火该向谁出？

恬美人怀孕了。

听到这个消息时，我不由得感慨，看来皎月说的是对的。命运难测。

太后和皇上都很高兴，毕竟自从丽修媛生下一位帝姬后，这个宫中已经有好几年没有新生命诞生了。

我去看望恬美人时，见到她满面春风，眉眼间掩饰不住得意的神色。

我向她说："好好保重自己。"

她重重地点了点头，言语间甚至喜极而泣："没想到我竟这么幸运，现在皇上宠爱有加，家父最近也升了官职……"

我看到她欣喜的样子，最终没有忍心将残酷的一面告诉她。

怀孕也就意味着将近一年无法侍寝。而一年之后，皇上也许早已对生过孩子的妇人失去了兴致。

宫中是有不少因为怀孕而失宠的例子的。

若是生了皇子也就罢了，倘若生的是帝姬，那才真是得不偿失。

当然诞有皇嗣的妃嫔最终还是高人一等的，所以总体来说怀孕依然是一件荣耀的事。

我问她："你可做了万全的准备？"

她知道我说的是什么，回答说："食物都是找人先试吃的，也不敢再随意用香囊了……"

我点了点头。

过了一会儿，我起身要告辞了，她躺在床榻上在后面追问道："奴兮，你会帮我的是不是？"

我回头，顿了顿说："皎婕妤一定会帮你，让你把孩子安安稳稳地生下来，你应该好好谢谢她。"

是的，我不希望她们之间有任何芥蒂，她们应该结成最牢固的战线，成为我抵抗柳婕妤的力量。

我来到蝶恋宫，看见皎婕妤正剪着金纸窗花。

我对她说："我真希望是你。"

她略略红了脸，不无遗憾地叹了口气说："我又何尝不想？皇上毕竟也上年纪了……不是谁都像挽霞那样幸运……"

我替她叹了口气，这也许真的和运气有关吧。这之中恬美人侍寝的日子最少，却偏偏是她先有了喜讯。

旋即，她又低声说："挽霞说，她之所以能怀孕是因为偷偷地吃了一种方子，也悄悄地给我塞了一剂。我正犹豫着要不要吃……"

我微微变了脸色，先不说是否真有这样有效的方子，恬美人的个性还没有大度到让别人和她共享荣耀的，她到底是什么居心？

不过，我也没有将此事点破，现在我还不想让她们反目。

我只是半玩笑半认真地笑着说："怎么，你竟也迷信起这个了？若是□有这样的方子，恐怕莞充媛、柳婕妤现在也不必这样苦闷了。我看恬美人不过歪打正着罢了。"

皎婕妤终究理智些，她听了我的话点了点头："我这也是病急乱投医，终究不可取，倘若被人发现恐怕还要遭人耻笑。看来还是要看以

后的造化了。"

我认真地问她："你很喜欢孩子吗？"

皎婕妤又红了脸，说："有个孩子以后毕竟有了依靠。"

我慢慢地说："这个你也不必着急。恬美人身份低微，即便生下了子嗣也未必有资格亲自抚养。恐怕最后是为他人作嫁衣罢了，说不定皇上就让你抚养呢。"

第102节：第二十三章 乞巧(2)

皎婕妤眼中闪过一道光，略微急切地问道："真的？"

我点了点头："皇上向来赞叹你为人稳重知书达理，若是由你抚养，皇上也会比较放心吧。"

我看她已有所心动的样子，心想她日后定会尽心照顾恬美人肚里的孩子吧。

今天是七月七日，乞巧节。

宫中一大早便忙开了，到处充溢着一片欢快的喜气。

我早上起来便被服侍着沐浴更衣，浑身上下熏绕了薄荷的香气。

待我出浴，善善端来了一件麦黄色的衣袍，上面带有欣欣向荣的向日葵花纹。

我穿上衣裙，发现袖子左右下方各悬有一束豆粒大小的玉珠串成的金麦色穗子，十分新颖漂亮，随着我行动时左右会摇摆发出悦耳的声音。

众侍女皆露出艳羡的目光，善善赞叹着说："这是织锦司特意为小姐裁的新样式呢。"

我淡淡一笑，坐到梳妆镜前。

梳头姑姑今天为我绾了个朝云近香髻朝云近香髻：类似叠拧的形式，其编法是将发分股拧盘，交叠于顶，生动而稳定。据《中华古今注》记载："大业中令宫人梳朝云近香髻。"这种发式别具一格，饶有风趣。，插以花胜花胜：古代妇女的一种花形首饰。通常制成花草的形状插于髻上或缀于额前。《释名·释首饰》："华胜，华，像草木之华也；胜，言人形容正等，一人著之则胜，蔽发前为饰也。"和金钿花。脸上画了淡淡适宜的宫妆，再配以小小花瓣形状的耳环，搭配十分协调。

我左右照了照铜镜，满意地点了点头。

我终究还是不能不爱惜我的容貌。

我站起身，早有宫人抬进了小桌，上面放了各种各样乞巧节吃的食物，有巧芽汤、云巧面和巧果子巧果子：先用油、鸡蛋、糖把面粉和好，再用荷花、桃、鱼形等模子制成各种花样，最后烙熟。等。

我每样吃了些，之后用特制的药草香水仔细漱了口。

服侍我吃完饭后，婷仪她们便开始收拾屋子，按照乞巧节的风俗，到外面晒书卷和衣裳。

我闲来无事，便来到茗婕妤的月桂宫。

路上碰到了几名后宫妃嫔，她们都对我十分客气，还交口称赞我的新衣。

月桂宫也是一片忙碌，这儿的人手不够，茗婕妤就索性自己也帮着收拾起来。

她正跪坐着把书一卷一卷地翻开晒在太阳底下，我见了忙去阻止她："你的身体不好不要累着自己，这些还是让下人去做吧。"

她笑了笑："我闲来也是无事，再说晒书也是人生一大乐事。"

我拗不过她，索性自己也帮她晒起书来。

我打开书卷，那种古书特有的略有发霉的味道便散了开来，但是并不难闻。

我们一边晒书一边说笑，倒也十分有趣。

不一会儿，我们便把一大堆的书全都铺展开来，看着地上摊着的一大片的略略发黄的书，我们相视一笑，很有成就感。

她迎我入屋，叫宫人给我沏了杯茶。

她仔细看着我的衣服，口中也不无羡慕地说："真真新颖漂亮的样式，我还不曾见过有人穿过第二件的。"

我喝了一口茶笑着说："静梳姐姐若是喜欢这样式，也可以让织锦司做一件。下次我们穿同一样式的衣服出去，一定很有趣。"

她笑着说："我可不敢，那件事我可听说了。"

我露出略微吃惊的表情："姐姐说的是何事？"

她掩嘴而笑："我虽足不出户，可宫中发生的那些事，我也是略有耳闻的。听闻，前两天柳婕妤做了一件漂亮的新衣，本来想兴冲冲地展示给皇上看的。可不想那天你们恰巧穿了相近的款式，皇上仔细打量着柳婕妤，说出的却是这般感慨："你穿得真是不如奴兮好看。"听说当时柳婕妤就如霜打的茄子般变了脸色，我只是想着这般情景便觉好笑。你说，现在宫中上下可还有敢和你穿一样衣服的？"

我听了她绘声绘色的描述，自己也忍不住有些发笑，逗趣说："怪不得织锦司最近总拿新衣来打发我了。"

她又笑了会儿，但是后来脸色慢慢变得严肃起来，说："呦，奴兮，说真的，我真是羡慕你呀。"

我也停止了笑，听了她的话一愣，继而低下了头，羡慕我，羡慕我什么呢?

我的好日子是拿我娘亲的命换来的。

倘若能拿这些荣华富贵，换取我在娘亲怀中，哪怕只有片刻的依偎，我也会毫不犹豫地点头。

茗婕妤见我郁郁的神色，小心地问道："奴兮，你怎么了？"

我打起精神，抬头微微笑着说："没什么。"

她起身，转移话题说："昨日闲暇无事写了一首诗，却总觉得对仗不工整，我拿与你看看。"

她转身走到书案，翻寻起来。

我顺着她望去，看见书案上又是几张写有《长干行》的宣纸，笑着摇摇头，她还真是如此痴迷呢。

就在她翻找间，有一物件从她宽大?袖袍中掉落下来。

第103节：第二十三章 乞巧(3)

我定睛一看，竟是一打有同心结的手帕。

同心结……每到乞巧节时，都会有少女打一个同心结，希望以后和心上人能永结同心、白头偕老、生死不离。

今早善善为我穿衣时，也悄悄地在我内衫的腰带上打了个同心结，我知道她的用意，只是不动声色地接受了。

茗婕妤略有慌张地拾起手帕，有一种被人抓到把柄的心虚，红着脸低下了头。

我暗暗叹了口气，原来她不是不在意。

这冷清的庭院，日见简陋的生活用度，郁郁不得宠的苦闷……她虽然表现得坚强，她虽然什么都不曾说过，但是她的内心终究是凄苦的。

我为了缓解她的窘迫，脱口吟出："腰间双绮带，梦为同心结。出自梁武帝的《有所思》。"

她脸色稍稍缓和了些，回道："梦君结同心，比翼游北林。出自晋朝刘伶的《青青河边草》。"

"静梳姐姐，你说为什么大家都在这一天如此欢快呢？我只是想牛郎织女一对儿情投意合的璧人被迫相隔天地，他们一年只能见到彼此一次，该是多么悲伤啊……"

茗婕妤低头想了想，说："我想他们依然是幸福的吧。只要心中有彼此，无论天涯海角，都能生死相守，不离不弃……"

我的心轻轻一震，低下头仔细回味着她所说的话。

恰巧这时，那名叫小娥的侍女端进汤药和蜜饯来，浓重的药味顿时弥漫了整间屋子。

我仔细闻了闻，果然比上次少了一种药味。

待小娥离去后，我问茗婕妤："玲珑她……"

茗婕妤向我点了点头，我知道了她的意思。

"那你如何处置她的？"

"我打发她去扫庭院了，以后我是不会让她再进这个屋子了。"

我冷笑了一声："姐姐真是软心肠，对于这样忘恩负义的奴才应该乱棒打死才对。"

她苦笑了一声："我又何尝不恼恨她。但是她跪下苦苦求我，声泪俱下。她毕竟已经服侍我有十年，我也有些不忍，便姑且念她迷了心窍，一时心软就留了她一条命。"

"她背后的人是谁？"我问。

茗婕妤叹了一口气："好妹妹还是不要问了吧。这种阴险的事情想想就很可怕。现在就以我的身份，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我也替了她叹了口气，但复又开心起来："这么说以后便能正常用药了，静梳姐姐你的病也会很快好起来的。"

她微微一笑："希望是这样吧。这还要感谢你救了我一命。"

我撇撇嘴："你我之间还谈什么谢字，一会儿我们一起去看"渡河吉庆花"在乞巧节时，皇宫内白天用阳起石染轻彩，作连理花千余朵，当午散于庭中，随风而上称为"渡河吉庆花"；晚上以锦彩结成楼阁，列花果酒炙，设座以祀二星。吧？"

她想了想摇了摇头，略有愧疚地说："我是不便抛头露面的，否则也徒增人嘲笑罢了。也许还会给你添麻烦的……"

我想了想也的确是多有不便的，也就没有坚持。

晚上，宫中挂上了各式各样的巧灯，有菊花、荷花、月季、牡丹、芍药、玉簪、兰花、海棠、佛手、文官果、玉兰、梅花等花卉灯，还有八仙过海、群仙祝寿、童子拜观音、福禄寿等人物形灯，皆小巧精致，让黑夜平添了几分绚丽的色彩。

今天的十二皇子有些沉闷。

我们坐在亭子中，四周静悄悄的，只有促织声此起彼伏，叫个不停。

十二皇子只是呆呆地看向前方，沉默不语。

我感到有些无趣，抬起头望向天空，只见夜浓如墨，星光灿烂，月如弯钩。

"好美啊……"我不由自主地赞叹道。

我转头看向十二皇子，问道："十二皇子，你说现在牛郎织女会说些什么悄悄话呢？"

他回过头看我，在夜的衬托下，眸子更是漆黑，深深地望不见底。

他终于开口说话了："奴兮你说呢？你说牛郎会跟织女说什么呢？"

今日的十二皇子与平日有些不同。

我竟有了一丝慌张，说："我不知道……"

十二皇子依然盯着我，一字一顿极其认真地说："牛郎什么都会说，只要是织女想听的话，他都会说给她听。"

他没有像平时那样和我嬉笑，他的认真让我感到有些局促。

一阵清凉的晚风吹来，将我们垂下的衣袂吹得微微起伏。

他伸出手为我整理鬓角被吹乱的发丝，他就近在咫尺，我甚至能听到他轻微的呼吸声。

他深深地望着我的眼睛，语气温柔而庄重，他问我："奴兮，我若为牛郎，你可愿为织女？你能不能等我？"

我一怔，半晌说不出话来。

他却没有继续勉强我，拿开了他的手，低叹说："奴兮，我不勉强你回答……"

"十二皇子……"我愧疚地唤了他一声。

他冲我温和地笑了笑，从怀中取出一枚红□云龙埙，改用欢快的语气说："奴兮，前些日子你不是说想听埙吗？"

第104节：第二十三章 乞巧(4)

我点了点头，没想到我前些日子无意中说的话他还记得。

于是他将埙举到嘴边，手指微微弯曲，缓缓地吹奏起来。

埙的声音随之流泻出来，我听了浑身一震，这便是埙的声音吗？如此浑厚沧桑，如此幽深哀婉……

仿佛身处极度荒凉之地独自承受落雨之冰凉，又仿若一阵秋风席卷而来落叶纷纷之惆怅……

这时四周泛起了点点星光，是萤火虫飞起来了。

四周绕着纷飞朦胧的光点，仿佛从天上坠落到半空的星星，将我们置身于另一个奇妙的世界。

我睁大眼睛看着眼前绝美的景象，久久不能回过神来……

我们分手告别。

我走了十几步后，觉得有些不对，便回过头去看。

只见十二皇子还在原地，一动不动地站着望着我，丝毫没有离去的意思。

我又走了回去，奇怪地问他："十二皇子，你今天是怎么了？"

他却一下将我揽在怀中，不待我挣扎，他沉沉地说："奴兮，别动。求你，就一会儿……"

我是那样的吃惊，却终究没有推开他。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十二皇子，你怎么了？

他的身上有男子温暖的香气。

良久，他才慢慢地松开了我，脸色也渐渐地恢复了平静。

他深深地望了我最后一眼，转身离开。

"奴兮，我走了。"

经过勤政殿时，我发现里面依然燃着灯火，想了想便走了进去。

皇上俯首于一堆奏折之间，眉宇凝重地执笔批阅着什么。

我心下感慨，原来做皇帝有的不只是至高无上的权力，还需要担负非同于常人的一份繁重。

皇上抬头看见了我，眉宇间的凝重舒展了些，温柔地召唤我："奴兮，过来。"

我乖巧地走到皇上身边，他和蔼地问我今天饮食可好，玩得可高兴。

我一一认真地作答。

然后他上下打量着我，笑着说："今天的衣服格外的好看呢。你很适合穿这种颜色的衣服。"

我低头说："奴兮很愧疚……每日只知玩乐，无法为皇上分忧……"

皇上笑了笑，猛然又想起什么，从旁边拿出一份折子，摊开说："今天有几位大臣，联书上奏说让朕早立太子，以巩固江山根基……"

我听了依然低头默然不语。

皇上眯起眼睛问我："奴兮你说朕该立哪位皇子呢？"

我小声地回答："奴兮不懂政事……"

皇上呵呵地笑了："这不只是政事，也是你未来的婚事……朕只问你一次，你觉得哪位皇子堪当大任？"

我心一动，几乎要将那个名字脱口而出。

但是我依然克制住了自己，不能说呀……也许说出去了就是害了他。

我摇了摇头回答道："奴兮与众皇子并不相熟，即便曾与十二皇子等在一起读过书，却并不怎么了解……所以这般关乎国家大计之事，奴兮不敢妄下评论。"

"况且……"我顿了顿接着说，"皇上洪福齐天，册立太子之事需仔细斟酌，也不必急于一时……"

皇上又笑："众人总爱拿"万岁""万寿"来敷衍朕，不过你说的朕着实爱听。"

我跟着笑了笑，说："奴兮不敢在皇上面前说谎。"

皇上很是开心，又和我说了些日常琐事，方才让我离去。

我走出去时，正巧碰到朱公公迎面要走进来。

他看见我连忙弯腰恭谨地退到门后，我向他微微点了点头先跨出门槛。

在我走出几步后，听见了朱公公在屋里小心地提醒声："圣上时辰不早了，还是早些安歇吧……明早十二皇子离宫，圣上不是还说过要去送行吗……"

我听到这儿，一时怔住，险些怀疑自己听错了。

他刚才说，十二皇子，明早离宫?

（十二皇子）

奴兮日胜一日的漂亮。

以花为貌，以鸟为声，以月为神，以玉为骨，以冰雪为肤，以秋水为姿。

淡棕银眸，流光顾盼，双剪秋瞳；嘴不点而含丹，眉不画而横翠；香腮染赤，云鬓浸墨；芙蓉如面，交相呼应；云袖轻摆招蝶舞，纤腰慢拧飘丝绦；含娇含笑，楚楚动人。

既如朱红牡丹般娇艳含媚，又如纯白百合般清新脱俗，两种迥然之美竟在她的身上得到了最完美的诠释。

我想那传说中的绝世美人--洛神也不过这般模样了吧。

她天生带有一股灵气，仿若光源，仿若清风，周围都会因为她的到来而变得明媚生动，也会因为她的离开变成死气沉沉。她所到之处残留余香经久不散。所有人看到她都会驻足远望，就是那些去了势的太监们也不禁会痴痴地看上一会儿。

人竟然真的可以长得这样美……所有人都曾在暗中这般惊叹，并为这种毫无瑕疵之美感到惊恐和不安。

原来真的有一种美丽会让人感到恐惧。

是不是连上天也觉得自己曾亏欠过她什么，所以才赋予她无双的容貌作为补偿。

第105节：第二十三章 乞巧(5)

"小李子！"我叫道。

旁边的小李子呆呆地望着奴兮远去的身影，这才回过神来。

"呦，主子……"他既是惶恐又是谄媚地向我笑了笑。

我故意问："你看什么呢？"

他咳了咳，尴尬地笑着回答："小姐真是出落得越发貌美了。"

我挑了挑眉，逗趣说："哦？你也懂赏美？"

他笑嘻嘻地说："奴才虽然少了样东西，眼睛可是不瞎……奴才觉着主子和小姐郎才女貌，真是天生的一对儿璧人。"

我表面沉着脸喝道："这等话不可乱说！"

小李子伸出手打了自己一巴掌："奴才该打！"

我笑了笑："你倒是会卖乖。好了，以后长些记性。"

小李子急忙点头哈腰地说下次决不再犯。

我回到福祉宫，发现母妃正拉着一名年轻女子的手，絮絮地说着什么话。

母妃抬眼看见了我，笑着说："瞧，说曹操曹操就到了。"

那女子忙着起身向我拜安，低眉轻轻地唤了声"表哥"。

原来是蔓玉表妹。小时候，舅舅曾带着她进宫拜见母妃，她那时还看中了我腰上环着的玉佩，哭哭闹闹地要了过去。没想到当初那哭哭啼啼的毛丫头，现在也长成了一个亭亭玉立的妙龄少女了。

我叫她起身，她略略红了脸又站到母妃身边了。

我正要转身离开，母妃叫住我说："闵儿你坐下一起说说话。"

我笑着回答："你们女人家谈话，我一个男人在旁边听什么。"说完就回到书房了。

待我再出来时，表妹已经离开了。

母妃看了我一眼，眼神似乎有些责备。

我权当看不懂，径直找个椅子坐下，素儿马上给我沏了一杯茶端了上来。

母妃话中有话地说道："蔓玉这孩子才几年不见，就出落得这样水灵了。"

我喝茶，然后漫不经心地应了一声。

母妃见我反应冷淡，把话说得更直白了些："母妃想着把蔓玉配给你。她是你表妹，你们亲上加亲岂不很好？你舅舅似乎也很有这个意思。"

我捏紧了手中的青瓷花茶杯，语气严肃地说："母妃，我想娶奴兮。"

母妃听了马上变了脸色："不行……"

"母妃。"

她摇了摇头："你又不是没听到你父皇怎么说的。那孩子……谁都不能说娶她，她只能等待着被赐婚。"

我知道，我知道父皇说只有皇帝才能娶她。

那么，那个皇帝为什么不能是我？

我与九皇子是不同的，无论怎样，我不会放弃。

我下定了决心，跪到她面前，终于把我蕴藏了好几天的话说出口："母妃，我要向父皇请愿去军队。"

母妃神色一动，脸上闪过一丝惊慌，但是很快又镇定住了。

她低着头好久没有说话。

良久，她抬头看我，说："是雄鹰总要飞翔。母妃不拦着你……"

我露出一分欣喜和感动，正要向母妃叩拜感谢，却听见母妃接着说："宫中的女人虽多，但不是宫女便是妃嫔，与你年龄身份相当的很少。母妃宁愿相信你只是一时迷惑。你去外面冷静冷静，锻炼历练下也好……"

我坚决地说："母妃，我不要别的女人，只要奴兮。"

母妃笑了，说："傻孩子，你这么说是因为你还没真正长大，男人不只会有一个女人的。"

我倔强地说："我只要她一个就够了。"

母妃摇头笑了笑，不置可否。

其实，我舍不得离开奴兮，但是我只是这样陪在她身边是毫无用处的，最后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别的有实力的皇子将她抢走。

我要为自己建功，让父皇注意到自己还有个出色的小儿子。

可是我不敢告诉她，我怕自己会动摇。

即便如此，在我临走的那天晚上，她还是知道了。

她跑过来找我，质问我那件事是不是真的。

我默然不语。

"难道连你也要离开奴兮吗？"她哽咽着问我。

我看她，她的眼眶里流动着水亮水亮的液体，仿佛有月光渗了进去。

奴兮，你是在为我的离开而伤心吗?

你是为了我而哭吗?

若是这样，我便是为了你死也值得了。

我上前替她拭去眼眶的眼泪，于是便有一股清凉的液体顺着我的手指流到手背上。

"奴兮，记得我的话吗？等我……"

她使劲地摇了摇头，发上的步摇坠子来回晃动碰撞发出叮叮的声音。

"不……"她拉住我的袖袍角，可怜巴巴地望着我，"我不让你走……"

我的心剧烈地颤抖了一下，此刻多么想揽她入怀。但是我离开她远了些，背过手去狠狠地扣住自己。我怕自己一旦抱住她便不舍得再放手。

奴兮，可爱的女人，让我魂断梦牵的女人……不要再考察我的意志力。

"奴兮，你该知道的，我为了什么……"

她一愣，眼中的泪水也瞬时凝固住了，噙在眼中好似一颗水晶。

她不再说什么，慢慢地转身。

慢慢地离开。

我走的那天，她没有来送我。

第106节：第二十四章 双子(1)

第二十四章●双子

我冷笑，自己什么时候变得那样多愁善感了？我从小就是一个人，难道最近已经软弱得承受不住孤独了吗?

（奴兮）

十二皇子走了。

身边的人一个一个离我而去。

我在宫中碰到了元遥，他依然是忧郁的眼神，我想问什么但最终还是没有开口。

反而是他主动跟我说："十二皇子让我留下，说代替他保护你……"

我没有说话。

"你瘦了。"

我依然默然。

"既然这样痛苦，为什么不挽留他……"

我垂下了头，手指紧紧攥住滚有细小花纹的袖角。

就像九皇子的事即便那样痛心，我却不敢给他写信要求他还俗，因为还俗后我能给他什么……什么承诺我也给不起他。

那么十二皇子，我又有什么理由挽留他在我的身边?

"这些都和你无关吧……"言不由衷地说出这样的话，为什么我一定要一个一个伤害爱护我的人?

元遥一愣，继而苦笑着说："我的确是太自不量力了……"

他向我行礼，转身离开。

就这样忘了我，讨厌我，恨我吧。

他走了几步站住了，背对着我，轻轻说："我知道自己没什么能力，但是只要是小姐的吩咐，我都会义无反顾地去做……我的命早就不是我自己的了……"

我听了这话，忽然间涌现出一股怒气，我大喊道："谁要你的命？元遥你还是过自己的生活去吧！不要管我，是死是活都与你无关！这样讨厌的女人你也爱吗？你疯了，你们都疯了！"

我发泄般嘶吼出这样一番话，说着说着自己的眼泪就不争气地沁了出来。

元遥，无论怎样都用温柔的语气和我说话的元遥，说："小姐不讨厌。小姐是我见过最可爱的女子……"

我的泪水流个不停，任元遥怎样都擦拭不完，我呜咽着："你们都是傻瓜……傻瓜……"

今年的元日比往年冷清。

我已经十五岁了，早上出去给太后、皇上拜安时，一阵刺骨的冷风吹来，让我不禁打了个寒战。

原来我也开始怕冷了。不，不是，以前九皇子和十二皇子总会率先把暖乎乎的手炉递到我手里，即便只是看着他们外面披着的厚重的裘袍也会觉得温暖。

我冷笑，自己什么时候变得那样多愁善感了？我从小就是一个人，难道最近已经软弱得承受不住孤独了吗？

我毅然地褪去身上的绣金牡丹红斗篷。

花溅泪接过斗篷，惊恐地唤道："小姐，您这是……"

我只是不动声色地继续步伐轻盈稳健地向前行走，寒风将我单薄的外衣吹得贴紧了身体。

花溅泪见我如此，只得诚惶诚恐地把自己身上的斗篷也脱了下来，在后面迈着小碎步跟着。

我们来到寿安宫，迈进大殿，众人纷纷转过头看我。

我目不斜视，小步地走到殿中，端庄地向太后跪下拜安。

"太后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太后略有冷淡地说："你起来吧。"

然后太后有些不满地问我："你总是喜欢这样标新立异，与众人不同，大冬日的怎么也不多穿点？"

我回答说："其实吹吹寒风并无什么不好，可以清醒头脑。"

太后对我的回答似乎很不赞同，不屑地轻哼了一声。

皇后见了，急忙缓和气氛笑着说："我看是奴兮不好意思说，女孩子嘛，总是爱美些的。许是不喜欢那厚重的袍子吧，年轻人身体好，可不像我这年岁的这般怕冷。"

大家似乎都更赞同皇后的说法，皇上搓着手轻笑道："原来是这样。奴兮你既然不喜欢厚重的衣袍，朕就把那件宛罗国进贡的冰蟾丝紫薇衣赐给你吧。"

冰蟾丝紫薇衣是最近宛罗国进贡的宝物，据说世上只此一件。它面料上流溢着皎洁轻柔的光芒，披在身上轻若无物，冰滑如玉，若是凑近仔细看能看见隐现的紫薇图案。更难得的是它冬暖夏凉，能辟邪祛瘟，让人啧啧称奇。

当时观赏这件宝衣时，每个人都在心中暗暗揣测，今年谁能幸运地获得这件衣裳，没想到今日竟赐给了我。于是我在众人艳羡的目光中领旨谢恩。

中午，我在小玉榻上支起手小寐，再睁开眼时，竟看见清翎王正坐在一旁目不转睛地看着我。

我微微诧异，心想这清翎王真是神出鬼没，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回来的。

我起身，整理了一下衣裙发饰，寒暄道："清翎王是什么时候回来的？"

"刚刚。去给太后、父皇拜安后，也无处可去，就上你这儿来逛逛。"

我笑道："倒是劳烦亲王还惦念着我了。"

他说："我是想看看十五岁的奴兮是不是比十四岁的漂亮了。"

"亲王觉得呢？"

"美哉！与我的紫祖儿不相上下。"

第107节：第二十四章 双子(2)

我淡淡一笑，不置可否。

他看得一愣，走到我身边，离我很近很近，在我耳边低低地说："是我说错了。你要比他漂亮千百倍，他不会有你这样的笑容。"

"我很荣幸。"我这样说。

他靠得我更近了，言语间有些嘶哑："大姬说让我娶你，说让你给我生个孩子。"

我暗暗一惊，原来大姬竟是存了这种心思的。不过也是，只要清翎王有了子嗣，他登基为帝的机会要比其他的皇子大。

他撸起我的袖袍，露出我的一段白皙娇嫩的玉腕，他轻轻抚摸，说："你觉得怎么样？别的女人我是看不上眼的，我只会有你一位皇后……"

我没有躲开，只是面色平静地看着他。

他的手在我的肌肤上停住，盯着我说："怎么，你不怕吗？"

我笑着说："若是亲王真有这样的意思的话，就不会跟我说了。"

他一愣，离我远了些："没错，本是想逗你玩的，你还真是无趣，这么直白地拆穿了我。"

"亲王可不应该随便开这种玩笑。若是被小人听到了，告发上去，亲王就是谋逆。"

"没有人会做这样无聊的事。除非是……你。"

我挑眉问："亲王何以如此看低奴兮？"

他语气严肃了："那么，你的野心是什么？众皇子除了南赢王、权禹王和我，其他皇子都听话得很。整个宫中，且不说父皇对你如何百般宠爱言听计从，皇后、我母妃、新宠的妃子都与你交好……就是与你有间隔的妃子也都被你牵制得死死的……严重地说，似乎整个后宫都权衡在你手中。你到底想得到什么呢？"

我想得到什么，我什么也没得到呀。

"我若和你说，我只是想要得到幸福，你信吗？"我小声地回答。

他愣了一下，然后叹了口气，起身离开。

他临走时和我说："幸福的定义太广泛了。每日锦衣玉食，呼仆唤奴也是一种幸福，你已经得到了。"

我一愣，我已经得到幸福了吗？我的确过不了清贫的生活，我已经习惯了高高在上这般奢华的生活。

他最后犹豫着说："刚刚那些话……也不全是玩笑。若你是认真的，它就是认真的。可是你开了玩笑，它就只能是个玩笑……你是对自己太没信心还是对我太有信心，我的确是险些就……"

我打断他说："亲王一向洒脱，这样的话不像你说的。"

他又叹了口气，恢复到以往悠闲的样子，笑着说："果然不像我了。忘了吧，刚才的事。"

我撇了撇嘴，回答道："本来也没什么事。"

我知道宫中热闹着过年，质子殿却一定冷清，所以过去给巫朗哈穆带了些日常必需的用品。

我刚刚走到殿门口，突然听到室内有女子的声音。

我马上侧过身去，只听见那女子说："明日给我打只狐狸，我想做个暖手筒呢。"声音甚是耳熟，可是我又一时想不出是谁。

然后是巫朗哈穆有些不耐烦的声音："你若是想要什么自会有宫中的匠人们为你定做，为什么偏偏要让我特意去打只狐狸呢？之后还要剥皮晒干，等到做好了，估计冬天已经过去了。"

那女子无限娇媚地说："我不嘛，我就要你打的狐狸。今年用不上，明年还可以用啊。"

我听得有些无聊，就转身先到后庭院走了一圈。

待回来时，正巧看见那女子跨出门槛，原来竟是乌姬。

只见她满面春光的样子，我猜想巫朗哈穆一定是答应她了。

虽然不知道乌姬是怎样看中巫朗哈穆的，但是没想到乌姬也情窦初开有了心上人呢。

我想到这儿，无奈地摇了摇头，走了进去。巫朗哈穆可能没有想到，我会在今天到他这儿，脸上掩饰不住惊喜。

我笑着说："王子好艳福，连帝姬都上你这儿走动了。"

他尴尬地笑了笑。

我睨着他说："王子明天可别忘了打只大狐狸来获取美人的欢心。"

他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苦笑着说："你以为以我的身份是想拒绝便能拒绝的吗？"

我语塞，但是也没有在此事上多作纠缠。

我打开食盒，说："过年都是要吃饺子的，无论爱不爱吃，今天一定要尝几个，明年才会有好运气。"对，运气，他最需要的东西，他需要运气让他返回自己的国家。

他问："这可是你亲手包的？"

我笑他的幼稚，说："怎么可能。"

他的兴致有些减弱，夹起一个胡乱吃在嘴里便不再动第二个。

我催促着他："你多吃几个呀。"

他皱着眉头说："味道怪怪的，吃不习惯。闻着就不舒服。"

说完，他起身要倒掉。

我阻止了他，叫来几个在门外守着的贴身侍卫，居高临下地对他们说："王子心好，惦念着你们在此尽忠职守，保卫他的安全，所以这些饺子连自己都舍不得吃几个就赏给你们了。"

那些侍卫何曾吃过御食，便是见也没见过的，现在听说要把这些赏赐给他们，莫不有受宠若惊的神色，连忙感激涕零地叩拜谢恩。

第108节：第二十四章 双子(3)

我叫他们领着下去自己分了，待他们走后，巫朗哈穆神色复杂地盯着我。

我不在意地笑了笑，岔开话题道："你们那儿是怎么过年的呢？"

提起他们的风俗，他才来了兴致，回答说："大口喝酒，大块吃肉。晚上男女老少都会围在篝火旁载歌载舞……十分热闹。"

我听到他绘声绘色的描述，心生一些憧憬，饶有兴趣地问："你们那儿男女可以在一起跳舞吗？在我们这儿可不行，会被认为男女淫亵，遭到世人的谴责。"

他不屑地一哼说："你们这儿文绉绉的，做什么都束手束脚。好不容易过年了还要酝酿情绪冒一肚子酸水。"

我听了一笑，知道巫朗哈穆是极讨厌诗词的。

他说那些文人迂腐至极，祸国殃民。可是我却不这样认为。他们的穷酸，他们的迂腐，他们口口声声说着的仁义忠诚，正是朝廷需要的。朝廷不希望百姓们过多地谈论政事，那么就让那些吟月赞花的诗，来麻痹他们的思想，填充他们的生活吧。朝廷需要聪明人，却不需要太多的聪明人。否则若是人人都变得聪明了，帝王又该如何统治自己的天下？

我说："我还从来没有看见过男子跳舞，把你们那儿的舞蹈跳给我看看好吗？"

他听了也不推托，很爽快地答应了。

他叫必勒格拿来一把马头琴，必勒格盘地而坐，弹奏起来。

巫朗哈穆随之而舞蹈，嘴里还唱着歌词：

金杯银杯斟满酒，

双手举过头。

炒米奶茶手扒肉，

今天喝个够。

朋友，朋友请你尝尝，

这酒醇正，这酒绵厚。

让我们心心相印，友情长久，

在这富饶的草原上共度春秋。

他跳起舞来幅度很大，却不难看，反而给人一种粗犷豪放欢快的感觉。

我看着巫朗哈穆热情洋溢的脸，心中竟有些佩服他了。即便是身处这样尴尬无助的境地，他也依然能乐观坚强地唱歌跳舞。

我在一旁随着他的节奏轻轻拍掌应和着，慢慢地自己也会随唱两句了。我唱着那首欢快的歌谣，好久以来压抑的心情竟慢慢地变得开朗起来。

恬美人怀胎十月终于要生产了。

下午，我被浣清宫的宫娥叫了过去，说她家主子要生了。

我急匆匆地赶过去，恬美人正披头散发地躺在床上痛苦地呻吟，额上沁出的汗水润湿了前额的发丝。

那宫娥来到恬美人床头禀告道："主子，小姐来了。"

恬美人听了这话才微微睁开眼睛看向我，我急忙走到她的床前。

她费力地伸出手抓住了我的手臂，我能感觉到她的手湿润而又冰凉。

"奴兮，我好害怕……会不会就这样死了……"

我看到她痛苦而无助的样子，才想到她也不过比我大了三岁就要承受这生育之苦，心中便有些同情和哀怜她。

我做出坚定的表情，说："不会的。只是你第一次生产会痛苦些，挺过去就好了。"

其实我并不太懂生产，所以这些话也只是种鼓励罢了，但恬美人似乎很相信我，听了我这话露出安心的表情。

可能又有阵痛袭来，她痛苦地大叫了一声。

接生婆慌忙走了过去，掰开她的腿，我知道她是要生了，这场景不是我一个未婚女子应当看的，所以正想出去回避，却听见恬美人柔弱的声音："奴兮，求你，别走……"

我转过头很为难地看着她，她也知道自己的要求有些无理，她解释说："我真的害怕……只要有你在我就有了主心骨，要不即便在隔壁的房间里等着，我的心也能安稳许多……"她说这话时已经断断续续，上气不接下气了。

我最后勉为其难地同意了。我来到隔壁的房间坐等，只听见恬美人一浪高于一浪的痛苦呻吟声和接生婆反复说"加把劲儿"的话。

后来听见接生婆欣喜的声音说，"头已经出来了"，然后就突然听到了婴孩清脆的啼哭声。

我站起身冲了进去，看到一名宫娥正将一个用红布包着的瘦猴般的小婴孩抱在怀中。

恬美人也不顾生产后耗尽的大量的气力，只是急急切切地问："是帝姬还是皇子？"

那宫娥将婴孩抱在怀中哄着，笑眯眯地回答说："恭喜美人，是个小皇子呢。"

恬美人听了这话才如释重负地叹了口气，脸上也露出了欣慰的表情。

这时接生婆怪叫道："呦！这儿还有一个！"

说着她又用力一拖，又拽出了一个嗷嗷大哭的婴孩。

又是一个男孩，更怪异的是这两个婴孩长相是一模一样的。

在场的人莫不变了脸色，恬美人也一时愣愣的简直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原本毫无血色的脸上更是变得苍白。

龙凤胎被认为是吉祥富贵的象征，而双子，则被认为是鬼怪的化身。

据说，哪家生产了罪恶的双子就将有噩运缠身。

恬美人的脸色变了又变，最后厉声喊道："快把孩子给我！"

第109节：第二十四章 双子(4)

在场人的面面相觑，谁也不知道她说的是哪个婴孩。

恬美人见众人愣着不动，索性自己拖起身子，随手抓了一个离自己最近的孩子，把他压在床上，伸出双手狠狠地扣住了他的脖子。

那孩子的脸色由红变青再变紫，小手小腿微弱地挣扎，到后来慢慢地就变成一动也不动了。

恬美人松开了自己的手，慌忙随便拿了件衣服，将那已经窒息而死的婴孩裹住，将尸体暂时扔在床底深处。待做好这些后，她眼神犀利地向众人扫过，声音冷冰冰地说："去禀告皇上，说恬美人刚刚诞下皇子。"

众人这才回过神来，就忙装出一副什么都没发生的样子，各自忙了起来。

恬美人望向我，我肯定般地向她点了点头。

虽然感慨，但是我依然不能不说，这是恬美人难得做的极理智的事情。

皇上过来了，看着新生的皇子有些喜欢，当场给他起名叫"颛明"，并将恬美人晋封为"安婕妤"。

当恬美人带着欢喜领旨谢恩时，当众妃嫔都拿羡慕她的眼神看向她时，谁又能知道她刚刚生了一个儿子，却又死了一个儿子，并且还死在她自己之手。

我问安婕妤："那些人你都是怎么处理的？"

安婕妤回答说："我都警告她们说把紧口风，还赏了点银子就把她们打发得远远的了。"

我想，终究是个不够聪明的人呀。虽有些小聪明，可是到关键时候却不够心狠手辣，终难成大事。

我品了一口茶，淡淡地说："是活人总要说话的，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她神色一动，知道我所说话的意思：连自己亲生儿子都能杀的人，还舍不得几个奴才的命吗?

她略有心虚地回答说："我是想怎么也要为刚出生的颛明积些福气……"

我心中冷笑，说："怎么婕妤信这个？颛明的福气是与生俱来的，有了同胞兄弟血的祭奠，婕妤还怕他日后命不硬？再说，若是这事被捅了出去，可不只是你和你的孩子活不成，就是连你的家族也会因为这种邪恶而被满门抄斩……你是欺君犯上！"

她听了我的话止不住地颤抖起来，苍白的嘴唇逸出了这句话："我会做的……"

我满意地微微点头，顺便提醒说："不要做得太明显。最好是下点药让她们生病，不会有医生给她们医治，就自然死亡了……谁也不会追查到你身上来。"

安婕妤"哎"了一声，然后抬头问我："奴兮，你是第一次杀人吗？"

我古怪地看她，然后闷闷地回答说："我没杀过人，从没。"

她追问道："那你为什么这么镇定？你就不怕她们死后的冤魂来找你吗？"

我一愣，继而严厉地说："人是你杀的，不是我。安婕妤若是心软，大可不必听我的。我是能自保的，只是婕妤自己种的苦果自己尝吧。"

她急了，可怜巴巴地说："我没说不……呀。"

我听了这话笑了，冲她真诚地笑了。

她看得有些愣，揣测不出我的态度竟可以变化得如此之快。

这时奶娘抱着颛明进来了，安婕妤看见自己的孩子，脸上马上舒展开来，温柔地冲奶娘说："快给我抱抱。"

我看安婕妤抱着颛明充满幸福和爱意的表情，不由得一愣。这便是母亲吧。

当我眼睛移向那刚出生没几天的小孩子时，眉头不由得一皱。

好丑，又瘦又小，身上干巴巴的，还有青紫色的胎记……刚出生的小孩子怎么这么难看呀？安婕妤看见我在看她的孩子，以为我感兴趣，有些自豪地问："是想抱抱他吗？"

说完，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就顺势把他塞到我的怀中。

我有些吃惊，有些不知所措，甚至有点害怕。

安婕妤笑着指导我说："你看你胳膊弯得那么僵硬，小孩子会不舒服的，应该像这样抱他……"说着还比画给我看。

我不自然地换着姿势，孩子身上的奶腥味让我闻着有点不舒服。

正巧这时柳婕妤上门来看安婕妤了，人未到而笑声先传了进来："哎哟，快让我看看小皇子。"

我看见柳婕妤精心打扮一身光鲜地进来了，进屋三人互相应了一声。

我看着柳婕妤盯着我怀中的小皇子看，说："柳婕妤也来抱抱孩子？"

我心想若是小皇子一会儿不幸出了意外，柳婕妤你可有大麻烦了。

没想到柳婕妤终究聪明谨慎，她下意识地背过手去，不动声色地笑着说："敢情不巧，我昨日在路上看见了一只死猫，沾了晦气……可不敢玷污了尊贵的小皇子……"

我听了也就将计就计地说："那可真是不走运，婕妤碰到这等事，可能将近一个月都不能侍寝了吧？"

柳婕妤没想到自己随口编的理由竟被我抓到了把柄，有种哑巴吃黄连的苦楚，只得说："正是，我正打算把这事儿报给敬事房呢……"

安婕妤这时说："姐姐以后走路可要小心点了，碰到了什么不?碰的东西，最后受苦的还是自己。"

第110节：第二十四章 双子(5)

自从挽霞由恬美人升到安婕妤，不只是可以和柳婕妤、皎婕妤平起平坐，再仗着自己生了儿子，说话的底气不觉硬了许多。以前柳婕妤曾阴损过她，她那时敢怒不敢言，现在身份高了，又怎么能放过挖苦嘲笑她的机会?

柳婕妤听了这话脸色一变，但是很快又镇定下来，反唇相讥道："我是没什么事，只是妹妹可也要好好照看小皇子，也不要碰什么不该碰的东西，招惹什么不该惹的人。"

安婕妤一时哑然。我笑着说："下次皇上来看皇子时，安婕妤可要问问，你为皇室诞下皇子，连太后都要说你大功一件，你可是招惹谁了？"

安婕妤马上顺着我说："那若是皇上问我为什么问这种问题怎么办？"

我说："那你就实话实说，说是柳婕妤好心提醒就是了。"

安婕妤做出恍然的样子，柳婕妤在一旁脸色开始变得苍白。

但她马上换了张笑脸说："我这也只是关心小皇子，你们倒误会我了，让不知情的外人听了，还以为我想对小皇子怎么样了呢……"

我就乘势对睡梦中的小皇子说："小皇子，你听没听到你还有一个母亲关心你呢？有了她的关心，你以后定能安安稳稳地长大啦……"

我将目光移向柳婕妤，她只得讪讪地说："小皇子自然会长命百岁了。"

不知为什么，我觉得巫朗哈穆长得越来越像权禹王了。

其实我知道他们不像，但是我还是不自觉地会把他和权禹王的影子重叠在一起。

巫朗哈穆骑马跑到我面前，勒住了我马的缰绳，恼怒地说道："你在溜什么号啊？一会儿就掉下来了！"

我这才回过神来，不好意思地重新抓住缰绳。

他拿怪异的眼神看我，我只得找些话题说："你是怎么认识乌姬的呢？"

他回答说："那丫头不知天高地厚，马儿不走就狠狠地抽打催促，结果惊了马，自己从马背上掉下来了。幸好我从旁经过，接住了她，否则估计非得摔成骨折……"

我调侃道："所以就来了个英雄救美？"

他笑嘻嘻地回道："英雄嘛，我是。救美嘛，还谈不上。"

我笑，说："乌姬不是美人吗？你的眼光还挺高的。"

他深深地望着我，意有所指地说："因为我看过更漂亮的人，相比之下就不觉得她漂亮了。"

这样暧昧的话，还有看我认真而专注的眼神，我的脸开始微微变红。

他冲我高深莫测地一笑，说："那个人是我母后。"

我知道被他捉弄了，又羞又急，瞪了他一眼。

他愣了一下，然后和我并排把我从马上轻盈地揽到自己的怀中。

我和他同坐在一匹马上，一惊，但是我没有挣脱，而是睁大眼睛回头看他。

他的声音低低的，说："我们那儿没那么多忌讳……若是男人看中哪个女人就会抱她……我们之间是不是已经发生了什么……"

他俯下身来，我感觉他的脸离我越来越近。

然后，我出乎意料地闭上了眼睛。我的内心出奇得平静，我竟在想他的唇是不是也会像权禹王那般柔软……

良久，我的唇一直没有印上任何东西，而是他的声音突然冷冷地传来："你就那么不在乎吗？"

我缓缓睁开眼睛，迎上的是他燃有怒火的眸子。

他扯住我的手腕，说："你在看着谁？"

我被他弄疼了，他放开我，语气中有些痛楚地说："我不是替代品。"

我的心一颤，低着头小声地说："对不起。"

第111节：第二十五章 舞媚(1)

第二十五章●舞媚

你坐在席上看着我舞蹈，我的心意可否能透过飞舞的纱袖传递给你……

长袖翩翩，为君舞。

（奴兮）

四月，宫中的梨花又开了，雪白的一簇簇的，被风儿吹过，洋洋洒洒地落下一大片，像是飞雪飘过。

梨花盛开的时候，便是娘亲的忌日。

我不知道娘亲身葬何地，可是善善说娘亲死后的魂魄一定会徜徉在她生平最喜欢的梨花之间，在梨树下祭奠娘亲，她一定能看得到的。

我穿上了素色的带有梨花花纹的衣裳来到梨树下，轻轻抚摸着粗糙斑驳的树干，心想娘亲你现在看见女儿了吗？你是不是一直在保佑着奴兮？

仿佛真的有所回应，有风儿吹过，树枝轻颤，梨花纷落。

我伸出手，几枚雪白晶莹的花瓣就落在手中。

我陶醉于此时此刻的美景中，却突然有轻咳声传来。

我顺着声音望去，原来是朱公公在提醒我，身着暗紫色龙袍的皇上，不知什么时候也来到这儿赏梨花了。

我慌忙走到皇上面前请安叩拜。

皇上先是一愣，然后叫我起身。

朱公公又提醒道："小姐，您的头上沾了些梨花瓣呢。"

我想这样在皇上面前多有不雅，连忙伸手往髻上摸索，果然摘下来几片花瓣。

我弄好了后傻里傻气地冲皇上笑了笑，皇上没说什么，却伸手从我头上又摘下一片白净的花瓣，也没扔掉，而是放在掌心里若有所思

地看着。

皇上不说话，我和朱公公都只得沉默地陪着。

良久，皇上开口问我："奴兮，你知道你娘最喜欢的花吗？"

我点了点头，说："是梨花。别人都说我娘像梨花一般漂亮。"

皇上微微笑了笑："你娘比梨花还要美丽……只是梨树尚且需要泥土扶持，而你娘……不食人间烟火。"

我愣了愣，不知如何作答。

皇上却也没有继续纠缠这个问题，只是说："你穿素雅的衣服更好看些。你年纪尚轻，穿那些大红大绿的衣服反而显得老气了。"

说完径直离开，朱公公慌忙弯腰低身在后面跟着。

我恭敬地微微弯身目送皇上离开，心想今日的皇上少了往时的洒脱，多了几分感伤，一定又是想起我娘亲的事了。

即便是高高在上的皇帝也有得不到的东西啊。

太后六十六岁的寿辰快到了。

为了这一重要的日子，各亲王帝姬又聚回到宫中，宫中复又热闹了起来。而且亲王帝姬把自己的孩子带来一起祝寿，当然亲王只能带自己的正妃以及嫡子和嫡女进宫，庶出的儿女是有很多，却只是上不了台面，何况太后也从来不正眼瞧那些血统不纯正的孩子们。

当我迈步走进大殿时，原来互相寒暄着的人们顿时噤了口，望向我。尤其是那些世子王姬们都拿好奇的眼光专注地打量我，他们一定是听说过我的事，他们一定是想知道那个叫奴兮的女子，到底长得是否像外面所说的倾国倾城，以至于以卑微的身份却可以端坐于上首之位。

他们暗暗惊叹原来外面所传不虚，同时也有几位王姬露出了不屑而淡漠的表情。她们却不能不艳羡，我身穿的精美刺绣锦袍，我头戴的价值连城的白玉羊脂簪子，我手执的杭州西泠扇，即便是她们这般尊贵的身份也无法轻易拥有，而它们也不过是我众多名贵的物件之一罢了。

这次大姬难得带着驸马和自己的两个女儿一个儿子来到宫中，据说另一个女儿未来是因为刚刚生育正在坐月子。

大驸马，果然是传说中的玉树临风、举止翩翩的美男子，谈吐也甚是不凡，很有才气。

可见当时皇上、皇后为了女儿的确费了心思，才找了这样一位家世才貌皆上乘的贵公子。

大姬的另两个女儿很漂亮，带着淡淡的娇羞，可是眼睛却很明亮有神，很像大姬。

大姬唯一的儿子有着因为过分宠溺而略显单薄的身体，笑容有些腼腆。

元藏王妃长相平平，但是为人很和善。元藏王与她伉俪情深，虽然也有几个其他的女人，都只是侍妾，总体说来元藏王竟是只有她一个后妃的。元藏王和王妃都是老实厚道的人，但是他们的儿子却极聪明伶俐，几句话便说得太后开怀大笑，倒真是叫人感慨。

元藏王妃亲切地和我说话，还说给我带了些她那儿的特产。礼物并非很贵重，但是她的心意着实让我感谢了一番。王妃叫她的儿子过来，他只比我小了一岁，他上下打量我，笑着对王妃说："这就是母亲常说的那个漂亮姐姐吗？"我想他真的很会说话，但是仔细想了想"姐姐"的称呼，心却有些发虚。我想我以后若是嫁给其中的哪个亲王，那么这些与我年岁相差不多的孩子们却都成为我的继子了，自己想着都有些好笑。

南赢王见到我时，眼神有些暧昧，仿佛我以后注定是要嫁给他似的，他怪叫道："哎呀呀，真是女大十八变哪。以后娶了你的人可真有福气……"我知道他所说的并不只是美色，还有至高无上的帝位。

我在心中冷笑，你怎么就那么肯定以后的皇位一定是你皇长子的呢？南赢王喜爱拈花惹草，后妃侧室众多，他的正妃也不过只是有个名分罢了，并不受宠，所以她看起来有些沉默寡言。

令人诧异的是，他让自己的正妃为自己生了许多的孩子，除了一两个夭折外，现在他有五个嫡子女。这点儿也正是太后赞赏的。

我听见南赢王看着元藏王的儿子，训斥自己贪玩的儿子们说："你们看看人家，多能逗太后开心。瞧瞧你们，就知道玩儿！没出息！以后多学着点儿！"他的孩子们口中应承着，待他训斥完又跑出去闹着玩了，惹得南赢王连连摇头。

与之相反的是权禹王妃，她虽知书达理、落落大方，在宫中口碑甚好，但是太后最不满意的是她未为皇室生下任何嫡子。太后拉着王妃的手半是遗憾半是责备地与王妃说起此事，王妃常常羞愧得抬不起头来。这时我不禁为她抱不平了，她的孙儿不去王妃房里，叫她怎么生出孩子来？这次王妃带来的是权禹王妾生的大儿子，那个妾自从生下儿子就不曾再见过自己的孩子，因为她的身份卑微，孩子出生后就过继给王妃当儿子了，所以那孩子自幼在王妃身边长大，也算是半个嫡子。但听见太后又语重心长地说："哀家知道你也有难处，再说你的年纪也不小了，生孩子就更困难了。所以哀家才把扇雉赐给老四，她品性端庄，又年轻，哀家就指望她再为老四这儿添些香火了。你可也要好好待她……"权禹王妃神色微微一动，又马上低下头去，轻声回答说："是。"

第112节：第二十五章 舞媚(2)

晴肜帝姬已经怀孕了，大腹便便的样子，驸马在后面小心翼翼地跟着，总是嘘寒问暖的样子，想必婚后的生活很是美满，我真心为她感到高兴。

我走到殿外，看见庭院中那群表兄妹们打闹嬉笑，玩得起兴。我们之间的年岁相差不多，但是他们有着孩子般的无忧无虑，我却感觉自己已经很老了。

这时大姬的二女儿看见了我，挥手叫我："奴兮，一起来玩跳格子呀。"他们纷纷回头看我，我竟闪过一丝慌张。我说："我不会玩儿……"是的，我不会玩儿。从没有人陪我玩过这种女孩子玩的小游戏，我不懂得怎样玩儿。大姬的二女儿过来把我拉到他们之中说："没关系，学着玩就会啦。"南赢王的一位女儿哼了一声，说："我才不和庶出的玩儿。"说完就高傲地离开。大姬的小女儿说："别理她！就仗着自己出生时有什么紫光，就以为自己是仙女啦，她是被宠坏了！"出乎意料的我竟没有太在意，心想真是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女孩呀。你父王尚且要忌惮皇上对我的宠爱不敢轻视我，你又何以口无遮拦呢?

她们教我怎样跳格子，不一会儿我就学会了，和她们玩得很开心。到最后一关时，索性挽起裙摆，蹦跳起来。

我成功地跳到最后的一个格子里，她们在旁边欢呼起来。我满是高兴得意，微微地仰起头表示自己的胜利。

突然，我瞄到了不知何时站在旁边看着的权禹王，我的心一跳。

我的身体突然变得有些僵硬，手连忙将裙摆松散下来，低头转身就走。

她们不知所以，在后面叫我，而我只是快步地想要离开。

没想到权禹王竟追了上来，他越过我站在我面前。

他微微喘气，说："为什么躲着我？"

我抬头看他，仿佛为他这样的问题感到不解和诧异般。难道我不该躲着你吗？你让我怎么面对你？

他的脸上有些不自然了，把一支石榴簪花递给我："你掉的。"

我在慌忙的跑跳中竟连掉了簪花也没察觉，我无奈地想，我为什么在他面前总是这样失态呢？

他仿佛有些自嘲地说："刚刚看见你和那些孩子们玩儿，才想到你也不过十五岁，也还是个孩子呢……"

我默然不语。

他盯着我好久没有说话，然后叹了口气，问："过得好吗？"

我没有回答，那个简简单单的"好"字我说不出口。我过得不好，很不好，我每夜躺在冰冷的床上会胡思乱想，我甚至在想，你现在是否和姊躺在一张床上，说着夫妻间特有的闺房话？

他走近了我，我顺势将自己的头靠在他的身上。一切都是那样自然，仿佛我们是共患难的老夫老妻。依然是那种奇楠香的味道，让我安心。

他说："你乖顺的样子叫人心疼。"

然后他搜寻我的唇，我闭上眼睛踮起脚尖迎合他。

他说："你的唇是多么的冰冷啊……"

我说："只要你的是炽热的，它就不会感觉冷了。"

于是吻愈加浓烈，又是甜美又是苦涩，将我融化。

第二天，我无意中听见晴肜帝姬在与权禹王争吵着什么。

只听见晴肜帝姬说："皇兄你不该冷落她。太后的意志也足以影响父皇的决定。况且即便你这样对她，我也没见到她向太后说过你一句坏话。我不明白，这样端庄贤淑的女子你有什么不满意的……"

权禹王说："晴肜，有些事情你不懂的。"

晴肜帝姬叫起来说："我也结了婚要生孩子了，我怎么会不懂。我只知道皇兄你这么做是对你不利的，皇兄你真的要好好考虑了。况且你是男人，无论怎么算你也不吃亏啊……"

之后的话我没有再听，而是静静地离开了。

我坐在沁春媛的秋千上，心想实际上晴彤帝姬的话并不是没有道理。

我正这样想着，突然我的秋千被人从后面推了一把，高高地荡了起来。

我在空中回头，一个男子笑意盈盈的脸。

是十二皇子。

他离开已经有一年了。

他又长高了许多，衬得身体比以前还要挺拔威武；他的皮肤比以往黝黑，却更有男子气概。英姿勃勃，玉树临风。一年之中男孩子的变化也可以这样大。仿佛像个成熟的男人了。这样的想法，让我突然觉得他的微笑陌生起来，我慌乱地从秋千上下来，心想我是不是应该向他行见面礼。

他却大步地走到我面前，抱起我在原地转圈圈。

这是我们小时候的游戏。我转着圈圈，止不住地像小时候一样咯咯地笑起来，欣喜也一圈圈地泛上心头。原来他还是十二皇子，他没变。

他抱着我转了一圈又一圈，直到我眩晕起来，我叫道："十二皇子，快放我下来。"

他这才放开我，低下头专注地望着我。

我拽住他胸前光滑的锦衣，哭哭啼啼地说："为什么回来也不事先说一声？你总是这样，走时还不想告诉我……"

第113节：第二十五章 舞媚(3)

他笑着给我擦眼泪，说："我这不是回来了嘛。好了，奴兮，抬起头，让我好好看看你。"

我抬头看他，他说："奴兮变得更漂亮了。"

我破涕为笑，说："你在外面什么时候学得油腔滑调了？"

他装出一副无辜的样子说："我说的可是实话。"

他说很想喝我泡的茶，我便邀请他到小雅斋去。一路上，我喋喋不休地问他在军队的事情，他不厌其烦地说给我听。

到了小雅斋，我为他泡了一杯茶，善善端来了瓜果。

他举止稳重，少了几分少年时的张扬和轻浮。

我看着他，起身，默默走到他身边坐了下来。

我靠着他，就像小时候一样。

他伸手抚摸着我的头发，他的手宽大厚实了许多，但却轻柔无比。

我的心像平静得毫无波澜的湖面，与他在一起，少了与权禹王在一起的紧张心跳，却无比安心随意。

我注意到他手上有一小道伤痕，我问："在军队是不是很辛苦？你天生富贵，原本可以不那样辛苦……"

他回答说："这点苦不算什么，苦的是……"相思之苦。

相思之苦，但是他没有说，他没有让我为难，我不能不感激他的体贴。

夏天酷热而干燥。

晌午很少有人来拜访，小雅斋里也不过是些侍候的女眷，午睡时我也只穿了一件束胸内衣，下着亵裤，外面罩了件透明的粉红纱衣，肩膀手臂和腹部都裸露着，昏昏而睡。

善善在屋里放了几块冰，使屋子顿时凉快不少。

我在迷迷糊糊的睡梦中，猛然被善善摇醒，善善急切地说："小小姐，皇上来了呢！"

我一听慌了神，连忙找了件旁边的罩衣披上。

可是我还没穿完，皇上已经大踏步地进来了，他看见我还半裸着的肩膀，一愣。

我有些脸红，和男女之间无关，我一向视他如父亲，只是觉得自己衣冠不整，有些惭愧。

皇上咳了咳，先背过身去，我趁着这个机会连忙把自己的衣服穿好。

我收拾好了，再连忙向他拜安。

我像个犯错的孩子一样，说："奴兮失仪了。"

他也略有责备地说："高贵的女子无论何时都要恪守礼仪规范，应该时刻把礼仪铭记于心。你今日实在太大意了。"

他看我委实难受的样子，语气软了下来，说："不过今日的确燥热，也情有可原……"然后吩咐善善多取些冰块儿过来。

我为皇上泡了杯冰过的茶，皇上喝了一口却没有接着喝下去，只是说："拿点儿酒过来吧。"

我一惊，心想还好平时备下有一些陈年佳酿，于是唤婷仪取了过来。

皇上喝了口酒，望向窗外吱吱叫的蝉说："晌午甚是聒噪。"

我心中一笑，想：心静自然凉，皇上也许是心中烦乱吧。但是我没有说出口，只是说："那奴兮给皇上抚一曲琴吧。"

我唤宫人取过绕梁琴，弹了一曲《高山流水》。

皇上半眯着眼睛听着，眼神有些朦胧，良久说了一句话："酒不醉人人自醉。"

今天是太后的寿辰。

晚上，宫殿点燃了许多莲花瓣灯，照得大殿灯火通明。

皇室子孙，名门望族，朝中贵臣，把酒言欢，共祝太后万寿无疆。

舞女们刚刚跳完《祝寿曲》，清翎王便迫不及待地对十二皇子说："听说十二弟在宫外遇到一老者，那老者将嵇康绝曲《广陵散》传授于你，不知可是真的？"

众人纷纷看向十二皇子，眼神都有些期待。大家都知道嵇康临死前那句喟叹："《广陵散》于今绝矣！"都说《广陵散》已经绝迹，今听说十二皇子得此真传，莫不想一饱耳福。

十二皇子点了点头，说："话说嵇康临刑前弹奏绝曲《广陵散》，感叹此曲绝矣，殊不知有一名砍竹的少年一听而铭记于心。他本是乡间野夫，不懂韵律，却与此曲有缘，回家时竟丝毫不差地弹奏出来。他也深知此曲乃神赐，无意中窥探神曲，不敢声张。此后他家历代单传，这首曲子就一辈辈沿袭下来。到了这位老者，已经传了三十三代。可是老者无儿无女，他不忍此曲就此失传，恰巧我救过他的命，他见于我有缘，临死前，便把此曲传于我，望我沿袭下去。"

在场人听了莫不感慨点头。

皇上命人取来古琴，十二皇子领命弹奏。

只见他调好了琴弦，一双修长的手从容地弹奏起来。

琴声缓缓而起，只听声调绝伦，余音袅袅，宛若天籁之音，此后琴声激越昂扬，如泣如诉，萦回低转，余音悠长，听者无不为之动容。

十二皇子一蹴而就，而我们仿佛还沉浸在那悠扬的乐曲中久久不能自拔。

清翎王感慨地说："绕梁三日。"

大家都为十二皇子鼓掌，那一刻他是那么耀眼。

皇上边鼓掌边说："皇儿得此神曲大功一件，稍后命乐工记录神谱，供众人赏听。"

十二皇子面露难色，老实地回答道："那老者死前曾百般托付我，说他家历代单传，说明天意不可将此曲外传。他不敢违背天意，叫我也每代传于一人。"

第114节：第二十五章 舞媚(4)

皇上听了有些遗憾，但也不敢违背天意，就放弃了此事。

这时大姬盯着我说："听了曲再赏段舞就更好了。奴兮学舞已经有六七年了吧，怎么不让我们见识一下？"

我知道她一定又是为了清翎王的事，殊不知他已经先把她的心思告诉我了。

权禹王、清翎王、十二皇子等都把目光投向我，莫不有企盼的神色。

我想了想若再拒绝，便让众人觉得我太小家子气了，只好辞了众人去换衣服。

我穿上像花朵般绽放的粉红色衣裳，下面绣有沾着露珠的清水芙蓉，腰间垂下了翩翩的金灿灿的璎珞，首饰戴了一串串，发出清脆悦耳的声音。

灯熄灭了，我出场，众人看见的是黑茫茫的一片，却能听见我脚下的铃铛声。

一盏莲花灯点亮了，然后是另一盏。

伶人们起奏。

曲子是众人耳熟能详的《春江花月夜》出自唐朝张若虚。：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

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

江流宛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

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

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

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

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

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

白云一片去悠悠，青枫浦上不胜愁。

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
可怜楼上月徘徊，应照离人妆镜台。
玉户帘中卷不去，捣衣砧上拂还来。
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
鸿雁长飞光不度，鱼龙潜跃水成文。
昨夜闲潭梦落花，可怜春半不还家。
江水流春去欲尽，江潭落月复西斜。
斜月沉沉藏海雾，碣石潇湘无限路。
不知乘月几人归？落花摇情满江树。

我随着乐曲翩翩起舞，各种乐器时独鸣时齐发，时欢快时哀怨，而我也伴着节奏时快时慢，时妩媚时清雅。既如牡丹盛开又如荷花映水……

英英妙舞腰肢软。章台柳、昭阳燕。锦衣冠盖，绮堂筵会，是处千金争选。顾香砌，丝管初调，倚轻风、佩环微颤。乍入霓裳促遍。逞盈盈、渐催檀板。慢垂霞袖，急趋莲步，进退奇容千变。算何止，倾国倾城，暂回眸、万人断肠。出自宋朝柳永的《柳腰轻》。

你坐在席上看着我舞蹈，我的心意可否能透过飞舞的纱袖传递给你……

长袖翩翩，为君舞。

今晚跳舞有些累，我回到小雅斋就坐到梳妆镜前，想卸了妆早些睡。

我盯着铜镜中的自己，想起秋娘在我跳完舞说的话。她说："那一刻你征服了所有男人的心。"

我微微一笑，我只要俘虏我心爱的男人的心就够了。

这时婷仪说皇上来了。

我有些吃惊，想皇上极少这么晚到小雅斋的，但是也没有时间多想，又重新把卸下的装束整理好，匆匆跑出去接驾。

皇上身着明黄色的龙袍飘然而来，我在远处甚至能闻到那浓郁的酒气。

刚迈进门槛，他的身体就晃了起来，我见状急忙把他扶在椅子上。

我向婷仪使了个眼色。

不一会儿，婷仪就端进来一杯冒有热气的茶。

我接了过去，感到杯壁不是很烫，应该是差不多好的。

皇上吐了一口酒气，向宫人们挥挥手说："你们退下吧。"

宫人们领命鞠躬鱼贯而出。

我端起茶杯走近皇上，说："茶热刚刚好，皇上喝几口吧。"

皇上抬起头，眼神有些朦胧、有些怪异。

他伸出手，我以为他要拿过茶杯，忙把茶杯递近了一些，可没想到皇上却抓住了我的手，一把把我揽在怀里。

茶杯落地，裂成碎片，茶叶茶水也流淌了一地。

皇上声音中满是醉意地说："朕不要茶，朕要你。"

我惊慌失措，本能地挣扎，想要逃脱他的怀抱。

皇上的力气大得出奇，他站起身来，把我抱到床榻上。

我的背刚碰触到床面，下面仿佛是烙红的铁板，让我的身体不停地颤抖起来。我拼命地想起身，想逃离。我知道床意味着什么。

皇上的沉重的身子覆了上来，把我重重地压在下面，无法挣脱。

我惊恐地说："皇上，您喝醉了……喝醉了……放开奴兮……求求您，放开奴兮……"说到后面的几句，我已经颤抖着哭出来了。

皇上的手已经解开了我前襟的蝶扣，手也伸到了里面。他吻着我的脖颈，声音嘶哑含混："朕不放开你。十几年前，朕放开你的娘亲，让朕遗憾终生……朕不能再放你走……你这么美丽，你是朕的，是朕的！"

我用我最大的力气推着皇上，却被他抓住双手钳在上面，无法动弹。

他成熟老练地抚摸着我，但是我的身子僵硬，颤抖，不停地颤抖。

我拼尽全力地挣扎，却更加激起了他的欲望。

酒气让我惊恐，却让他更加激情。

他撕开了我的纱罩衣，解开了腰带，扯开了我的衣裙，脱下了我的亵衣束胸，将它们一件件抛向空中……

我打着冷战，口齿不清，只是喃喃地不停地说："您是父亲，是父亲……"

他说："是男人和女人。只有朕这样的天子才配得上你！"

然后，他毅然狠狠地将我身上最后一件遮盖物扯了下来。

在那撕心裂肺贯穿全身疼痛的一刻，一种凄厉的声音终于从我的喉咙间嘶吼出来："不！"

不……

第115节：第二十六章 贵妃(1)

第二十六章●贵妃

我势单力薄，于是就在他们的沉默中轻而易举地输了。

我不甘心。无论谁都不能怨恨我，都不能。

今天这样的局面不是我的错，我的痛、我的怨恨该向谁出?

（奴兮）

酒醒了后，他默默地穿好衣服，站在床榻前，看着躺在上面大半赤裸的我。

他把我额前被泪水黏湿的头发拨到一边，眼中有了悔意，动了动嘴唇，说出口的却是这样的话："朕着实喜欢你，朕不会亏待你。"

我默默流泪，不说话。

他叹了口气，转身离开。

屋子还是黑暗的，只有桌子上的一点烛火摇曳着，奄奄一息。

我看见他明黄色的身影消失在我的视野中，披上一件衣服，从床上走了下来。

下体火辣辣地疼痛，每走一步就刺痛一下，然而我已经顾不上那么多了。

我走到那只破碎的茶杯前，茶水已经干涸，只留下黏黏湿湿的茶叶摊在地上。

我再也支撑不住，一下子瘫软在地上。

我的脸色惨白，嘴角不停地抽搐，大滴大滴的眼泪滚落下来，我的手颤巍巍地拿起地上破碎的一块瓷片，瓷片远离地面时碰撞出清脆而刺耳的声音。

我拿起瓷片破碎粗糙的一边，向左手腕滑去，顿时鲜红的血便从划痕处渗了出来。

我闭上了眼睛，好了，这就是最好的结局了……

意识慢慢飘散，我仿佛看见了权禹王那张精致而沉稳的脸，眼睛忧郁而哀伤。他把我拉入怀中，吻着我冰凉的唇，浓烈而灼人……

忽地他又不见了，看见的是坐在亭中吹埙的十二皇子，旷古哀伤，鲜红的落叶纷纷扬扬……

又仿佛看见，光着头的九皇子穿着僧袍，捻着佛珠，伴着凝重的钟声，眺望着远方……

我的灵魂想要飘到远处，然而我的身体被人抖动着，耳边渐渐传来了声音："小小姐，您不能睡！睁开眼睛，醒醒……"

我缓缓睁开眼睛，看到的是几双急切的眼睛。

我的手腕被包扎上一圈白纱布，一动便刀割般的疼。

我涌上一股怒气，伸出右手想把左手上的纱布扯下来，然而宫人早已看出我的企图，死死地钳着我。

我怒道："放肆！"

宫人们一震，脸上有了惧怕的神色，却丝毫没有松手的意思，说："奴才们僭越。只是非常时期，只要小姐好好的，以后听凭小姐处置。"

我们这样僵持着，我的力气一分一秒被耗尽。

我最后虚弱无力地说："放开我……"

我哭了，那种求死而不得的感觉，让我如此绝望。

善善也哭了，她跪在我面前，说："小小姐我们知道您心里委屈，但是小小姐您不要想不开……要好好活着，您若死了，善善活在世上还有什么意思……"

我哇的一声哭了，就像小时候那样号啕大哭起来，我扑到善善怀中。

为什么……今天这样的事，难道娘亲欠下的情债就让我还吗……我的幸福在哪里……最后依然一无所有。

我坐在床边，看着被褥上已经凝固的深红的血迹，触目惊心。

我一直敬他如父亲，没想到他竟对我做了那么可怕的事。

一种乱伦的感觉让我止不住地恶心，我俯下身干呕起来。

善善忙上来给我拍背顺气。

我空出来的一只手，用尽力气把厚重的被褥扯到了地下，我喊道："烧了它，烧了它！"

中午时，皇上的圣旨到达小雅斋，圣旨上说："勇武大将军幼女妇虞，幼习礼训，夙表幽闲，胄出鼎族，誉闻华阈，志怀婉顺，训彰图史，誉闻邦国……宜升后庭，备兹内职，是用命尔为贵妃，择日封号……"

我跪在地上漠然地听着，既不叩拜也没有领旨谢恩。

还是宫人们赔着笑脸上去接了圣旨，才把我从地上搀起来。

那太监有些不解和诧异地看着我，婷仪马上掏出两个金元宝塞给他，说："我家小姐领旨谢恩，欣喜之情无以言表，还望公公美言……"

那太监也听明白了，忙着点头将金子塞到怀中，笑嘻嘻地说："我一定传到。以后咱家还要仰仗着娘娘呢……"

他离去后，花溅泪给我递了杯水说："娘娘你的脸色不好，喝点水吧。"

娘娘……听到这个词我颤抖了一下，我挥手把茶杯打翻，捂着耳朵喊道："我不是娘娘，不是娘娘！叫我小姐，叫我小姐啊……"

第116节：第二十六章 贵妃(2)

宫人们又是一阵手忙脚乱，不停叫着我小姐，小姐。

我慢慢平静下来，看着他们诚惶诚恐的脸突然一阵厌烦，叫他们退下。

我蜷在床边阴暗的角落里，脸上木然而无表情。

这时，镜明轻手轻脚地走了进来。

我抬头瞄了他一眼，又低下了头，有气无力地说："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我不想听，你退下。"

他没有走，在远处恭敬地跪下，说："恭喜小姐。"

我没有理他，他却继续说道："小姐虽然聪明，但是现在遭此变故却未必看得清明。奴才认为小姐嫁给老皇帝并无什么不好……相反比那些皇子有利。他们大多有正妃有嫡子，小姐嫁过去最多也不过是做贵妃罢了。就算是嫁给十二皇子等年轻无家室的皇子，小姐难道就敢保证长宠不衰？历朝失宠废后的例子不在少数。而老皇帝就不一样了。皇后无子，小姐正值青春，倘若能生下皇子，便是太子。再过几年皇上仙逝，太子登基，那时小姐就是至高无上的皇太后！况且我们一直担心景昭仪升任贵妃，现在正好由小姐填补这一空缺，岂不一举两得？"

我说："我知道，我知道这种种好处。但是……这毕竟是我的终身大事，只有这件事不能拿利益来衡量……"

镜明正色说道："非也。荣华富贵也是小姐的终身大事。"

我愣住了，低头思索着他的话。

镜明见自己的话达到了效果，便识趣地退下了。

镜明刚刚离开不一会儿，十二皇子便冲了进来。

我看见他苍白而憔悴的脸，突然害怕起来。

我往黑暗处缩得更紧了，捂着脸不敢看他。

别看我，别拿那种眼神看我，求你……

我已经不再冰清玉洁，我浑身上下是那么的肮脏污浊……

他的脚步透露出一种愤怒，他走到我的床前，用力地抓住了我的手腕，说："跟我走！"

我抬头惊异地看着他，带我走，这样的我你还要吗……不嫌弃我吗……

那一刻，我有种想扑到他怀里的冲动。就这样抛却一切，和他离开这里，离开这个满是伤痕的地方……

可是……我摇了摇头，我死不足惜，不能再连累别人。

我走了，善善婷仪他们怎么办，十二皇子的母妃和她的家族怎么办……等待他们的不只是死那样简单。

他见我摇头，眼神里生出许多不解还有鄙夷。

你是贪慕富贵吗？我知道他想这么问我。

我走了下来，从抽屉里拿出那个精心保管的小时候他送给我的瓷娃娃，在他面前缓缓松开了手。

它碎了，我们的小时候碎了。

他不可置信地看着我，嘴角微微地颤抖，手攥得紧紧的。

我背过身去，猛然想到那时我给九皇子的也是个背影，说："忘了我。还要记住我，我是你的母亲了，是你父皇的妃子……"

良久，没有一丝声音，我转过头去，发现他蹲在地上一片一片捡着碎瓷片。

地上落下了一小点一小点的泪水，仿佛在下雨。

他把所有的碎片放在手中，又用另一只手从怀中掏出了什么放在旁边的桌上。

他哽咽着说："我特意出宫给你买的……不过也许……娘娘……早就瞧不起这些东西了……"他最后向我行了一个礼，离开。

我看着桌上用油黄色纸包着的东西，摊开，是红薯。

我小时候和他说过的红薯。

还是热乎乎的，放在他的怀中有他的体温。

我拿起红薯，一口口地吃着，伴着落下的泪水一起吞到肚子里。

下午下了雨，夏天的第一场雨。

我茫然听着雨的哭泣声，突然心有所动，猛然推开门走到庭院。

他站在雨中。

他的衣服湿湿地贴在身上，头发也顺着发尖滴着水，不知道已经在外面站了多久。

他看见我急着走过来，张开双臂想要揽我入怀。

我下意识地退了一步，小声地说："不要碰我，我很脏……"

他就那样停下了，就那样僵住了，伸出的双手还未来得及收回，形成一种很尴尬的姿势。

"奴兮……"他就那样叫了我一声，是我从未听过的凄楚。

我蹲下身去，蜷成一团，雨水便冰针般落在了我的脊背上。

良久，我抬头看他，声音小小的却很决然："叫我娘娘。"

姊曾来过一次，带着嘲弄幸灾乐祸的笑容。

她不无鄙夷地说："真是有其母必有其女，生下来就爱勾引男人呀。早就说过会让你嫁给天子，你偏偏迫不及待地狐媚老皇帝……真的为了荣华富贵，连老男人也要吗……我真是小看了你呀。"

我冷冷地说："你到这儿来就是为了说这番话吗？"

她得意地笑了，走到我身边，低低地在我耳边说："权禹王孔武有力……"

我不动声色。

"我已经怀孕了……"重要的是这句话。

我脸上保持着平静的表情，心却被狠狠地剐上了一刀。

第117节：第二十六章 贵妃(3)

皇帝每天都会到小雅斋来，带着讨好的愧疚的表情。

我对他冷漠不语，他问话也不回答，但是他依然毫不在意，没有任何恼怒的味道。

可是我知道，皇上可以一天两天容忍我，却不能是一辈子。

我想起了镜明的话，那么，如果荣华富贵也是我一辈子的事的话，如果荣华富贵也是一种幸福的话，我只有狠狠地抓住最后的一点幸福不放手。

一天两天……三天四天……等到第五天时，我低低地叫了一声："君上。"

他仿佛得到什么赏赐般，几天以来抑郁的神色马上舒展开来。

是夜，皇上宿于小雅斋。

第二天，皇上亲自执笔写册书，封号"帝贵妃"，并规定其身份凌驾于以往"皇贵妃"之上，搬居雎鸠宫。

尊贵的不是"贵妃"的品级，而是以"帝"的封号。

那一年，我十五岁，而皇帝已经四十六岁了。

我在太后的殿外已经跪了三个小时了，夏日早上的太阳也很毒，火辣辣地烤着我。有几次花溅泪端来水给我，我都挥挥手让她拿走了。

我不是做给太后看的，是做给皇上看的，是做给这后宫大大小小的妃嫔看的，我孝道已尽。

现在，太后一定咬牙切齿地恨着我吧。

她一定不懂自己的儿子是怎么了，为什么偏偏执著于这对母女；她一定也不懂为什么一向守孝道的儿子这次竟敢公然反抗她的命令，将我封为帝贵妃；她一定在想后宫那如云的美女，温婉可爱的，家世上好的女子那么多，为什么偏偏选中了在她看来身份卑微的我。

皇帝，皇太后，皇后，皇贵妃。整个后宫中只有这四个名位可以冠以"皇"字。那么帝贵妃呢？凌驾于皇贵妃之上？是不是什么时候也将凌驾于她皇太后之上？她一定在想我何德何能，只是一夜侍寝就被皇上赐予这独一无二的封号。后宫四妃哪个不是家世上乘且为皇室诞下了皇子？而我呢？只不过是个一直寄养在宫中的黄毛丫头罢了。

可是，她不懂的是，皇上自从登基起就是皇上了，不再是她的儿子。皇上说一不二，皇上至高至重的权威不容得任何人去亵渎，去反对，哪怕那个人是自己的母亲。

瞧，皇上上完朝，匆匆忙忙地赶过来了。

他伸出手亲自拉起我，一脸的关切和心疼。

而我就势倒在他怀中，眼睛噙满泪水，可怜巴巴地望着他。

您的母后是怎样对待您娇柔的宠妃呀。

皇上是有怒气的，但是于情于礼他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对自己的母后不敬的，于是只能用更多的关怀和赏赐来弥补对我的亏欠。

他将我轻轻地抱到床上，为我盖上了梨花薄纱被，亲自喂我喝水。

他说："这几天不要去给母后请安了，等她老人家气消了再说吧。"

我略带稚气地问："那怎么行？"

皇上笑了，宠溺地拍了拍我的头，说："怎么，想自讨没趣吗？"

我低头微微地笑了。

皇上看得有些呆了，他伸手抬起我的下巴看着我说："你真是个小妖精。你娘也像你这样笑着，却只是娇羞，不带你这么多妩媚。"

我睨着皇上说："这样不好吗？"

皇上把我抱住，从我的额头向下吻着，声音有些低喘："喜欢，男人都喜欢，朕喜欢……"

皇上走了，我穿着亵衣，坐在梳妆台前，梳理披散着的长发。

镜中的美人木然着一张脸，丝毫没有欢愉过后快乐的表情。

我突然想起，以前那个总是在梳妆镜前兴致勃勃装扮自己的小女孩，心中一片惘然。是不是一切都无法挽回了……我伏在桌上肩膀微微抖动，却压抑着不敢哭出声来，不敢让宫人们听见。我是主子，即便他们忠心耿耿，我却不能在下人面前露出丝毫的软弱……

我哭了会儿，擦干脸上的泪痕，又装出若无其事的表情，拍了拍手，花溅泪就进来了，我吩咐说："备水，沐浴。"

整个后妃中只有我享此殊荣，无限时供应热水和食物。

我不喜欢欢好过后身上那种特殊的气息，所以每次过后都会沐浴更衣。宫人们很快就察知了我的习惯，于是花溅泪回答说："香汤水早已经备好了，小姐。"

小姐……是因为我一直不许他们叫我娘娘，尽管我知道早已失去了什么。

我泡在铺有一层五颜六色花瓣的浴水中，宫娥们在后面轻轻撩拨着水为我清洗身体。

我的身体尚有些瘦弱干涩，还没有女人那般的丰盈饱满。

这时善善匆匆忙忙赶了进来，想禀告什么，我却打断了她，只是吩咐："善，我口渴了，想喝一杯清茶。"

善善从案几上端来了茶到我面前，我喝了一口才慢慢地说："是不是哪个妃子来了？"

善善惊讶地看了我一眼，问："小小姐怎么知道？"

我在心底冷笑，我怎么会不知道。我被封为帝贵妃，按照宫中礼仪，贵妃?级之下的妃嫔要登门拜访祝贺。可是那些大我一轮甚至两轮的，一直被我视为长辈的妃嫔们，她们的地位是如何的尴尬。所以直到第三日，她们才姗姗来迟。

第118节：第二十六章 贵妃(4)

我摆弄着手中精致的玉茶杯，淡漠地说："研淑妃？殊贤妃？还是两个一起来？"

善善愈加惊异了，回答说："是两位娘娘一起来的。不过听说小小姐在沐浴便说不多打扰，放了贺礼就离去了。我这么匆忙过来，也正是想禀告小小姐这件事，用不用挽留住两位娘娘？"

我沉默，良久才说："若是追了过去倒反而坏了她们俩的苦心。让她们走吧，对她们，对我……都好。"

她们作为宫中有声望的一品妃是要率先表态的，于是便故意挑了这个可以避免正面接触的时刻拜访。

研淑妃、殊贤妃，以前我与她们的关系都尚好，可如今却要以姊妹相称共事一夫，该是何等的讽刺与尴尬？她们感到无比的尴尬，我又何尝不是如此。

纵然我的名分位于她们之上，但是她们却比我年长且在宫中的声望也要比我高，那么我该以何种态度去面对她们？倨傲的？只会落下粗鄙无教养的坏名声罢了，又难免被众妃嫔排斥；恭敬的？那么我以后如何服众？

我对善善说："明日你带些礼品回访两妃，向两妃表达我的感激之情。"

善善问："小小姐是让我亲自去吗？"

我知道善善为何如此发问。她现在已提升为宫中二品女官，谁都知道她是最受我器重信任的宫人，一般我只是让她教导管理下面的宫人，极少让她去做这样具体的事情。

我点了点头，严肃地说："你亲自去。这样才能表达我对她们的尊敬，安抚她们的心。现在后宫众妃嫔都对我有警戒之心，安抚了她们就是安抚了整个后宫。"

善善又问："既然如此，小小姐亲自登门岂不更好？"

我笑了一下，反问道："然后呢？让她们对我行屈膝礼？"

善善恍然，又突然想起了什么，说："那么明日带什么礼物呢？皇上赏赐不断，珍奇珠宝数之不尽，倒反而不知道该带哪件了。"

我低头想了想，明白皇帝的赏赐虽然贵重珍奇，却是万万不能带的，否则难免有显摆示威之意。

我说："明日我亲自做些珍珠糕送过去吧。"珍珠糕，因为制作要配以磨细的珍珠粉故此得名。据说有美白养颜的功效，遂成为宫中十分受妃嫔喜爱的小点心。当然不是每个妃嫔都有这样的大手笔以珍珠为食的。

我出浴后，婷仪对我说："皇上刚刚遣人过来说要小姐参加晚宴呢。"

我点了点头，知道这个晚宴意味着什么。皇上要正式将我介绍给整个皇室了，不是那个以前叫奴兮的小女孩，而是以帝贵妃的身份。

虽然这些天以来总是避免和亲王帝姬们见面，但是这样的场合总是要到来的。

我沉沉呼了一口气。

为什么这样的疲累？

当我踏进门槛的那一刻，所有的人都噤了口望向我。

皇上看见了我，笑着从高高的龙座下来，走到我面前向我伸出了手。

我只是片刻的犹豫，便把自己的手稳稳地放在他的手中。

皇上引着我坐到仅次于皇后的下位。

皇后面色平静，还算和蔼地和我打了招呼，她问："雎鸠宫住得可还习惯？"

我回答："劳烦皇后费心，一切都好。"之后我们之间便无多余的话说。

太后没有出席，明显是不承认我的意思。而这其中的人又有多少是真心地承认我呢？不过是迫于皇上龙威罢了。

朱公公将歌舞乐单呈给皇上，皇上没有看，却挥手说："今日就让帝贵妃点吧。"

朱公公领命，当他迈着小步越过皇后走到我面前将单子呈给我时，我发现皇后的脸色有些难看。

我没有展开乐单，而是将它递给皇后说："臣妾鄙陋，还是皇后娘娘金口点乐吧。"

皇后冲我笑了笑，又把乐单推给我说："既然圣上让你点你就点吧，圣意不可违。"

我听了这话便不好推辞，于是仔细点了两首皇上平时喜欢的《九歌》、《柘枝》，一首皇后夸奖过的《竹枝词》，一首新曲《踏歌》。

不一会儿的工夫，伶人们开始奏乐，歌姬们献舞。

众人边观看歌舞边与左右四邻说话谈论。

整个宴会上，我端坐于座位，没有一个人来和我打招呼。

他们不与我说话，却投来各种各样的目光，悄悄打量着我。

我讨厌他们。

不想无端地再在这儿受辱，我故意弄洒了茶杯，溅湿了袖角，借口更衣提早离席。

我逃也似的退了出来。

宫人们在后面小心而低低地唤了一声："小姐……"

我停住了，声音冷冷借以掩饰着什么："不要跟过来。"

说完，我头也不回地大步向前走去。

我输了，输得真惨。

我势单力薄，于是就在他们的沉默中轻而易举地输了。

我不甘心。

无论谁都不能怨恨我，都不能。

今天这样的局面不是我的错，我的痛、我的怨恨该向谁出？

后面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我恍然地停住了脚步。

第119节：第二十六章 贵妃(5)

猛地回过头去，看着权禹王，眼中一点点的怒气汇集上来，燃起熊熊烈火。

"怎么，是来看我的笑话的？是吗？"

他一怔，脸上露出了苦楚，摇了摇头："奴兮，不要用那种语气……"

我冷笑起来，走到他面前，伸出涂有豆蔻的手指似有若无地划过他的脸庞，语气轻浮而又讨厌："你不怕吗？就这样追过来，若是被别人看见……"

他别过脸去："我只是担心你。"

我不屑地笑了，收回手去，转身背对着他，冷漠地说："亲王真是越发懂得怜香惜玉了。只是这份关爱用错地方了，本宫自有圣上宠爱，轮不到亲王关心。亲王还是好好疼疼姊吧，毕竟是为你怀有子嗣的大功臣呢。"

权禹王变了脸色："你说的话……是什么意思？"

我轻哼一声："什么意思？亲王问的问题真是好笑呢。"

他仿佛受到极大的侮辱似的，脸涨得有些红了，握紧拳手，说："什么孩子……我碰都没碰过她！奴兮，你就这么不相信我吗？啊？就一直这么想着我的吗？"

我的心一颤，回头仔细地盯着他的眼睛，宁愿希望从他的眼中看到几丝狡辩欺骗的成分。

然而没有。

如果他没有说谎，那么我就是被骗了，被姊那一句低劣的谎言给骗了。

如果我稍稍想一想，就应该知道姊在撒谎，否则何以有晴肜帝姬质问权禹王冷落她之说。

变蠢了，变笨了，只要是他的事竟无法理智地思考。

于是，姊那漏洞百出的激将法，轻易地生效了。

如果没有那句话，我又怎会在那么短的时间内顺从了皇上，即便是用生命来试也要作最后的反抗。

现在想想，当初是带有多少无奈、多少自暴自弃、多少报复的心理投入皇上的怀抱，到最后原来我伤害的竟是自己，报复的也是自己。

"请亲王离开。"我用尽力气说出这句话。

他眼中满是受伤，动了动嘴唇却没说出话，转身默默离开。

他渐渐走远了，我慢慢蹲下身，紧紧压捂住胸口，心，痛。

我再次睁眼时，看见的是皇上焦急关切的神色，他抓住我的手，说："爱妃你醒了。"

我撑起身体，发现自己已经在雎鸠宫了。

皇上接过花溅泪端上的药碗，自己先喝了一口试了试，然后才舀了一小勺递到我嘴边，说："刚刚好。"

我只是怔怔地看着皇上右手大拇指上的玉扳指没有张口。

皇上见我沉默的样子，解释说："爱妃昏倒在外廊上，幸好老四看到将你送了回来。"

我心头一颤，没有喝药，而是倒在床上背对着皇上。

我的态度并没有引起皇上的气恼，他将药碗放在一边，将我的散发捋到耳后，温柔地说："朕知道你今天受了委屈。"

我闭上了眼睛，为了不将眼泪流下来。

"君上，宫中太过喧闹，让臣妾觉得心神不定。何不让亲王们早些归属封地？我们俩在宫中清清静静地过日子不好吗？"

皇上沉吟了一声，没有回答。

我知道他的犹豫。

那是我对太后的第一次挑衅。

亲王帝姬回来都是为了给太后祝寿，何况前些日子太后一气之下病卧不起，正是需要儿孙们尽孝的时候。

我没有继续纠缠，只是露出更加郁郁寡欢的表情。

皇上叹了口气，下定决心般，拍了拍我的背，说："一切都依你，只要你高兴就好。"

我冲皇上露出一个笑容，拍手叫一直侍候在外的朱公公进来。

我一字一顿无比坚定地对朱公公说："皇上圣旨，明日隅中之前众亲王帝姬离宫。"

朱公公有点惊讶，但是没有多嘴，领命而去。

我看着朱公公躬身离去的身影，想着亲王帝姬明日的离去，心里有一点轻松，仿佛他们的离开会把我的伤痛和愧疚也带走似的。

我咬了咬嘴唇，即便是我错了，可是当一切无可挽回时，那么就接着错下去吧。

第120节：第二十七章 立威(1)

第二十七章●立威

她在血书中说我妖惑圣主，说我居心叵测，说我阴狠毒辣，说我是再世妲己、红颜祸水，用血也用泪恳切地劝诫皇上说要远离妖孽，否则后宫不宁，江山不稳……

（奴兮）

纵然皇上恩准我不用去给太后请安，但是我每日早上依然过去拜安。太后不接见我，我便在她的殿外跪拜请安，朗朗地说些祝太后身体早日安康的话，然后起身离去。这样不但没有落人以把柄，反而为自己赢得了一些恭孝的名声。

那日我在殿外跪拜后，起身，正好碰到也前来请安的柳婕妤。

她看见我时有些不自然，没有了先前巴结讨好的神色，反而有些愤愤不屑的样子。

她站在对面，我微微仰起头，威仪地看着她，等待着她的请安。

她艰难地走到我面前，十分不情愿地屈下身去，刚刚微微曲了膝，还没等我说起身就擅自站起来了。

她笑着说："这太后老人家还等着我呢，扶柳就不与娘娘多礼了。娘娘不会怪罪我吧？"

我没有露出恼怒的样子，而是笑着回答说："怎么会呢。婕妤侍奉太后劳苦功高，本宫怎么敢责怪你呢。"

她见我不加追究很是得意，于是说："太后能让扶柳侍奉是扶柳的荣耀，可也不见得谁都讨太后喜欢呢。有些人太后连见都不愿意见，想必她们心里才不好受吧？"

尽管我知道柳婕妤暗讽于我，但我依然不动声色地说："也不见得。太后虚怀若谷，慈悲为怀，想必锲而不舍、滴水石穿，她老人家总有一天会谅解。本宫最痛恨的倒是那些在太后身边搬弄是非、从中作梗的小人们，那样的人才着实可恶。"

我深深地看了柳婕妤一眼，然后又接着说："若是本宫真的发现了这样扰乱皇室安宁的人，一定如实禀告皇上，重重治罪。"

柳婕妤有些心虚，不敢再看我："不会有那样的人吧……我看娘娘看得过于严重了。"

我掩扇而笑："婕妤这份单纯是真还是假呢？本宫宁愿杞人忧天，只是那人说不定就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柳婕妤脸上有些不好看，也没有接过话题，只是说怕太后等急了，而后便匆匆告辞。

花溅泪看着柳婕妤远去的身影，有些愤愤不平地说："小姐刚刚应该治以她大不敬之罪！"

我摇了摇头，感慨地说："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这是在太后的宫殿，若是追究起她惊动了太后，最后受辱的反而是我自己。"

花溅泪不甘心地追问道："那么小姐就纵容她这样无礼下去？若是传了出去，于小姐的威严不利啊！"

我微微一笑，但默不作语。

这么好的机会，我怎么会白白浪费呢，否则岂不辜负了柳婕妤白白送上门来。

我回到雎鸠宫时，宫人们禀告说，皎婕妤已经恭候多时了。

我点了点头，走了进去，一看正是皎婕妤端坐在那里。

她见了我，慌忙起身，走到我面前款款地跪拜下去："娘娘吉祥。"

我仔细端量她，想通过此揣测出她有几分的诚意。

只见她姿态稳重，眉眼周正，丝毫没有透露出不耐烦的样子。

我这才带有几分热情地回应道："快起来吧。"

她道了谢，我入座后，她才坐下。

婷仪过来在金镂的小香炉里添了几块熏香，花溅泪端上了前几天进奉过来的新茶。

我喝了一口茶，浑身顿时感觉清爽了许多，然后看着皎婕妤明知故问道："不知道婕妤为何前来呢？"

皎婕妤微微欠身说："特来恭贺娘娘。"

末了又加了一句："以后还要仰仗娘娘多加提携。"

我眯起眼睛看她，知道她这句话的意思是要投靠我。这正是我这几天暗暗伤心费神的事，纵然皇上对我的宠爱无以复加，但我在后宫依然孤立无援，正需要找寻几位机智聪明的妃嫔做我的左膀右臂，否则也不至于发生晚宴那样受辱的事了。

皎婕妤聪敏伶俐，且以前与我交好，正是上好的人选。只是我不知道她究竟有几分的真心，我还不敢轻易相信她，还需要试探几番才好。

我轻笑，说："婕妤未免有些抬高本宫了。后宫之内还有皇后，本宫之下还有德高望重的两妃，本宫虽名为贵妃，但资历尚浅，婕妤要仰仗我恐怕是找错人了。"

皎婕妤摇了摇头说："娘娘前途无量。后宫之中无及娘娘十分之一聪明者。"

我故作惊异地说："你可知道这话若传了出去自己该当何罪？"

皎婕妤笑了笑，认真地回答："皎月誓死效忠娘娘，只是说几句实话又何惧哉？"

我在心中暗暗默许，表面却虎起脸说："此等不知进退的话以后不要再说。纵然你不知疼惜自己的性命，本宫却是心疼呢。"

这是一句应许的暗示，皎婕妤起身再次跪拜，感激地说："谢娘娘。谨遵娘娘教诲。"

我微微一笑，吩咐左右的宫人说："?儿个命御膳房多做几样好菜，本宫要与婕妤共进午膳。"

后宫等级森严，便是食物供应也要划分得极清楚。

皇帝每膳共一百二十一样菜式，皇后六七四十二样菜式，贵妃六六三十六样菜式，依此类推，到婕妤也许只有九、十样了。她有些惊

讶地看着满桌精美的菜肴，但是举止依然端庄高雅，没有丝毫失仪的地方。

她有些小心翼翼的，总是等我品尝完哪道菜后自己才沾筷，我笑了笑，说："婕妤在我这儿无须这样拘谨。吃饭本是轻松愉快的事，婕妤这样约束，本宫反而没有胃口了。"

她听了这话不好意思地笑了笑，然后伸筷夹了眼前的一道菜，放进嘴里说："好吃。"

"哦？"我挑了挑眉，花溅泪便乖巧地拿着雕凤小碟夹了一小块放在我面前。

我吃了一小口，也赞叹道："的确好吃。婕妤好口味。"

我对在一旁站立侍候的婷仪说："这厨子做得不错，让他过来本宫要亲自赏他。"

第121节：第二十七章 立威(2)

婷仪领命而去，不一会儿带上来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年轻小太监。

那太监"扑通"跪了下去，看得出很是紧张，声音都有些颤抖，请安说："贵妃娘娘和婕妤吉祥。奴才今日才正式成为御厨，有幸为娘娘做菜，不知道合不合娘娘口味，若是奴才做得差了，还望娘娘能网开一面啊！"说完叩头不止。

我和皎婕妤都轻笑出声，我说："我叫你来不是要罚你，而是要赏你。这道菜可是你做的？"

他有些不可置信地抬起头，再看我指的那道菜，才点点头说："正是奴才做的荷包里脊。"

我点了点头，说："二十几岁便能升为御厨，年少有为，前途无量。赏。"

那奴才先是呆呆的，然后才如梦初醒，又重重地磕了一个头说："谢娘娘。"

我说："你真正该谢的人应该是那位婕妤呢，是她能识千里马。"

于是他又感激不尽地叩谢了婕妤后，方才被领了出去。

其实那厨子做的好不好吃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以此来表现对皎婕妤的重视。我想了想，觉得有点类似太子丹礼遇荆轲时的样子了。

我们用完膳后，又坐下说了会儿话，皎婕妤起身要告辞。

我笑着挽留住她，说："婕妤留下来陪我看看热闹吧。"

皎婕妤不解地看着我，我转头对婷仪说："去，把柳婕妤叫来。"

后宫中除了太后，只有皇后和皇贵妃有召见和责罚的职权。这样的职权纵是只有普通封号的贵妃都不能有的，而我贵为帝贵妃，自然也是可随意召见后宫的妃嫔了。

不一会儿，柳婕妤就到了，身上有匆匆打理装扮的痕迹，眼中有许多的不情愿和无奈。

她有些疲惫地屈膝给我请安，声音也无精打采，想必是正在午睡就被叫过来的。

我坐在上首的位置上，语气不似早上见她时那般热情，而是冷冷地说："今早看见柳婕妤，婕妤便是这样对本宫行礼的吧。本宫以为柳婕妤是急于照顾太后，尚能谅解，也就没有加以责怪。现在一看，本宫倒是不得不怀疑婕妤是否懂得如何向贵妃行礼了。"

柳婕妤知道我是故意刁难，脸上有了怒气，但是终究隐忍下来，耐下心来再次屈下身去，大声说："给贵妃娘娘拜安。"

我听了笑出声来，对下面的皎婕妤说："这样一看柳婕妤果然是不懂了。"

皎婕妤自然是配合我带着讥笑点了点头。

柳婕妤涨红了脸，身子蹲得更加低了些，再次说："贵妃娘娘金安。"

我皱了皱眉，冲宫人们说："你们是否应该把外面的鸟儿都抓起来杀了？它们这样吵闹，本宫都听不见柳婕妤的请安声了。"

柳婕妤抬头狠狠地看了我一眼。

"柳婕妤这是在表示对本宫的不满吗？"我有些怒气地说。

柳婕妤马上低下头去："扶柳不敢。"

"本宫也不是故意刁难婕妤，只是太后一向强调后宫尊卑先后，本宫也只是为维护宫中礼仪等级出一份力罢了。只要柳婕妤做好了，本宫自然会让婕妤回去。"

柳婕妤深深吸了一口气，再次忍耐着屈下身去，朗朗地说："贵妃娘娘金安。"

我假似惋惜地叹了口气，说："看来真的要请尚仪的女官来呢。"

皎婕妤这时起身说："娘娘还是给柳婕妤妹妹留点颜面吧，毕竟这事传出去对柳妹妹的名声不好。就是以前姒充仪的事，现今又有不少人当为笑柄呢。不如让皎月略加提醒吧。"

我点了点头，说："那样也好。"

于是皎婕妤像模像样地指点起柳婕妤来，细微到每个细节，总是有错误可挑。

宫人们不知道给我换了几次茶，也许柳婕妤也已经跪了不下二三十次，直到我也觉得累了，在她最后几乎带着哭腔说那句已经重复了好些遍的"娘娘金安"后，我走了下来，来到她面前。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我竟亲自扶她起来，语气和蔼地说："起来吧。"

我能感觉到，她的腿因为长时间跪着站起身时明显拐了一下，一定很疼痛，但是她的自尊让她不能表露出什么，她紧咬住自己的嘴唇，竭力掩饰着自己的窘迫。

我撸下手上那只价值连城的油绿色玉镯子，顺手套在她的手腕上。

柳婕妤简直无法相信我态度前后的变化，疑惑不解地看着我。

我拉着她的手，极真诚地说："便是狗，若是作揖做得好，也能赏几块儿肉吃；柳婕妤辛苦了这么久，本宫又怎么能不赏赐些什么呢。"

也许就是我的那份真诚，深深地刺伤了她。我明显感到她身体一颤，脸色越来越惨白，屈辱的泪水再也抑制不住地流了下来，花了脸上精心调和的胭脂……

皇上处理完一天的政务，晚上来到雎鸠宫时，我正和宫人们说笑着。

我看到皇上慌忙去接驾，皇上扶起我，审视我半晌才笑着说："爱妃今日好似很高兴。"

我笑了笑，说："君上心情好像也很好的样子。"

第122节：第二十七章 立威(3)

皇上拉着我入座，说："前些日子爱妃愁容不展……今日爱妃高兴，朕自然也高兴了。"

"那么君上应该赏赐那个能让臣妾高兴的人喽。"

"哦？爱妃所指何人？"

"皎婕妤呀。今日多亏皎婕妤上门来陪臣妾说话解闷，才不会让臣妾这样寂寞。"

皇上点了点头，说："那就依爱妃的意思，赏点什么呢？"

"皎婕妤侍奉君上也有好多时日了，可偏偏一直没有晋升，倒是委屈她了。不若赏她个充媛当当吧。"

皇上笑着摇摇头说："你想得倒简单。后宫自古以来没有随便册封的道理。"

我走到皇上后面，环住他的脖子说："怎么是随便呢？她能让臣妾开心，就是让君上开心。博得龙颜一笑，这不是大大的功劳吗？"

皇上没有回答，而是嗅了嗅，问道："爱妃又换了熏香吗？叫什么，怪好闻的。"

我笑着闪开了，冲皇上眨了眨眼睛，说："君上答应了臣妾就告诉你。"

皇上无奈，把我拉入怀中，说："好好，朕准了。现在能告诉朕这是什么香了吧，还是爱妃本身就带有的香气……"

我枕在皇上的肩上，想了想，说："柳婕妤不懂礼，今天一下午，臣妾都在教导她怎么行礼，倒是怪累的。"

这种事情不若主动说出来，总比别人在皇上面前嚼舌头好。

皇上轻笑，点了点我的鼻子："朕看你不是教导她，是故意刁难吧。"

我露出一副委屈的样子，嚷嚷说："君上未免看轻臣妾了。真是教导，最后看她辛苦，我还把那贵重的玉镯子赏给她了呢。而且已经遣

宫人记录在册了，君上若是不信可以查查看。"

"爱妃莫气恼，朕不过说说罢了。纵然真的是刁难，朕也不会怪罪爱妃啊。"

"臣妾绝不会做那样的荒唐事。"我一板一眼地说。

"再说，臣妾与君上心心相印，侮辱臣妾也就是对皇上的亵渎，是不是？"我偏着头认真地问道。

皇上拉起我的手吻了吻，玩笑着说："爱妃圣明。"

第二日，一大早皎充媛便到雎鸠宫，请安谢恩了。

今日的皎充媛便是昨日的皎婕妤。虽然"充媛"只比"婕妤"高上一级，但是地位却不可同日而语了。婕妤只算小主，而充媛却已经位列九嫔，有金页册书，对下可以自称"本宫"。以前的莞充媛降为婕妤，虽然她并无什么过失，但这也正是宫中残酷的地方，不进则退。

皎充媛是我身边的人，即便是为了我自己，我也会提拔她，会慢慢让她有说话的分量。之所以这样急迫地将她晋封，一方面可以显示我对其无与伦比的恩赏，另一方面也无非昭示出某种信息：既然我能一夜间将你晋封，自然也能轻而易举地将你撤掉。

经过昨日之事，今天来访的妃嫔们渐渐多了起来。

我被她们簇拥着，心安理得地听着她们恭维的话。

"今日娘娘也依然明艳动人呢。"

"娘娘身上的唐衣好漂亮，刺绣精致亮丽，许又是织锦司的新样式吧……"

"也只有这样精美的衣裳，才能匹配娘娘之玉体。"

最后直到皇上遣人来宣说一同用晚膳，这些妃嫔们才陆续告辞。

花溅泪很体贴地过来为我捶背，说："小姐好像有些疲惫呢。"

我笑了笑，说："没想到听好话也可以听累。"

"不过，却是必要的，"我问婷仪，"到现在为止还有谁没来拜访？"

婷仪回答说："都已经按照小姐的意思记录下来了。"

"拿来我看看。"

婷仪从袖中取出一张纸，呈了上来。

我从上至下扫了一眼，除却身份不够无资格拜访之外，还有愉昭媛、李充容、姗婕妤、姚美人、王美人没有来拜见。

我看着她们的名字，心中慢慢有了主意。

都说人若精神受到了刺激，身体便变得很虚弱，容易生病，看来此话不假。

经历过那件事后，过了几天柳婕妤就病倒在床了。当宫人们把此事禀告给我时，我暗暗地想，她终究也是个心高气傲的人哪，恐怕以前从没受过这样的苦吧。

我去看望了她。

当我出现在她的病榻前，我看到她眼中流露出一种惧怕的神色，身体也像受冷般哆嗦了一下，然后她反射性地要起身向我跪拜。

我一把拉住了她，她的手温温的有些潮湿。

我无比真诚地说："婕妤现在身子弱，就不要行什么礼了吧。"

她听了我的话反而愈加惊恐起来："不……"

然后她也不顾众人的劝阻，终是跪下向我深深地行了一个礼，我也就半笑着接受了。

我很亲切地询问她的病情，她拘谨小心地回答着。

说了一会儿，我看她很疲累紧张的样子，倒也不想为难她，就起身告辞，并嘱托她要好好保养身体。

在我们回去的路上，婷仪感慨地说："没想到柳婕妤现在变成了这个样子呀……"

花溅泪在旁边说："是她自找苦吃吧！若不是当初对小姐不敬，也不至于沦落到现在这般田地。"然后她走近了我，小声说，"小姐可要斩草除根吗？只要在她的汤药中加些别的东西，定是神不知鬼不觉地……"

第123节：第二十七章 立威(4)

我停住了脚步，慢慢回头看了她一眼。

花溅泪被我这毫无表情的一眼看得发慌起来，扑通跪了下去："奴婢多舌……"

我掩扇发起笑来："果然有什么样的主子就有什么样的奴才……花溅泪你起来吧，你说得没什么不对的。"

花溅泪松了一口气，叩谢之后才起来。她小心翼翼地追问道："那么小姐的意思就是……"

我打断了她，语气庄重地说："可是我要让她好好的，我要让她早点好起来。她的命，还有用。"

以后，我每有时间便会去看望柳婕妤，嘘寒问暖，对她的病情十分关心。

众妃嫔刚开始对此事还揣测纷纷，甚至怀疑我会做什么手脚。可是好多天过去了，我丝毫没有再刁难柳婕妤，甚至在我的照料和关照下，她的病慢慢地好起来了。

到这时，她们也不得不夸赞我宽宏大量了。

另一方面，柳婕妤是太后喜欢的妃嫔，我摆出这样的低姿态，也确实让太后心里平衡了些。

我拉起柳婕妤的手说："看，婕妤这些日子大病，手指甲都变得这么苍白了。婕妤也是金枝玉叶，即便手指甲也要好好保养呀，这样才能取悦圣上呀……"

柳婕妤略有发白的脸上透露出淡淡的红，此刻她竟像个小女孩般，抬头问我："皇上……皇上还能到我这儿来吗？"

我笑了笑，说："圣上也惦念着你呢。要快些好起来。"

柳婕妤瞄了瞄我的手指，有些羞愧地感叹道："娘娘的手指甲也如此精致漂亮，难怪皇上独宠于你……"

我说："不是我的手指甲漂亮，是用的豆蔻色样好。哪天我也给婕妤带来些，涂上也一定十分美丽。"

第二天，我带来了一只装有红色汁液的小瓶，甚至还亲自为她涂上了色。

涂匀后，我没用帛布包绕，而是叫宫娥拿来浅盆，将她的手放在水中，那鲜红的汁液在水中没有扩散反而凝固下来。

柳婕妤啧啧称奇。我解释说："这种豆蔻遇水凝固，省得用帛布包那么长时间，而且色彩也水灵些。"

柳婕妤连忙点头，眼中渐渐有了感动："娘娘待我这样的好……"

我安慰似的轻拍她的后背，说："你不要多想，好好养病……太后不是最喜欢吃你做的小酥点吗？她老人家时常念叨着呢，纵是为了孝心，你也一定要快些好起来。"

柳婕妤轻轻点了点头，回答说："我现在身体也快好了，明日就做些给太后送去。据说只有手指漂亮的人才能做出好吃的食物，谢谢娘娘……"

后来又说了会儿话，柳婕妤有些累了，我便扶着她躺下。

我为她掖好了被角，刚想离开，柳婕妤突然说："娘娘，谢谢你。"

然后，她低低的有点类似于梦呓的话传来："其实嫡出庶出有什么关系呢……男人爱的是女人，不是她的身份……我以前那样的傻。可是……我的父亲除了我母亲，还有一妾……父亲爱她，不爱我母亲……我的异母妹妹比我漂亮，比我有天赋，我嫉妒她……于是就用嫡出来掩饰自己的自卑……现在想想觉得自己是那样的可笑。娘娘，你能不能原谅我……我想我若是病好了，以后一定忠心耿耿地侍候娘娘……"

我顿了顿，没有回答她，只是说："好好养病吧。"

那天，皇上从太后的寿安宫探望回来唉声叹气。

我问："太后身体还是不好吗？"

皇上点了点头，继而愤恨地说："太医院的那些，全是废物！"

我走到皇上面前为他抚胸顺气，说："太后素信佛，又听说城郊贞翠庵求佛灵验……"

"那爱妃的意思是求她们办场法事？"

我摇了摇头，说："太后这病来得凶猛，恐怕一场法事也是小水救不了大火。臣妾说的是须剃度入佛门吃斋念佛，为太后祈福万寿无疆，而且这个人须是太后亲人，才能心诚感佛降福太后……"

"那爱妃的意思是……"

我款款走到皇帝面前，跪了下去，庄重地说："既是臣妾所提，自然由臣妾去……"

皇上变了脸色，问："爱妃的意思是要弃朕而去吗？"

我露出留恋不舍的样子，眼中含着泪光，楚楚可怜地说："臣妾也不愿，只是太后的病因我而起，叫臣妾心中何安。"

皇上拉起我："与爱妃无关。朕不许爱妃走，祈福之事另找人代替就可……"

于是很理所当然的，没有拜访我的愉昭媛、李充容、姗婕妤、王美人被勒令剃发出家，择日出宫入贞翠庵为太后念经祈福。而另一位姚美人因曾诞有一女幸免于难，但是敲山震虎已经很见效，何况第二日她就很聪明地到我这儿来谢罪了。

这四人中有的还只是花样少女，就这样剪了青丝，到那冷清生僻的地方受苦，叫不少人欷?#91;感叹，却也多是敢怒而不敢言，没有肯出面求情的人。毕竟她们打的名号是为太后祈求安康，谁敢阻止，那就是大逆不道。

姗婕妤曾到雎鸠宫哭哭啼啼地跪着求?收回成命。

第124节：第二十七章 立威(5)

我冷冷地看着她，心想：早知如此你又何必当初呢。

她在地上很响亮地磕着头，磕乱了头发，最后甚至磕出了血。

我终于说话了，她抬起期盼的眼睛看着我。然而我说的是："姗婕妤是什么意思呢？"

她一愣，说不出话来。

我接着说："姗婕妤是不希望太后好起来吗？姗婕妤盼着太后早些归天是不是？姗婕妤真是大逆不道啊，大逆不道，是要灭九族的……"

她一下子呆了，瘫坐在地上，却再也不敢说让我收回成命的话。

她被拉下去后，我严厉地责怪宫人："说！是谁收了她好处，放她进来的？"

镜明战战兢兢地站出来，一下子跪在我面前，解释道："小姐，奴才最近赌输了钱，手头有点紧……她当初跟奴才说是来向小姐谢罪的……"

我走到他面前，伸出了手："给我。"

镜明知道我说的是什么，哆哆嗦嗦地从衣怀中掏出了两枚元宝。

我感受着手中元宝的重量，挑了挑眉，心想：姗婕妤出手真是大方，也难怪镜明心动了。

我走到庭院中的小湖旁，松开了手，那两枚元宝就沉声落入湖中，激起了不小的涟漪。

我转身威严地告诫宫人们说："以后也许还会有很多妃嫔贿赂你们。但是记住本宫的话，是你们的，本宫自会给你们；不是你们的，即便拿到手了，本宫也让你们得不到。"

宫人们惊恐地跪倒一片，回答说："奴才们不敢了。"

出家的四人中，愉昭媛是让我有些敬佩的女子。

她很清高，是的，也许就是这份清高让她没有登门来拜访我。

听说她接到诏书后，只是冷冷一笑，便毫不吝惜地亲手拿剪刀，将自己的一头青丝给剪断了。

她不哭也不闹，更没有托人向我来求情，但是她临走时却给皇上写了一封血书。

她在血书中说我妖惑圣主，说我居心叵测，说我阴狠毒辣，说我是再世妲己，红颜祸水，用血也用泪恳切地劝诫皇上说要远离妖孽，否则后宫不宁，江山不稳……

那封血书自然不能到达皇上那里，我将那封血书看完，赞叹着说："好文笔。"便将它放于烛火之上灰飞烟灭了。

自此之后，在后宫中敢公然反对我的人已经没有，我在宫中的地位日趋稳定。然后我一步步地在后宫安插眼线，皇上身边除了朱公公，我又提拔了一位年轻伶俐的太监负责皇上日常的起居生活。他姓曲，我赐名他为曲求全。

令我感激的是皇后对这些事采取了包容的态度，其实要知道，这么多事若是皇后真的要追究起来，我也会不好过的，但是皇后没有。

一方面我想是与我对她依然恭敬的态度是有关的，自从我当上贵妃后，也许别的妃子再也沾不到皇上的边儿了，但是我总是规劝皇上多去皇后那里走走，所以相较以前皇上去的反而频繁多了；另一方面，我想应该不只那么单纯的原因，前些日子皇后甚至到我的雎鸠宫来说她已经老了，处理后宫有些力不从心，要交一半权力给我。更诧异的是我从她的眼中看不出任何的虚伪，反而是十足的真诚甚至有些愧疚的颜色，这是让我一直百思不得其解的。

殊贤妃生了病，便上书央求皇上召十二皇子回来。皇上也有些想念这个年少志气的儿子了，便应允下来。

我突然发现，皇上心底里很喜欢十二皇子，他时常说："十二像我。"要知道那是一个父亲对儿子最高的赞赏。

于是在这个落叶纷纷的时节，十二皇子奉诏回宫。

他回来了，却不是一个人。令他母妃高兴的是，他带来了一名女子，据说那是他新宠的小妾。

第125节：第二十八章 云奴(1)

第二十八章●云奴

他们夸我说："十二皇子越来越有权禹亲王的风范了……"

四皇兄在军中的威信很高，然而我想终有一天我会赶上他，甚至要超过他。

（十二皇子）

我离开了皇宫，离开了奴兮，来到了驻扎在广宁的军队。

军队里的吃穿用度都比不得宫中，我刚到此地竟因水土不服病倒了。

看着进进出出的侍卫端盆倒水，我不愿意再看，缓缓闭上了眼睛。

旁边的派来服侍我的贴身侍卫李忠全端着粥劝道："皇子您还是吃些东西吧……吃了东西才有力量恢复身体啊……"

我不想听，索性转过身去，不再理他。

真丢脸，在宫中甚至自恃才高，没想到到了这儿一无是处，这样的自己竟还想保护奴兮……

前来慰问的王将军叹了口气，挥手叫卫兵们退下了。

然后李副将一向粗大的声音透过厚重的军帐传了过来："真不知道这皇子怎么想的！不在宫中享乐，偏偏要到这穷乡僻壤的地方遭罪！还给咱们添麻烦！"

这时听见王将军的呵斥声："住嘴！身份高贵的皇子岂是你我可以议论的？！"

王将军的威势让李副将有些惊惧，却依旧传来李副将不服气的叽咕声："本来我也没说错啊……每日练兵就很累了，还得花时间气力照顾个病人……"

然后声音渐渐远去，许是他们已经走远了。

我有种屈辱的感觉，紧紧攥住拳头，想了想，然后掀开被子，一骨碌起身，拿起李忠全刚刚放在桌案上的粥，大口地吃起来。

粥有些凉了，然而我没有在意，甚至没有拿筷子就大口大口吃起来。

吃完了这碗，我大声地向外叫道："李忠全！"

一直在外侍候着的李忠全跑了进来，看着我手中的空碗一愣。

我说："去，再给我拿一碗！"

过了好一会儿，李忠全才反应过来，又跑了出去，不一会儿又拿了一碗。

就这样，我连续吃了三碗，全然不顾旁边目瞪口呆的李忠全。

粥不好吃，但是我已经不能有那么多顾虑了，我只是想我一定要快些好起来……

我要变得强大，保护奴兮……

多少苦我也能吃。

第二天，我和军士们一道五更起床。

他们看见我吃了一惊，我镇定自若，席地而坐，和军士们一样喝粥吃咸菜，没有一丝犹豫。

王将军吃惊地问："皇子您这是……您的贵体……"

我喝光了碗里的最后一点粥，抹了抹嘴，打断他说："我的病已经好了。今天你带我去看士兵们操练吧。"

王将军的眼神变了又变，最后用那军人特有的坚定语气回应说："是。"

刚开始到部队，我连有些兵器的用法都不清楚，但是我不气馁，勤学好问。王将军常常忙于处理军中大事，我就经常向李副将询问。

李副将是一个性格直爽的汉子，也许刚开始他以为我到部队中是闹着玩的吧，对我很是不屑，并不认真回答我，但我锲而不舍，虚心请教，后来他终于肯耐心地向我解答了。

那天，我挑灯夜读兵书，李副将突然掀帐进来了。

我放下兵书，起身请他入席，说："不知李副将有何贵事？"

他上下看了看我，说："今晚我值夜，看见皇子帐里的灯火还亮着，就来看看。"他瞥了瞥书案上的《兵法要略》，问："皇子每日都看这个？"

我点了点头，解释说："我还有许多不懂的地方，只有夜晚加紧补习。"

李副将听了一愣，良久叹了口气，抱拳向我说："末将是个粗人，说话不懂得拐弯抹角，若是哪处唐突了皇子，还请您不要怪罪。皇子乃皇上爱子，生而富贵，生而权势，为何要到这偏僻寒冷之地受苦？皇子每日操劳日渐消瘦，这是全体军士有目共睹的，然而皇子与军士同甘共苦毫无怨言，全体军士也是看在眼里的，但末将不懂为何皇子如此辛苦拼命？末将心中藏不住事，实在是不吐不快……"

我沉默，良久才回答说："因为我不想碌碌无为，我想变得强大。强大到我可以保护我想保护的人……"

李副将很快地问道："可是个女人？"

我一愣，轻笑："李副将如何知道？"

李副将嘿嘿地笑了笑，有些不好意思，挠了挠后脑勺，说："自古英雄难过美人关嘛。我家也有位好妹妹等着我，就等着今年过年回家探亲迎娶她了……"

我望着李副将黑里透红幸福的脸，羡慕地拱手祝贺道："那么先恭喜你了。"

李副将也回敬抱拳，眼光也不知怎么瞄到放在书案上的荷包，他起身走了过去拿起荷包看了看。

那是奴兮为我绣的荷包，稍有空闲时，我总是要翻看几遍的。

他看着手中的荷包，皱了皱眉，说："这个荷包啊……说实话，绣得不怎么好看哪。"

他回头很直白地问我："皇子为何将这么丑陋的荷包带在身上？难道这就是你中意女子的……"

我走了过去，将荷包接到手里，小心翼翼地放回内襟中。

李副将撇了撇嘴，说："女子要有一手好女红才会持家啊。这样的女子皇子也喜爱？"

我点了点头，认真地回答道："爱。爱得很。"

我和李副将慢慢熟络起来，我发现他说话虽然很直很冲，却有一副热心肠，为人豪爽大气。不久以后，我们便成了肝胆相照的好朋友。

我每日白天练习武艺骑射，晚上补习兵法，渐渐地习惯了军中严格的作风，自己的身体也慢慢地变得强健。

直到半年后，当我和李副将对决时，我将他挑下马的那一刻，所有人都惊呆在那里。

王将军率先鼓起掌来，然后是全体围观的士兵们，最后李副将也使劲地鼓起掌来，他向我伸出了大拇指，嘿嘿地冲我笑着。

那一刻，我感到了无比的喜悦，而我又多么想和奴兮一起分享啊……

能令那些军士佩服的不是身份地位，而是武艺兵法，于是我在军中渐渐建立起自己的威信。

他们夸我说："十二皇子越来越有权禹亲王的风范了……"

四皇兄在军中的威信很高，然而我想终有一天我会赶上他，甚至要超过他。

因暂无战事，元日时，有一半的士兵们被批准有三天假期，回家过年团聚。

第126节：第二十八章 云奴(2)

我坐在帐里静静地看书，外面传来的军士们热闹的欢笑声突然大了些，我抬头一看，原来是李忠全掀帐进来了。

李忠全手里拿了些酒肉，把它们摆放在我跟前，说："皇子歇歇吧。"

我点了点头，端起酒杯喝了一口。

我喝完叹了口气，心中想不知奴兮现在在干什么？若是往年，此时我们都会在一起看烟火和宫灯。

不知她又会梳什么样的新发式，穿什么样的新衣，无论如何都是非常漂亮的吧。

这时李忠全说："皇子，我看您今晚闲闷，不如小的给您推荐个好去处？"

我抬头望了他一眼，笑着问："什么地方？"

"天香楼哇。"

天香楼，是本地有名的官妓楼，我是听说过的。据说天香楼的老鸨训教严厉，天香楼中的姑娘个个国色天香，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是当地达官贵人游玩的好去处。官妓楼自然不比寻常妓院，布置高雅有情趣，所以也吸引了不少的文人雅士光顾。他们不一定是去狎妓，多是到那儿吟诗作画，与那里的女子谈谈风情罢了。

我笑着摇了摇头："不去。"

李忠全不甘心地劝道："听说今天天香楼很热闹，我们只是去看看……"

我不动声色。

李忠全见我不为所动的样子很是遗憾地叹了口气，这时进来一名打扮得很干净利落的女子。

那女子跪在我下面说："王将军叫奴婢今夜侍候皇子。"

我一愣，我知道今日王将军特意叫了二十几个军妓慰劳军士，但是没想到会特意给我安排了一个。

我挥了挥手，说："我不需要，你下去吧。"

那女子吃了一惊，她可能误会了我的意思，低眉说："奴婢身子很干净的，还没有……"

我说："我不是那个意思……你还是下去吧。"

那女子身子微微一颤，眼眸盈盈，有些委屈，说："鸨母吩咐我好好侍候皇子，若是皇子把我赶了出去，鸨母说不定要怎样训斥我了……"

我无奈地摇了摇头，起身说："李忠全，咱们出去走走吧。"

李忠全有些疑惑地看着我，但是也没多问，便拿着我的裘袍跟着出来了。

临走时，我对那女子说："你今晚就在我的帐里睡吧，明早向鸨母复命就是了。"

元日晚上很冷，加上广宁街上冷清，更是增加了寒冷的意味。

李忠全的裘袍不及我的好，冻得他直跺脚。

突然前方灯火通明，隐隐传来男女的欢声笑语，抬头望去，原来正是天香楼。

李忠全仿佛看到救星般，边向手哈气取暖边恳求道："皇子，咱们到里面坐会儿吧！便是暂时避避寒也好啊。"

"咱们不做什么，便是坐下听听小曲也行啊！"

"小的早就想来看看，只是身份不够啊！皇子，今日好不容易咱们走到这儿，您就带着小的进去见识见识，让小的也尝尝文人作诗应对是什么滋味……皇子大恩啊……"

我经不住他的百般纠缠，加上天气更加寒冷，于是就这样携着他踏入天香楼中。

与外面的寒冷冷清迥然不同，天香楼暖香扑鼻，莺歌笑语，红花翠柳，热闹非凡。

一身鲜艳的老鸨拿着红色手绢媚笑着走过来，热情地寒暄道："哎哟，这位贵人仪表堂堂，一看就是做大事的。以前我好像没见过贵人，想必是第一次来吧……哎呀呀，真是我们天香楼的荣幸啊……贵人怎么称呼？"

李忠全很是得意，刚想亮出我的身份，我淡淡地说："给我一个雅间，再泡壶好茶……"

老鸨连连点头应和着，追问道："贵人想点哪位姑娘？我们这儿的每位姑娘都是数一数二的……"突然她又像想起什么似的，说："今天正好有个姑娘要开苞，贵人不若先在这儿看看。那个姑娘呦，人长得水灵不说，举止涵养都好，毕竟以前也是养在深闺里的大家闺秀呢……"

我没有什么兴趣，摆摆手刚想拒绝，那边已经敲锣打鼓地开始了，只听见一名男役扯着嗓子喊道："云奴--底价三十两！"

就是这样的一个"奴"字，将我吸引了过去。

只见那名女子站在铺有红毯的台上，身穿的也是洋红色的衣裙，盖着红盖头。若不是这样的场合，真是十足的出嫁时的样子。

那些身穿锦缎的顾客们还没出价就嚷嚷起来："怎么全身都盖住了？怎么说也要看看货色，让爷们看看值不值那么多银子！"

那男役想也没想，过去一下子掀起那女子长长的裙角，她的一双娇小的脚显露了出来。男役笑嘻嘻地说："怎样？爷们还满意吧？"

那女子惊慌地躲闪着，台下的男人们却笑得更欢了，"这双脚还真不错，娇小白嫩，步步生莲啊！"说完更甚者还有人过去抚摸猥亵那女子的脚。

那女子躲得更加厉害了，但是无论怎样也无法阻止狂野的男人的非礼。

我只摇了摇头，并不想多管闲事，正要拾级上楼，那名女子躲闪时盖头有些下坠，正巧一位趁机而入的客人将盖头撕扯下来，她的容貌便突然展现在众人面前。

第127节：第二十八章 云奴(3)

下面发出了低低的赞叹声。

让我惊异的是她的眼神。

那种无奈，那种仇恨，还有对命运的不甘。

像奴兮。

（云奴）

我叫云歌。

我娘死的早，爹爹是胜州知府，自幼将我视为掌上明珠。

待我长大时，因自恃貌美才高，看不上那些纨绔子弟，硬是拒绝了好几门亲事。

爹爹曾叹息地问我："我的好女儿，到底什么样的男子才能入你的眼啊？"

我撒娇道："女儿也不知道，只是女儿知道他们都不是我的真命天子。"

爹爹把玩着手中的夜明珠，笑着问我："你的年纪也越来越大了，就不怕以后嫁不出去？"

我撇了撇嘴："如果找不到心中的那个人，那女儿宁愿一辈子不嫁。就在家一辈子服侍爹爹不好吗？"

爹爹苦笑着摇了摇头："女子终是要嫁人的。你娘若是知道一定会怪罪我的。"

十六岁时，爹爹因为贪污受贿、草菅人命被流放到漳州偏远之地，家财被抄入库，女仆为妓，男仆为奴，我也被送到了官妓院里。

纵然爹爹贪赃枉法鱼肉百姓，使百姓怨声载道，人人愤恨，但是我不恨爹爹，因为他是那样的疼爱我。

在官妓院的日子很辛苦，常常天不亮就要起身打扫庭院、洗衣、做饭，下午还要练习曲艺歌舞直到夜晚，饭食也是粗糙无味，让人难

以下咽。但是最让人难受的是鸨母的凶狠严厉，常常是看不顺眼就上去鞭打喝骂。

刚开始到官妓院时，我还很不服气敢顶撞鸨母，于是被激怒的鸨母拿着鞭子就往我身上打，最后打得我满地打滚。

当夜深人静时，我因为浑身火辣疼痛而无法入睡，甚至连翻身都不敢。

那时我偷偷地流泪了。

我想起爹爹身穿一身破旧的囚服，戴着枷锁，老泪纵横地说："爹爹最遗憾的是没有把你早些嫁出去啊……否则也不至于牵连你……我可怜的女儿……爹爹实在放心不下你啊……"

我是那样心酸，没想到自己的任性竟然成为爹爹最后的痛。

后来我慢慢地服从了，再也不敢顶撞鸨母。但是我内心好不甘心，想想自幼爹爹花大价钱请老师教我琴棋书画，没想到最后却用在这里受辱。

经过半年的教导后，鸨母开始让我去接待客人了。

我不可能不反抗，即便反抗也是那样地无用和渺小。

他们给我穿上了一身红袍，还真的像出嫁的样子。但是她们是带着幸福装扮自己的，然而这只是我痛苦的开始。

当我像物品一样被摆到台上，听着下面叫价的声音，一种屈辱的感觉再次强烈地翻涌上来。那些令人作呕的大腹便便的所谓的达官贵人在下面淫笑着，甚至趁机对我动手动脚，我的反抗根本无济于事。那一刻，我是那样的无助而绝望。

最后是广宁知府的二儿子出了八十两将我买了下来。那是当地有名的游手好闲的浪荡公子，当我看到他满眼猥亵地看着我时，我闭上了眼睛。

一滴眼泪从眼角滚落下来。

这是命运。

当我认命般的等待被他带走时，下面突然吵嚷起来。

只听见那个二公子愤愤的声音："她可是大爷刚刚花钱买下来的！凭什么让给他？也不打听打听爷是什么人！"

然后听见鸨母讨好的赔笑声，她低低地说："那位爷看上去来头也不小哇！"

我睁开了眼睛，看见二公子那因不服气而扭曲的脸："什么来头？爷老子可是这儿的知府！你让那人过来拜见我！"

于是鸨母小心地指向一名男子，继续赔笑道："那小的可不敢。瞧，就是那位爷。"

我顺着鸨母的指向看去，暗暗惊叹，好一位仪表堂堂、气度不凡的男子。

鸨母的眼光一向很准，她一定也看出了那男子的贵胄之气，所以才不惜得罪二公子过来说情。

令人惊异的是，二公子见我看他也呆在原地，良久说不出话来。

那男子气定若闲地笑了笑，走到二公子旁边，说："我记得你父亲为我接风洗尘时，我看见过你。你是知府的二公子吧？"

二公子"扑通"一声跪在地上，连连叩头："小的有眼无珠，还请十二……"

这时那男子伸出手阻止他继续说下去："你知道就行了。怎么样，二公子可否割爱将那女子让给我？"

二公子连连点头。

那男子转身对鸨母说："不知若是要为这位小姐赎身要多少银两？"

鸨母一愣，眼睛骨碌碌一转，最后媚笑着伸出两根手指："云奴可是我们天香楼的招牌姑娘，最起码要二百两。"

那男子想也没想就答应了，点头说："好。我今日没带那么多银两，明日我会遣人送过来。那姑娘我就先带走了。"

鸨母从没听过这样的规矩，有些急，但是二公子在旁边频频使眼色，她想想也就忍下没吭声。

我看着眼前的突变有些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是眼前这位公子买下我了吗？

第128节：第二十八章 云奴(4)

他和他的随从走出天香楼，我在后面亦步亦趋地跟着。

他突然停住脚步回头看我，说："你已经是自由身了。别再到那种地方了，找个正经的事做吧。"

我听了突然有些委屈，又不是我自己情愿到那种地方呀。

他说完也没有管我，头也不回继续向前走。

我却没有离开，依然跟着他。

那个男仆注意到了，连连回头看我，最后对他低低地说了什么，他才转过身来诧异地看着我，问："你怎么还没走？"

我有些无地自容了，结结巴巴地说："我根本不知道要去哪里。贵人花钱将我买下来，我愿意日后为奴为马服侍贵人，只要能收留我。"

他苦笑着摇了摇头，说："我在军中，怎么可以带着你这个累赘。"

我听了一惊，原来他是军士啊。不过能让二公子如此忌惮，应该是级别很高的将领吧。难道是将军？可以有这么年轻的将军吗？

这时那男仆说道："军士们不少的衣服破洞该打补丁了，正缺少一名会做针线活的……男人手脚粗笨，补得歪歪斜斜的还不牢靠……"

我马上接道："我会做针线活的。"

那男子有些无可奈何，转身没说什么。

我愣在原地，不知道该走还是离开。只见那男仆向我偷偷招了招手，我想毕竟他没有拒绝我，于是欢欢喜喜地跟了上去。

后来我知道，原来他是当今圣上的第十二个儿子，难怪当时二公子说"十二"，但这是我无论如何想不到的。那样高贵的人怎么会来这种地方受苦呢？

我在军营中除了为士兵们洗洗补补，每天还自主到十二皇子的军帐中为他打扫收拾。

他刚开始拒绝，我也没放在心上，每日依然准时过来，他后来拗不过我，也就随我去了。

我基本负担起整个军士们衣物的修补工作，虽然很累很辛苦，但是我每次看到他的军帐就会涌起一种温暖，便怎样都不觉得累了。

每当夜晚时，只有他和我的帐是亮着的，他在苦读兵书，而我在缝补衣物。

无论多冷，我的帐总是要打开一个缝的，就是为了无论何时抬头都能看到他帐中的灯火，那已经成为了我的幸福。

他待人谦和，从不拿皇子的架子，军士上下都很爱戴他；他对我说话温和，然而我却总是感觉他拒我于千里之外，有点冷漠。

直到有一次他突然问我："你以前就叫云奴吗？"

我微微吃惊，心中却涌起了好多好多喜悦。我摇了摇头说：""奴"是后来鸨母为我改的名字……"

我接着喃喃地说："若不是我这样的境地，怎么会有女子以这个字为名呢……"

他的眼神有些复杂，却仿佛回忆到什么，眼底渐渐泛上柔意。

那样的柔意，是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

我服侍他久了，发现那样的柔意并不少见，每次他拿出那荷包时都会露出那样的神情。

我曾趁着为他斟茶的名义，偷偷打量那个荷包，那个荷包……真的不太好看。

我在心中揣测过无数次，那个荷包的主人是谁？宫女？不，听说宫中的宫女们手艺好得很；小姐？小姐都受过很好的教育，即便女红真的不好，也可以找丫环替做；乡野村姑？以他的身份，什么样的女子得不到，又何必这样苦苦相思呢？

多少次，我差点抑制不住自己脱口而出，那到底是怎样的女子？但是我终究问不出口，我甚至怕知道答案。

日子就在我苦闷的揣测中过去，然后是太后寿辰，他奉命回京。

他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而我是如何忍着痛楚强颜欢笑为他整理行李，他回去是要见到那名女子吧?

看到他离开的背影，我再也抑制不住掉下了眼泪。

因为我的幸福在他身上，而他的幸福却在于离开我到别的女子身边……

令人惊异的是，他很快就回来了。

我不知他如何赶路的，只是回来时他那么狼狈，那么憔悴。

他是倒在军营外，被人发现抬回来的。

他发着高烧，口中不知反复说着什么，直到有一天我终于听清了一个字：奴。

我刚开始以为他是在叫我，但是无论我怎样呼喊他，他也不回应我。

后来他的病好了，却仿佛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虽然每日还是起早贪黑严格作息，却明显感到他变了。

他常常眉宇凝重地望向远方，我知道那是京城的方向。

那名女子怎么了？死了？还是负了他?

我没感到一丝幸灾乐祸，他痛我也痛。

他变得喜爱酗酒，常常是喝得醉醺醺，然后倒头就睡。

我奋力抢过他手中的酒壶，劝道："皇子，您振作些！"

他愣了愣，突然抬头看我，头一次那么温柔地和我说话："云奴，是不是女子都贪慕富贵？是不是？"

我的心一阵酸楚，硬是咽?了眼泪，摇头说："不是……最起码云奴不是。"

他看着我，摇了摇头："我不该问你的……毕竟……你不是她……"

第129节：第二十八章 云奴(5)

我听了索性扔掉了酒壶，从后面环抱住他："忘了她吧，皇子！忘了她，她背叛了你，可是还有云奴在，永远也不背叛您……永远也不会……只看着皇子一个人……"

他回头拉住我的手，看着我，慢慢地，慢慢地吻着我。

他吐了一口酒气，拦腰将我抱起来放在床榻上……

平时那样儒雅的男子，今夜却不懂得怜香惜玉。

那一刻让我流下泪来，却是欣喜的泪水。

即便只是替身，我也无怨无悔……

我迎合着他，吻着他，心中默默祈祷，上天啊，请一定要赐给十二皇子幸福……

第二天，他酒醒了，看见了我，有些沉默。

他起身默默地穿衣，我拿起被单遮住自己的身体，忧郁地看着他。

他迈着大步掀起军帐要走了，我忍不住唤了他一声。

他回过头看我，神色是复杂的，语气却是淡淡的："以后不要再做活了。还有，一会儿叫李忠全去市上买几件喜欢的衣服吧……"

他走了，我掩着脸呜呜地哭了。

好高兴，他承认我了……

后来军营中都知道我是他的妾了，对我都敬重客气了许多，他们还特意将我的帐子移到了皇子的旁边。

皇子从来没有主动叫过我，但是每当我去他的帐中服侍他时，他也没有拒绝。

我在他身下，伸手抚上他的脸："皇子，叫叫我的名字好吗？"

他没有回答，只是占有我时更加激烈起来。

云雨过后，我枕在他的胸上，轻柔地抚摸着他。没有关系，我愿意等，等你为我敞开心扉……

后来宫中传来了圣旨，说殊贤妃身子不适，令十二皇子速速回宫行孝。

我能看出他是不情愿的，但是圣意难违，只好收拾行李上路。

那是我第一次进宫，那巍峨的宫殿让人惊叹让人震撼，原来这就是他一直生活的地方。

殊贤妃是个很和蔼的人，她丝毫没有瞧不起我的意思，反而很热情地拉着我的手，向我嘘寒问暖。

我想只有这样有涵养的母亲，才能生出如十二皇子般优秀的儿子吧。

但是没想到如此渺小的我，竟然也惊动了高高在上的帝贵妃。

在宫外，她的美丽，她的聪慧早已传得绘声绘色，谁都知道她是当今圣上隆宠无比的人。

虽然帝贵妃说要明天接见我，但是今天就有两名司仪的姑姑来教习我如何行礼。

只是走路一项，就要讲究每步迈多大，走多少步才可跪拜，目光投向哪儿等，更不用说跪拜问安之礼如何繁冗了。

教习的姑姑边演示边严厉地告诫说："看，一定要这样屈膝……一定要下弯得很低，最重要的一定要带有十二分的恭敬，懂吗？"

我不敢怠慢照样子做着，一边心想好像宫中的人都很惧怕帝贵妃，难道帝贵妃长得很凶神恶煞不成?

可是等到我真的拜见帝贵妃时，我立刻呆愣在那儿了。

她长得一点也不凶神恶煞，反而脸上挂着微微的笑，让人感到十分的亲切。

原来世上真的有如此美貌的女子啊……她把天下所有的女子都比下去了。难怪当今圣上独宠她一人，也难怪十二皇子对女人很冷淡，若是每日看到这样的美人，那么其他的女人算什么……

我真是自惭形秽啊。

我把自己的头压得低低的，不敢抬起来。

怪不得宫中的女人惧怕她，她的美貌真的会让人感到惧怕。

她的声音也十分好听，让人想到山中汩汩的清泉，她在上面问我："你叫云奴？"

我强压住自己的紧张，回答说："是。"

她在上面说话，我在下面小心应和着。

我发现她的语气始终淡淡的，却有种不容置疑的口吻，让人不敢反驳，而是不知不觉地听命于她。

也许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不怒而威吧。

她伸出纤纤素手接过宫娥剥好的葡萄吃了一个，然后说："你服侍十二皇子有功，你父亲受苦应该也知道教训了，本宫现在就赦了他，让你们父女团聚吧。"

我吃惊地抬起头，简直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

想当初，我散尽最后一点首饰托人求情而毫无结果，而现在就她的一句话，爹爹就被赦免了吗？人的命运就在她随意的一句话中就被决定了吗？

那该是多么了不起的女子啊……

我感激涕零地连连磕头，自己也忍不住流下欣喜的泪水。

但是想起姑姑告诫自己，不能在帝贵妃娘娘面前露出任何失仪的地方，我又连忙擦拭干净竭力忍住了。

她轻轻笑了笑没有在意，临走时说："好好照顾十二皇子。"

无限的欣喜过后，我又不太明白，为什么帝贵妃那样高贵的人会要见我呢？又为什么赐我以如此大的恩惠呢？

我突然被我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也许，她就是……

不……若是那样对我实在太残忍了。那样的女子，根本无人能与她相比。

于是我带着侥幸问服侍我的宫娥："贵妃娘娘叫什么名字？"

那宫娥被吓了一跳，小声说："夫人刚刚进宫，可能不懂规矩，以后可别再问这样的话了……贵妃娘娘的名字岂是可随便议论的。"

我也小声说："我只是好奇想问问。你告诉我，我决不传第二人耳。"

她见我坚持，最后无奈地说："夫人可要守信诺啊。贵妃娘娘闺名妇虞。"

我听了暗暗松了口气，原来真的是自己多想了。

然而那宫娥又接着说："小名叫奴兮，不过更不是我们这些下人能说出口的了……"

那一刻，我如掉进十月冰窟，不禁打了个寒战。

十二皇子，原来你真的……

第130节：第二十九章 大婚(1)

第二十九章●大婚

也许这样说很绝情，但是，保住了我自己，就是保住了他。相知从来不是一个人在独思相守，而是两个人心意相通。

（奴兮）

早上，婷仪将饭菜摆好放在我面前，恭敬地说："小姐，饭菜已经准备好了。"

我扫了一眼满满一桌做得精细的食物，突然没了胃口，挥挥手说："拿下去吧。"

宫人们有些吃惊，劝道："小姐多少吃些吧。"

我没有说话而是径直走到梳妆镜前，呆呆地看着镜中的自己，突然我问："云奴和我长得像吗？"

多么怪异啊，我问的是她是否像我，而不是我是否像她。

站在后面服侍的绿吹被我问得吃了一惊："小姐说的可是十二皇子新宠的妾？"

我点了点头："对，前天我召见的那个。"

然后绿吹很肯定地回答说："她怎么能和雍容华贵的小姐相比呢。"

我默然不语，这时花溅泪插话说："她自然是哪儿都比不上小姐的，但是流盼之间眼神却偶尔有几分相似……"

我回头看了她一眼，有些赞许，她果然历练出一副好眼力。

若是再调教几年，定会成为我很得力的心腹吧。

善善过来为我的裙摆下轻轻掸了些香水，笑着问："小小姐怎么突然想起她了？"

我如同梦呓般喃喃地说："是啊……只是可怜她了……越像就越痛苦……"

早上和宫人们去媚夏媛摘些新鲜的花儿，一路上说说笑笑倒也开心了许多。

我低头闻了闻怀中百合的香味，意外地感觉有些恶心，连忙拿绣帕掩了嘴微微干呕起来。

宫人们很紧张地问："小姐不舒服吗？"

我摇了摇头："没什么大碍。"

这时婷仪像突然想起什么似的叫了一声，说："小姐，您说不定是有身孕了……"

我心中隐隐一动，转头笑骂道："乱说。"

等我再回过头时，看见十二皇子就在不远处怔怔地看着我。

我的笑容就在那一刻凝固住了。

他就在对面毫不避讳地直直地看着我，目光是那样深沉而深邃，就在时间快要冰冻的时刻，他缓缓，缓缓地退到一旁给我让路。

我的心开始从刚刚的震惊中苏醒过来并隐隐刺痛，他这么做是在默认，我是他父亲的妃子吗……

我撑起一份镇定，庄重地一步一步向前迈着步子。

他低着头略略躬着身，应该看不到我的表情，但是我却是那样的紧张。我屏住呼吸，只是怕他知晓我内心的惊慌失措。我的脚步也因为离他越来越近而越发沉重起来，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否还有力气走过他的身边……

在我走到他面前时，熟悉而又温暖的香气传了过来。

瞬间的恍惚，我的手便松了下来，洁白的百合掉落了一地。

百合落地激起了扑鼻的香气，这使我清醒过来，我连百合都没来得及拾起，便匆匆向前走去。

越过了他，我大口大口地喘气，眼睛开始酸痛起来。

我不想，不想……看见你轻视我的眼神……

"奴！"他的声音突然从后面传了过来，像是一种爆发。我停住了脚步却不敢回头看他。

他的声音却又慢慢地变小："奴……娘娘，您的花儿掉了……"

我闭上了眼睛，语调尽量平静地说："以前再美再纯洁的花儿一旦掉地上被弄脏了，就不再是以前的样子，就不再讨人喜爱了……所以……它不值得要了……"

后面良久没有声音，我索性就此离开，在我走了几步后，他的声音传了过来，虽然很小很轻微，但是字字敲在了我心房。

他说："那么，我心中那束纯洁的百合花呢？"仿佛在问我，更像是在询问自己。

隔着一层梨花素白纱帐，我半倚在小榻上，手腕上覆盖着薄薄的丝帕，对面的太医正神色凝重地透过丝帕为我把着脉。

过了一会儿，他移开了手，沉吟了一声。

宫人们看起来比我更紧张，急切地问道："李大人，娘娘的病情怎么样了？"

李大人躬身回答说："娘娘气血不顺，体质虚寒，导致食欲不振，消化不畅……"

善善追问道："娘娘食欲不振，并略有呕吐，不是害喜吗？"

第131节：第二十九章 大婚(2)

李大人很肯定地回答说："消化不畅也可导致呕吐……而且害喜脉象快而滑，娘娘之脉象缓而平，老臣行医四十多年，应该不会诊错……"

原来我不是怀孕……心中有些失落，但也隐隐有些庆幸，真是复杂的感觉啊。

我起身，对李太医吩咐道："此事不可声张，知道吗？"

李太医弯腰连连回答道："那是，那是，谨遵娘娘吩咐。"

我挥了挥手，说："下去领赏吧。"

李太医又向我行个礼后被带了下去。

善善笑着宽慰我说："小小姐还年轻，早晚都会孕有龙子的……"

我别过了头，我想的……不是这些……

即便真的有了孩子，那么我对他会有几分的痛恨，几分的厌恶，几分的利用，又会有几分真正的喜爱呢……

第二天早上，我吃了些小点心，花溅泪笑着说："小姐的胃口好了些呢。"

我放下雕凤玉筷，拿绣帕点了点嘴，淡淡地说："听说昨日就因为我没吃什么东西，负责雎鸠宫膳食的御厨们被斥责杖打，今日再不吃些他们说不定就没命了。"

花溅泪扶我起身，说："这才说明皇上对小姐无比的疼爱呀。"

我轻轻冷笑，心想这只能说明他们的命在宫中不是命吧……

这时婷仪端来漱口的清香水，我接过喝了一口，再吐到绿吹端着的牡丹铜盆里。

我叹了口气，说："行啦，就说本宫今日对他们的膳食很满意，打赏。"

宫人们回复道："小姐宅心仁厚。"

吉祥进屋禀告说："殊贤妃娘娘来了。"

我暗暗吃了一惊，不知道殊贤妃来雎鸠宫是何用意，说："快请她进来。"

不一会儿，殊贤妃带着素儿等几个宫娥走了进来，我见她压下身段给我行礼，心想自从我被册封为帝贵妃后我们互相都尽量避免见面，而她今日特意到雎鸠宫又是为了什么呢?

我慌忙拉起她笑着说："贤妃娘娘何必行此大礼？快请坐吧。"

她说了声"谢谢娘娘"，就在我对面坐下了。

她喝了口茶，然后寒暄道："早就想过来拜访贵妃娘娘，只是见娘娘侍奉圣上辛劳，不便打扰罢了。"

"所以贤妃娘娘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了？有什么事娘娘尽可直说，若是我能帮得上忙的，一定不会推辞。"

殊贤妃略有尴尬地笑了笑，说："真是什么都瞒不过娘娘。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只是想娘娘可否屈尊为颛闵主持婚事……"

我心中微微一惊，为十二皇子主持婚事?

继而我明白了什么，也许殊贤妃不是真的生病吧，而是回来让他大婚……之所以找我主持婚事无非是想断了十二皇子的念想，向世人撇清我们的关系罢了。

但是我不责怪她，她没有做错什么……她只是个深爱儿子的母亲……

十二皇子大婚之后，便可以封王，有自己的封地，正式建功立业了。

我表现出高兴的样子说："那是大喜事啊，本宫没有推辞的道理。是哪家的小姐啊？"

殊贤妃高兴起来，说："是颛闵的表妹，叫蔓玉，是个伶俐温顺的孩子。"

我点了点头，说："那倒真是一门好亲事。"

只是可怜了那个叫云奴的女子……

殊贤妃回道："谁说不是呢。他们两个小时候也正是有点情分的，说是青梅竹马也不过分……还请钦天监卜算了吉日，说下个月月初正是好日子。"

我点了点头："那么看来本宫也要早些准备了，得给十二皇子备一份大礼才行。"

"那我就先代颛闵谢谢贵妃娘娘了。"

殊贤妃见自己来的用意已经达到，便又稍坐了会儿就借故离去了。

善善无意中叹了一口气，有无奈有惋惜。

我低头看着杯中沉入底下的几片茶叶，小声地说："善，为什么叹息？他不是我的，我就不该把他绑在身边，是不是？我应该祝他幸福，是不是？"

那天，我在媚夏媛正打算采些玫瑰花回去制茶，突然有人从花丛中钻了出来，一把把我拉到花丛中隐秘的地方。

我一惊，马上抽出腰间藏着的小匕首，直抵着那人的脖颈。

那人吃了一惊，继而笑道："你真是谨慎啊，看来想要刺杀你还真不容易……万一轻视你是个小女子，最后死无葬身之地的反而是自己……"

原来是巫朗哈穆。

我收回匕首，心中却很不是滋味，冷淡地说："王子不应该来这儿……我也有事，先走了。"

他拉住了要起身的我，将我的身体压得更低，小声地说："我到这儿是想问你一件事，乌姬说你……"

这时花溅泪来找我了，见我不在，叫道："小姐，小姐……"

他听宫人叫我"小姐"明显松了一口气，没有将刚才的问题问下去，而是说："本来我就不相信。"

我看着他，语调平静地说："你想问什么?"

他的心情很放松的样子，说："本来就是无稽之谈。"

我冷冷地说："乌姬说的没错。"

第132节：第二十九章 大婚(3)

他吃惊地看着我，一时还没有反应过来。

"我是。"我一字一顿地说。

他睁大了眼睛，脸色开始变得苍白："我不信……你骗我。"

我没有回答，只是沉默地看着他。

"我不信……像你这么高傲的女人，怎么会投入到那老头子的怀抱……"

"他是至高无上的皇帝。"

他的脸色越加惨白："这么说……这么说是你自愿的？"

我重重地呼出一口气："自不自愿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现在是谁。王子不要再像今天这样莽撞了，你这样的身份，更应该注意自己的言行……"

他仿佛受了羞辱，攥紧了拳头，但是又慢慢地松开了，爆发出笑声来。

"哈哈，哈哈，多么替我着想的贵妃娘娘啊……哈，你两个多月没来，我还多管闲事的为你担心过……娘娘的威势好大啊，那些侍卫受你之命口风紧得很，害得我越加着急。今日冒险来找你，没想到得到的竟是这样的答案……哈哈，好一个贵妃娘娘……"

我的心有些发痛，为什么你们都要这样痛恨我？又不是我想当这个贵妃的……

但是我的语气依然淡淡的："王子应该庆幸，今日我得了势，定会顾念以前的交情，对王子百利而无一害的……"

"娘娘的好意我心领了！只是我巫朗哈穆即便如此境地，也知道什么该要，什么不该要！"

我的心颤了一下，他的意思是责怪我吗？

我们就这样对峙着，最后他愤恨地挥手扑倒了一片玫瑰花，玫瑰枝上的刺将他的手刮出了血。他就是用这样血淋淋的手向我抱拳

说："告辞。"

我看他渐渐地走远，郁郁地叹了口气。

我站起身来走了出去，花溅泪看见我高兴地说："小姐，您去哪儿了？奴婢正担心您呢……"

我说："我看里面的花儿开得更好，就进去看看。"

花溅泪突然叫道："啊，小姐，您的手臂……"

我转头看了看，手臂上一道血红蔓延着，想起是他刚才抓玫瑰时不小心划到我的吧……

玫瑰虽然很美，但它的刺真伤人呀……

我只是不小心被划破一道便如此疼痛，他应该更不好受吧。

我淡淡地笑了笑："没有关系。"

回去的时候下起了雨，开始时我们并不在意，没想到后来越下越大。

花溅泪关切地说："小姐，秋雨寒人，您先去亭子坐坐，奴婢回去取了伞就来接小姐。"说完自己先顶着雨跑了出去。

我站在亭中看着外面的雨渐渐由针头大变成了豆大，由稀疏变得浓密，心中感慨花溅泪说秋雨寒人，那么她自己就不怕寒吗？只是因为我是主子，她是奴才？

人的命运真是不同啊。

突然，有一名身着淡蓝色锦缎华服的男子也跑进来躲雨。

待他到了亭子直起身掸了掸身上的雨珠儿，我看清了他的面貌。

原来是十二皇子。

他看到我也明显一愣。

这样突然的相遇让我们都措手不及，我尴尬得像受了冷般环紧了身体，他则不自在地咳了咳。

我们背对着对方，看着外面雨蒙蒙的一片。

一点一点的雨珠开始连成了串儿，仿佛白珠帘在向下流动，把外面的景色与小亭子隔绝起来。

我想起了小时候，每当此时，他都会到小雅斋来找我，我们坐在外殿互相依偎，听雨冲刷大地的声音，看屋檐下如珠帘流泻的雨水……即便被雨点溅湿了衣袍，也不曾觉得寒冷。

可是后来是什么发生变化了呢……变的不只是我由小雅斋搬到雎鸠宫，还有那两小无猜、相依相偎的日子也一去不复返了……

"你不该答应我母妃的要求的……"他的声音传来，是那样的低沉，让我感觉到陌生。

"我没有拒绝的理由。"

"对我父皇也是如此吗？"

我的心被狠狠地刺痛了一下。

我冷冷回答说："这和十二皇子无关吧。"

"所以？即便我要有了皇弟也不和我说吗？"

我的身体一颤，终于转过了头看着他，满腔怒火地看着他。

"十二皇子，你！不可理喻！真讨厌，我讨厌你那副样子……"

怒火渐渐变成了委屈，我再也说不下去，只想逃离这里，再也不顾外面瓢泼的大雨，冲了出去。

只是走了几步，衣裙就被淋透了，湿腻腻地黏在身上。

突然我被人从后面抱住了，我挣扎着，可是他加重了力气，将我死死地钳在怀中。

他埋在我的脖颈中，声音低低："是我可耻……我嫉妒了……"

我的身体僵在那里，他的体温透过湿漉漉的衣服传了过来，竟是滚烫无比。

他的手臂比我印象中的粗壮了好多，胸膛也要宽广好多，这是十二皇子吗……

这时花溅泪拿着伞出现了，看见我们愣在原地。

我惊醒过来，转身，只听见"啪"的一声，我的手就打在他的脸上。

"放肆！"我喝道。

第133节：第二十九章 大婚(4)

说完，我推开他跑了出去，全然不顾花溅泪在后面追着喊我。

"小姐，伞！小姐……"

几缕发丝散落下来，湿湿地贴着脸颊，顺着发丝滴下水来。裙角已经被溅得满是泥水，然而我依然跑着，直到后来毫无力气由跑变成了走……走着走着，泪水不知怎么就顺着雨水滴落下来……

突然脚下被长长的裙角绊住了，整个人倒在了小水洼中。

我趴在水洼中没有起来，半晌的沉默，突然就哇地痛哭出来……

声音是那样的刺耳，那样的难听，就像小孩子。

花溅泪追了上来，看到我这副样子手足无措起来。

"小姐，您这是……"

这时有一女子惊诧的声音传来："奴兮，你这是怎么了……"

奴兮，已经好久没人这么叫我了……

我抬头一看，竟是茗婕妤。

她把我拉起来，看着浑身湿透的我，怜惜地说："奴兮，你怎么弄得这样狼狈？"

我动容，只因为那句"奴兮"，我扑进她的怀中，哭着说："姐姐，静梳姐姐……"

她没有介意我弄湿了她的衣裳，而是宽慰着我，轻轻拍打着我的后背："奴兮，我在，我在这儿呢……"

我换了件干净的衣服，走出来时，看到茗婕妤正在为我泡着茶。

她见了我，回头一笑说："不好意思让你穿我的旧衣服了，因为最近都没做什么新衣……"

我摇了摇头，坐到她对面，端起茶一小口一小口喝着，慢慢平静下来。

她看着我，却没有问我为什么哭，而是笑着说："妹妹几日不见，长得越发别致了。"

我把头埋得低低的，她应该知道我和皇上的事的……却还是叫我妹妹。我没有为此生怒，那种亲切，反而让我心生感激。

她还是平常那样轻松的样子，打趣说："想当初咱们俩拜的把子，怎么现在妹妹不想认我这个姐姐了吗？"

"不……"我低声回答，"奴兮最近没有来看姐姐……"

她摇了摇头，叹了口气："奴兮，我是了解你的苦处呀。帝贵妃，表面尊贵，实际上多少辛酸只有自己知道。我在宫中一无是处，帮不了妹妹，只能尽量不给你添麻烦就好了，怎么还能责备你呢……"

我低着头没有说话，内心却是满满的感动。

"不过……"她的语气变得有些严肃，"奴兮你今天这样的失态，很容易让人起疑心……也幸好今儿个雨大，也幸好看见的是我……但是这样的事不能再发生了，你知道有多少双眼睛盯着你呢……"

我点了点头。

她拉起我的手，感慨地说："其实你现在才不过十五岁，还是孩子呢……可是无论多么委屈都要憋在心里。记住，一定好好地活着，只要活着以后也许就有希望……"

"为什么……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我抬头突然问她。

她笑了笑："我说是缘分你信吗？只因一首《将进酒》……"

"只因一首《长干行》。"

我们相视而笑。

我环视四周，发现屋里虽布置得雅致大方，却未免简陋了些。

"姐姐受委屈了。"

"我是一直无宠的妃子，能有此般光景我已经很知足了。而且我怎不知妹妹虽然没来看过我，却是暗中嘱咐那些下人的，吃穿用度从没短过我，否则我又怎能守得现在的一份安宁。"

我看着她，突然心中一动，脱口而出："姐姐，我能让你受皇上的宠幸。"

她一愣，然后摇了摇头："谁不知道妹妹宠冠后宫，即便受妹妹照顾，有幸获得皇上一两夜的宠爱，又有什么意义呢？当初也曾自顾自怜过，想我好身世好容貌，偏偏摊上了这不中用的身子……可是后来也渐渐想通了，像现在这样过着清闲无争的日子，也未尝不是好事……"

我看着她，心想她还有选择的权利，然而我连选择的权利都没有了。

她打起精神，笑了笑："不说这些让你我烦恼的话题了。我们好久没在一起合奏了，今日我弹古筝，你弹琵琶，如何？"

我起身接过琵琶，试拨了一下，笑着回答："好些日子不弹了，不知道生疏了没有。"

她掩嘴而笑："若是弹错了，可要罚酒一杯。"

我们互相打趣着，让我想起少女时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真是许久没那样开心了。

晚上吃完饭后，我走到书案前，花溅泪很机灵地随上来为我磨墨。

我举起笔，一边画画，一边看似很随意地问："花溅泪，今天你看见什么了？"

花溅泪连忙摇头，回答说："奴婢什么都没看见。"

我突然抬起头，很肯定地说："你什么都看见了。"

花溅泪低下了头。

我继续作画，淡漠地说："你不会忘记今天的事的，那么也记住本宫现在和你说的话。本宫从来没做过对不起圣上的事，一切不过是某人在一厢情愿罢了。"

也许这样说很绝情，但是，保住了我自己，就是保住了他。相知从来不是一个人在独思相守，而是两个人心意相通。

第134节：第二十九章 大婚(5)

花溅泪低眉回答说："是。奴婢记下了。"

我点了点头，过了一会儿舒了一口气，收了笔："画好了。"

我将笔放回架子上，将画递给下面的花溅泪说："赏给你了。"

画上画的是一位赏花的貌美女子，本也没什么稀奇，只是那女子手中拿有一枝沾有水珠的花儿掩住了嘴。

花溅泪接过去展开一看，神色一凛，跪拜叩头，"谨遵小姐教诲。"

十二皇子大婚那天，天是阴沉的，但是新娘子那幸福的微笑却足以驱散天空中的乌云。

新娘子穿着喜气洋洋的大红色曳地长裙，头戴耀眼繁华的珠钗凤冠，美若天仙，与十二皇子站在一起很是般配。

新娘子脸上带着淡淡的娇羞，而十二皇子相对低沉许多，他们在《百年好合》的喜乐中共拜天地。

皇后转过头笑着对我寒暄说："他们真是郎才女貌的一对儿璧人呢。"

我微微笑着算是回应。

种种的烦冗礼节过后，新娘子被宫娥搀着送入洞房，十二皇子则留下为每人敬酒。

他先后敬了太后、皇上、皇后、殊贤妃，然后来到我的面前。

我抬头看着一身喜红的他，有一种陌生。

他的右脸颊上有一道淡红色的印痕，是那日我长长的指甲留下的痕迹。

他斟满了酒递给我，我接过去时，我们的手无意中碰触到了，他的手轻颤了一下，我紧紧地抓住了酒杯才不至于使它落地。

我在心中低低地叹息了一声，脸上却挂着笑将那酒一饮而尽，说："祝你们幸福美满。"

他盯着我，慢慢地喝下去，说："也祝……娘娘……永远幸福……"

我脸上微笑着，淡淡地说："会的。"

他转身又去给别人敬酒了，看着他的身影，我心中暗暗松了口气。

这时安婕妤突然讨好似的笑着说："听闻贵妃娘娘小时候和十二皇子一起长大的，现在一看感情的确很好呢。"

殊贤妃脸色突然一变，在场的人也都很诧异地看着我们。

我笑了笑，不动声色地回道："小时候在一起读过一阵子书，我有了好姻缘，自然也希望他能家庭美满。"

皎婕妤趁机转移话题对殊贤妃说："听说那个新娘子是十二皇子的表妹？那可真是亲上加亲了。"

殊贤妃说："正是。蔓玉小时候常被带进宫来看我，与颛闵也玩得投缘，长大了自然就情投意合了。"

于是众人又纷纷点头，交口称赞这桩好姻缘。

一番热闹后，众人散去。

安婕妤跟在后面哭求道："娘娘，饶了我吧，我是无心说那番话的……"

我本是快步走着，突然停住了脚步，回头恨恨地说："无心？好个无心！你的一个"无心"却给本宫带来了大麻烦。"

她又想辩解什么，被我冷笑着打断："婕妤前几天是不是还曾抱怨过本宫独占龙床了？"

安婕妤一惊，心虚地回道："我……没有。"

我哼了一声："有没有你心里有数。你自己好自为之吧。"

安婕妤听了这话浑身一颤，抱住我的腿，求道："我下次不敢了，娘娘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吧……"

她是知道的，得罪了我，不用我亲自下手，自然有巴结我的妃嫔们排挤冷落她。

我冷冷地推开她，转身走开。

安婕妤悲恸的声音从后面传来："娘娘，我不过是不小心说错了一句话，您就这么待我吗……连以往的情义都不顾了吗……"

只是一瞬间的犹豫，我很快又恢复了以往冷漠的神情继续向前走去……

我坐在梳妆镜前，皇上在后面为我一枚枚摘下首饰，直到最后浓密的秀发顺着散落开来。

他抚着我的发丝，缠绕在指上，放在嘴边吻了吻："真让人爱不释手呀。"

我笑着转身说："那么臣妾就把这发丝剪断，让它陪着君上好了。"

皇上摇头说："这秀发只有长在爱妃的身上才如此惹人喜爱，剪断了还有何韵味。"

然后他静静地搂着我良久感叹道："年轻真让人羡慕。"

我心底一惊，脸上依然平静地说："君上春秋正盛，怎么说出这样的话？"

他低头凝视着我，揣测着，突然问："跟了朕，奴兮你觉得委屈吗？"

瞬间的恍惚。我……

我紧紧地攥住胸口，但是慢慢地又松开了，"不……君上对臣妾恩宠无比，臣妾很幸福……"

皇上的眼中深情更浓，将我抱紧了些，叹道："朕的身体已经大不如以前，时常会感到疲倦……在这宫中住得也有些腻烦，不如过些日子，我们一起去南郊的行宫轻松几日如何？"

我有些麻木地点了点头，回道："全凭君上做主。"

（云奴）

这几日，福祉宫忙乱起来，到处张灯结彩，喜气洋洋的。

十二皇子要大婚了，新娘是?的表妹。

谁都说这是一门好亲事。

大婚的前几日，他依然到我房里来，却对婚事只字不提。

第135节：第二十九章 大婚(6)

我在他炽热的怀中，却渐渐有悲凉的感觉涌上心头。

为什么不和我说呢?

我宁愿你亲口告诉我。

那天，雨下得很大，他回来时浑身湿透，我吃了一惊，却并未多问，只是很心疼地服侍他换上干净的衣服。

我为他扣上脖前的扣子时，发现他的右脸颊上有一道细长的红划痕，再仔细看，脸上似乎微微发肿。

我伸出手小心翼翼地去抚，他皱了一下眉，别过头去。

那一刻，突然感觉自己离他好遥远。

我尴尬地笑了笑，说："今儿个晚上您想吃点什么？我叫厨子做。"

"今晚你自己吃吧，我就不来了。"

我又愣了一下，勉强扯出一个笑容："是呢……皇子要忙的事很多……"

突然又觉得自己失言，慌忙掩住了嘴，忙，忙什么呢……泪水已经在眼眶里打转，却让我生生地忍住了。

他的眼中流露出一丝不忍，把我拉入怀中，轻柔地吻着我的额："对不起……"

我强颜欢笑，扯出一个笑容说："我没事。"

我看着他离开，顿时瘫软在地上，泪水再也止不住倾泻下来……

那是一个不眠夜，我在床上不知叹息了多少次。

那是个女人的痕迹，是谁，是那帝贵妃妖艳的指甲吗……

无论多好的女子，只是成了你父皇的妃子，你还在想着她吗？还为她而痛吗?

那么我又算是什么呢……

他大婚那天，我因为身份低微而无法参加，听着外面热闹的吹打声，自己的屋子里反倒更显得阴暗冷清了。

我叹了口气，吩咐侍候我的宫娥说："都下去睡吧。"

她们低眉退去，我和衣躺在床上却怎么也无法入睡。

夜更深了，迷糊之间却听见有人开门的声音，然后是一阵浓郁的酒气。

我一惊，慌忙起身，却看见十二皇子站在床边，月光在他背后流泻进来，看不见他的表情，却能隐约看清他袍子上刺眼的火红色。

他脱了鞋袜，背对着我躺了下去，低低地说："睡吧。"

我一愣，躺着靠了过去，把自己的脸紧紧贴住他的后背。

他的酒气让我心中有些异样，我的手在他的背上游离。若是为了我而来，请转过身看看我，抱抱我……

然而他抓住了我游离的手，只是握了一会儿，然后放下："我累了。"

我浑身轻颤，眼泪簌簌地抖落下来，原来终究……

我背着他默默流泪，最终还是擦干了眼泪，与其让他这么痛苦，我宁愿说出来……

我鼓起勇气说："也许她不是贪慕富贵，她只是顾虑了很多……也许她为了别人而舍弃了自己……"

他背对着我，良久没有说话。

我起身看他，只见他闭着双眼，他睡着了吗……

我叹了口气，复又躺下，这时他低沉的话传来。

"我知道。"

我不可置信地睁大了眼睛，他知道？他知道她不是在贪慕富贵，那么为什么还……

"只是……想找一个可以恨她的理由……"

那样的一句话，让我的心揪痛起来，原来他只是故意那样去说，原来他早就在心底原谅了她……原来"贪慕富贵"这四个字，只不过是

掩饰他无法自拔的一个借口。

我苦笑起来，那么我刚才说的那番话该是怎样的多此一举。

多么可笑啊。

后来，我无意中遇见了正夫人，她冷漠地看着我，却并不是寻常富贵小姐那样不可一世的样子，反而是她身旁年长的侍女喝道："见到正夫人还不快行礼？！"

我屈下身去，向她拜安。

她冷冷地看着我，没有叫我起身，便拂袖而去。

我一直屈膝跪着。

她走了几步，回头看了我一眼，小声地说："我真是羡慕你呀。"

原来她只知道十二皇子大多时候到我房里，却不知道我也只不过是个替身罢了。

那时我的肩膀不由自主地抖动起来，好想笑。

然后我笑了，终于笑出来了，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第136节：第三十章 绿吹(1)

第三十章●绿吹

一行清泪流下。心中有无限的悔恨，明明心中感动，却连"谢谢"两字都不曾和你说过……

而现在，只能和你说，对不起。

可是，即便是对不起，你也听不到了……

（奴兮）

我半倚着矮几，看下面的舞姬们翩翩起舞。

绿吹走进来说："小姐，安婕妤在外面求见呢。"

我只是看着舞蹈，挥了挥手，说："不见。"

过了一会儿，绿吹又进来说："小姐，安婕妤带着小皇子跪在外面等着呢……"

我冷笑了一声："她若真是疼惜儿子，当初又何必说出那些话来？她若想跪就让她跪着吧。"

绿吹领命而去，善善却总是心肠软，柔声劝道："安婕妤平日里待小小姐是不错的，那日也不过一时失口说错了话，她现在知错了，小小姐不如就饶了她这一次……"

我转过身去，对善善说："善，你真的以为她只不过是说错了一句话？你可知道，她所谓无意的一句话，需要我花多少时间和气力，去解开皇上心中的结吗？就冲这一句话，我就不能饶过她！可是我没有杀了她，我留了她一条命让她跪在了我的殿外，那么，这就是我对她最大的恩典了。"

善善一愣，继而跪下说："奴婢多嘴僭越了。"

我起身，看着善善，淡淡地说："可是善，我永远不希望你拿刚才那样疏远的语气和我说话……即便我做错了什么，也不要拿那样的语气和我说话。"

大婚一个月后，十二皇子被封为端豫王，并拥有了自己的一块儿封地，是离京城较近的中州。

对此殊贤妃十分感激，以为是我在皇上面前说了好话，可实际上，关于十二皇子的半句好话，我也不会在皇上面前说。

十二皇子过来辞行时，我看见了云奴，她憔悴了好多。

为什么……十二皇子待你不好吗?

我送了些东西给她，但是出乎意料地被她婉拒了。

我想了想没有再坚持，只是觉得那时她眼神中的倔强最像自己。

端豫王走了，我突然觉得心里落了空，有些怅然若失。

我笑着摇了摇头，善善走过来，小心翼翼地呈上一个用白净帕子包裹着的物件。

我犹豫地接过来，心中隐约意识到了什么。我的手微微颤抖着展开白帕，映入眼帘的是那尊唐朝仕女的瓷俑，既熟悉又陌生。

它已经被修补得很精细了，但是无论怎样，也掩饰不了以前破损过的痕迹。

我小心地摩挲着它，然后轻轻地叹了口气，抽出抽屉，小心翼翼地将它放回到了以前的位置。

十一月，皇上行幸南郊行宫，就只带着我一个妃子浩浩荡荡地出发了。

自我幼时善善便一直服侍我，又是我最信任的侍女，自然是要跟着去的；婷仪做事干净利落，手脚麻利，于是我也叫她随着我出行；如意负责为我照管衣物首饰等；本来我想叫太监吉祥跟着去，他的力气大些，可以做些繁重的杂活，但是镜明却自愿请行说："小姐带上奴才吧，万一遇到意外，奴才也能在小姐身边出个主意。"

我想了想，觉得他说的也有道理，于是叫镜明代替吉祥去了。

我们在清晨出发，我交代绿吹说，我走后，雎鸠宫的大小事宜由她统管负责，并细细叮嘱她，万一遇到事情可以向皎充媛和茗婕妤寻主意，玉昭容的身体最近变差要经常去探望等。

绿吹认真地点了点头，说都记下了。

我要走时她又突然跪在我脚下，很恭敬，很仔细地为我展平裙裾上的一点褶皱。

"小姐要保重身体啊，奴才们都惦念着您呢。"

我心中有所感动，却没有表示什么，只是向她微微地点了点头。

我们走走玩玩，五天后才到达行宫。这儿的气候比京都暖和，有山有泉，而且也不用再与后宫众妃嫔虚与委蛇，每日只是和皇上游山玩水，谈诗论画，倒也悠闲自在。

就在到达行宫的第三天，我正与皇上欣赏歌舞时，婷仪突然在一旁向我使眼色。

我心下略略一惊，于是装着更衣的样子退了出来。

婷仪一脸的着急，说："小姐，宫中密使快马加鞭地赶过来说要见小姐，好像发生什么大事了！"

雎鸠宫特意遣了密使过来，我知道定是发生了什么事，但是脸上还是维持着镇定，喝道："慌张什么！你去叫密使过来见我，问问清楚。"

婷仪一愣，立即安定了下来，转身去叫那密使。

密使进来就一下子跪在地上，声音颤抖着说："娘娘，雎鸠宫出大事了！太后她……"

回去时，我依然不动声色，坐在皇上身旁观看舞蹈。

一曲终了，我鼓了鼓掌，说："跳得好，赏。"

但是皇上依然察觉到了什么，问我："爱妃怎么了？脸色如此苍白。"

我趁机咳了咳，嘴上却说："没什么。"

皇上一脸的关切，说："看你身体不舒服的样子，还是早些回去歇着吧。"于是挥手遣散了舞姬。

我向皇上躬了躬身，歉意地说："那么臣妾就早些告退了。"

我回到房间，善善婷仪她们急切地迎了上来，问："小姐可向皇上请示回宫了？"

回宫……这样煞风景的话怎么可以从我的口中说出来?

那么，就让该说这话的人说出来吧。

我脱下外衣，躺在榻上，盖好被子，吩咐说："本宫身子不适，去请苗太医过来。"

不一会儿，苗太医被领了进来。

我咳了几下，隔着帐幕伸出手去，声音虚弱地说："本宫突然感觉头昏脑涨，四肢无力，也不知道这是怎么了……"

苗太医诚惶诚恐地过来把脉，不一会儿他皱起眉来。

他这次把脉的时间尤其长。

他终于放下了手，脸上为难地说："依脉象看，娘娘的身体并无大碍啊……"

我听了，轻轻冷哼了一声，说："你平日是皇上的贴身太医，这次出行皇上也把你带在身边，足以证明皇上对你的信任。都说你医道高明，可是本宫明明身子不适，你却说不出个所以然来。莫非你只是个挂着好听名号的庸医？连本宫这样的小病你都诊不出来，你还怎么为皇上的龙体诊病？你若今天诊不出来，本宫就要上奏皇上，告你一个欺君之罪！"说完又是一阵剧烈的咳嗽。

第137节：第三十章 绿吹(2)

苗太医听说"欺君之罪"一下子慌了神，跪倒在地，渐渐流出汗来，连连磕头说："小的该死，小的该死！还请娘娘赎罪啊！"

我盯着他半晌，然后语气柔和了许多，说："本宫也不是狠毒之人，非要将你置之死地。那好，本宫再给你一次机会，将病状再仔细和你说一次，你可要好好听好诊好，嗯？"

苗太医连连叩头。

我笑了笑，指了指下面的椅子对婷仪说："还不让苗太医坐下？否则怎么好好为本宫看病？"

苗太医只得谢恩，小心翼翼地擦着边角坐了。

"本宫胸闷气短，呼吸不畅，浑身无力……"

苗太医连连点头，小声重复道："娘娘胸闷气短，呼吸不畅，浑身无力……"

我继续说道："这病来得怪异。在宫中时本宫也从未得过什么病的，怎么到了这儿就……"说完又露出孱弱的样子。

苗太医能成为皇上的贴身御医，也并非泛泛之辈，这时他终于开了窍，赶忙接道："娘娘这是水土不服了……"

我露出恍然的样子，说："经过太医的提醒，好像还真是这样子。"

然后我挑眉一问："那么该如何治愈呢？"

苗太医低头寻思了一下，我知道他定是在心中暗暗揣测我的用意。

良久，他试探着说："解铃还需系铃人。娘娘在此地不服水土，只需返回故土，自然药到病除。"

我微微地笑了："苗太医果然医道高明。好，一会儿皇上来了，我想你一定知道该怎么说了。"

皇上对我确是关心的，既要注意我的身体，又要急着赶路，回来时只用了三天的行程。

我回到雎鸠宫时，天刚蒙蒙亮，在早上薄薄的寒雾中，往日奢华精致的雎鸠宫显得有些萧条。

庭院好似已经好多天没有打理了，显得破败凌乱。

我有些心惊，缓缓地迈过门槛向殿内走去。

殿内帷帐重重，黑暗阴森。

这时，殿角旁一点微暗的灯火显得格外的引人注目，隐约能看见一名女子跪在那里双掌合十祈求着什么。

婷仪眼目明亮，叫道："形单！"

那女子惊诧地回过头，然后浑身一震，满脸的不可置信，继而流下泪来，她跑到我面前一下子跪下，抱住了我的腿，哭道："小姐，您可回来了，小姐……"

我看着有些心痛，想想我的宫人在外面一向趾高气扬，何曾如此落拓无助过。我想拉起她，她却如抓到救命稻草般抱住我的腿不放，只是呜呜地哭泣着。

我让自己镇定了些，问道："形单，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你慢慢说。"

形单哭着回道："奴婢也不清楚到底什么事……只是那日太后突然来宫中坐了会儿，不知怎么突然说奴才们不懂礼发起怒来，下旨杖打每人四十大板……奴婢那时正巧奉小姐吩咐，去给玉昭容送药才幸免于难。待奴婢回来时，吉祥、绿吹他们已经被打得皮开肉绽了！"说完更加悲痛地哭起来。

我急忙问道："那么现在吉祥他们呢？"

形单抹了抹眼泪说："吉祥、花溅泪正在房中养病，但是伤势严重，奴婢每日给他们煎药也不见好。绿吹姐姐，她，她当场就毙命了！"

我的心被狠狠揪扯了一下，我一把拉起形单，不可置信地问道："绿吹她死了？！"

形单哽咽着说："绿吹姐姐当场就死了，可是又不知道该如何下葬……又怕尸体腐烂，就一直放在殿后的空地上……任雨雪浇盖……可怜的绿吹姐姐……"

我的心抽痛起来，强撑着说："带……带我去看看她……"

绿吹就这样静静地躺在地上。

她的身体拿白布盖着，只露出苍白的脸来，神情安详。

我走近她，一下子瘫软在地上，伸出手颤巍巍地抚上她的脸。

她的脸冷得像冰，没有丝毫的温度。她的脸因为僵硬而扭曲，再也看不到她含笑盈盈的美丽样子了。

我倾下身去，慢慢地将头枕在她的身上。

后面的宫人低低叫了一声："小姐……"

我无所谓地轻轻笑了，即便沾到污秽又算什么……

她的身体冷硬得像石头，绿吹真的死了……

美丽的绿吹，一直精心服侍着我的绿吹。

我想起了，为了整垮姒修容而挨了我一巴掌的绿吹。

我想起了，在炎炎夏日为我摇扇驱暑的绿吹。

我想起了，在寒冬里，总是时不时看看盆中有没有炭火的绿吹。

我想起了，临行前，跪着为我整理裙边上一点褶皱的绿吹。

那个人总是淡淡地笑着说："小姐对奴婢有知遇之恩，奴婢的命都是小姐的啊。"

一行清泪流下。心中有无限的悔恨和懊悔，明明心中感动，却连"谢谢"两字都不曾和你说过……

而现在，只能和你说，对不起。

可是，即便是对不起，你也听不到了……

后来我又去看了吉祥和花溅泪。

他们伤得很重，吉祥躺在床上已经奄奄一息，而花溅泪则是发了高烧昏迷不醒。

第138节：第三十章 绿吹(3)

我情急之下呵斥形单："怎么也不去请医生瞧瞧？！"

突然间，我意识到自己的问题问得有多愚蠢，宫中奴才们生了病是没有太医为他们医治的。

于是，我苦笑起来，亲自为他们配药。

当我端着药放到吉祥嘴边时，他却是连喝药的力气都没有了，他声音虚弱，断断续续地说："奴才怎么消受得起小姐亲自喂药……"

他又喘了一口气，接着说："小姐，太后她要我们交代小姐的过错，想抓住小姐的把柄，陷害小姐……我们不说她就叫人杖打我们……"

他顿了顿，又艰难地说："可是我们依然没有说……小姐……我、绿吹和花溅泪都没有说……我们没有说小姐一点坏话……"

我的眼中开始蒙上一层薄薄的水雾，我使劲地点了点头，哽咽着说："我知道，我知道……"

吉祥长长地舒了一口气，露出一个欣慰快乐的笑容，却缓缓闭上了眼睛，声音渐渐变小："待奴才病好了，一定还会尽心服侍小姐……"

看着他闭上了的眼睛，自己的心也仿佛见不到光明，变得一片黑暗。

没容得寿安宫侍女的通报，我就大步闯进殿去。

太后仿佛早就预知我的到来一样，正坐在殿中半眯着眼睛喝茶。

我走到她面前，盯了她一会儿，然后敛去了平日里自己的所有傲气，慢慢地慢慢地弯膝跪在她面前……

无比恭敬地将自己的头压得越来越低……

当我的额头碰触到大殿冰凉地面的那一刻，我听到了太后那朗朗的得意的肆意的笑声。

她被人搀着缓缓地起身，带着笑问道："奴兮你可想到会有今天？"

我只额头贴着地面一动也没有动。

她慢条斯理地走到我面前，突然就那样狠狠地踹了我一脚，我的身子顺势倾倒在地上。

她的声音突然变得恶狠狠起来："贱人！和你母亲一样！"

我没有反抗……慢慢地起身，复又恢复刚刚跪着的姿势。

太后发出胜利般爽朗的笑声，讽刺道："呦，瞧瞧你这可怜的小模样，真是惹人爱怜啊，平日是不是就是这样勾引皇上的？"

末了，她又冷哼一声："敢跟哀家斗？！哀家就让你尝尝后果！哀家看你回来身体也不好，就不要让皇帝再上你房里去了吧？"

我跪着低低地回道："是。"

我带着伤回到雎鸠宫，走到镜明跟前，抽出手狠狠地打了他一巴掌。

"你是不是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你明明知道，还让他们去送死！"

镜明的脸顿时肿了一块儿，但是他跪下平静地回道："奴才不知道，奴才只是有不好的预感而已。只是知道留守宫中凶多吉少而已。"

我听了更加愤怒，质问道："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告诉我，如果不离开雎鸠宫，那么绿吹、吉祥就不会白白送死！"

镜明摇了摇头，语调平静地说："怎么也要让太后出一口气才行。"

我听了一震，再也说不出指责的话来。

绿吹、吉祥的死让太后出了一口气……也放松了对我的警惕。

也幸好镜明在我身边，他若留在宫中，面对严刑拷打，他真的能只字不提吗……

原来绿吹、吉祥的命换来的不过是太后的一口气罢了。我却因而脱离了险境。

但是绿吹、吉祥他们真的就这样白白死了吗……

良久，我问："太后今年已经六十六岁了吧？"

镜明听明白了我的意思，却回答："再过几个月就六十七了。"

我一字一顿地说："她已经很老了，而我已经等不及了。"

镜明急了，劝道："小姐，事情要一步一步地做啊。柳婕妤那儿也快……"

我转头看向窗外枯老的树干，语气坚定地说："我不会让她活过六十七的，绝不。"

那也许是我一生中最落魄的时候吧。

每日去给太后请安，受着她或明或暗的刁难与讽刺。

除却皎充媛、茗婕妤，其他后宫妃嫔也生怕得罪太后而和我日渐疏远了。

对皇上，我也推说身子不适，不敢再让他来我房里，只是皇上对我有恩义，每夜不召后妃只是独眠，让我既是感激又是忧虑。

也许我最对不起的就是绿吹和吉祥了吧。

他们因我而死，却不得厚葬，只因怕太后疑心我对她的不满，所以只得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按照宫中的规矩被丢于乱坟岗。

我看着收尸的太监们抬着绿吹和吉祥出去的那一刻，突然涌起一股冲动，想不顾一切地阻止他们，无论后果是什么。

可是镜明看出了什么，走到我旁边低低地说了一句："小不忍则乱大谋。"

我僵直在原地，指甲深深地嵌入皮肉里，却再也说不出话来，只是看着他们被抬出雎鸠宫，渐渐消失在我的视线中……

我感觉浑身被抽空了力气，于是再也支持不住急忙坐了下来，手颤着却是连茶杯都拿不稳了。

镜明疾走上前端稳了杯子，镇定地说："小姐是成大事者。"

第139节：第三十章 绿吹(4)

我那时竟无法思考，只是麻木而疑惑地抬头看他，到底什么是成大事者？是说我吗？

花溅泪还在昏迷中，烧却慢慢地退了，让我生出了几丝希望。

那天，我看到刚刚给花溅泪喂完药的如意，我叫她过来，问："如意你恨我吗？"

如意有些吃惊，然后低眉回道："奴婢不敢。"

我盯着她认真地说："不是敢不敢，我让你说真心话。我知道你们兄妹自小相依为命，你哥哥因我而死，我却给不了他最后的保障。"

如意眼中有了泪花，跪拜说："奴婢不恨小姐……我哥死得无怨无悔，我又怎么能怨恨小姐呢……"

我掏出两枚元宝说："绿吹的家人我已经安置好了，你是吉祥的家人，所以这些银两你拿着吧。"

如意连连摆手说："奴婢怎么能要呢。我哥若是地下有知，也一定不会让我要的。"

她很固执地一直不肯收受，我叹了口气，说："那么你到我身边服侍如何？"

如意以前都是负责管理衣物，而当我贴身侍女不仅工作体面轻松，而且平日里的赏赐也多。

如意愣了一会儿，然后欣喜地叩头说："谢小姐提拔。奴婢一定做牛做马好好侍候小姐。"

我微微点了点头，心想这也算是对吉祥的一种愧疚的补偿吧。

从此，雎鸠宫行事低调。

我突然发现太后的权势是如此之大。

如果没有皇上在身边，那么太后随便一句话就可以叫我死。

如果皇上行幸南郊没有带上我……每当想到此时我就不寒而栗。

原来即便贵为帝贵妃，在这后宫之中我依然不能称心如意，依然要卑躬屈膝。

而我，是不擅长做这些的。短暂的容忍只是为了以后更加扬眉吐气。

东西都要最好的，那么权势我也要最高的。

即便赌一把又怎样?

有句话叫日久生变，谁敢担保太后在她临死之前能留我一命，那么还不如我先动手叫她措手不及。

于是暗暗准备周全，在十二月中旬的一天，我终于请皇上来到我房中。

小别胜新婚自是一夜缱绻，然后我在皇上怀中暗暗落下泪来。

皇上见此诧异地问道："爱妃你怎么了？"

我露出凄楚的表情，小声地说："君上明天不会来了吧？"

皇上抱紧了我，轻笑："你不收留朕，朕还往哪里去？"

我往他怀中凑紧了些，伤感地说："太后她老人家会责怪臣妾的……"

皇上的笑意渐渐敛去，他叹了一口气，说："母后她确实对你有成见……不过是朕的过错啊。可是她毕竟是朕的母后，年岁也大了，你就先受受委屈宽容着吧。"

我也随之轻叹一声，说："臣妾从来没有埋怨过太后。臣妾也想讨得太后欢心，只是苦于无机会，每日去拜安也总是因为人多眼杂而无法与太后好好畅谈……所以使太后误解臣妾至今……"

皇上沉吟了一声："那不若明日朕叫母后到这雎鸠宫来，我们三人坐在一起好好说说话。你再亲自做几样拿手好菜，母后一定喜欢……"

我听了高兴起来，说："那臣妾一定好好表现，不让君上失望。"

第140节：第三十一章 太后(1)

第三十一章●太后

我就要做那棵最高最大的树，高傲地俯视众生。前面已经是条不归路，我只有继续走下去。若要避免如静妃那样的命运，就要深深地扎根，不断地向上爬，根深蒂固到让人再无法撼动。

（奴兮）

第二天中午，皇上果然把太后请来了。

太后身着青黑色绣金凤长袍，脸上挂着淡漠与不屑，整个人显得极是沉重。

我很热情地上前请安，屈膝说："太后万福，皇上金安。"

太后淡淡地应和了，然后被皇上搀着入了席。

我随之站在一旁侍候，吩咐宫人端上一道道精美的菜肴。

待菜式上全后，皇上对我说："奴兮你也坐吧。"

我小心地看看太后的脸色，太后瞥了我一眼，不冷不热地说："皇上让你坐你就坐吧。"

我坐下，热情地为太后夹菜，皇上则在一旁一唱一和地解说着。

"母后，这酸菜鱼开胃健脾，鲜嫩爽口……保证合您的口味。奴兮做这道菜花了不少气力呢。"

太后微微点了点头，没有动筷，反而回头看她侍立在旁的侍女。

侍女了然，走上前去，分两个小碟，将我为太后夹的食物拨出些，先掏出根银针试验，看到没有变色，然后自己又低头先品尝起来。

她在试毒！

我的脸上有些挂不住，虽然宫中用膳试毒无可厚非，但是太后做得如此明显，的确让人不好受。

皇上也有些尴尬，低声略带责备地唤了一声："母后……"

那侍女向太后点了点头，太后这才夹了一小块儿吃了起来。

吃完了碟中的鱼，她才不紧不慢地说："皇帝啊，这防人之心不可无，尤其是身边亲近之人……呦，这味道可真不怎么好吃……"

我挤出笑容，又为太后夹了一道菜，说："太后若不喜欢那味道，不若尝尝这玉喂鱼翅吧。"

然后依然是先试毒，太后方才食用。

一场筵席，弄得尴尬不欢。

虽然我自信厨艺精湛，但是太后却多说食之无味，满满的一桌菜肴根本就没有动几筷子。

皇上有些无奈地看着我，我的眼神中多有失落和忧伤，却又突然想起什么似的兴奋起来，我起身吩咐道："婷仪，快把昨日柳婕妤送给我的点心拿过来。"

不一会儿，婷仪就拿着一个有封条的食盒进来了。

宫中对食物甚是禁忌谨慎，所以馈赠食物时都要贴上封条。这个食盒上面画有随风拂动的柳枝，下面印有柳婕妤之图章，太后想必也很熟悉了。

我将花瓣形点心摆于桌上，共有六个围成一圈，就像花儿绽放般。

太后见了冷哼一声，说："怪不得哀家这些日子吃不到柳婕妤的酥点，敢情都贡奉到你这儿来了。"

我歉意地笑了一下，说："太后说笑了。"说完拿了一个酥点递给太后。

太后是经常吃这个的，虽然对我满是戒备，却没有不给柳婕妤面子，但是她看了我一眼说："你先吃一个。"

我一愣，皇上在旁解围说："母后，您又不是不知道，奴兮是不喜甜食的……"

我摇了摇头说："听说柳婕妤做的点心甜而不腻，她好心送过来，臣妾本来就是要尝一尝的，只是感觉有些突然罢了。既然太后命臣妾先尝，那么臣妾就先折福消受了。"

我从容地吃了一个，吃完后赞道："柳婕好好手艺，香甜可口，难怪太后平时这样喜爱。臣妾以后还要向她多学学。"

太后的脸色稍有缓和，她本来没吃什么饭食，所以酥点倒是一口气吃了三个。

我问皇上："您也尝尝吧？"

皇上摆手说："你做的菜很是好吃，朕已经吃不下那么多了。"

撤了桌之后，我又端了两杯清香飘逸的茶上来。

我解释说："这茶叫四季百花茶，是取自性情温和互补之四季花瓣调和烫泡而成，可以起到助消化的作用，最适合饭后食用。"

茶上漂有几枚碎小的五彩花瓣，叫太后生出了几分好奇和喜爱，于是喝了一杯。

皇上喝完后打趣说："你有这样的好东西，却等到母后来才舍得给朕喝……"

我微红了脸解释说："不是舍不得给皇上喝……只是本来就制的不多，再加上臣妾又要先尝试，泡了一点，就没剩下多少了……"

皇上敛去笑容严肃地说："试茶这样危险的事，你以后就不要亲身尝试了，交给下人做就行了。否则伤了身体怎么好……"

我认真地回答说："臣妾的安危事小，皇上和太后的贵体却不得半点损伤。所以需事必躬亲，才能让臣妾心安……"

皇上动容，太后也轻哼了一声，起身说："你这句话说得真是一点不错。好了，哀家也知道了你的心意。以后安分守己，好好侍候皇上。"

我感激涕零地跪下，说："臣妾谨记太后教诲。太后凤体安康，千岁千岁千千岁。"

下午，突然传来了太后暴病身亡的消息。

我匆忙赶到寿安宫时，殿内已经乱成一片。只见皇上声声唤着母后，无比悲痛的样子。

我悄然站在一旁，默默流泪。

皇上悲伤了好长时间，又突然想起了什么，大声问跪在下面的一片太医："说！母后是怎么死的？"

太医们浑身发抖，带着颤音回道："太后猝死……"

皇上踹倒一个太医，怒道："朕问你们太后为什么会死！中午明明还好好的！"

太医们支支吾吾说不出来，皇上又问太后的贴身侍女。

那侍女吓得浑身发抖，说："太后自从雎鸠宫回来歇了会儿，就突然抓紧胸口说心脏不舒服，然后……然后就脸色发青，奴婢上去扶她，太后就倒在奴婢怀里渐渐没了气息……"

听了侍女的话，所有人都在突然间转过头来看我。

我脸上还挂着泪，怔怔地看着他们。

皇上也直直地看着我，神色复杂，然后渐渐地平静下来，说："不可能是她。"

太医们却仿佛抓到一丝把柄似的，走过来问我："敢问贵妃娘娘，太后中午可是在雎鸠宫用的膳？"

我点了点头，回答说："正是。"

众人哗然，太医们也神色凝重。

我接着说道："不过你们莫要认为是我做了手脚，太后在雎鸠宫的一切吃食都是验过毒的。"我指着那贴身侍女说，"她依然安好，我又怎么可能害太后呢？"

太医们又有些断了线索的失落，但是其中一名太医不甘心地问那侍女道："你真的将所有食物都试吃了吗？"

那侍女慌忙点了点头，但是突然又想起了什么，叫道："除了那个酥点……"

太医们生出了希望，又盯住了我。

我平静地说："可是那酥点我也是吃过的。"

皇上这时替我解释道："确实是奴兮先尝了一个母后才吃的。"

第141节：第三十一章 太后(2)

那太医沉吟半晌，问道："贵妃娘娘确定自己和太后吃的是一样的酥点？"

我点了点头说："我们吃的都是从一个食盒拿出来的，只不过我吃了一个，太后吃了三个而已……"

那太医神情一变，严肃地问："不知贵妃娘娘那酥点可还有剩余？"

我回答说："中午还剩了两个，我本打算晚上吃的。"

于是，太医仔细地检查了那剩余的两个酥点，最后的结论是：酥点里有毒！

皇上无法置信地问："可是奴兮也吃了，她为什么都没事？"

太医回答说："这种毒侵入心脏，吃一个也不过略有危害罢了，吃两个则胸闷气短，浑身不适，吃三个或更多则麻痹心脏……太后年事已高，想必是心脏承受不住才猝死身亡啊……"

众人听了都愣住了。

我也一脸的无可置信，喃喃地说："可是……这酥点本来是柳婕妤要送给我吃的啊……"

柳婕妤以谋逆杀人罪被打入死牢，她的家人也一并牵连获罪。

听说她在牢狱中日日啼哭，大喊冤枉，更甚者诅咒我不得好死。

我听了也不过一笑了之，食物确实是她所做，封条也从来没有被人拆开过，证据确凿，又岂是她说几句冤枉就能叫人相信的?

她病好后待我确实不错，我能理解她被人欺骗陷害的恨意。自己的一番心意最后反而变成了我利用的罪证……那种痛苦即便是咒了我"不得好死"也是无法疏解的吧。

我不是那样宽宏大量的……做了对不起我的事，我会记恨一辈子。

凭什么一句简单的道歉，就可以把以前的恩怨一笔勾销。

即便亡羊补牢，也是晚了。

我吩咐宫人道："从此雎鸠宫上下一律着素衣，戒食荤腥。以酒水洒庭院，我要沐浴斋戒，为太后抄写佛经，祈求其登往极乐世界。"

宫人领命而去，镜明趁着人少时走过来对我说："小姐可走了一步险棋啊。"

我褪去华丽的外袍，换上淡青的袍子，面无表情地看着他。

镜明说："假使太后让小姐多吃几块，又或者太后没动而是皇上吃了几块，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只是一会儿，他又发觉了什么，好奇地问道："那食盒确实是没人动过的，而柳婕妤豆蔻中的毒只是微量慢性，怎么可能使太后猝死呢？"

我微微笑了，反问道："你当真以为是酥点毒害了太后？"

镜明诧异地问："那么，小姐的意思是……"

"关键在于皇上吃没吃那酥点。若是皇上吃了，就不会有后面那道四季百花的茶了。我只吃了酥点，皇上只喝了茶，而太后，"我冷哼一声，"她两样都吃了。"

我边低眉抄写佛经，边平静地解释说："柳婕妤所用豆蔻中有一种从蛇身上提取的毒液，遇油而浸，只是微量却可以使心脏渐渐衰弱。但是这种蛇却怕一种夏日的小白花，聪明的蟾蜍们都喜欢栖息在这种花丛间，蛇便不敢靠近。于是当地人叫它"蟾蜍花"。而蟾蜍花和蛇的毒液混在一起，则是剧毒，却不会当时发作，只是毒液渐渐入侵，两三个时辰汇聚在心脏，人就会暴病身亡。"

"那么剩下的两块酥点则是小姐下的毒？"

我翻过一页佛经，看着上面一片的"善"字，不屑地低低笑了一声："不剩则已，剩了就是柳婕妤的催命符。我就送太后一个人情，要柳婕妤到地下接着侍候她吧。"

镜明浑身不易察觉地颤了一下，我微微地挑起了眉。

"如果按照原来的计划慢慢地毒死太后，若是查不出来更好，一旦查出死于非命，而柳婕妤是没有任何理由毒害太后的，早晚说不定要查到我们的头上；而现在，柳婕妤要毒害我天经地义，只不过太后倒霉的做了替死鬼罢了。但是，太后虽然不是我所杀，却是因我而死，如何解开皇上心中的芥蒂，这，才是这一步棋最险的地方。"

朱公公一脸的歉意，说："娘娘，皇上已经歇下了。"

原来还不肯见我。

我不介意地笑了笑，说："本宫只是担心圣上的龙体，只要看到圣上安康，本宫就心满意足了。"

朱公公恭谨地回道："娘娘对皇上的一片真心让人感动。"

我吩咐道："本宫不能服侍圣上，你们这些贴身奴才要好生照料着。"

朱公公弯腰点头应命。

我趁机在他耳边低低地问："让你做的事都弄好了？"

他不着痕迹地小声回答："都按照娘娘的吩咐按剂量加在皇上的茶里了。"

我满意地点了点头，正对着宫殿再次跪拜方才离开。

半个月以后，我终于抄完了佛经，然后身着白色布衣，不施粉黛，披散头发，来到皇上的宫殿前。

我跪下恭敬一拜，朗朗地说："臣妾沐浴斋戒，至今抄写完一本佛经，为太后祷念。臣妾自知罪孽深重，现在已了无牵挂，应当遁入空门。只是离走前记挂君上，只记得君上曾说过喜爱臣妾的头发，现今剪断送与君上，只当留个念想，也不枉臣妾与君上夫妻一场了……"

说完，我流下泪来，伸出手拿起放在旁边的剪刀。

这时殿上的门突然打开了，皇上一身白袍站在那里，显得那样憔悴。

我看着他，眼泪流得更是汹涌，又是委屈又是留恋。

我把头发甩到一边，正要下剪，皇上奔过来，把我一下子抱在怀里。

我浑身轻颤，也抱住皇上，小声地哭泣道："君上，我的君上……你真的不要臣妾了吗……"

皇上爱惜地抚着我的长发，说："朕已经失去了母后，朕怎么能再失去你……如果那酥点都是你吃了的话，那么朕现在又该如何悲痛。而你留在了朕的身边，朕怎么能不珍惜，怎么能不珍惜……"

我默默地流泪，长长的指甲轻柔地划过皇上的背，我能感觉他微微的异样。

皇上将我拦腰抱起，向殿内走去。

四周的人惶恐地低下头去。

我闭上了眼睛，松开了手中的剪刀，听它落在地板上发出的咚的一声。

一切都结束了，我赢到了最后。

皇太后死后被谥为"昭慈仁皇后"。

柳婕妤被缢死，家人或被处死或被流放。

皇上无限感伤地和我说："当初朕的父皇偏爱静妃，想废嫡立庶，是朕的母后联合朝中大臣上疏谏议，才使父皇打消了念头。朕不知道母后当初是如何隐忍，但是朕知道是母后帮助朕顺利登基……母后生前如此坚强好胜，没想到最后竟不能颐养天年，朕的心中有愧……"

静妃……我听说过她的事。生前宠冠后宫，死时却惨淡收场。爬得越高，摔得越惨。气势太过，终究树大招风。

然而，我就要做那棵最高最大的树，高傲地俯视众生。前面已经是条不归路，我只有继续走下去。若要避免如静妃那样的命运，就要深深地扎根，不断地向上爬，根深蒂固到让人再无法撼动。

这时朱公公进来禀道："皇上，太后大丧的消息业已通知众皇子皇孙，他们都在赶往奔丧的路中。"

我在心中微微一动，依我现在的地位，将是他们共同的敌人，到时又将是怎样的一番争斗?